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子庾

(下)

撰注 信璠 庾倪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2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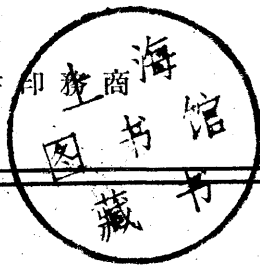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山 子 庾

(下)

撰 信 庾
注 璠 倪

行發館書印



庾子山集卷之七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表

賀平鄴都表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隋書地理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

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二君

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甫者太山下小山也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

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地廣袤九丈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

以授之堯帝又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又東沉璧於洛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言黃堯虞夏至今有三千餘年也

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周易曰制而用之謂

之法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漢書匡衡曰三王不同樂五帝各異尚

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

表

三五三

二語出 其揆一矣。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伏惟皇帝陛下。謂周武 帝也。 握

天樞秉地軸。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康成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 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

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帝王世紀曰：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 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

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 善補導之事。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 是以威風所

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陸賈典語云：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焰之薰衰草。 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謂齊王也。時伊 維幽并皆為齊

地。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 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

帝符節降枳道旁。師古曰：此組謂綬也。言齊主出降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竊聞至掃蕩，言平齊據祖宗之宿憤也。百年逋 誅者，謂高歡入洛，魏武西遷，齊神武本魏室罪

臣。至今始伏其辜也。三代敵怨者，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靜帝遜位於神武之子，齊文宣歷廢帝，昭帝。 武成後主幼主，而鄴乃亡。西魏恭帝遜位於安定公之子，周閔帝歷明帝，武帝，至建德六年始平鄴也。 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

再駕。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 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名曰軒轅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張宴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上谷涿鹿縣是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

天下淮南子曰拱揖指麾而四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吳越春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晉書天文志云自南斗十

海賓服說文寓籀文字字

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井吳越之分野屬揚州斗牛兩星皆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仙家煮鳳喙及鱗角

紀之次故云一星時江表未平吳越尚為陳有於天星缺斗牛之次也

各作齊名之續弦膠是也言四海俱歸所遺漏者係海外之一洲耳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漢

光武年號建武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見左傳坐釣臺而誓眾如

啓繼夏禹之功左氏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姒夏姓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姬周姓發

武王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出論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尙書曰散鹿臺之財離宮引秦時天子行幸之所如長楊宜春之屬西都賦曰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兵藏武

庫馬入華山三輔黃圖曰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史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闔下方八牕四達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牕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鄭司農禮注曰大武武王樂也武

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向曰。一候。官名也。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候亦官也。地理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後漢郡國志云。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注云。自盧容縣至無懸。越烽火至比景。懸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縣。

關駟曰。比讀如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縣。浦今之封界也。漢書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城下。言將定江南。平突厥。令天下一統也。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

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尙書曰。肆觀東后。封禪書曰。東后者。諸侯也。漢書武帝紀曰。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言天下

一統之後。將有封禪之事。以報成功也。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

藩。曹子建求自試表曰。位竊東藩。爵在上列。呂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也。信時為洛州刺史。在國東藩矣。東京賦曰。闕庭神麗。毛詩曰。踴躍用兵。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顏延年秋胡詩曰。鳧藻馳目成。呂延濟曰。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賀新樂表

周書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儻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集中郊祀歌辭。所以備六樂也。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易豫卦象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奮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咸池。呂氏春秋曰。帝堯立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

雜。八風。八方之風。服虔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淮南子曰。有虞氏承雲九韶。竹書紀年曰。顓頊樂曰承雲。我太祖文

皇帝。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二語周禮。六官之辭。變魏作周。移風正雅。魏姓拓跋氏。周姓宇文氏。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調

律呂以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周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圭璧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玉也。

至如經綸圖籍。校讎煙燼。圖籍。蕭何事。注見前篇。煙燼。秦火也。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尙書曰。后夔爲樂。正伯夷作秩宗。豈但商頌十篇。得諸

太師之室。子夏詩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漢書曰。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

遂不敢壞於其壁。禮記中得古文經傳。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皇帝。周武帝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禮記中庸

篇云。如日月之代明。又云。淵泉如淵。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史記有律歷志。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周禮太史屬春官。禮記曰。太史謁之。鄭注云。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也。陰陽晷度。躬

定於天官

釋名曰晷規也。如規畫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禮鄭注云。至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天官書素隱注曰。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

故曰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

漢書律歷志曰。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周禮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釋曰。六樂。卽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封

晉魏爲二王序殷周爲三恪

封晉魏謂司馬拓跋二氏也。司馬裔碑云。魏明帝時。司馬楚之襲封瑯邪郡王。命王承制。如賓之儀。後周之受魏禪。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

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言今封晉魏爲二王。猶昔之序殷周爲三恪也。

雖復朱干玉戚。尙識典刑。素鞞纁裳。猶因雄據。

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毛謂之樂。鄭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記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韍。冕服之鞞也。韍或作蔽。周禮司服。鄭注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義曰。玄衣纁裳者。見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

託於南方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

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

山雲。謂山雲舞也。八卦。如服虔所說。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

土。兌音金。是也。周易曰。在地成形。左氏傳曰。鳳凰于飛。其鳴鏘鏘。爾雅釋九州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離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改金奏於

八列。合天元於六舞。

周禮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又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鄭注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疏云。金則鐘也。奏則擊也。先擊鐘。後擊鼓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曰。用八。八八六十四人。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周禮大司樂有六舞。舞雲門。舞咸池。舞大磬。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也。又云。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

聲含

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

尙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注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拊者擊石也初鍾黃鍾也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尙書大傳曰西王母來獻白玉瑄漢書音義曰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庚帝德而光玄象

漢書樂志曰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萬民玄象謂天象也易曰天

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云玄象

昔者齋居玄扈爲曲在於雲門

山海經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

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

括地志曰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處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史記樂志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王肅曰總持干楛山立不

動正義曰象武王伐紂持楛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

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

太平經典曰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尙書曰八音克諧

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

路鼓靈鼗空桑孤竹

周禮靈鼓靈鼗孤竹之管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靈鼓靈鼗空桑之琴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鄭康成注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

空桑

廣矣大矣輪焉奐焉

易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禮記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

漢書音義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

舜祠下得白玉瑄

始平太守虛稱銅尺

世說曰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

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

張衡西京賦曰天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

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軒墀弘敞。欄檻眺聽。說文曰軒曲輶藩車墀塗地也。闌門遮也。檻櫳也。崇牙業業。猛簾趙趙。毛詩曰崇牙樹羽。東京賦曰崇牙張鏘鼓。

設薛綜曰崇牙栒簾上板作劒鏘者良曰崇牙猶簾簾以挂鐘鼓。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猛簾趙趙李善曰周禮覺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簾薛綜曰趙趙張設貌。

靈鼉之鼓。鄭康成曰月。杏冥雲霧。蕩薄丘陵。東都賦云丘陵為之震搖。禮泉與甘露同飛。亦雁與斑麟俱下。漢書曰甘露降醴泉生甘露元年詔曰乃

者鳳凰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武帝紀云上行幸東海。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樞馬聞絃。猶能仰秣。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

牙鼓琴。駟馬仰秣。高誘注曰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頰下。以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江淹別賦云聳淵魚之出鱗。仰秣仰馬吹吐謂馬笑也。

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逸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為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為閣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書曰：闔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孝閔踐祚，拜大將軍。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卽此是也。蓋子山所作矣。

臣某言。某，闔慶也。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時制。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七十曰老。

而傳。鄭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宗子之父。王制曰：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又云：七十時制，正義曰：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珍，謂珍奇美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臣自出身奉國，

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

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

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周書闔慶傳云：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弑之謀，豈有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己。

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有功。及邛山之戰，先登陷陣，位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雲中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洛食風塵，謂高歡入洛也。尙書洛誥曰：我乃下澗水東，瀘水西，惟洛食，河梁旗鼓，謂河橋之役也。華陰白馬之兵，謂解華山圍也。河曲黃沙之陣，謂平沙苑陣也。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有功臣年表。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

周書云：孝閔帝踐阼，就拜大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好，五等以桓珪飾瑞，守

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故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周禮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

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

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識受徵。兵戈之王。韓信

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王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徙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

也。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體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方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

三方。謂周齊陳也。

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

左氏傳曰。老將至。耄又及之。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鄭注云。耄。憎忘也。按慶抗表。在建德二年。

至隋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計此時。已六十六歲矣。

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

詩云。不素餐兮。素空

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五之二滅坎。坎

爲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以我致戎。又誰咎也。

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

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定。廣雅。菁。華也。雖復

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

史記曰。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嬖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

者既見廉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後漢書曰武陵將軍劉尙擊五溪蠻屺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豐鑠哉是翁也

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
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左傳僖三十一年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若臣北陵移病東臯歸老
史記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茂陵在北故云北陵歸去來辭曰登東臯耕東臯之沃壤

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
張宴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周禮云司勳屬夏官小司馬之職

則朝無冒位之人
又云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公侯珪璧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珪侯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春官宗伯有典瑞之職鄭云瑞節信也典瑞若符籙耶釋曰案其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茶豈望西郊之禮
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司農注云皆學名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

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周禮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注云。革革遠。眊之。當如茅莠之色。詩云。有女如荼。吳越春秋云。軍皆白鬣。素甲素羽之。矐望之若茶。是茶白色也。此云周朝如茶者。謂養老。老人髮白如茅莠之色也。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代人乞致仕表

臣邈言。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尙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左氏傳曰。潢汚行潦之水。服虔曰。蓄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汚。杜預曰。停水也。

臣輒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

離婁之明。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也。直匍匐而歸耳。又天地篇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趙岐孟子注曰。離朱。卽離婁也。安可率此留務。溷

茲恆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咎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臣

特承先緒。進不因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意。史記云。上曰。甚矣汲黯之戀也。索隱曰。戀。愚也。音涉降反。自奉圖太極。宣綽中書。易繫辭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禮記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鄭注云。綍。引棺索也。綍音弗。大索。陛下收臣以一心。任臣以獨掌。九年冀登宰輔。八歲載踐宗伯。出擁干

旄入參衡鏡。或雲臺之上。徵臣預疇咨之旨。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臺。或日觀之下。詔臣操刊勒之文。漢官儀曰。泰山東南。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所。昔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

美而暢之。臣實尤忝明憲。不敢以纖負玄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其媮。冰

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軒墀。子孫尙延保護。臣荷螻蟻。歛戴丘山。臣宜生

亦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儕。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彌當頓頓。病不

俟年。盈量窮涯。滿而招損。逾時每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周易曰。勿藥有喜。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覽分必然。貪榮所忌。

伏乞免臣見職。退畢餘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豈悟仁壽之闕。有此一時。承明

之慮。無緣再謁。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仁壽殿名。漢書武帝謂殿助曰。君厭承明之慮。心神已弊。晷刻增悲。叨容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

小臣何遠。惟冀三條啓道。萬乘巡京。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薛綜西京賦注曰。萬乘。天子也。悅西怨之羣黎。逮東封之從者。危覓倘駐。

枯骨如存。是臣之愜。非臣所望。臣又聞驅奔効駕。先輟於羸駘。翔集賀成。近遺於鍛翻。羸駘。驚馬也。淮南子曰。大廩成而燕。

雀相賀。彼尙知慕。而況臣哉。聞未遑請。臣之懇戀。至於墮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戀結之至。鬪殘羽也。

齊王進白兔表

代齊煬王 憲作也。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河圖括地象曰。人誓野中有。轍迹方開。則銀鑿入貢。銀鑿。白鹿也。史記周本紀曰。犬戎

玉虎晨雷。聖人感期而興。

以其職貢來。王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毛詩曰。明明在下。陸士衡四言詩曰。明明在上。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德動天關。威移地軸。荆州星

是荒服者無不至。

占曰北

辰一名天關。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爲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

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言齊王時方東討也。劉熙釋名曰。元戎。車在軍前啓突敵陣。周所制也。左氏傳曰。邊鄙不聳。熊山。熊耳山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左傳宣十二年。

曰。奮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道啓。前茅慮無。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擊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幟。光鮮越雉。色麗。

秦狐。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之。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傳玄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搗藥。以月重譯而至。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入秦獻之。昭王。中有兔。故云。月德。西方白帝。是爲金德。白

主金。故云金精。又月爲金。呈祥與頌。効異披圖。左傳有輿人之頌圖。瑞圖也。尊敬之迹。旣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精獲白兔。爲金精之瑞也。

陝路。尙書武王曰。今予惟嚳行天之罰。陝略謂治陝州也。時憲爲雍州牧。故云。瑞以素質。彌雄西氣。西方爲白帝之精。在雍州。陝路獲此白兔。故曰彌雄西氣也。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

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勝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周書。建德三年。雍州獲青烏。

臣某言。某。謂憲也。臣聞飛南陽之雉。尙闡霸圖。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名曰二童子。云。此名爲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

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鸝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鸝飛兮下建章。羽翮蕭兮行踰。

踰。金爲衣。兮菊爲裳。嗟嗟荷荷。況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抱樸子曰。昔有虞氏至孝。三足鳥集其庭。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出入兼葭。自顧非薄。愧爾嘉祥。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

火。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知之性。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伏惟皇帝陛下。謂武帝也。德教百姓。孝刑四海。二語出孝經。攝提從紀。

天下文明。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

以填東海。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按黔。黑色也。若蒼頭矣。黔質。亦謂蒼色也。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臣去月三十日。行到

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

東方木帝爲蒼精鳥。蒼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過風乃動。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張茂先曰。慈鳥曰孝鳥。蔡

中郎曰。至孝之應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爲瘞玉之歌。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

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竟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尙論秦霸。漢書地理志曰。南陽郡雒縣。師古曰。太康地志云。卽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雒縣。建章鶴下。猶明漢德。

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鸞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三輔黃圖。有長樂宮。

春秋文曜鉤曰。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六府。魏都賦云。造文昌之廣殿。伏惟皇帝陛下。周武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尙書曰。欽明文

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海水無波，天星不動。海不揚波，言四方之底定也。天星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祥瑞之徵。去四月十三日，獲

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川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

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史記封禪書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

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

鳥，畜於靈禽之園，餉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者。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金爲身飾，乃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翔翔矣。凌雲臺亦魏明帝所造。拾遺記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負畚。謹按亦

雀銜書，止於艷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於即事所觀，同符合契。符如漢銅虎符，竹使符

之是也。契如左傳所云：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預云：合要，契之辭也。言今獻赤雀與古銜書，可合符契也。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成臺如魏

之辭，寒臺是也。注見上文。紀號如漢神爵五鳳，吳赤鳥之類，以爲年紀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水經注曰：雲中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一箱崩不就，見羣鷓遊於雲中，徘徊經

日火光在其下。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陳留耆舊傳曰。魏尙繫獄。有萬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吳筠續齋諧記曰。弘農頭雀集獄樹。尙曰。夫棘中心赤。外有棘蒙雀者。爵命之祥也。果爲雲中太守。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

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爲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囓。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夕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

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大聞於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子秉。秉子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謂真孝招也。臣等

預觀休徵。情迫恆慶。不任臆藻之至。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公獲玉斗以獻。

臣某言。某護也。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位時成。故以叶和

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周高祖武帝也。應錄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

昌而建極。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易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經曰。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爲一體。魏都賦曰。造文昌之廣殿。劉逵注云。文昌。正殿名也。白環

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

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女圭。告厥成功。

太階既平。升中可習。

長楊賦曰。玉衡正而太階平。禮記曰。升中於天。鄭注

云。中成也。燦柴祭天。必當水逮千年。山稱萬歲。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漢書曰。武帝元封元年。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山神呼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伏

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周禮云。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

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也。孤竹。管也。雲門。古樂名。亦見周禮。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康成注云。五日爲一微。十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是以聞鐘於洛浦。卽變聲乖。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三年。

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上戰國策曰。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衝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左傳僖五年曰。凡分至啓閉。必

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衝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左傳僖五年曰。凡分至啓閉。必

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言橫。邯鄲趙地也。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

冬夏至也。正義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一日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至也。云司曆之官者。謂太史也。周禮云。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是也。

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周禮司樂之職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釋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

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右轉身向南。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

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

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

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

來獻其白玉瑄。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瑄。如古以玉為瑄。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

始平城下。空論周尺。

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譏荀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

每公會樂作。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

臣聞上制其禮。下

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彙黍。量絲數命。

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應劭曰。十黍為彙。十彙為銖。孟康曰。彙音墨。蠡反。師古曰。彙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蠡。繼之彙。律歷志又云。度量出於黃鐘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桓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命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命。以子穀。桓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命。十命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命。一命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權衡。本起於律也。

實以仰

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

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墻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

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其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章懷太子注。葭李出河內。晉書樂志楊泉記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竹。爲管。河內葭李爲灰。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

宜陽縣金門山。出竹爲律管。而琬琰事輕。般倮慮淺。尚書曰。弘碧琬琰在西序。般管般倮共工。見嵇康琴賦注。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漢書律歷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

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尙反。斗斛也。賈器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非俗象。碁車馬之類也。注詳第一卷象賦。

子山作賦進之。故進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

獲瞻仰。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易曰。河出圖。四轍

中繩。全觀玉策。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表

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霽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支遁天台山銘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

置管而

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管子淵深不涸。沉玉極矣。

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辭非寥亮。學無雕刻。

向秀思舊賦曰。

發聲寥亮。雕刻。楊子雲所謂雕蟲篆刻是也。

遂敢陳述。誠為厚顏。

詩云。顏之厚矣。

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辨。闕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天

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

後漢書曰。張衡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云。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

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晉書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天圓如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天之居如倚。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充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中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

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也。云天之渾蓋者。渾天。蓋天。二家之學也。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衍。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

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弱水。

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漢書曰。高帝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箒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參同契。長子繼父體。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

伏惟天元皇帝。

周宣帝也。周書本紀。

云。帝傳位太子。自號天元皇帝。帝又云。每對臣下。自稱爲天。

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

易繫辭曰。百姓與能。謙卦二爻曰。鳴謙貞吉。

欲令百工相

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易乾卦文

言之辭也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虞書舜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夙膺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

關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夏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遷殷事夏謂禹受舜禪也言帝與太子乃是父子本當傳位既非周成之復還亦異虞夏之革命也既損既益尙或二

天為離為火何妨兩日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說卦曰離為火為日言天元皇帝居天臺皇帝居正陽宮為二天兩日也且平陽蒲阪賢臣則二

十五人史記注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有二人欽哉惟亮天功孔安國曰禹垂益伯夷

夔龍六人新命有識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按書云二十二人此言二十五人其以二十二人之外加稷契皋陶三人為二十五人耶

顯頤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杜預云高陽顯頤之號高辛帝嚳之號與此計事何遽無成鼉乎鼓之軒乎舞之帝乃載歌鼉乎鼓之軒乎舞之鼉丑良切自

當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星連曜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論語考比讖曰仲

尼曰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洛見五老入於河漢書天文志曰天腥而景星見孟康豈直雙龍再賜九雉重飛而已哉山海

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皇帝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皇帝周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

落莊子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

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子語以至道言宣帝棄其天下傳位有如唐堯之遊姑射黃帝之訪崆峒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觀維新之慶實倍萬恆情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代杞國公亮作也周書列傳云亮字乾德
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竄震響

之涉
反失

表

也。氣 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

堯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舜命九官是以光

華日月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尙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

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

邦咸熙庶績

此皆尙書之辭

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

左氏傳曰學猶植也周易曰裁成天地之道

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

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三年始置鴻都

門學生鴻都門名也蔡邕傳曰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策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萬餘兩填塞街陌又云初帝好學自造皇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十人並侍制鴻都門下

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

漢書曰甘露二年單于入朝歸國漢遣董忠等將騎將六千又發邊鄙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臨渾縣西北

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

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

東岳泰山也朝宿朝宿之邑也若春秋鄭有泰山之祊衛取有閭之士皆近泰山者也左氏傳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後漢

書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注云雲臺在南宮也說文曰闌門遮也

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

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

漢書曰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後漢書曰光武皇帝十一子光烈皇后生顯宗及

東平憲王蒼故云母弟蒼本傳云顯宗甚愛之及即位臣早傾庭蔭曾未扶牆母氏慈訓哀矜苦勞甫及成人復垂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瑩域霜露申履時之感燕雀展

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爾雅曰四時調和謂之玉燭禮記曰璿璣

齊正豈忘松檟之餘尙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復一枝蹠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涔蹄必傷千里之駕言已不堪用也莊子曰吾

有樹人謂之樛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

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荀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之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

別選賢能之臣太宗旬辭宗師也元戎旬辭驃騎也晉書武帝紀云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

師當施行皆諸之於宗師也伏願覽青蒲之奏曲允微誠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晉書

表

曰以苟島爲尙書令。易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悵。悵曰。奪我鳳凰池。請君賀我耶。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一作請功臣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醑無聞。有傷良相。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

終之。章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絕。非死王事。不許承封。

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嗣便

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漢書蕭何爲請曰。長安地隘。上林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天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吾請苑。乃

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月。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漢書年表曰。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裋衣也。襜音昌。占反。褕音輸。伏惟皇

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鞀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樂記曰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左傳富辰曰封建親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爲約事在世功臣聞

戚以藩屏周又衆仲曰漢書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臣聞

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史記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

亡貴存身後春秋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爲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

大宗爲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嫡則總服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祖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祖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卽遞遷也繼及謂父死子繼兄弟終弟及也與亡所謂興滅繼絕是也言殷周以來皆有襲封之事也紹高密者

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封高密侯永平元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安昌侯珍爲夷安侯少子鴻爲小侯鄧氏自中興後累葉寵貴凡侯者二十九

人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書曰曹參沛人也封平陽侯子留嗣傳國至曾孫襄襄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

北封平陽侯左傳昭七年曰鄭人相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寤。既生寤。陽曰寤。用物精多。則寤寤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寤寤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子。敝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藪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若敖之鬼。其無餒

而。左傳宣四年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臯澣之戰。遂滅若敖氏。王思子文之治楚。幽顯對揚。神人咫尺。尚書曰。神人以和。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杜預云。八寸曰咫。

庾子山集卷之八

錢唐倪璿魯玉註釋

啓

謝滕王集序啓

周書云滕王迥字爾固突文帝子也迥製庾信集序作啓謝之制此於王稱制矣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

始皇本紀皇命爲制此於王稱制矣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

春秋合誠圖曰北極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

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孝經

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綈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

在崑崙虛北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辭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

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

揚雄甘泉賦曰

高幾里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九層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

北方玄武玄武闕前謂北闕也列仙傳曰朱仲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

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麟鬪李善注云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燭照

言迥之文章光芒燭照雖珠玉不能比也

有節有度卽是能

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於闕卽去

啓

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濟北先賢傳曰：

戴宏字元襄，剛縣人。為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德，咸以為仲尼君國。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後漢書楊震傳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譽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

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上林賦曰：櫻桃蒲陶。郭璞注云：蒲陶似燕巢，可作酒也。史記孟軻傳曰：驕衍如燕。修竹

夾池始作睢陽之苑。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張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俗云平臺，又名修竹苑。琉

璃泛酒，鸚鵡承杯。張隱文士傳曰：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客賦之。尼於座上立成。鮑照淮南王詩云：瑠璃作盤牙作盤。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似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名。郭璞江賦云：鸚鵡旋蝸，又嶺表錄異

云：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名。殼裝為酒杯，奇而可玩，亦有範金為形者。梁簡文書曰：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山海經曰：爰有歌舞之鳥，鸞鳥白歌，鳳鳥自舞。況復行雲逐雨，

迴雪隨風。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洛神賦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湖陽之尉，既成為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言以荊州新野封道本漢之南

陽也。周書滕王傳云：宣政元年伐陳，詔適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適出就國。後漢書曰：光武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注云：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袁宏後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請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實為春陵節侯。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蔡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封邑，而與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按郡國志：新野春陵湖陽俱屬南陽郡。晉道伐陳

若光武殺湖陽尉分財與人衆皆悅是既成爲喜之因也及封荊州新野萬戶使出就國又若春陵孝侯請徙南陽是爲銷憂之地也

某本乏材用無多作述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

江陵百六幾從士壠

滕王庾信集序云昔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遭軍火一字無遺建鄴陽九謂武帝太清三年侯景之亂也江陵百六謂元帝承聖三年敗於魏軍也漢書律歷志云易九

扈曰初八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扈百六之會者也初八元百六歲有扈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後漢衛宏古今奇字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爲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砌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爲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墮之以土皆終命戰國策顏觸曰先王之頭曾不知死士之壠也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子山自謂太清江陵之亂已之

文集皆一
字無遺也
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迫蒲柳方衰

淮南子曰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袁宏後漢紀光武詔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云可以爲箭左

傳所謂董澤之蒲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以爲箭世說云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先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

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晉書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

所窮輒慟
哭而反

是以精采矻亂頗同宋玉

晉莫遣切矻亂迷惑也宋玉神女賦云日略微眇精采相楚楚辭曰中矻亂兮迷惑

言辭蹇吃更甚揚雄

漢書揚雄爲人簡易蕩佚口吃不能

劇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言已日昏口吃吟咏之不足觀可知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漢書揚雄傳贊曰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韓詩外傳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非

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

後漢書曰班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猶當效傅介子張翥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

晉書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

醬

按後漢書羊續舉縵袍以示之疑是用紙作絮補袍漢書曰揚雄作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瓶也雄笑而不應注曰瓶音蔽小嬰也

聖慈憐愍遂垂存

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

君子謂滕王小人子山自謂也

荆玉抵鵠正恐輕用重寶

韓子曰下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

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

後漢書曰肅宗嘗賜諸尙書劍惟韓稜郵壽陳忠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

取於此矣孔叢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用之切玉如泥焉荆玉龍淵皆喻滕王之文也

匠石廻顧朽材變於雕梁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

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則速朽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孫陽一言奔蹏成於駿馬

孫陽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驪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漢武帝詔云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匠石孫陽喻滕王也朽材

奔蹏子山自喻也

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

言己之文集藉王作序而重也西京賦曰所好生羽毛

溟池九萬里無跡此澤

之深莊子曰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名曰鯤有鳥焉其名曰鷦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

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敦物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

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包咸論語注云七尺曰仞

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

後漢書郡國志曰弘農郡宜陽有金門山出竹爲律管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罫必周密布緹縹室中以木爲按

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律而

石壁輕雷尙藏冬蟄

左氏傳曰閉蟄而蒸又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正義曰十月始蟄至十一月則遂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

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

史記封禪書曰野雉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

有寶夫人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索隱曰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合也

酈縣菊泉差能延壽

郡國志曰南陽縣有酈侯國注云盛弘之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菊

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天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引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

處處傳植之按滕王本傳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適出就國荆州新野古南陽地也

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

至鄴喻滕王若魏太子陳思王已如吳質等也從梁喻滕王若漢梁孝王已如司馬相如枚乘等也

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左傳桓十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

左傳隱十一年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

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世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又按適以大象元年出就新野二年朝京其冬爲隋文帝所害是序當在新野時所作言來朝之日冀與王相接也滕適本後周宗室如古滕侯故云並薛侯而來朝也

賜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鳳足疑作鴈足轉寫之誤也漢書常惠勅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

在某澤中言作此謝啓從長
安遙寄新野不盡所懷也 謹啓

答趙王啓

招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

周書趙王招傳云建德三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擄
爲後三軍總管全韓謂宜陽故韓國城上地謂綏州

澠池置障解鄧禹之圍

袁宏後漢紀曰
建武三年拜馮

吳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以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又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後漢書曰隗囂

將王元說囂曰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之利也

蜂旗朝上刁斗夜鳴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

日而巢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燧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

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

言趙王
鎮雍伐

齊行軍之盛也

况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

古詩有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婦趙王武臣
事注見哀江南賦言今昔趙王同符合契矣

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

氣

漢書曰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又曰李陵與單于戰曰土地哀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又報趙王
都尉青

詩亦引其事彼云趙王鎮益州與夫人紘豆陵同行及軍中卒婦此云爲雍州牧屬大軍東討鎮兵將卒皆有妻婦也

旗。卽時春色。都尉官名。漢書張宴注曰。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月令於春月云。載青旗。是青爲春色也。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護軍都尉。武帝四年。屬大司馬。此言趙王出師。載青旗與春同色也。將軍大樹。已

復花開。後漢書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列

曰。蒲且子連雙。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易曰。天造草昧。書曰。明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

刊鼎。本傳云。信爲司憲中大夫。言已爲司憲中大夫。聞趙王勒功鐘鼎也。獻歲刑書。旣應懸法。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上春木

鐸。方須徇人。論語孔注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云。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庭。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也。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朝士左嘉石。右肺石。鄭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舌端筆端。惟知

繁擁。韓詩傳云。辯士舌端。文士筆端。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霑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容

謝趙王示新詩啓。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學。庚信體辭多輕颯。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傳。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善云。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爲毫。漢書音義章昭曰。翰筆也。四始六義。實動

性靈。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序又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

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

琉璃彤管。鵲顧鸞廻。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赤管筆也。庾肩吾書品序曰。婉轉綠沉。猿驚雁落。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言趙王善書也。

梁簡文詩云。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舟。知綠沉言弓也。猿驚。楚養由基事。雁落。魏更羸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沉。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皆是綠沉色也。杜

甫詩云。苔臥綠沉鎗。楊巨源詩云。校獵綠沉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沉。猿驚雁落者。蓋以色名其弓者也。下風傾首。以日爲年。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風。十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爲歲。言已與趙

王別。有一日。健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漢書地理志曰。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益州。又云。越犍郡。青三秋之感也。鈴馬同山。有金馬碧雞。又王褒傳云。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按犍爲郡屬益州。碧雞出越犍郡。亦益州之寶。言趙王出使益州。已欲從無由也。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

期卜日。遣騎致鄴。希垂枉道。柏梁詩。梁孝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曰。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按趙王所賚許賜疑是蒼頭或是下客啓
內楊池掘荷以下明是役奴遺客之詞也

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

觀無勞白馬之望

論衡曰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顏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廬芻也

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

周禮有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洞

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置帝前又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選錢名曰青蚨

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旣欣谷利彌思青林

王褒僮約云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吳志李衡遣客作宅種樹千株江表傳谷利孫權奴青林疑

亦奴名未詳

陳留下粟有媿深恩

論衡云建武中陳留雨穀

櫟陽雨金翻慚曲施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

靈臺久客從此數炊

三輔決錄曰第五韻

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寄此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黍谷長寒於今更暖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

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

漢書相如子虛

賦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

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地得二劍

龍淵謹啓
太阿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

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媪其歎至如此

去冬凝閉。今春嚴勁。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雪似瓊田。凌如

鹽浦。

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冰也。周禮曰。凌人掌冰。鄭注。凌冰。張超之壁。未足。郭風。

未詳。後漢書文

苑傳曰。張超。字文並。河間鄭人也。有文才。又善於草書。疑卽是人。或其家貧。不足。鄆風耶。

袁安之門。無人開雪。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千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覆烏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

晉朝雜記。落下少炭。羊琇擣小炭。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

遠降聖慈。

曲垂矜賑。

言當此嚴寒之候。蒙趙王賚絲布也。

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

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言所賚之多也。

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

疑作販

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

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扶風。江夏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後周都長安。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羈旅。得此絲布。忽

疑新市販綵。而來在此。平陵驚聞擣帛。裁衣若將寄遠也。

妾遇新縑。自然心伏。

古詩云。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且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妻聞裂帛。方

當舍笑。

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繒聲。

莊周車轍實有涸魚。

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

信陵鞭前原非窮鳥。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鳩飛入案下見一鷦在屋令縱鳩鷦逐而殺之公子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鷦所得。吾負之鄰國捕得鷦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鷦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

濟伏荷深慈謹啓。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本傳云子立嗣荷娘豈庾立小字耶荷一作荷。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

左傳南冠而縶又云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稚子勝衣還蒙拜

謁。

史記曰楚懷王釋子子蘭。

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

陸剌鄴中記曰鄴有大登高小登高錦有大光明有小光明錦。

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

子虛賦云曳獨繭之榆柎。

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

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也。

春服既成童子得雲沂之舞。

出論語。

況復棲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

古樂府云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

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

後漢書曰魯恭爲中牟令螟不入中牟袁安使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捕之兒言雉方雛親以豎子有仁心。

根

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賚白羅袍袴皆冬時具也覽啓內便知

某啓垂賚白羅袍褲一具 按下文袍褲似著綿者爾雅袍褸也左傳重繻衣裘 程據上表空論雉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焚之 王恭入

雪虛稱鶴氅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未有懸機巧縹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恆

飛花雖寒而不落 謂羅上織成花鳳文也 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縹輒以爲衣號曰百結衣 永無黃

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 吳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紗之布以獻之吳王乃增越之封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何詩漢武

帝內傳曰王母二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 史記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焉去蒲類 對天山之積雪尙得開襟 列子曰鈞天廣樂此云廣樂疑作廣莫淮南子曰北 白龜

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 方廣莫風江賦云長風隨以增扇廣莫颼而氣整 報主終自無期 幽明錄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囊中養之漸大放江中

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廻

顧而去亦見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癩甚多寶懷之以歸至巾箱中啖以黃

搜神後記 花積年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

仁愛見教。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

謝滕王賚巾啓

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

交州記。康頭山鹿額上戴科藤。

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

縷。仍縫。

盤龍謂剪刀之上。刻爲盤龍。用以裁剪也。長命謂巾縫以長命之縷也。三輔黃圖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命。乃免。

翠羽懸推。芙

蓉高讓。

廣州志云。交趾蒼梧。以翡翠爲幘。神仙服食經云。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遊斯隱士。足笑鼓皮。

鼓疑穀。後漢周黨傳云。穀皮緇頭。注。穀。樹皮也。

入彼春林。

方誇笋籜。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服虔曰。籜。竹皮也。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也。今人亦往往爲笋皮巾古之遺制也。

某蓬鬢鬆颯。衰容蒼朽。三秋不沐。實荷

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

莊子曰。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謹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

晉書曰董京常宿靈臺之中吹塵視甑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位至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白社中時乞於市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慰妻狠

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

而舞玄鶴欲來玄鶴注見齊王進着鳥表及進象經賦表舞節而歌行雲幾斷博物志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

風漢書師古注曰楫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洗洗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

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 薺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淮南子曰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又云薺冬生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曰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土王而死按

薺麥枯於仲夏正梅雨時也況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言其白也併落青鳧銀山或動啓謝絲等常有錢矣青鳧注見上篇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

盡之命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問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

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石上勅

度世令還山古樂府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籙來 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言恩德甚重雖巨壘不能負也漢書

項羽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垂露懸針書恩不盡。

庚肩吾書品序。流星疑燭。垂露似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諱。長短懸針。蓬復想定情之製。西陽雜俎云。百體中有垂露體。懸針體。言恩德不勝書也。

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怒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來。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

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爲鷓鴣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

千寶搜神記曰。昔隨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

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怒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有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隨侯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贖。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見述元由。終身食祿耳。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故曰漢水。某之

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

典略曰。文帝常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曰。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

也。楨答曰。楨明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竊窺之首。鼯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嚙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

啓

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積辭旨妙巧類皆如是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梁趙二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

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

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西域傳曰其錢獨文爲人面幕爲騎面又云以銀爲錢

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章昭曰幕錢背也苟悅曰幕音慢無文面也

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

通犀通天犀也一名駭雞犀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緹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走故南

人名爲駭雞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後漢郡國志云邪龍雲南屬永昌郡

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

說苑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

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自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

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死白已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

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喪不如速貧之

爲愈也鄭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按左傳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北郭喻有母南宮喻父肩吾已卒也言已受賜但如北郭之乞養非望南宮之重貨也

花開四照惟見其榮

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異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鼈戴三山深知其重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鼈巨龜也

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

神仙傳曰沈羲者吳都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

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來下迎之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文昌六星有司中司命春秋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

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

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

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就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

晉元帝紀曰蕩陰之敗帝

想禍出奔成都王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

史記曰孟嘗君爲秦所囚有能爲狗盜者入宮

取所獻狐白裘賂幸姬得出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鳴雞而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稔既集西周

尙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鳥以穀俱來師古漢書注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

黃雀隨車還飛東

市神仙傳曰成武丁聞羣雀鳴而笑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國策曰黃雀俯啄百粒

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情

汎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和穀種之能禦旱故謂雪爲五穀精也

取

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鄭注曲禮云圓

曰竄方曰筮淮南子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高誘曰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櫛也

在朔方衛青所云榆葉舊塞是也晉書曰邽

鑿避難於魯國澤中掘野鼠蟄鷄以食之

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後漢書曰范冉結草室而居所止卑陋有時絕粒窮居

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燕范冉一作范丹

丹竈而不顧銑曰丹竈鍊丹竈也韓子曰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按荆臺楚襄王

雲夢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上過朱儒皆號頓上問何爲對

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

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因使待詔金馬門

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灌田皆溉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

山海經曰珠蟹之魚其狀如鼈而有目六足有珠郭云蟹音鼈呂氏春秋曰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有碧高誘曰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其魚六足

有味如

蛟皮也文鯨夜觸翼似青鸞

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

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

鮪夜飛。況復洞庭鮮鮪。温湖美鮪。晉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過水。常自不竭。而觸綸。因取瑯邪郡隔湖菱魚以著湖。菱甚甘美。異於他湖。所產鮪魚長三尺。神異。經曰。東南海。

中有烜洲。洲有温湖。鮪魚生焉。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廣雅曰。鮪一名鱮。今之鮪也。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

藿之餘。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食之。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茲資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享。即勝雷池之長。皆吳地按。

金陵西獅子山。晉元帝渡江。易名處龍山。郭璞江賦曰。翻驚河伯。獨不愛人。莊子曰。於是河伯忻然自喜。音義曰。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

抱樸子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轄。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擘赫千里。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鸞。搜神記曰。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其文有五馬。象魏晉代之興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紫鸞。陵源猶遠。忽見

桃花。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中人云。先世避秦來此。爾雅曰。黃白雜毛。駉。郭璞注云。即今之桃花馬也。言馬名桃花。即類武陵源矣。流電爭光。浮雲連影。西京雜記曰。文

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一名浮雲。一名赤電。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王濟飲酒之歡。

長驅金埒。世說曰。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郭。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號曰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豬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朝野僉載云。按後一腔。東豬肉是猪稱腔。白腹疑作見珍。度遼東之水。後漢書。朱浮責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

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赤欄爲重。對襄陽之城。水經注曰。河水又東。經猪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猪屎臭。可易名猪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

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漢書曰。卜

式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以給。召拜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上奇其言。歷位至御史大夫。按卜式乃牧羊。非牧豕也。疑是梁鴻養於上林。誤文也。後漢書曰。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尙介節。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謹啓。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矣。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奉教垂賚紫駟馬并銀釘乘具紫紉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重

劉基之恩吳志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與任

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

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後漢書曰郭伋治并州童兒皆騎竹馬來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陽泉養性賦云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

知恩之重列仙傳曰巨鼈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况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武詩曰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玄中記曰鼈巨龜也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暈春潤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翟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爲五正杜注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翟雉釋鳥云鷩山雞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執翟

啓

郭璞云長尾者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

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

東觀漢紀曰魯恭爲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

兒言維方羅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賈大夫之妻已應舍笑

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仰費中廚來供下客

曹子建詩云中廚辦豐膳

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書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齊書曰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愨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顏氏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按此知愨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裁書有爲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問多代作此亦感其燕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嬰無去者也愨本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卽是俘擄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愁思之類也

昔仙人導引尙刻三秋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醜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

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云。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頤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覓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覓。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神女將梳。疑作梳。猶期九日。千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

別之辭。言杜蘭香下嫁張碩。以八月旦。至是。仙人導引。尙刻三秋之期也。

神女將梳。疑作梳。猶期九日。千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

中夜獨坐。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瑩檜。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遂爲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遊。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踪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且十五日。此云九日。特舉其大略也。

未有龍飛劍匣。

鶴別琴臺

豫章記曰。雷煥子爽。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爲龍。見二龍相隨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後。孔章茂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

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窄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喻夫婦遠離也。

莫不銜怨

而心悲聞猿而下淚

宜都記曰。猿鳴三聲。淚沾裳。已上言蘭香下嫁之日。尙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

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別異邯鄲那應知路。

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芊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

邯鄲人也言不能相見也

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

范泰鸞鳥詩序曰昔劉賓王得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視影而鳴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

分杯帳裏

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

儀禮昏禮云四爵合盞鄭注云盞破瓢也四爵兩盞凡六爲夫婦各三盞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婦詩

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董才却扇成昏之夕遂以却扇爲名有却扇詩催粧詩言昔成昏之時可足思憶也

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

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

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庾子山集卷之九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連珠

擬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飄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懷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於胸臆。

臆。

揚雄曰。風發飈拂。師古曰。飈。迴風也。

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

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

食。

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熨斗。坑王蕭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敕莫敢爭鋒。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

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

漢書曰蕭何曹參爲相國以喻南康卽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

魯衛前驅威風所假

左氏傳曰太姁之子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

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爲兄弟也

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

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

杜元凱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

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

爲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轅門

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製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唾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唾作喋音跣丁蹠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軼事廣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

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唾以備非常也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

妍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嫉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盟于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干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寧。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爲是。不常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裳歃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慢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卒成。句繹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千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史記曰。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

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爲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爲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餘幾不得脫。

薊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荆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

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

無幾。物故。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

止淫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爲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此章喻壘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

邯鄲。薊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南賦云。敵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卽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易林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玄禽巢幕。何能支久。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

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

是以大廈旣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西京賦曰。大廈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爲廈。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湄。此

章喻壘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爲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廈之旣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相傾。

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謀。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爲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

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

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

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爲橫，南北爲從也。此章喻諸王援兵之日，譏諍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厲害，張纘有起兵聚米之說，遂爾閉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史記曰：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滅

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

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疾，篤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使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破趙矣，遂亂遁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史記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爲

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將秦將自起，縱奇兵，將敗走而絕其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曰：武王封箕子，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是以建章低

昂。不得猶瞻灞岸。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西京。以喻梁都在建業。傷故宮之殘毀也。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

師。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

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穆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安二十

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此章喻克復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蓋路。莫有子遺。荆棘叅天。昔日長洲之苑。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權亂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裴橫入獄。

戶口人民。百遺一二。而故宮於焉不黍矣。

蓋聞天方薦瘡。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瘡病弘大也。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樂記曰。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

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敬遣使襲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

載。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四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層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爲侍中。大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截二鹵。匹磾奔其兄。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爲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識。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育巨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闔蓋。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左。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爲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爲段匹磾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虞仲之迹。遂致易梁爲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

祖逖之慷慨 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遼人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詔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陳霸先懷觀餽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

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陽城。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

惟桐惟葛 無樹無封

左傳哀二年云。趙簡

子贖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傳。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

葛藟爲緘。服虔曰：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纏也。緘，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肥席茅裹尸也。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記曰：隋國之侯見大

蛇傷者，瘵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擲。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魏志曰：建安十五年

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綉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眺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

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葬，嗚呼。生爲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假，陣氣雲鋪。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禽之，禍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鎖江斷峽也。非綠林之散卒，卽驪山之叛徒。

後漢書劉玄傳曰：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哀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漾，蒐乘巴

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徹禁兵以配之。又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閭牆

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驅叛徒而抗骨肉，王琳以藉盛師徒而遷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師卒至，俛首係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

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戰國策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章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

故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

遼東寡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沒于南匈奴。爲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探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樹陰令宰各以料擊殺代

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

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

竹盡斑。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杜畿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爲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

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陰謀累葉。必以凶終。

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顧得續封陳氏。然

終不。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

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天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

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晉書曰。陸機爲長沙王。又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

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箭盡，杜畿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

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靈。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

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此云營魂，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燐火一名燐亦名宵飛。

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

晏子春秋：景公畋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畋，五丈夫駭獸，斷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後漢書：蔡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忱陰郡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

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徼者也。明且間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

有冤魂。

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間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

祀之。廣漢

集作莫非

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勸縣葬，坦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

云：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寫誤。漢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限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棘林多夜哭之鬼也。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黃戎馬之徼，鄢郢風颺之格。

江黃鄢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時，贏姓國名。左傳：江黃道柏，皆駘也。後爲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郢，又郢楚別邑。故郢文

選凡森字五臣本皆作颺疾風也。

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

言江黃鄢郢之間，遭亂離也。

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

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

及乾谿之辱，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

幼子餓，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爲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此章喻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廻風之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道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綠珠，石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帳裏悲

歌而虞姬永別。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

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聞歌夜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旣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

一物而不沉。

左傳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子貢曰馬奔車覆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

陵僭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蕃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逼一州敬帝南還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沉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

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杜預曰標擊也

是以楚塹既填遊

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此章喻大梁之亡如衰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

吳宮之已火已
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

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譴有司奏捕前黨百餘人皆死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神龍失

水而陸居兮爲蟻蟻之所裁王逸曰螻蛄也蟻蚍蜉也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臯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饑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曰：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船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以紅間綠不能無弦而射。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豁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翻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

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葺年，千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骯髒之馬已曾羶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

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風積愁雲繁。此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親，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

離家折里，悽恨撫膺。列子曰：撫膺而恨膺胸也。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濟然出涕。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

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西刺秦王，為秦所殺。此章喻已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荆軻之悲燕市，山之哀江南，有旨哉。

裁旨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是以平

生故人，灌夫不去。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

門下賓客，任安

獨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廉

公之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羣公款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廢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

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卑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

之客，臨淄羈旅之臣。

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燹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

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羈，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

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己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楮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

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己哀傷

張華云：交讓樹也。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

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耿恭之悲，疎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

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

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

行。吏士饑困，發疎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

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城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

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

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疎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

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鶉，鳥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也。

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不憂貧也。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後漢書注曰：第五顏，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是以素王之業，乃

東門之貧民。

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

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垂名孤竹，而子山已鑿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

論衡曰：胸內無學，猶手無錢。

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

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遷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呂氏春秋 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

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也。此章喻已文籍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鳳無故棄麥。甯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

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 五步之內。芬芳可錄。說苑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蘭。 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徵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龍門死樹。尙抱咸

池之曲。龍門死樹。桐也。注見上。咸池。黃帝樂名。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爲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

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卽毀九層臺。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 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

舉千鈞。又況一斤。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尙書君牙

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之爲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攫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攫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此章喻之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碁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噬人傷彼龍鱗終遭其怒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

惡鮑白

白羽素絲隨其所染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

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

子虛賦曰梗枏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舌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芳蘭九畹淪於

幽谷

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爲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

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春秋後語

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子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

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

吳亭此章喻已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章豈曰凡材芝蘭實爲香草求其真實則荻蒿自埋賞彼虛聲則竹箭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

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鑿

干將補履尤可傷嗟

劉向說苑曰干將鑄劍拂鐘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

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錘。楚辭曰：乘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劍也。利劍宜以爲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爲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煮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爲武騎。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

沙。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相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

水爲賦以弔屈原。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望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鏡以煮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爲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傅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子暴虎馮河。見論語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抱樸子曰：

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悍柯有沉羽之流。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風神自勇，無待翹關。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闢淮南

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左傳作鄆，史記作沫。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

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管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歸魯之侵地既許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

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此章喻已使魏之後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庚子山無擊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途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微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能復反矣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

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甘蕉自長故知無節

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

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

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

雀鼠同歸應非丹

穴

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鷓鼠名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

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此章喻已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巴苴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領穴雖巢雀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晡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爲晉陵，言魏衰晉盛，魏君不能削北邙之高。

猶梁衰陳盛也。

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

周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

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

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水石填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冤禽。此章喻陳盛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室將亡，擬周王穀洛之鬪，方之愚叟，豈可移山如彼冤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樂高陳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昭四年爲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

子思銀佩，美虞公之垂棘。

桓寬鑣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云：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

遂爾亡家，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來，祿位雖高，恥辱彌甚，願爲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

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爲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四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廼。亦見續列女傳。羊

舌之族。先知滅門。

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臯落氏。羊舌大夫爲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爲大夫。此人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爲羊舌四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

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黜黑名曰玄妻。后夔樂正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琳無鬻。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鷹肩而牛腹。賂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蓋嘗三言而三當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爲羊叔姒盜羊之事。藉叔姒之言。埋而不食。爲防害遠疑矣。滕王序云。自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母嚴廼叔姒。自喻其母之賢明也。此章喻庾氏世德。及已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爲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污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

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齒。齒牙。吮唇吻。左傳子革曰。摩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毒。

後漢書西域傳曰。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

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無一全也。

向影吹沙。

千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

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爲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煞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以火炙燎遍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鸚鵡蟲。溺人。影亦隨所處生瘡。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爾雅曰。豺狗足郭璞云。腳似狗也。吁可畏也。鬼有一車。周易曰。載鬼一車。此章喻入魏之後。歷經險阻。見宇文楊氏諸君。易姓而興。晉護滕遁之屬。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豺。子山雖蒙款。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

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歸老氏。則衆有皆無。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太

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爲利。無心以爲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獨往。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

言已羈旅長安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爲

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爲三秦。故云三關。理物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生。王逸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

是以烏江艤楫。知無路可歸。

史記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船待謂

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徐

白

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

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此章喻已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絕無歸路。陳武帝有嬀。既育。建業豈復爲家。岳陽固有深隄。空存櫂楫。石頭無非箕迹。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又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

相如烏有賦曰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龍湖鼎沒丹竈珠流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土

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郊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適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黃帝是也

疎雲卽雨落木先秋

莊子廣成子曰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卽莊子云黃帝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是也

堯登壇受圖讚

尙書申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登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論語考比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洛見五老入於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老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於昴

登壇洛納沉玉河湄

許慎曰水涯曰湄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尙書申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言帝堯築壇洛水之涯臨河沉玉也

丹圖馭馬綠甲乘龜

鄭康成以爲河

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申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表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是也

榮光上幕休氣連帷

尙書申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康成

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舜舞干戚讚

尙書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周禮凡樂有一變至九變虞書曰於予擊石搏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先齊七政更服三危

虞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西裔。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墩煌縣東南三十里。朱干獨舞，玉戚空麾。尙書正義曰：釋言云：干，杵也。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郭璞曰：舞持以自蔽，譬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南風一曲，恭己無爲。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恭己無爲，見論語。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利害之經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章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故下文東爲中江，又東爲北江。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史記曰：惟禹之功爲大，披九山，按山之深處爲谷。故詩云：高岸爲谷，是九山得稱九谷矣。風飛鶴

涌水起龍驚。

漢書音義曰：鶴，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鶴首，天子之乘也。

樂天知命，無待憂生。

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卽禹所謂受命於天，生性死命之說也。

危舟遂靜。

亂檝還平。

漢書師古曰：檝，所以刺船也。

湯解祝網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孰爲此者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者曰昔蛛螫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沉穀爲祥樹桑成樂林史記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脩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

中宗尙書孔安國傳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左氏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也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

乎用心

文王見呂尙讚

史記曰呂尙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罽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

爲師

言歸養老

語出孟子

垂釣西川

西川渭濱也

岸止磻石溪惟小船

酈元水經注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卽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遠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

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

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釣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

有此

相望於茲幾年。

望謂太公望也。

武丁迎傅說讚

史記曰：帝武丁卽位，思復殷而未能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

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圖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言虞虢之界也。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遂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麇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是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掌文。謂參爲晉星也。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爲漢王。後平羽。立爲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

豐民以實之。
故號新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翟酺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遠與禮。舉遺。謂搜求遺說。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

劉歆七略曰。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

下。故老聃爲柱下史。

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爲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冬。於驪山礪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爲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

觀風俗不出蘭臺

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土皆終命。顏師古漢書注曰。今新豐溫湯之處。號怒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漢簡吹灰者。謂求之於秦人灰燼之餘也。

芝泥印上玉匣封來

言漢時得書。皆坐金繩玉檢也。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驤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驂。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

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曰。六轡在手。峻轍危行。謂下峻阪也。

跡廻松坂山鉞

疑作柳城。松坂。峻坂也。水經注曰。霸水西巡。峽

關北歷嶢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龍淵劍名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

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賢臣攬轡可謂忠貞賢臣謂袁盎也結聚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朱雲折檻讚

漢書曰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晉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舊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史將雲下也翻賴將軍

者謂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乃得免也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交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爲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甫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沉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塞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沉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讚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聞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之。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史記曰。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

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冢上塚伏臘祠黃石留侯。

師尙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收。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礪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鈴報在齊。尙出遊。見赤人自授尙書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月著其身。又鸞鷲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發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旣沒。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尙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旣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礪石。留名渭濱。

榮啓期三樂讚

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廓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卽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讚

子華子。孔子贈篇曰。子華子反自郟。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屠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亦見韓詩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陽共美。賢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鉏麇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適公，所以書思對命。

鉏麀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

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讚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千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魃顏，蹙膝，豎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說應侯，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讚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

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爲誰。張良曰。沛公驢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盡卮。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懼。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譏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樊噲爲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上。師古曰。霸水上也。卽今所謂霸頭。

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持謝范增。惟留玉斗。

漢書高帝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剋晉乃獲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鶴讚

井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鄭偉字子直榮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墓誌銘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

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讚天子周明帝也時子山爲司憲中大夫

九臯遙集三山廻歸

毛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漢書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

華亭別淚洛浦仙飛

語林曰陸機爲河北都督聞鷺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

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說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

不妨離繳先遭見

羈離平聲說文曰繳生絲縷也

籠擢月羽弋碎霜衣

月羽霜衣言鶴之白也

塞傳餘號關承舊名

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擁旄鶴塞

昭明答湘東書掩鶴關而高臥

南遊湘水東入遼城

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至今

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繫粟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

翻摧折九門嚴閉

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翻而凌清風楚辭曰虎豹九關言天有九門無可訴冤也

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王韶之神境記曰榮

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翻夕輒偶影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庾子山集卷之十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教文序傳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尙移弘農之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

衛恒四體書序

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

況復

德總郇周。聲高梁楚。

郇。故國名。左氏傳曰。華原。鄭郇。文之昭也。汲郡古文曰。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卽古郇國。班彪北征賦曰。息郇邠之邑。邠。邠。周地也。貨殖傳曰。洛

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

遂使王充

閱市之處。遠出荒郊。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

晉書

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左氏傳曰。湫隘黷塵。欲令吹

簫舞鶴。還反舊鄴。
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國西閭門。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賣卜屠羊。請辭

新闢。
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三輔黃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崔豹古今注曰。闔市垣闔市門也。
而交貿之黨好留。豳岐之衆難遣。
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去豳。

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索隱曰。豳。卽邠也。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以正月辛卯朔推之。當是四月二十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爲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
陝西總管。齊王憲也。

憲本傳及碑文云。天和元年。自疆場臥鼓。邊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朞月。孔城誨盜。卽值苞藏。周書云。天和四年。徵還雍州牧。雍州陝西也。齊將獨孤永業來

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通典云。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左傳鄭行人子羽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

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博物志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雖復風塵暫接。旗鼓無侵。五將卽迴。雙嶠已靜。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嶠望河漢。以峭有二陵。稱雙峭矣。始奉朝旨。獲彼移書。

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左氏傳曰。以數軍實。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還。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

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自拭

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面。賓人北面坐。拭圭。鄭注。賓使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闕皆用傳。實謂上。煩因裂襦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言周齊通好也。周書天和四年四月。齊遣使來聘是也。實謂上

方銷劍山陽息馬。漢書顏師古注云。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使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也。尙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過茲禦客。或慢重局。周易曰。重

禦暴客說文曰。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司疆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永業也。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貳心。上行和順。而下獨乖戾。蓋責之也。

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謂齊煬王憲也。武成二年。封齊國公。天和三年。拜大司馬。憲爲太祖宇文泰之第五子。武帝之

弟。駕馭孫吳。驅馳獍虎。孫武吳起也。述異記曰。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羈。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

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郟。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郟亭。九年傳曰。夏城郟。書不時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郟。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卽郟也。昭元年傳云。季武

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郟。爲日久矣。縮載之畢。前旗已廻。詩大雅綿云。從繩則直。縮板以載。毛傳云。乘謂之縮。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云。縛束之也。彼國

兵馬不防。彼國謂齊也。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殿丁練。反後軍也。建旌壘。疑作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防。先驚

七伏。史記曰。孫武子三令五申之。左傳宣十二年。郟之戰云。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云。爲伏兵七處也。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

厭人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溫序爲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

傍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卽上書乞骸骨歸葬。

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鬪志。不獲交綬。致此埃塵。誰階其

咎。故移。

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穎考叔爲穎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方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

綬。杜注云。古名退軍爲綬。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綬。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綬舊說。綬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文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至遣使相隨。永敦隣睦。知虜謂吐谷渾也。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二月。發遣彼使。在次年春初。建德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周書云。建德三年三

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斌總釐庶政。五月庚寅。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祖跳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繫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月辛酉。皇

太子斌巡撫西土。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宣皇后服再葬。戊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是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款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且狼星表邦。嚴霜已戒。史記

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略。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楚辭曰。秋既戒之。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浮河亂濟。長路苦寒。禹貢曰。濟

河維兗州。又云。浮於濟。潔通於河。又云。入於渭。亂於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虜使入境以來。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警。所以自春至冬。未申

款接。時當獻歲維新。三元告慶。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消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為歲日月之元也。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珪費盈庭。華裔參軫。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又曰。以六禽作六贄。鄭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云。裔。遠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檣杪於四裔。以禦魑魅。

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參軫言多也。式觀盛禮。洽此嘉譴。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皇甫謐曰舜都平陽虞典變曰於大禹吹筳風雲爲之動。說文曰筠竹皮也與夫含吐性靈

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宋玉曰陽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

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樂動聲儀曰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譬以雲

霞赤城之巖千丈。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索隱曰案天

有尊卑若人之官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三輔黃圖曰明堂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

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此云鷦巢鷦疑作焦蓋謂焦螟虫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豈

直熊熊且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熊熊一作熊羆陸璣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

九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洛語曰無若火始燄燄孔傳云燄燄尙微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宵昔者屈原宋玉

始於哀怨之深。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蘇武李陵生於別離

之世。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歸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淒愴怨者之流陵名家

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

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建安

獻帝年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楊雄法言或問吾子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二語出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蛇中

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

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

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

漢書曰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

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詩序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又曰風詡詡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

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

竹書紀年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

而生帝於壽丘。史記正義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西祁已膝，箴任荀嬉，媼依是也。平陽舉賢，登朝

者十六族。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况

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大電繞樞，黃帝之祥，注見上文。流星入昴，帝堯之祥，論語：帝堯率舜游首山，觀河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

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黃帝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君長。魏平文皇帝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道武帝祖，帝拓中原，國號曰魏。兄弟十人，分爲十

姓。十姓，謂後魏爲拓拔氏，道武以沙莫雄子嵩宗室之長，爲長孫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兄爲達奚氏，次兄爲伊婁氏，改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爲丘氏，次兄侯氏，改爲万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俗車焜氏，改爲車氏。

是爲十姓，見辨風吹律。丘氏卽其一焉。魏十姓，敦丘氏爲丘氏是也。春秋孔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吹律有姓。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旣稟謀謨。左傳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

樂獻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此言進退皆從之也。因以封名，仍爲賜氏。謂邈封營丘郡，賜姓丘氏也。與夫南公伯卽有連類宗，則樂正非無準

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缺文兼疑註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

之始上馬治國。洛語曰我乃卜澗水東灤水西惟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登庸之初昇槐論道。尚書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成熙庶績順是者

將登用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宮中每朝見與三公絕席黃圖曰清涼殿亦曰延清室夫人太原王氏

三世為將四代為公。太原王氏出自王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成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昶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

為將者史記稱王翦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為公者晉渾濟等是也。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言太原本世胄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我也禮有大

宗小宗漢書曰擊鐘鼎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為耦伉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又左傳懷蘇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注云匹敵也。祖提使持

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

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

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文昌六星一曰上將青拜大將軍故云上將又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

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卻日橫雲之陣。曹瞞傳曰。

公軍渡渭。爲馬超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築。時天寒。乃多作繖囊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

反。三舍風后握奇。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擗月支。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夫人宇文氏。

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漢書。王太后第三女曰隆慮公主。續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魏受其

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後漢書曰。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墓。史記其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注云。封謂益其土。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

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冤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

十年。寵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于是寵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皇覽曰。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

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武泰元年。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卽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海水羣飛。

天星亂動。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謂爾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

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追諡無上王為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尉江陽王徽為太師。以下是也。誅暴如討葛榮。檻送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卒為爾朱氏所弑。爾朱世隆立。廣陵惠王羽之子恭。是為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渤海人。普泰元年。廢帝即位於信都。西。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為丞相。二年。為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遜位。歡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大破爾

朱氏山。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北史魏武帝紀曰。永興三年。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統

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橋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迎過河。泰迎帝於東陽。

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廡為宮。大赦。是為西魏。高歡東還洛陽。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周本紀云。普回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故曰舅氏。既而各受

圖書。竝當珪璧。謂高氏宇文氏。後俱受命為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大統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是為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為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

也。高氏宇文氏。竝為帝矣。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荼炭。輸之城。日下之

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疆。東西否隔。親戚流寓。或致罪戾。不得遣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黔為城。且。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且四歲也。漢書刑法志曰。諸當

完者。完為城。且春。又外戚傳曰。漢使曹參等。據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言周齊彼此和親。干戈少

息也。按周本紀。天和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李榮。小賓部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鄴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偽齊叛瀆。竊有漳濱。是也。中山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

澤。竝遇革音。咸蒙禮送。中山二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皆留齊地。會周齊和親。乃許還其本國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後王莽即真。遂廢帝。又文帝紀曰。周勃等奉

天子法駕。迎于代邸。中山指靜帝為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高歡所立。若漢代邸。此二帝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

恒山鍛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為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山。張宴漢書注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璞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隄。雁

之所出。因以為名。在高柳北。地理志有雁門郡。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注云。鍛。殘羽也。言雁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位至御史大夫。行丞相

事後。漢書班超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天和四年。武帝之八年也。至於新邑。以上序賓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莊子。孔子

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聲價已高。風焱即遠。方欲討論國耻。申雪

險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言賓先崇死也。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

衛國與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漢書曰霍去
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

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

以天和六年

平鄴都年

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濱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胤子孤榮生妻嫠室即能有節

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

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

西都實曰玉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棨戟棨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

之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

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

杜齊名夾河為郡

漢書杜周傳曰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奄捐館舍崇兄

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

之慈

後漢書馬援傳曰兄况卒援行服并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援有誠兄子嚴書

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

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月擦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旣

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讖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復生可
急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尙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

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棄絕人事，躬親侍養，不出戶庭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撫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間息耗，必簪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髣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上序賓卒，崇克盡弟道也。

天和六年，授大

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

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

鬼神今皆焚蕩之。又耿恭傳曰：恭引兵據疎勒，匈奴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困窮稍死亡，餘數十人，漢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

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

高士傳曰：任棠字季卿，隱身不

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甕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身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甕，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欲諭太守開門恤孤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

後漢書曰：賈琮

爲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褰帷，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

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勅廣化

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刺史偏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

晉書武帝紀曰太康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賜穀千斛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益都書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襜露冕見此以彰其德

崇清淨為

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

禮節是所用心緹袂細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尙有公卿之辱

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鼓鞶不息猶勞將

帥之謀

禮記曰君子聞鼓鞶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語其讎耻惟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羞身膏原野

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楊子法言曰

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略書梗槩陳之直史

後漢書杜篤論都賦

序曰故略其梗槩不敢具

陳注云梗槩猶麤略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夏冬無增減因以名焉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中崛起一石磯高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麥積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山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帝分葬神泥舍利函於東閣之下伽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見太平廣記袁宏後漢紀曰浮屠者佛也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龕者塔也方志云受廣雅云盛也按周武帝建德三年始除佛道二教是銘當在建德三年以前所作也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嶽

隋書地理志云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天水郡有隴城縣西京賦曰右有隴坻之隘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左氏傳曰名山名川史記曰渾邪王以衆

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夏本紀曰至於龍門西河索隱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隋書地志云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于古爲六郡之地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行之氣按麥積在秦州東南九

銘

四六三

十里又有豆。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淮南子曰：高山積山在其中。尋雲谿肆無景。方之鷲鳥迹。遁三禪。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曰：王舍國。胡語曰：畢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似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著闍鷲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圓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按十八天。分爲四禪。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三禪皆依雲住。至四禪方在空居。此云迹遁三禪者。言高峯插雲也。 譬彼鶴

鳴。虛飛六甲。舊唐書地志云：蜀州晉源漢江源地。鶴鳴山在西北十里。神仙傳曰：張道陵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驪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

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鶴鳴。卽鶴鳴山。鶴鳴通稱矣。又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王母。有六甲靈飛之符。按此爲道家之言。故云。譬彼言。麥積可擬靈鷲。鶴鳴二山也。 鳥道乍窮。羊腸或斷。南中志曰：鳥道四百里。上有飛鳥之道耳。高誘曰：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也。

酈元水經注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在成州仇池山。雲如鵬翼。忽已垂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樹若桂華。翻能

拂日。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 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孫綽遊天台賦曰：應貞飛錫以跨虛。注云：大智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佛國記曰：那竭國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

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尺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疏山鑿洞。鬱爲淨土。維摩經曰：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我見千人。舉不能移。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來。釋迦牟尼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佛語舍

利弗。若人心淨。便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見此土功德莊嚴。須彌燈王。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

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卽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悉皆包容。無所妨礙。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卽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維摩詰言：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

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卽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莊子曰：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

花首，菩薩名。此及釋氏所引舊作花首。今藏經本首作手。佛說華手

經十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經云：時大目連從座起，頂禮佛足，爲佛敷座，高至梵天。又於空中作經行之處，七寶莊嚴，有雜色蓮花，彌覆水上。華上有化比丘，皆如目連。又云：諸菩薩持蓮華頂禮佛足。又云：時諸菩薩以此蓮華，欲散十方。佛以手摩一蓮華，佛身半現。此諸化佛，從空而去。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王喬控鶴以冲天，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按上文石室，此云山龕，謂麥積山之石室山龕也。言佛之神通變化，無相無名，非有藉于風鶴也。而此山之刻石，爲室足拜燈王鑄山成龕，亦禮化佛。此馭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大都督李允信者。

周書宇文廣傳云：其故吏李允信等上表。

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

龕。按長阿含經：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留孫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

似刻浮檀，如攻水玉。

佛國記曰：佛上切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發

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佛。佛言：還坐。我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大莊嚴經論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于天香。卽白世尊：爲誰香耶？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卽有骨現，如赤栴檀，長于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迦憍，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香，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嬌女通爲欲所盲，卽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嬌女。卽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甚爲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卽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子病從今而起，非是身患，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白塔，而說偈言：卽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熱患薰愈。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好相。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

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所出之香。是故後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又增一阿含經云。優填王以牛頭栴檀。雕佛形像。高五尺。此為始也。佛地論云。七寶四顯。顯翻云。顯梨。或云塞顯。顯翻云。水玉。即蒼玉。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刊正記云。正名察坡。致迦。其狀似此。方水精。有赤有白。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言鑄石為像。如栴檀水玉也。

從容滿月。照曜青蓮。

瑞應經曰。面如滿月色。從容維摩經曰。目淨修。廣如青蓮。肇曰。五情百骸。目最為長。瞻顏而作。

故先讚目也。天竺有青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為喻也。法華經曰。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出青蓮香。晉書佛圖澄傳曰。澄咒鉢水生青蓮花。光色曜目。

影現須彌。香聞忉利。

僧肇維摩經注曰。須

彌山。天帝釋所在。金剛山也。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六十六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絕。光蔽大眾。猶金山之顯。溟海者也。什曰。須彌山。秦言妙高山也。凡有十寶山。須彌處其中。餘九圍之也。樓炭經曰。須彌山王。以四寶瑠璃水精金銀作成之。須彌山王北脅天。金照北方天下。須彌山王東脅天。銀照東方天下。須彌山王西脅天。水精照西方天下。須彌山王南脅天。瑠璃照南方天下。又曰。忉利天宮。在須彌山上。瑞應經曰。第二忉利天上。為天帝釋。又曰。佛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應法師云。忉利梵音訛略。正云多羅。夜登陵舍。此云三十三俱舍。頌云。妙高頂八萬三十三天。居四角有四峰。金剛手所住。中宮名善現。周萬踰繕那高一半。金城中有殊勝殿。周千踰繕那。踰繕那者。舊曰由旬。如斯塵。疑作鹿。野。還開說法之堂。塵野疑作鹿野。槃頭王苑名。在槃頭城。毘婆尸佛說法處也。長阿含經曰。毘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又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成道已。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

度橋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一作刹。修行經。太子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宣律師四分羯摩云。四安居。謂前中後也。律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安居不止所在。十七日。方到。佛言。

聽後安居。即五月十六日也。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出家道。三多虫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五無施主。供給衣藥。並不可安居。一作刹者。伽藍號刹。利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梵語刺瑟胝。此云竿。即幡柱也。

法華云表利甚高廣法苑云阿育王取金華金幡懸諸刹上塔寺低昂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如來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翻譯經云父母者三界福田又曰釋迦牟尼佛說大方便大報恩經報欲令

一切衆生孝養父母故一切衆生亦曾爲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爲一切衆生而作父母音云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爲一切父母故常修方便此經名攝衆善本亦名大方便亦名微密行亦名佛報恩音云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音云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

善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孟蘭盆經曰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卽以道眼觀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卽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

馳還白佛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菓著盆中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時目連母卽于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義乃作銘曰

敢緣斯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徐敬業詩曰茲山復鬱盤禮記曰峻極于天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善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賦又曰外負銅梁於宕

渠善曰銅梁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廻翼論語包咸注曰七尺爲仞周禮云五尺曰尋張衡靈憲云月者陰山名在巴東精而成獸象兔蛤焉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鳥者陽精蜀都賦曰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廻翼於高標載蕪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廻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史記夏本紀曰山行乘輿如淳曰權車謂

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王逸曰借神光電景泊往來也釋老志序曰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閭臺石室佛國記曰那竭城

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髮髯如有十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顏氏家訓云。影字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即謂景也。尙書云。惟景響。葛洪字苑。景傍加多。於景切。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闢鑿山梁。大毘婆沙論曰。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梵云頽婆帳。此云身影。

和適。天銀瑠璃所成。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縱橫四十九由旬。楞伽云。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現處。亦復如是。謂石室中彫輪。則皆圓滿。刻鏡。則常淨照也。論語曰。山梁雌雉。鄭注曰。梁石絕水之梁也。言彫刻鐫鑿。皆人工所成也。雷乘法

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床。法華經曰。擊大法鼓。燒衆名香。法鼓鐘也。維摩經曰。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地理志。藍田谷出玉。說文。珉石之美者。關中記曰。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集

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桓譚仙賦序曰。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穆天子傳曰。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藏書冊之府也。漢書有芝房歌。佛經有栴

林。冰谷銀砂。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華嚴經曰。如日光出時。無熱池中金沙。銀沙一切寶物。皆有日影于中。顯見。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

幽咽。山勢崆峒。隋書地理志。天水郡冀城縣。後周曰冀城。郡國志曰。隴西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秦川記。隴頭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史記黃帝紀曰。西至於崆峒。應劭曰。山名。章昭曰。在隴右。法雲常住。慧

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映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維

摩經曰。乃見須彌入芥子中。佛藏經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又云。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樓煖經說。天地遭三災。變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有僧伽風吹水。在于空中。自

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
所成是爲三災三復

終南山義谷銘并序

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
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
惠公顓之少子也拜大冢宰晉國公

命鑿石關之谷下

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夔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

禹貢曰終南敦物至於鳥鼠鄭康成
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布扶風武

功也索隱曰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爲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爲
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敦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日月虧蔽杫幹栝栢椅桐梓漆

子虛賦曰岑
峯參差日月

虧蔽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半見也禹貢云杫幹栝栢師古曰杫木
似杩而實幹括也栝木栢葉而松身杫丑倫反栝古活反詩云椅桐梓漆

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

虞之匠

周禮有山虞澤虞又云林衡若斬
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澹

地理志京兆有藍田縣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
也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

灞功視子孫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澹鄠鄩潦滹凡八川張
揖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澹水出藍田谷至霸陵入灞

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

辛氏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
嶺谷名褒斜長安志曰王莽有意篡漢通

子午道漢書王莽傳曰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常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北山是子南山

是午共爲子午道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奔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竝出鳥鼠山東流入河 孤別八溪流分九谷 潘岳關中記曰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澠澹澇

潘澠澹爲關中八水張衡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曰九谷八溪養魚池按張衡所稱乃賦東京之事且又養魚池名此在四京必別有八溪九谷如關中八水等名矣 銅梁四柱石關 一作雙啓 一作犇蜀

梁山在巴東石 關在漢中之西 青綺春門溝渠交映 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曰王夫人生武帝子綺園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爲綺園雀去因名青綺門 綠

槐秋市舟楫相通 潘岳懷縣作曰綠槐夾門植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 蓄之則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 杜篤論都賦曰屯黑

雲 青牛文梓白鶴貞松 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 薛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繞

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 運以冥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千雲 說文曰

之入澧州神境記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翻夕輒偶影 萬頃疎苗蟬鳴再熟 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 疏龍首山土作之三秦記曰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爲龍首山 極溫夏至景風生蟬始鳴

川后讓德山靈景從 洛神賦曰 豈如運石甘泉纒通櫟陽之殿 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渚 川后靜波 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地理志櫟陽屬左馮

嶠黃圖曰高祖初居櫟陽

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

山海經曰傳山之西有林焉曰播冢穀水出焉東流至於洛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關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

皆在中

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

張載劍閣銘曰勒銘曰銘山阿敢告梁益

寥郭上浮嶢嶻下鎮

楚辭曰下嶢嶻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漢書師古注曰寥廓宏遠也嶢嶻深邃也

壁立千丈峯橫萬仞

張載劍閣銘曰壁立千仞

桂月危懸風泉

虛韻

按西陽雜俎曰舊說月中有桂故云桂月風泉虛韻者言風籟泉聲俱成韻也

乘輿嶺阪舉插雲根

西都賦曰荷插成雲銑曰插也張協詩曰雲根遊八極

八溪分注九谷通源

八溪

九谷注見本序

北涵桐井南浮石門

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模象大壯規繩百堵

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

爾蓋取之大壯左思魏都賦曰思重爻摹大壯詩曰築室百堵

膠葛九成徘徊千柱

吳都賦曰東西膠葛李善曰膠葛長遠貌魯靈光殿賦曰層曲九成西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

桂棟凌波

栢梁乘雨

三輔黃圖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三輔舊事栢梁以香栢為梁也

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刊木功侔鑿河

禹貢曰隨山刊木又曰道

河積石至於龍門師古曰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思舊銘序

并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蕭永作也。觀寧之卒。王褒有送葬之詩。子山著思舊之銘。昔向秀山陽聞笛感音而賦。子山與蕭王二君同時。羈旅是篇。皆其鄉關之思。及褒薨。信作詩云。惟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謂斯銘也。○蕭永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一作梁故觀寧侯蕭永卒。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一作鶉首者。月令鄭注曰。仲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鶉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羈絙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侯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懲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信王褒同時羈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一作鶉首者。月令鄭注曰。仲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鶉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羈絙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侯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懲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信王褒同時羈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

夏者。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鶉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羈絙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侯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懲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信王褒同時羈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

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

古詩云。人壽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

琴之泣。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天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

參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史記曰。荆軻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大子送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荆軻敗後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聞其家堂上客擊筑高漸離乃退出其匣中筑擊筑而歌客爲流涕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高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

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

史記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漢書曰李陵字少卿武帝天漢二

年爲騎都尉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降匈奴

韓王孫之質趙

韓王孫韓公子也按史記韓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爲王故云王孫淮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

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按失國猶稱王孫是韓之公子得稱王孫矣按國策世家無韓公子質趙之事疑卽質秦史記曰韓王絕秦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秦與趙同祖後始皇生於趙城因姓趙氏秦趙或可通

耶稱楚公子之留秦史記曰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無假窮秋於時悲矣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況復魚飛武庫預

有棄甲之徵魏志曰嘉平四年夏二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十一月詔王昶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又王肅傳曰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變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鷄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地也白者國諱蒼者育象自後

有劉淵左傳昭三十二年曰吳伐越晉史黯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有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

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又定四年傳曰吳楚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紀侯大去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鄆子無歸左傳莊四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

戰於栢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鄆以班處宮國違齊難也世本云紀姜姓國伯爵也杜預曰紀國在東

銘

莞縣。又昭十八年傳曰。鄆人藉稻。邾人襲鄆。遂入之。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世本云。邾。姪姓國也。杜元凱曰。邾國今琅邪開陽縣。邾音禹。許慎郭璞皆音矩。國名。原隰載馳。轅轅長別。詩曰。於彼原隰。又衛

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曰。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轅轅。薛綜曰。轅轅。阪名也。甲裳失矣。餘皇棄焉。左傳宣十二年。邾之戰云。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又昭十七年曰。楚

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預曰。餘皇。舟名。河傾酸棗。杞梓與樛櫟俱流。漢書曰。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賸金隄。大發卒塞之。班固云。文理酸棗。武決瓠歌是也。水經注曰。今無水。史記正義曰。酸棗屬

滑州。黃河南岸地。述異記曰。書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左氏傳曰。杞梓皮革。詩小雅四牡云。集于苞杞。爾雅云。杞。枸櫞。郭云。今枸杞也。陸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又爾雅云。椅梓。郭云。即楸。陸機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詩云。

山有樛。爾雅云。榜山樛。陸機云。山樛與田樛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詩秦風云。山有苞櫟。爾雅云。櫟其實球。陸機云。秦人謂梓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列子

曰。渤海之東有大海焉。其中有五山。一曰蓬萊。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仙傳。麻姑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說文曰。魚。水蟲也。按爾雅龜鼈之類。總名釋魚。以皆水類也。玉蕊。楚辭注曰。小曰蛟。大曰龍。言河傾則諸水並流。海

淺則衆類俱盡。以喻國破。焚香複道。詎斂遊魂。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愚。貴賤並遭其難也。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博物志云。

漢武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盛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漢書叔孫通傳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

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又成帝紀云。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三輔黃

圖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按上下有道曰複。複音復。複道。卽馳道也。周易曰。遊魂爲變。焚香是漢代事。是以西域表月支之獻。南海置涪陽之尉。漢帝出警。遂置複道焚香。以辟惡氣。此云焚香複道。詎斂遊魂者。卽聚窟洲震靈返魂之類也。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驅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之。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

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漢書楊雄傳曰。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尙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又遊俠陳遵傳云。楊雄酒。咸曰。鷗

夷骨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腹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鷗夷也。

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淮南子曰。紫芝蕭艾俱死。世說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闕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張衡西京賦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淮南子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乎陽介鱗者。蟄

伏之類也。故屬乎陰。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詩黍離云。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毛傳。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曰。春爲蒼天。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言天道無知也。

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一作博博。之士。楚辭曰。蕤精氣之搏搏兮。王逸曰。楚人名員曰搏也。搏。佐官切。言地亦塊然無知也。一作博博者。潛夫論云。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齊。

怨之徒也。何能感焉。言遭此亂世。智愚同盡。呼天搶地。怨之至也。凋殘殺嗣。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爲羈終

歲。門人謝焉。後漢書。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奮德。竝爲元龜。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西

陵。魏武帝墓。魏武遺令曰。時時望吾西陵。

墓山陽車馬望一作永別郊門向秀笛賦曰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穎川賓客遙悲松路漢書灌夫傳曰宗族賓客為權利橫穎川夫家居鄉相待

中賓客稽叔夜之山庭尙多楊柳文士傳曰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丘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益衰

遺竹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世說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味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史記曰樛

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

墓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

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心目及乎

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脯時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晉書五行志曰孫皓

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重為此別嗚呼哀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春秋斗運

樞曰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瓶罄壘恥芝焚蕙歎詩小雅蓼莪云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注云瓶小而壘大也

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詩小雅蓼莪云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注云瓶小而壘大也

焚而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音上大呂劍沒豐城氣存牛斗雷漢別傳曰煥字孔

夜見異氣起牛斗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地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耀乃送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使以華陰赤土一筋送與煥煥得土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

亡後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見二龍長數丈光采微發曜日映川泐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言梁朝太清之亂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上慘喻亂也莊子駸駸霜露君子先危毛詩曰載

駸馬奔貌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按君子對小人而言故云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上句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懷王見秦王書往會秦昭王昭王詐

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因留楚王楚人立太子橫是為頃襄王三年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紀侯懷王喻觀寧侯去國也玉樹長埋風流遂

遠世說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簪土中使人情何能久之又曰王東亭亡荀伯荀伯藝文類舊縣慶封餘邑荀伯藝文類

記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因家蘭陵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杜預曰朱方吳邑地理志丹徒師古曰即春秋朱方也蕭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晉分東海為東蘭陵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

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為南蘭陵人按齊梁俱淮陰令後永為宗室朱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方漢之丹徒魏曰武進晉置蘭陵是蘭陵本荀卿舊縣南蘭陵又為慶封餘邑也注云修門郢城門言不

能魂歸墳橫一作城連武庫山枕蘆龍史記樛里子墳武庫正直其墓魏志田儻傳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蘆龍達于柳城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

長松送雁蘇武事長松東平思王事劉峻所謂東平思樹望成陽而西靡徒留空靡傷其不能復歸也平陵之東無復梧桐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歌曰平陵東松柏相

不知何人劫義公仲長子昌言曰古者之葬用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松聲蕭瑟長起秋風吳越春秋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疇昔隆貴提攜語默疇昔以下言與信舊交也

左傳杜注曰疇昔猶前日也禮記鄭注曰提攜謂牽將行易曰或語或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嵇阮嵇康阮籍也有酒如灑終温且克左傳有酒如灑有肉如陵詩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朝

陽落鳳大野傷麟傷觀寧侯之卒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家語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墮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佳城鬱鬱流寓於秦獨異志曰漢書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

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山陽相送惟餘故人注見本序孀機嫠緯獨鶴孤鸞左傳嫠不恤其緯陶潛詩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

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潘岳作懷舊賦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文士傳曰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斲之廣陵散

於今絕矣謝莊宋武宜貴妃誅曰匣有遺絃李善注匣琴匣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昔爲幕府今成總帷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鄆總總音歲謝眺銅雀臺詩曰總帷飄井幹

善注匣琴匣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昔爲幕府今成總帷

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鄆總總音歲謝眺銅雀臺詩曰總帷飄井幹

鄆總總音歲謝眺銅雀臺詩曰總帷飄井幹

玉帳山銘 一作東宮

玉帳山銘

玉帳山以下梁宮中之小山也。一本玉帳山及下行兩山並有東宮二字。梁簡文集中有明月山銘行兩山銘。知以下諸銘中大通三年後簡文為太子時隨侍東宮之所作也。

玉帳寥郭崑山抵鵲

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高誘曰崑山崑崙也。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總葉成帷連雲

一作枝。陸機招隱詩曰密葉一作珠。起幕。陸機招隱詩曰密葉成翠幄。周禮鄭注曰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歸藏啓室曰昔者女媧氏張雲幕。

玉策 一作藥

難移金花不落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鄒中記曰帳頂安金蓮花此以山名玉帳故云。

隱士彈琴仙人看

博。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絃琴。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於今尚存。曹植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巖留舊鼎竈聚新荆

一作雲上新荆。史記曰黃帝鑄鼎于荆山。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

山。山有合丹竈。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此云鼎及竈者。金鼎丹竈也。

煮石初爛燒丹欲成

陶弘景真誥曰斷穀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為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為東府左仙卿。

桑田

屢變 一作盡

海水頻盈

一作傾。神仙傳麻姑謂王遠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列仙傳曰蕭史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旦隨鳳飛去。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銘

江寧吹嶺。雖山出筠。秦簫下鳳。此岫爲真。

晉書地理志曰。丹陽郡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于衆處。

自俗偷採竹解谷。其發惟此。見珍。故歷帝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雖山出筠未詳。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一旦隨鳳飛去。言秦人吹簫築壘。不如吹壘之山。自然得名者爲真也。

青槐

避日。朱草司。

一作晨。爾雅曰。懷槐守宮槐。葉畫蟲而夜坑。大戴禮記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發。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石名新婦樓學仙人。

蜀記曰。梓桐縣有五婦山。昔秦遺蜀五美人。皆化爲

石。又臨海記云。新婦山。土石悉綠色。似人形。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于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亦如之。

吳中字玉城南姓秦。

一作中。字玉成。南君姓秦。搜神記曰。吳王

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云。南山有鳥。北山張羅。章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身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

蓬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古詩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比花依樹。登榭耍春。

楚辭注曰。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

舞能留客。

一作容。

聲便度新。雕梁數振。

一作遠。

無復輕塵。

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望美人山銘

一作後堂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

一作雨。

洛浦無舟。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曹植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云。御輕舟而上派。

何處

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

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皆化為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與於遼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

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男兒長有才武遂雄夷漢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為都尉以重幣喻諸種侯王

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守後夷漢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配食父祠與竹王三郎是也

嶽踰地肺危陵天柱高士傳曰四皓隱於地肺山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

又真誥曰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頃是金陵之地肺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云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謂之天柱

禁苑斜通春人常一作恒聚樹裏

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牕畫一作併開斜看已識直一作試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

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荆楚歲時記

曰七月七日為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豫章記曰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瑞雲一片仙童兩人洞冥記東

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不能上江海大魚滯集龍門不得上曝腮水次也

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黃帝黃雲堯時有赤雲之祥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

三秋雲薄九日寒

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牕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

陸機要覽曰。西陽山中有甘谷。谷中

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明月山銘

梁簡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迢遞峯長。威行嶽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競小山。靈淪大庾。豈學土龍。詎須石鼓。緞色斜臨。霞文橫豎。是銘簡文時同作也。

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牕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

蔡邕長笛賦序曰。邕避難江南。宿之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

聲獨絕。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既刻雨期。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

風生石洞。雲出山根。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為風井。博物志曰。山澤通氣。以興雷雲。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陸機感時賦曰。

凝行雨。子雲根。

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周處風土記曰。白鶴夜警。至八月露降。則鳴。蜀本紀曰。蜀王秀所立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此云鳴猿。以山名明月。若巴東三峽矣。

堤梁

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如車蓋。亦云華蓋樹。述異志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盡生桃李。俗呼桃源。上有

石洞。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者皆得仙。

行雨山銘

一作梁東宮
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畔途遠。回曲路深。猶云息馭。尙且抽琴。茲峯獨擅。欵崎千變。卻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開聚葉。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磧起成基。芝香馥逕。石鏡臨墀。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高唐賦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佳人無數神女羞

一作來。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翠幔朝開新妝

旦起

劉公幹齊都賦曰翠幄浮遊

樹入床頭

一作前

花來鏡裏草綠

一作色

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陂併

脫紅綸

沈約詩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子山和趙王美人春日詩亦云紅輪陂角料。或云婦女所執暖扇之類。

天絲劇藕蝶粉生

或作塵

天絲卽遊絲。道書云蝶交則粉退。言行雨山遊絲想折藕。

飛蝶擬香塵。若有人也。

橫藤礙路弱

一作垂

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

刀銘三首

風伯吹鑪雨

一作雲

師煉冶

高誘淮南注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張協七命曰飛廉扇炭。風俗通及王逸楚辭注竝云飛廉風伯也。吳越春秋曰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

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洒道。雷師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莊炭。太一下觀於是。毆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矣。

鐵焰朝流金精夜下

吳越春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

價重十城名高千

馬。吳越春秋。越王曰。客有買此劍者。有市之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千金。穎合百鍊。鋒成。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一丈人刺船渡之。員解劍與之曰。此劍其

其可與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值千金。崔豹古今注。

光連斗氣。燄動山精。

吳越春秋。伍子胥曰。此劍有七星北斗文。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身文水動。刃古珠生。

越絕書。風胡子曰。欲知秦阿觀其瓠。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瓠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在文若流水不絕。山海經注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劍口。

斗精遙降。山靈下從。

斗精。疑即豐城劍氣。光于牛斗者也。又吳越春秋。子胥云。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文。按北斗七星。此為斗精矣。山靈。若管子所謂葛盧山發而出金。吳越春秋。赤堇山破而出錫。是也。

水文千曲。

蛇鱗百重。

水文。即風胡子所云。文若流水也。注見上。蛇鱗。若傳玄歌辭。所謂鑿象龍螭矣。

飛砥斂刃。蜀水開鋒。

莊子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音義曰。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司馬曰。劍刃也。蒲元傳云。君

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礪。蜀江水夾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水既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首曰。實於涪津波覆水。懼怖。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

氣生分景。環成屈龍。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寶劍。色似彩虹。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夏書曰。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

庾子山集卷之十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碑文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周明帝紀云。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庾信本傳云。出爲弘農守。此篇及下溫湯碑。皆爲弘農太守時作也。五張者。張元高子兄弟五人。捨宅爲寺。故以爲名。寺者。寺本華題。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故天子有九寺。僧史略云。鴻臚寺本禮四。巨遠國之邸舍。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爲題。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經者。梵音素怛嚩。或蘇怛囉者。華言線。蓋取貫穿攝持義也。又梵云。脩多羅。或脩妬路者。秦言契。謂上契理。下契根。故言經者。具三義。謂久通由也。肇云。經。常也。謝靈運云。經者。由也。律也。通也。謂言由理生。理由言顯。學者神悟。從理教而通矣。藏者。梵云。比咤。或云。摘迦。此翻爲藏。經律論謂之三藏。又辟支佛藏。菩薩藏。聲聞藏。名三藏。又阿含毗尼。阿毗曇。爲三藏。四教義。稱阿含。卽定藏。毗尼。卽戒藏。阿毗曇。卽慧藏。藏者。攝也。謂攝人攝法。故包含攝持之義。時寺主法映。及洛州刺史張隆等。於寺中造一切法輪。子山出守。此邦。逢茲佛會。遂相請託。有此碑文也。

碑文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恆沙。

如來佛號佛有十種名稱功德如來十號之一也。梵云多陀阿伽陀亦云恒闍阿竭。後秦翻爲如來。恆沙喻多也。維摩經曰名爲多陀阿伽陀。肇曰秦言如來亦云如去。如法而來如法而去。古今

不改。千聖同轍。故名如來。亦名如去。什曰多陀阿伽陀。秦言如來。亦言如去。如法知如法說。故名如也。諸佛以安隱道來。此佛亦如是來。彼佛安隱去。此佛亦如此去也。竺道生注曰如者謂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法華經曰佛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又曰其數如恆沙。又曰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過八恆河沙數於大衆中合掌作禮。而白佛言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護持經典。當於此土而廣說之。佛言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菩薩。一一菩薩多有六萬恆河沙眷屬。能於我滅後護持誦讀。廣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振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同時涌出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之下。虛空中住。聞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一一菩薩皆大衆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恆河沙眷屬。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又曰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四天下微塵數。菩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恆沙喻如一佛國恆河沙數。乃至如四。四天下微塵數。言如來說法菩薩四衆護持經典。如萬萬佛國恆河沙數之多也。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菩薩梵語具足云菩提。立稱。梵云斫訖羅。此土翻輪。凡佛有所說皆名轉法輪。生生猶言衆生之類。楞嚴稱世爲遷流。界爲方位。過去未來現在名世。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名界。僧肇維摩經注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薩埵。無正名譯也。大毘婆沙論云何名法輪。答是法所成。故法爲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捨此離彼義。能伏怨敵義。又圓滿義。爲轂輻輳三事具足。故輪體法。卽八聖道支也。初名小乘法輪者。以戒爲先。次大乘法輪者。以智爲先。華手經曰爾許芥子所墮世界合成一器。中滿細沙。尙可數知。而此菩薩所可勸請。諸佛轉於法輪。脫度衆生。是不可數。又以珠輪。衆寶華輪。香輪。金銀綵畫木輪。上佛請轉法輪。遊於十萬無量世界。勸請諸佛轉於法輪。度脫衆生者。豈異人乎。今此發心卽轉輪菩薩是也。維摩經曰三轉法

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佛國記曰。凡佛有四處。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處。餘則隨時可現焉。思益經曰。當知是人轉法輪。如轉輪王。按思益經此文。及大毘婆沙論言。如世間呼金輪等輪者。俱舍云。轉輪王有金輪。金銀銅鐵輪。領一二三四洲。諸佛轉於法輪。若此等輪矣。魏收釋老志序曰。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文殊問經曰。有二世。一衆生世。卽一切衆生也。二行世。卽衆生住處。大論明三種世間。一者五衆。二者衆生。三者國土。問之與界。名異義同。問是隔別。問差。界是界。界分齊。界有二種。一者十界。二者三界。十界者。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此名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三界者。一欲界。飲食睡眠淫慾。於此三事。希須名欲。若有情界。從他化自在天。至無間獄。若器世界。乃至風輪。皆欲界攝。二色界者。形質清淨。身相殊勝。未出色籠。故名色界。三無色界者。於彼界中。色非有故。此云生生世界者。按諸經皆序衆所知識。以爲會證。一佛土有百億四天下。一四天下各有釋梵。并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座聽法。此於諸經皆然。難可偏指。言佛轉法輪時。世界生生之類。皆來聽法也。豈直優波提舍。祇夜

脩多而已哉。

優波提舍。此云逐分別所說義。翻論義。祇夜。此云重頌。亦曰應頌。卽伽陀伽陀。此云孤起。亦曰諷頌。舊曰偈。從正立言頌。脩多羅。此云契經。或云脩單闍。或云脩妬路。或名素怛覽。或以經字翻脩多羅。脩多羅。卽長文散說也。法華經曰。或說脩多羅伽陀。及本事譬喻。并祇夜優波提舍經。按十二分教。亦云十二部經。一脩多羅契經。二祇夜應頌。三和伽羅受記。四伽陀。諷頌。五陀羅因緣。六優陀耶自說。七伊目多本事。八闍伽本生。九毘佛略方廣。十阿浮途磨。未有十一婆提譬喻。十二優波提舍論義。若小乘只有九部。無自說授記方廣等言。二乘經文。非止論義。應頌契經。三種而已也。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長阿含經曰。世尊入拘尸城雙樹間。敷置牀座。佛取滅度舍利。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到天冠寺。而

闍維之。釋法顯佛國記曰。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水經注。引此作希連禪河。大經云。三十三天。有波利質多羅樹。其根入地。深五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其香開敷。香氣周徧五十由旬。又翻闍錯莊嚴。衆雜色華。周匝莊嚴。

法華文句指此 **七處八會三清**疑作 **四說**。七處八會見華嚴經按華嚴經有二本初晉譯二唐譯晉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
為天王樹也。佛度跋陀羅此云覺賢於揚州謝司空寺翻梵本三萬六千頌成晉經六十卷三十

四品八會至唐諷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又難陀此云喜學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
成唐本八十卷三十九品九會子山後周時人在唐以前所見晉譯故云七處八會若唐譯則有九會矣云七處八會者按經文初會

菩提場說經為一處二會普光明殿為一處三會切利天為一處四會夜摩天為一處五會兜率天為一處六會他化天為一處八會
逝多林為一處凡七處其八會之中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與第二會同處是七處八會也三清疑作三請按法華經舍利弗三請而佛

三止之至四乃說故云三請四說法華經曰爾時世尊從三昧安祥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舍利弗
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復說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慙懃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

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眾咸皆有疑惟願世尊敷演斯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
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

丘將墜於大坑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變化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
饒益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慙懃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

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佛告舍利弗諸
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諸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惟以佛之見知示悟眾生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

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又按 **皮紙骨筆木葉山花**。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曰王城東南行八日如來找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彌勒菩薩亦三請不止而告之言。身餓虎之處山頂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

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塏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西陽雜俎
曰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又貝多三者部婆力又多羅梨並書其

葉部闡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又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雜俎又曰。西域書六十四種。有樹葉書。西域記曰。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翻譯云。多羅。舊云。貝多。此翻岸刑。如此方樓欄。直而且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

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

言經籍之多也。大智度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

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別行疏云。龍有四種。一守天宮殿。持令不落。二興雲致雨。三地龍決江開瀆。四伏藏守轉輪王大福人藏也。此云龍藏者。是伏藏龍。如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矣。

雖復

銀函東度。金甃南翻。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表寫用經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此云銀函者。亦謂佛經封以白銀之函也。長阿含經曰。爾時福貴被二黃金甃。價值百千。卽從座起。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今如此甃。奉

上世尊。願垂受納。佛告福貴。汝以一甃施我。一施阿難。爾時福貴承佛教旨。一奉如來。一施阿難。佛愍彼故。卽爲納受。爾時世尊。爲福貴說法。示教利喜。已卽從座起。頭面禮足。歡喜而去。其去未久。阿難尋以黃金甃奉上如來。如來哀愍。卽爲受之。被於身上。云東度者。佛居西域。謂中國爲東。言佛教入中國也。樓炭經曰。蔥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翻譯云。震旦。或云真丹。或云旃丹。華嚴音義翻爲漢地。琳法師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也。云南翻者。按天下有四樓炭經。說須彌山北天下名鬱單越。東名弗於逮。西名俱耶尼。南名閻浮利。閻浮利樹名。西域記云。北拘盧洲。東毗提訶洲。西瞿尼洲。南瞻部洲。瑞應經云。迦維羅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按佛生迦維羅。在南方閻浮利世界。地居天中。自稱中國。此云南翻。蓋翻以彼土之言。謂東度。則譯以華言。南來。則翻以梵。

秦景遙傳。竺蘭私記。

高僧傳曰。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遣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又曰。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中天竺學者之師。時秦愔既至。彼國相隨問行。而至旣達洛陽。

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按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魏收釋老志序曰。孝明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自此始也 譬猶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 言佛法廣大秦景竺蘭諸篇未

盡其萬一也曹子建贈丁翼詩曰譬海出明珠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高誘曰崑山之玉燔以燼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史記龜策傳曰玉獨不聞玉頓隻雉出於崑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若

夫法雲深藏師子雷音 法雲彌布徧覆之義深藏所謂法海藏也師子梵云僧伽彼或云嘍多又僧伽梁云小師子即狻猊也佛稱人中師子雷音者如來具五種聲之一也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

應身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塢諸佛所說諸法深藏維摩經曰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又曰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肇曰師子吼無畏音也凡所言說不畏羣邪異學喻師子吼衆獸下之師子吼曰美演法也又曰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為聽法彼時佛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衆師子智度論云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 梵志往住聲聞說戒 梵志者謂淨行志道梵是西音清淨之謂梵志此子爾雅注云師子出西域法華經曰震實法雷音 云淨裔即婆羅門聲聞猶言弟子下乘名也普門

疏云婆羅門此云淨行初種族山野自閑故人以淨行稱之肇曰秦言外意其種別有經書世世相承以道學為業或在家或出家多恃已道術我慢人也應法師云此訛略也具云婆羅賀摩拳義云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四姓中勝獨取梵名惟五天竺有餘國即無諸經中梵志即同此名正云淨裔稱是梵天苗裔也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按瑞應稱迦葉初為事火外道嘗稱佛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故不如我已得羅漢也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亦不知真道胡為妄自稱貴乎按此知梵志與沙門為二雖有清淨之名然恃已道術自我慢人未得謂得猶為外道未許度脫生死惟阿羅漢於後世更不生不受生死果報此梵志未得羅漢道猶往住也云往住生者修行本起經曰精神受形周徧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是也阿闍

世王經曰。何謂三藏。聲聞藏。辟支藏。菩薩藏。聲聞藏者。從他人聞故。聞其音故。又云。有三藏學。聲聞學者。用有度故。但自明故。戒因緣經曰。目健連者。於聲聞中大神足第一。阿難者。世尊亦說於聲聞中多聞第一。瑜伽論云。諸佛聖教。聲爲上首。從師友所聞。此聲教展轉修證。永出世間。小行小果。故名聲聞。攝大乘論云。如來制戒有二意。一爲聲聞自度。故二爲菩薩自度。他故。僧肇曰。下乘道非獨覺。要師而後成。故名聲聞。乘亦名弟子乘也。法華論。四種聲聞。一決定聲聞。定入無餘。故二。曾上慢聲聞。未證謂證。故三。退菩提聲聞。退大取小。故四。應化聲聞。內祕外現。故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以斯成戒。按三藏中。菩薩乘爲大乘。辟支聲聞爲小乘。聲聞最下。大乘先智。小乘先戒。佛爲諸弟子結戒。故云聲聞說戒也。此梵志聲聞。一爲外道。一爲小乘。未臻至極。下文羅漢菩提。始稱真人得道矣。

雪山羅漢之論

佛生迦維國。在雪山北。故云雪山羅漢。羅漢者。真人也。長阿含經曰。昔有輪王姓甘蔗氏。聽次妃之譖。擯四子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以德歸人。

不數年間。鬱爲強國。父王悔憶。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我子釋迦。因此命氏。按釋迦此云能仁。故瑞應稱佛爲太子。自言國名迦維。在雪山北矣。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四十二章經曰。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爲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不動天地。修行本起。經曰。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得一心者。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汗。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惟是爲快。亦見瑞應。經及佛國記。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闍經云。應真瑞應云。真人悉是無生。釋阿羅漢也。或言無翻。名含三義。無明糠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知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含此三義。故存梵名。鷲嶺菩提之法。鷲嶺在王舍城。梵云耆闍。

嶺山是也。梵云菩提華言道也。佛國記曰。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嶺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霓波旬。化作雕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佈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

曰雕鷲窟山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大論云。耆闍名鷲。囑名頭。是山頂似鷲。增一佛告諸比丘。此山久遠。同名靈鷲。觀經疏云。諸聖仙靈依之而住。釋氏西域記曰。耆闍囑山在阿耨達山王舍城東北。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巖。土人號曰耆闍囑山。山名耆闍。鷲也。應法師云。按梵本無靈義。此鳥有靈。知人死活。故號靈鷲。婆沙云。其山三峯。如仰雞足。似狼之迹。亦名狼迹。又名普賢山。白塔山。仙人山。負重山。四十二章經曰。觀靈覺即菩提。西域記曰。在摩竭國尼連河西南十里。有樹名菩提。長阿舍經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出家。何等時成道。又云。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按此知菩提言道也。僧肇維摩經注曰。佛於樹下成道。樹名菩提。又曰。道之極者。稱曰菩提。秦無言以譯之。菩提者。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乎。本無極際。

何可勝言。言佛乘不可思議。非世間語言文字所能窮究也。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漢書地志云。南陽郡秦置。屬荊州。昔者千金之族。

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言張元高本南陽人。寓居弘農。如五陵豪族。六郡良家也。三輔黃圖曰。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

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言張元高子兄弟五人也。

左氏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樞者。生子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

有芳名。至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維摩經曰。知一切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僧肇注云。決衆生念。定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智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門。故繫之以慧也。別本云。智業慧業。又肇云。

場七世顯。言爲世則謂之法。兄帝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卽以五張爲名。梵云。僧伽藍。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五分律云。衆聖所由謂之門。瓶沙王施伽藍陀竹園爲始也。園者。生植之所。佛弟

子居之。取住植道本之義也。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

知是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卽號蕭何之殿。

漢書匈奴傳曰。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

故育小王降漢者也。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北至賓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漢宮閣銘曰。蕭何韓信曹參並有殿。見藝文類聚。

加以象馬無恠。衣裘是捨。

報恩經曰。如來爲一切父母故。當修難行苦行。

難捨能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寶。輦車乘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一切給與。

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

一作霜。

津迴成定水。

言本住宅。改爲佛寺也。六度有禪定。謂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也。修行經曰。王問太子何如。對曰。在閣浮樹下。一心禪定。又曰。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林。研精行禪。毘婆沙論云。禪者。此云普智。謂可得道。亦能棄結。阿毘曇論云。謂以斷結正觀名禪。三千威儀經曰。坐禪有十事。四閑處。謂山間林下也。詩云。蠶月條

桑。郡國志云。平陽有采桑津。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滿然滿。什曰。水之爲用。除垢去熱解脫之性。亦除熱去礙。既定意足。滿然滿矣。

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

馬。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許虔。字子政。平輿人。虔弟劭。字子將。襄陽耆舊傳曰。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以喻五張兄弟矣。

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

寺主者。梵云摩摩帝。或云毗呵羅莎弭。此云寺主。僧史略云。詳其寺主。起於東漢白馬寺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於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召法雲爲寺主。

創立僧制。三藏經律論。又菩薩辟支聲聞爲三藏。又阿含毗尼阿毗曇爲三藏。注並見前。釋道安戒因緣經序曰。阿難出經。分爲十二部。又抄十二部爲四。阿含阿毘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問弗尊焉。諷之。未墜於地。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雜阿含經云。何名法師。佛言。若於色言。猶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若於受想行識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名法師。三藏大法師者。言學通三藏也。法映僧名。如古法蘭法顯。皆取佛法以爲名也。

邑主洛州刺

史張隆等

隋書地理志云河南郡舊置洛州又云洛陽漢已來舊都後魏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按刺史治總管府控督諸州郡守所治惟一郡之地時子山為弘農守張隆為洛州刺史陝州弘農並隸洛州也

財

行法檀一作財 法行檀

身心罄竭 財行謂財施法檀謂法施也法界次第云檀那秦言布施布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財施者所謂飲食衣服田宅六畜奴婢珍寶一切己之所有資身之具及妻子乃至身命屬他為他財物故

云捨身猶屬財施有所須者皆能施與皆名財施也法施者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出世間善法若從經論中聞若自以觀行故知以清淨心為人演說皆名法施一作財法行檀者亦謂財法二施也又維摩經什曰施有三種一財施二心施三法施以財施人名為財施慈心等心與人樂名為心施說法利人名為法施此云身心罄竭兼心施也

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琅笈一作雷篆雲書

金繩玉檢削蒸栗之簡裝酸棗之珠

禹貢云球琳琅玕孔傳云琅玕石而似玉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瑤琳琅玕焉笈書箱也史記云蘇秦負笈從師謝承後漢書曰

袁宏負笈尋師高弘負笈單步郎余負笈賣卜徐穉負笈赴弔又蘇章李固包咸並有負笈之事此云琅笈猶玉箱矣晉書衛恆四體書勢曰勢似凌雲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入道白虎通曰封禪金泥銀繩或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漢書孟康注曰有金策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蔡栗按此知蒸栗之簡謂黃玉簡也魏志東吳傳曰夫餘國出美珠珠大者如酸棗言此經藏皆七寶莊嚴也

並入香城咸封禪閣維摩

經曰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禪閣注見下文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句

坐堂伏檻

羌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

宋玉招魂曰坐堂伏檻臨曲池羌非疑作差非又按楚人語辭有稱羌者離騷曰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曰羌楚人語詞也猶言鄉何為也楚詞稱羌者

非一王逸魯靈光殿賦曰綠房紫的序云魯靈光殿者景帝程姬之子
恭王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高掌西望長河北臨張衡西京賦曰巨靈轟轟高掌遠
蹙以流河曲薛綜曰巨靈河神也

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擊開其
上足躡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
鼎氣常浮爐煙成起言河水上蒸如浮鼎氣
戶牖寥廓吹萬龍

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實一作河源之樹甘泉賦曰閭闔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寥廓宏遠也崢嶸深邃也莊子
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

魚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世說曰李元禮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又按釋氏亦有稱龍門者高僧慧持遠法師之弟性格清峻解
行並高領徒千人凡有升堂入室者皆號登龍門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云河源之樹者即所謂閻浮提樹也大論云閻

浮樹名提名爲洲此洲上有此樹林林中有河底有金沙名閻浮檀金以閻浮樹故名閻浮
洲長水云或云閻浮果汁點物成金因流入河染石爲金左氏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

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後漢郡國志曰涼州燉煌郡古瓜州也燉煌龍勒有玉門關說文曰僧西域道人也言僧徒之多不異西
域也典錄云闕寶禪師法秀初至燉煌立禪閣於閑曠地植奈千株趨者如雲徒衆濟濟按法秀梵云曇

摩密多宋文元嘉時人後漢書曰張楷隱於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
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言寺門如市也按此法會合鄉邑道俗故兼稱僧徒學侶也
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

檄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左氏傳曰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漢
書高祖曰吾以羽檄馳天下兵言陝州弘農郡有陝縣即周召分陝之地又有二峭即左傳所謂二陵風雨之處也實基王化者

謂後周之澤翻馳羽檄者謂周齊方交兵也
按陝州魏置後周又置峭郡置兵於此備齊
虞公屈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
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風塵
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詩召南云

戡帝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爰。雖復兼疑作廉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峭屣驛

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烽說文作燧。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為擊柝。守備警戒也。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樓船將軍。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

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後漢郡國志曰。弘農故秦函谷關。新安屬弘農郡。言雖廉能之吏。不能施恩澤於民也。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

圓五佈。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維摩經曰。法王法力超羣。生常以法財施一切。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僧肇曰。俗王以俗力勝民。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衆。故能道濟無疆。又曰。世王自在於

民。法王自在於法。修行經曰。佛念昔定光佛。別我為佛。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足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土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菩薩。地持經曰。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為一切法道師。故名天人師。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王巾頭陀寺碑文

云。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是也。佛地論云。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畏亦怖也。四十二章經曰。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注云。五種怖畏。所謂不活怖。惡名怖。大眾威德怖。死怖。墮惡道怖也。維摩經曰。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

土。什曰。梵本云。毘尼。毘尼秦言善治。善治衆生。令棄惡行善也。調伏旨同。而語隱。故存其本。瑜伽論云。善知識具十功德。一調伏。初調伏者。謂與戒相應。由根調故。律云。世尊謂調伏貪瞋癡。令盡。故制增上戒學。維摩經曰。稽首能斷諸結縛。又云。離衆結縛。肇曰。無漏之

體。體絕結縛。言必藉法。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肇曰。法輪淵廣難測。法海流潤無涯。故德無邊矣。

世說曰。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為名言。漢書師古注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修行本起經曰。太子報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又按維摩經須彌等十寶山。香山居其一也。郡國志曰。右扶風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

括地志曰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言州郡得藉佛力故無險難也

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

言已除弘農郡守棲遑不定也天子謂周明帝也閔帝即位未久信由司

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疑在明帝初年是作當在明帝二年春於弘農置陝州之後故題標陝州弘農矣班固答竇戲曰聖哲之治棲遑遠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淮南子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高誘曰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
纔臨都尉之境卽有樓船之役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以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注云謂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轅轅小平津孟津也函谷去弘農三百里都尉之境謂函谷也樓船之役

楊僕事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以僕本移關之人故引用之言纔臨此境卽有兵事也

旣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旣開邦君且止

左氏傳曰南風不競漢書音義曰帝就拜大將

軍於幕中因曰幕府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論語云邦君之妻按邦君古諸侯之稱後世郡守亦似之矣

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

以上言伐齊之師時方振旅故信止宿此寺遇茲法事屬制碑文也云鄉俗耆老依然此別者按信出守弘農未久入爲司憲疑卽以是時徵明帝武成元年事也故明年有正旦上司憲府之詩至二月雙鶴飛集上林信奏事塔堦立使爲讚鶴讚記其年月可考也

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陸機文賦曰課虛無以爲有

舍衛之國祗洹之園

浮屠經曰臨兒國王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生處名祗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伽樹是太子所攀樹也括地志云沙祗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

浚處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祗樹給孤園佛國記云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二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崑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卽所謂祗洹精舍也祗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

蓋散花燒香燃燈
續明日日不絕

三明極地八會窮源

佛十號有明行足梵云鞞修遮羅那三般那秦言明行足大論云宿命天眼漏盡名為三明三乘雖得三明明不滿足佛悉滿足是為異也具足三明生六神通智論云一如

意二天眼三天耳四他心五識宿命通六無漏通也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云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也世說曰汰法師云六通三明明同歸正異名耳注經云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王巾頭陀寺碑文云氣茂三明八會注見本序

連河競說勝辯爭論

連河具足云希連河注見本序維摩經曰念定總持辯才不斷肇曰辯才七辯也

波提東度祗夜南翻

波提具足云優波提舍波提祗夜俱注見本序非空即

色離有無言

維摩經曰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是空

色復異空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惟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

達人止是疑作獨悟重昏

鵬冠子曰達人大冠張協詠史詩曰達人知足足王巾頭陀寺碑文云重昏夜曉李善注云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轍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是語使得開解

身雖繫馬一作鳥

心避騰猿維摩經曰難化

之人譬如象馬懼候不調加諸楚毒乃可調伏什曰馬有五種第一見鞭影即調伏第二得鞭乃伏第三以利錐刺皮乃伏第四穿肌乃伏第五徹骨乃伏衆生利鈍亦有五品第一但見他無常其心乃悟第二見知識無常其心乃悟第三見兄弟親戚無常其心乃悟第四見父母無常其心乃悟第五自身無常極受苦惱復加以苦言其心乃悟也又維摩經曰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

禪樓却月義殿翔鷗

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遠見故圓禪樓却月

者取其圓也若荊州記云河口水北却月城矣張茂先鷓鴣賦云彼鷓鴣鴻孔雀翳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李善曰鷓狀如鶴而大義殿翔鷗言殿之高也

迴風香蓋反露珠幡

維摩經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

七寶蓋來共供養。佛律有二種蓋。一竹蓋。二葉蓋。西域僧有持竹蓋。有持傘者。此云香蓋。如古華蓋芝蓋之類。供佛寶蓋也。翻譯云梵語刺瑟胝。此云竿。卽幡柱也。長阿含經曰。若沙門於此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豎幡以告四遠。今有少欲知足人居此。

臨砥柱東背轅轅。砥柱注見本序。隋志河南陝縣有砥柱。左傳襄二十一年云。纘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轅轅。杜注云。關在緱氏縣東南。後漢書郡中志曰。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臣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河鳴陽硤。

山響蘇門。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曰。入河起陽硤。李周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峽山側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

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作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翔禽歌嘯。流澗絃喧。渡河餘獸。移關舊村。注見本序。昔爲畿服。今成塞垣。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服。如禹貢甸服。結服。侯服。綬服。要服。荒服。是也。地理郡國二志。稱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是弘農東西京皆畿內之地。言魏都洛陽。弘農本畿服內地。今

周齊交兵。翻成塞垣也。城疑廣武地似樓煩。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漢書項籍傳曰。羽軍。漢軍至廣武相

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

廣武間而語。按上句城疑廣武。樓煩卽是廣武相守之事。云地似樓煩者。當謂樓煩縣也。史記趙世家曰。主父行新地。出代西。遇樓煩

王於西河。而致其兵。地理志云。樓煩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育也。故城在代州崞縣東北。言此弘農東西周齊相守。如楚漢相語之城。趙育致兵之地也。燿烽並照。象馬單奔。張宴曰。燿。烽火也。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云。今烽火是

也。後漢書光武紀。昆陽之戰。云。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又左傳有象。燧。又云。不介馬而馳。又云。恃險而多馬。按象馬所以驅戰。故云。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雨圍原。莒。已姓國。隱二年。始見春秋。杜云。莒國城陽莒縣是。

文八年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國已姓也云無鐘鑿莒者按左傳莊二十九年例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其襲莒之事按春秋昭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預曰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又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按此傳例夫伐則有鐘鼓矣襲既曰輕取亦言易取襲義同類無鐘鼓其即武子爭鄆取不書伐之謂矣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按傳無遇雨之文有雨圍原是所未詳又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左傳弦高云鄭國之有原圍杜云在滎陽中牟縣又按魚齒山亦在滎陽疑鄭有原圍之名楚師伐鄭甚雨及之得稱有雨圍原矣注詳賀婁公碑文

不資十方誰釋三

一作怨

律有四方僧物鈔言十方常住謂於一寺中供僧成熟飲食等以體通十方惟局本處名十方僧

以此物十方有分故裕師寺語云寺是攝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界法爲待一切僧經遊來往受

供處所無彼無此無主無客僧理平等同護佛法故其中飲食衆具悉是供十方凡聖同有鳴鐘作法普集僧衆同時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如法及時者皆無遮礙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先軫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已上言周齊數有疆場之事怨讎衆多不藉十方佛力焉能釋其衆怨是此寺可以濟世也

風傾地柱火及天元

樓炭經曰佛語比丘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天地共遭大

風災變時天下施行積善喜好道德皆復上七天上爲天人然後天下人乃盡索後乃久久大風起名曰來柯沙上行至故十六天上下至阿須倫天破壞消滅悉盡天下日月所照中萬物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及須彌山盡竟鐵圍大山皆靡消滅亡悉盡索無餘譬如大風吹微麴隨漂消散微盡無餘矣遭火變者天下人民皆行非法奉邪見不見正行行十惡故天雨不時節天不雨以饑是天下所有樹木草藥萬物皆枯死不復生世間有七日出四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王四天王忉利天醯摩天兜術天尼摩羅天波羅尼蜜天梵迦夷天宮皆簸峨動搖也風高諸天上著阿衛貨羅天彼諸初生天子見火皆恐怖先生諸天子語初生天子汝莫怖恐我昔更見燒時火齊此不過爾時四大天下及八萬城諸大山須彌山皆簸峨動搖須彌山王四千里一崩墮至二萬八千里而

崩墮譬如脂膏濕著大火中。卽無煙亦無餘矣。須彌山王盡破壞。無復有焦土山處。諸沈犁一切皆破壞滅盡。已後畜生禽獸餓鬼阿須倫皆復無盡。已後人皆死盡。及四天王忉利天。醜摩天。兜術天。無貢高天。他化自轉天。梵迦夷天。人皆滅盡。是謂天地燒之。皆會一處。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竟一劫。後復更始生之。法復如遭火災變。後復更始生。一劫乃成竟。第十五天上人。其薄祿者。來下悉填滿。十一重天人所居。及阿須倫天。在須彌山四面。本故所居處。悉皆克滿。風傾地柱。火及天元者。謂風災火災也。博物志曰。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黃帝內經。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云。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銀鉤永固。金牒長存。索靖草書狀曰。宛若銀鉤。衛夫人筆陣圖曰。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劉義恭詩云。金牒封梁甫。說文曰。牒。札也。

封君馬首方事南蕃。

左氏傳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南。南蕃謂弘農郡。爲國蕃屏。在西京之南也。

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楊僕劉昆。注見本序。

溫湯碑

溫湯碑者。弘農溫湯。子山除郡守時作也。溫湯所在。下有流黃。或有丹砂白礬。此三種在下。蒸爲暖氣。後周王褒溫湯碑云。地伏流黃。又云。白礬上散。丹砂下沉。知溫湯有此三物也。天下所有溫湯之處。非一子山。羈旅長安。足跡所及。不越周秦之地。按隋志。稱京兆郡。蓋屋。後周置。周南郡有倉城溫湯。新豐有溫湯。弘農有溫湯。舊傳京兆驪縣有溫湯。弘農京兆接界。自漢以後。多有析置。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溫池。王褒溫湯碑云。挺此溫谷。驪岳之陰。是驪山溫湯也。隋書地志曰。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有溫湯。有砥柱。疑卽驪山西北溫池。庾信王褒並有碑文。是碑子山除弘農郡守所立。故作此文也。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

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又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於河洛之間。遊於翠嬭。大虛。

魚折潛而至汎白圖闕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緣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

尚書大傳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海賦曰浮天無岸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

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

則鴻毛不勝。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出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抱朴子曰重物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莊子曰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列仙傳

曰巨鰲負蓬萊山而抃之於滄海之中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國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案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後漢書曰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西有弱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

下。春秋元命苞云三月榆莢落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云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其色變者流一作通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

東方朔別傳朔謂武帝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氣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此馬此立可得日可二三往可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見別國洞冥記又按五雲者抱朴子曰雲母有五種向日看其色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以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擬以

爲粉或以無巔草糝血合餌之令人長生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

煙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

任豫益州記葭萌縣十里有刀鑿山赤銅水出焉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

青雲吳越春秋若耶之溪潤而出銅鉛溪未詳

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湧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召氣象之休否當夏桀

之時鼎水忽沸又周禮挈壺氏云及冬則以火鑿鼎水而沸之左思蜀都賦曰龍池湯瀑潰其隈劉逵注云龍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七里公羊傳曰潰泉者湧泉也

酒胃滿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

爲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卽用魚鱗之瓦

博物志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運取大石於渭北洿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爲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甌按雁齒階級也白

帖橋有雁齒續漢書董卓曰杜陵南山下有孝武舊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辨後漢書楊彪傳曰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王逸注云河伯以魚鱗蓋屋

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

流彌彰純孝

後漢書耿恭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又曰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夫婦力作供鱸舍忽有

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焉

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濁疴在乎咸康之世

尙書中候曰俊又在官則醴泉出也後漢書曰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

出飲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三秦記曰驪山湯舊說以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以爲驗建武光武卽位年號也咸康疑作咸陽秦都也

嵩岳 一作三山

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爾雅曰嵩高爲中岳山海經曰半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三十里曰太室山郭注云卽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

西戴延之西征記曰其山東謂之太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是也劉義慶云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蛟龍但投身此井自當出若餓耳中物食之墮者如其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洛下問張華曰此仙館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事見藝文類聚楚辭曰沐盥浴兮天池王逸曰天池則滄海也又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此云天池即嵩高天井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云太華之西少華之山張衡西京賦云綴以二華是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爾雅曰河南華郭璞注云華陰山正義曰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然則此山在河之南故曰河南華在華陰縣界故曰華陰山也華山記曰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曰華山頂生千葉蓮花言此弘農瀕湯足與嵩高華陰二山之泉並峙也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

軒皇黃帝也黃帝姓軒轅氏以嬪女媧伏羲神農故云軒皇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鱗曰昔武王

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自爾承基纂冑保受姓氏

左氏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祏

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

君以爲大瑞詩曰本支百世言宇文氏崛起雖非周之子孫而國號曰周亦如承基纂冑同爲姬姓也

故知昔之東京既稱炎一作

漢再受今之周曆卽是鄴都中興

言昔光武都洛。乃炎漢再受。今宇文號周。卽鄴都中興也。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周都鄴都。故云鄴都。東觀漢紀序曰。漢以炎精布曜。或幽而光。王融曲水詩序曰。韜軼炎漢。又按炎漢再受。非謂光武。蓋子山之微詞也。光武乃是景帝子孫。於漢猶爲近屬。與姬周宇文似爲不類。當謂劉淵劉聰諸人也。前趙錄曰。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僭卽漢王位。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位而祭之。又僭卽帝位。晉懷帝永嘉五年。劉聰攻陷洛陽。遷帝於平陽。大赦改元嘉平。洛陽卽漢之東京。公諱憲。字毗賀突。恆州武川人也。周書列傳曰。齊煬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序宇文氏之先也。疑謂此爲再受矣。

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組。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黃龍卽黃龍鎮也。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水經注曰。白狼水北逕黃龍城東。隋志云。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是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周書曰。普回子莫郝。自陰

侯。爲魏舅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後魏明帝九年。改元孝昌。言宇文陵於魏孝昌中。仕燕封玄菟公也。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國。太祖以百

二諸侯。三分天下。太祖憲父。安定公宇文泰也。孝閔踐阼。追尊爲文王。廟號太祖。周書本紀云。南清江漢。函谷先登。鴻溝

大定。函谷先登。謂奉魏武帝都關中。功業如此。人臣以終。周書云。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也。鴻溝大定。謂分東西魏也。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周易曰。含

章可貞。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李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一於甘泉。又天文志曰。中宮天極。善注引孟子云。其中有命世者。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楚辭曰。後文昌使掌行兮。願命中宮勅。

百官。王逸曰：天有三官，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云中宮、按文昌六星，有上將、貴相、言齊王本天之貴神，列宿降生於世也。
珠角擅奇，山庭表德。
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李善曰：論語撰考，載曰：顏淵有角，額似月

形，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齟齬，已議論天下事。
本傳云：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亂，而神采巋然。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園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

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擗蒼曰：鬻鬻也。大戴禮曰：男八歲而亂，女七歲而亂。鄭康成周禮注曰：亂，毀齒也。

人或曰：是謂若木。
一作弱水。一枝旁陰數國，長河一

直，自然千里。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

有十日，其華照地。爾雅釋水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風飄欲遠，光景將昇。
爾雅曰：扶搖謂之颺，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
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
隋書地志云：金山郡涪城縣，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為涪城。
虹蜺滿野，是廢當途之高。

鸞鷲鳴岐，實始維新之命。
孟子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曰：霓，虹也。淮南子曰：虹蜺，慧星者，天之忌也。高誘曰：雄曰虹，雌曰蜺。忌，禁也。晉書天文志曰：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臣謀君。天子詘，漢獻帝

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曰：許昌氣見於當途，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廢當途之高者，謂魏祚衰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師曠禽經曰：鳳雄鳳雌，亦曰鸞鷲。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始維新之命者，謂周將興也。
國家光

宅受圖，欽明秉曆，大風初卷，長沙始封。
尚書中候曰：堯登壇受圖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漢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颺。漢書曰：吳芮封長沙王，言周受命之始，齊王乃得進封也。
周元年，周

書

作魏恭。進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安城郡。卽前涪城縣。是隋書地志曰。金山郡涪城縣。西魏改郡爲涪城。後周又改爲安城。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按周書孝閔帝踐阼。授此官也。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劉蒼。位高三事。晉書曰。宣帝九男。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

持節都督。晉姓司馬氏。故稱馬駿。後漢書曰。東平靈王蒼。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三人。位在三公上。周禮云。天子六卿。尙書曰。敬爾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慙色。言靈在宗室。雖馬駿劉蒼不足比也。

詩曰。宗子維城。武成二年。周明帝卽位之第三年也。授使持節大將軍。周書云。世宗卽位。授大將軍。世宗明帝也。都督益壽寧。周書作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

事。益州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周書武成初。除授及進封。隋書地志云。蜀郡舊置益州。後周置總管府。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以大將軍安城公靈爲益州總管。九月。安城公靈爲齊國公。隋志。北地

郡。西魏爲靈州。本傳作巴瀘者。隋志清化郡。舊置巴州。瀘川郡。梁置瀘州。公時年十有六。周書云。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尙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苟中郎爲

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爲老矣。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晉陽秋曰。苟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濟和有識鑒。少以主簿爲駙馬都尉。

是時殷浩。秦謀百揆。引羨爲援。頗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論語曰。三十而立。何晏注云。有所成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世說曰。王敦謂擊膺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

亦太蚤。曠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言憲年僅十六，少於王荀二君矣。

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賑之城。

謂齊國也。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曰：即營丘也。禮記曰：太公封於營

丘，其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禮記鄭注曰：貢之言背也。左傳僖九年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云：賑膳，社稷宗廟之肉，即胙肉也。異姓不食，賜今賜齊侯，是尊之如二王後矣。憲封齊國公，故云。

岷

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

謂益州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史記封禪書曰：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岷山，岷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曰：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括地志曰：江濱祠在益州

成都縣八里郡國志曰：岷山在西

微外是也。謂憲拜益州刺史也。自非名陵孤竹，聲振沉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

地理志曰：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漢書曰

沉黎郡，武帝置，本犛都也。穆陵，齊境。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安國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地理志曰：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言非夙有聲名，不能受此疆界也。

幸無白虎之患，寧

待黃龍之盟。

後漢書南蠻傳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巨，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巨人盟曰：秦犯巨，輸黃龍一雙，巨犯秦，輸清酒一鍾，巨

人安之。

叩竿畏威，微盧仰德。

漢書地理志曰：越犛郡，有邛都、定笮、笮秦、大笮、諸縣。孟康曰：犛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微盧，西南巨國名。尙書秦誓曰：鬻微盧彭，孔安國曰：國名。

蠻巨屬文王者，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疏云：鬻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言益州諸郡感其威德也。

生為立廟，刻石頌功。

周書云：憲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

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

成都有文翁之祠，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

漢書

曰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蜀志曰諸葛亮卒景曜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河陽注云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習隆等上表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河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地理志漢中河陽縣注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河水是以河陽稱漢陽矣又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芻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言憲生前得立碑廟功德及人逾於二公也

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

齊國公憲營於邙山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魏故宮人皆在中

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

師臨洛浦謂瀾洛陽也兵上邙山謂憲營於邙山也周書武帝

紀云保定四年齊國公憲營於邙山史記曰楚與漢臨廣武而軍又曰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按周太祖與齊神武有河橋之戰魏大統四年東魏將侯景等此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是西京洛陽路所必由者也邙山在洛陽北十里

八川風俗五方名利

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瀟滄鄠潦滎凡八川八川謂關中之八川也此謂洛陽如東京賦涇洛背河左伊右瀍之屬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

有五方之民

鐵市銅街風飛塵起

鐵市卽金市銅街銅駝街也俱在洛陽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曰金市又曰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集羣賢銅駝街上集少年又漢書百官公卿表

曰幹官鐵市兩長丞風飛塵起言洛陽震動也

天和元年徵還行雍州牧

保定至雍州牧○本傳云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

數萬奄至軍後諸軍惶駭並各退散惟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傳稱保定中此作天和元年稍異周書明帝紀云二年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

公以日

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荆岐即又

禹貢曰漆沮既從荆岐既旅漢書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荆岐二山名荆在岐東靈為雍州牧故云

少陽用事路不喘

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水

漢書丙吉傳曰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捕

備非所問也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尙書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孔傳殷正也月令曰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絕盡

一作三

年拜大司馬仍

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太監

本傳雍州牧如故

天官以邦國開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為主專謀七德

天官謂冢宰也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夏官大司馬也左氏傳曰武有七德按周書盧辯傳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士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秋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今憲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是以夏官兼天官故兩稱也

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功宮殿崢嶸彌壯蕭何之法

後漢書吳漢傳曰更始幽州牧苗曾陰勒兵勅諸部不肯應調漢馳至無終搃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南與光武會清陽士馬甚盛漢至其府上兵薄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時以白露涼風務閑農隙

月令曰七月涼風至白露降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督兵三萬出自宜陽拔伏龍之城平姚萇

集謨當作襄

之壘本傳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

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靈涉洛邊之明月遯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六年，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遯。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築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一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按姚襄城，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城高二丈，周迴五里。武成二年，斛律光破周兵於此城，遂立碑表其功。又於此城置鎮，今靈平之集作姚葦，知誤文者。按姚葦都咸陽秦地。周宇文氏所都，不得云靈平之。與史傳異，蓋轉寫之誤也。

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其遯。

史記曰：孫臏龐涓戰於馬陵，削樹曰。

龐涓死此下。左氏傳曰：平陰之役，有烏烏之聲，齊師其遯。

天子冢弟禮絕羣公，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

本傳云晉

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女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等，尋以憲爲大冢宰，又開府。斐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須應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即便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君主，且太祖十兒，豈可悉爲天子耶？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二年，進爵爲王。

姬旦封

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從。

周公長子伯禽封於曲阜爲魯侯，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鄭康成禮記注曰：周公次子君陳，別封於周，世爲卿士，周

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復封魯國，身死之後，伯禽就魯，君陳相周也。史記曰：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弟也。高祖六年，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

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爲卿士。

而已哉。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傅，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還晉鄭焉依，杜預曰：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

左右王室，故匈奴突於武川，燿火通於灞上。武川，疑作武州，漢屬雁門郡，武帝誘匈奴入武州塞，是也。漢書匈奴傳曰：置三將，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長安，甘泉，燿

火，史記作權火，索隱曰：權如字，一音權，周禮有司，權燿火宮，張

宴曰：燿火，燿火也，狀若井契，臯矣，蓋指稽胡劉沒鐸之亂也。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地理志：有朔方郡，雁

門郡，有馬邑，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又曰：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星飛月動，謂弓矢之象也。撓留犁之酒，經

略不前，失燕支之山下馬而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與張猛韓昌共飲，血盟，應劭曰：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也。又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史

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曰：焉支山，亦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事曰：匈奴失二山，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又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按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連山

天山也，與燕支為二山矣，本傳稽胡劉沒鐸稱皇帝，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東鄰逆命，反道敗德。東鄰，謂齊也，初為東西魏，其後並齊，當營，周在於西齊，在於東，子山以周比武王，以齊比殷紂矣。囚箕子於

塞庫，羈文王於玉門。殷本紀曰：箕子佯狂為奴，紂又囚之，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桓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太丁殺歷，又曰：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悒之情，辭以作歌，按塞庫

囚季歷處，殷紂或以其地囚箕子，所未詳矣，呂氏春秋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三年，而成甲子之事，戰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姜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史記項羽紀曰：成臯北門，注云：玉

天子將有盟津之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膺天命。克成厥勳。本傳云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

憲即贊成大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筆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聰明出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渾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靖。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盟津。周

武王與八百諸侯會處。亦曰孟津。亦曰富平津。

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戰國策曰。秦昭王將伐蜀。謀於司馬歇。張儀司馬歇不可。張儀

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本傳云。四年初置上柱國。以憲爲之。

戎東討。給王鐵騎二萬。先襲太原。一作并州。○本傳云。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兵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斬其驍將賀蘭子山。釋等百餘人。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

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廢六府。斗建麾兵。天離轉戰。虎嘯風騰。雲飛電掩。天官書曰。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

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正義曰。隨三時所指。有前三建也。天離轉戰者。按天官書曰。離宮閣道。又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索隱注云。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爲策馬。策馬而兵動也。謂其時高祖親征。憲

從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劉峻絕交論曰。雕虎嘯而清風起。林胡棗栗。詎得充饑。晉陽荻蒿。何能拒防。史記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北有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林胡樓煩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也漢書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言齊國糧仗俱竭漸有欲平之勢也

又加王精

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即為前鋒橫行入鄴

本傳云高祖又令憲率兵

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於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走鄴獲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明年進剋鄴城破之俘斬三萬人擒任城王潛及廣寧王孝珩隋書地理志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後周置總管府左傳杜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東都賦曰千乘雷動萬騎紛紜左傳宣十二年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杜預注曰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隋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也

觀彼車絰槐本馬驚旋濤

謂齊主高氏之

敗也左氏傳曰范鞅遇欒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又左傳曰驂絰而止又云驂絰於木而止絰戶卦反顧野王曰絰者所礙又左傳僖十五年云晉惠公乘小駟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濤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杜元凱注云濤泥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濤乃定反積甲高昆陽之城封尸塞富平之水

後漢書曰赤眉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等又昆陽之戰云光武以三千人破尋邑百萬之衆蕪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左傳

宣十二年鄆之戰云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注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括地志云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注曰小平津今河陽津是也此云封尸塞富平之水者疑引武成師逾孟津之事以孟津有富平之名故云是矣言周師克齊如光武之破尋邑武王之勝商紂也

莫不如彼建瓴何斯破竹

漢書高帝紀曰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利便其以兵下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登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建居偃反管仲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

而一朝指揮六合大定。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賤曰：「一朝指麾，乃封營丘，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爲六合。」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足以據祖宗之宿

憤，解生民之怨黷。

按北史魏武帝脩永熙三年，高歡入洛，周太祖宇文泰迎帝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是爲西魏。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及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文宣，歡第二子也。西魏恭帝遜位於周孝閔

帝，泰第三子也。歷明帝武帝，至宣政元年，鄴始平，是周齊兩國，宿有怨讎。自今誅之，乃得舒解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云中郡者，洛陽天下之中。本後魏所都，自高歡入洛，孝武西遷，至今始定，故云翼亮中都。又按後齊有地名中都者，隋書地志云：冀州太原郡榆次縣，後齊曰中都，按隋志，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後周置并州六府，後置總管府，或此中都，亦得稱之。燕然山銘曰：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廣雅曰：據，舒也。按據讀曰舒。左氏傳曰：君無怨黷。

方當待彼石閭，部斯玉鼓。

經緯天地，光華日月。

史記封禪書曰：「令公玉帶奉祠候神物，還泰山，修五年之祀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今云蓋指齊地也。玉鼓疑卽石鼓，郭璞山海經注曰：鄴西北有鼓山下有

石鼓，蓋指鄴地也。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平鄴之日。既而赤鳥夾日，黃熊深賴於王，方當待彼齊國石閭之靈，部斯鄴都玉鼓之鄉。然後經天緯地，其功德所至，當與日月爭華也。

入寢，實沉無祀，桑林不祭。

本傳云：靈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高祖崩，宣帝忌靈威望，遂至加戮。此言疾薨，諱之也。左傳哀六年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卒。又昭七年傳曰：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昭元年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又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宣

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

本傳云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

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曰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

季友之亡魯

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

周書史臣曰齊王奇姿傑出獨宰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若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

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左傳閔二年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曰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昭三年傳曰齊公孫鼫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公器宇淹曠。風神透遠。璣鏡照林。山河容納。置樽待酌。懸鐘聽扣。

說文云璣珠之不圓者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如中衢而設尊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後漢書丁鴻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

聲動天下光照四鄰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友而密

謀奇策。加禮敬焉。

武皇帝高祖也高祖為周太祖第四子憲為第五子故曰介弟左氏傳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其齊

王之謂也。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後漢光武亦以此稱鄧禹矣

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懾伏

作宰謂拜

大冢宰也撫軍謂為大將軍也尙書曰協和萬邦左傳里克曰從曰撫軍尙書曰光被四表

豈直皐繇為士國無不仁

見論語

隨會為卿民無羣盜

左氏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甲

軍且爲太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愛翫書籍敦崇禮樂一作典

管絃入耳則谿谷俱調文雅沿心則煙霞並韻養由百發落

雁吟猿應奉五行綈縹縹帙

呂氏春秋曰荆庭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矣按落雁乃更羸事此並歸由基

總以形其善射也後漢書曰應奉少聰敏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漢書師古注曰綈厚縉也釋名曰縹縹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色也說文曰帙書衣也

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以爲

楷模措紳以爲軌範

後漢書曰天下楷模李元禮漢書司馬相如曰書老大夫措紳先生之徒

則少有壯志頗校兵書玄水降靈穀城授策飛風長

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心撰成於手

玄水黑水也山海經西北海有黑水又云大荒之中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

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按北方黑色故云玄水疑引此事爲降靈之事矣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玄水按此知北方有玄水矣水經注曰穀城有黃石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

二十卷月角星眉未詳藝文志稱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然此稱月角星眉疑謂射法也新月有角弓故云月角又如眉故云星眉星如弧矢之類疑古有以此名書所未詳矣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

韜九法一作地

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誠

漢書藝文志曰周史六韜六篇師古曰即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號字與韜同也九法當是九宮之術注見是篇銘內漢書藝

文志有吳起四十八篇史記曰吳起衛人也好用兵爲衛將擊秦拔五城後事楚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又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分爲隊長皆持戟約束既布乃設鉄鉞

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顯名諸侯。可謂有忠孝焉。有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爲寶。伯成子高。守仁爲富。本傳云于

智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師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執之。遂縊死。憲懼盈讓爵。是其謙讓不貪之處。故下云。以信致欺也。左氏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不謂以信致欺。爲善非樂。悼齊王死非其罪。以忠信見戮也。後漢書東平王言爲善最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某

年月日葬於石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悽愴。埋於盛德。幾年丘陵搖落。蘊於良才永矣。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廣雅曰。

小陵曰丘。說文解字曰。土之高也。爾雅釋丘云。如陵。陵丘。郭璞曰。陵大阜也。乃爲銘曰。

悠哉朔方。逝矣窮陰。山連鳥道。一作地盡龜林。言其先世居朔野也。爾雅曰。悠。遠也。詩曰。城彼朔方。毛傳曰。北方也。尙書牧誓曰。逝矣西土之人。孔傳云。逝。遠也。逝。他歷反。爾雅作。遏。音惕。古

文。述也。天官書曰。西宮昂華間爲天街。其餘陰國。其陽陽國。言其居北方陰國。路極遙遠也。史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正義曰。地理志。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爲高闕也。南中志曰。鳥道西百里。以其地

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龜林未詳。按子山賀婁慈碑文云。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明是佛教之語。西域地也。本句經云。昔佛在時。有人河邊樹下學道二十年。但念六塵。心無寧息。佛知可度。化作沙門。樹下共宿。其夜月明。龜從河出。野千欲噉。龜縮其頭尾。及四足於甲中。狗不得便。須臾遠去。龜還入水。道人見此。語沙門曰。龜有護命之鏡。野千不能得便。沙門答曰。世人不如此龜。放恣六情。外覓得便。又文句云。迦葉此翻大龜。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故云龜。氏有畢鉢羅。父母禱樹神而生。故名畢鉢羅。云龜林者。疑以樹下見龜。又以命族。故稱龜林。說文云。叢木爲林。此稱林者。如檀林。禪林之類。地盡龜林。言地直通西域之遠也。

臨。言葛鳥菟之後。善回得。鬻子孫遂成帝業也。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史記曰。楚之先祖重黎。爲火正。又秦本紀曰。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賜姓嬴氏。索隱曰。伯翳。尙書謂之伯益。是也。謂宇文氏世德類是。其後必君臨天下也。

太祖撥亂。喪君有君。功迴地軸。策動天文。謂高歡之亂。靈父周太祖奉魏武帝遷都長安也。左氏傳曰。晉惠公在秦。呂甥曰。征膳以輔孺子。喪君有君。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天官書曰。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注曰。策一星在王良前。策動天文者。言策馬星動。天子出行也。猶臨赤水。尙復黃雲。諸侯八百。天下三分。謂魏帝西遷之後。宗社以安。天命人心。將歸於周也。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左

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又黃雲虞舜之瑞。劇秦美新曰。黃瑞湧出。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公之挺生。實惟天假。翠微神降。文昌星下。此下序齊王憲也。翠微卽紫微。春秋

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本序降太一之神。下文文昌之宿。此稱翠微神降。文昌星下。其義同也。又按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注云。近上旁陂。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豈以靈爵居王位。未及頂上。故避紫微之名而稱之耶。照於四

國。克於兩社。舟楫江河。棟梁華夏。水湧詞鋒。風飛文雅。左氏傳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杜注曰。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也。漢書賈誼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班彪王命論曰：案概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閔元年左傳曰：諸覓親暱，襄四年傳，魏絳曰：諸華必叛。注云：華夏皆謂中國。論語正義曰：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文若春華，思若湧泉。陸士衡文賦曰：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吻。純深之性，義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笋生

庭。本傳云：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册為齊國太后。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西征賦曰：稅侯之忠，孝淳深。孝經曰：孝，天之經也。東都賦曰：懷百靈。後漢書耿恭傳曰：匈奴攻恭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宗入林中哀號，方冬，笋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孝感所致。

乃宰天官，為國之輔，是居上將，為天之柱。謂憲為冢宰也。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上將文昌六星中名也。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乃聖

乃神，惟文惟武，策高開闢，威移雲雨。此下序東討之師也。九宮神略，三術謨明，天離轉戰，月德迴兵。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鄭康成注曰：太一者，北斗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行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班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周翰曰：三術，謂帝王道霸道而商君說奏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書云：謨明弼諧，天離注見序文。漢書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滿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又陰陽雜書有天德月德黃道赤道之說，言憲從高祖東征大克齊師也。黎陽水駭，官渡山驚，冀

州既載東原底平

謂平鄴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征袁紹也。文穎曰：黎陽鴻溝。即今官渡水也。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禹貢曰：冀州既載。又云：東原底平。孔傳曰：

冀州，堯所都也。正義曰：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按冀州時大半屬於後齊。太原爲後齊別都，蓋指齊地。言大兵至鄴，水駭山驚，戰勝之後，乃底定也。

溟波欲運，弱木將危。中峯岳斷，半海鵬垂。
悼憲功業

方大，而中途摧折也。莊子曰：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弱水，卽若水。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水。春秋漢舍擊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庚翼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遂坼。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鳳沉丹穴，龍亡黑陂，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秋萬古，英靈在斯。

謂憲死時人知其冤酷，所屬吏民皆傷之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

鳳，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鳳沉龍亡，以喻憲之死也。地理志曰：齊郡有臨淄縣。吳越春秋曰：范蠡作城，訖瑯琊東武海中，山一夕自來，百姓怪之，因名怪山。後漢書郡國志曰：清河國有東武城。濟南王安子康爲東武成侯。注云：今貝州武成縣是。千秋二語，言憲雖死，功業自足不朽也。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
一有人也。周書列傳曰：陸通弟逞，初名彥，字世雄，本姓陸。後賜姓步陸。孤氏，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

改爲君子至止，旣紹虞賓，鳳凰于飛，實興齊國。
序陸氏得姓之始也。陸氏本媯姓，齊田氏之後。蓋虞舜之苗裔也。史記索隱注曰：陸氏譜云：齊宣公子達，食采於陸，號曰陸侯。達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

其孫也。一云陸渾氏之後。此言虞賓齊國。蓋宗陳田也。詩云：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尙書曰：虞賓在位。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云：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史記曰：田常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之蓋。漢書陸賈傳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文卽位，欲使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又南越王傳曰：文帝召賈爲太中大夫，使賜

佗書，上楮五十衣，中楮三十衣，下楮二十衣。遣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楮。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吳志曰：陸遜振旅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曾祖載，

爲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連之亂，仗劍魏室。黃河叅凌，或亡迫路。烏江艤船，更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

人也。暹兄陸通傳曰：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在中山。高祖

郡守。漢書曰：陳平間行，仗劍亡降漢。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

冠軍將軍營州刺史。隋志：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爲別軍，自是官帥擁鐸，更爲吳越之兵。君子習

流，別有樓船之陣。謂吳人降附，皆領別軍。故魏軍中有吳師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吳越春秋曰：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

四萬，諸御千人，以與吳戰。遂。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陸通傳云：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麀殺太子，入吳焚姑胥臺。

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漢書地理志中都屬太原郡。太祖扶危濟傾。經綸夷

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太祖。周文帝宇文泰也。時高歡既破爾朱。遂有異志。賀拔岳軍西次平涼。爲侯莫陳悅所害。悅附高歡。不肯應召。太祖馳赴平涼。斬侯莫陳悅。所謂報君之恥。遠襲平原是也。原州卽其地矣。以高

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謂以政爲原州長史也。周書本紀云。賀拔岳既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關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

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趁起。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至原州。太祖爲行臺。政爲長史。知其霸業所基。重任也。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

史記曰。漢與楚相守陽滎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以給軍。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言太祖以政爲長史。餽食

供軍。如蕭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蕃。九齡能對。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

何寇恂矣。疑作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蕃。九齡能對。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

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莫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羝羊觸蕃。羸其角。易大壯九三。爻辭。苟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蕃。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揚雄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疑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載入榛。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茁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本傳云。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道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左傳。公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雖復季末大成之

心守節

疑作季末天成。乃心守節。當謂去爾朱氏而就周太祖。言雖遇季世。而心能守節也。按暹兄陸通傳云。通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引為帳內督。疑暹亦與焉。且暹父政亦從天光敗後歸文帝。而本傳無聞。稱其守節。當謂未從爾朱也。事在襲

封前而子山追序之矣。

既遭燼穴。翻從壓紐。

亦謂爾朱氏滅。暹得歸文帝也。淮南子曰。越王驍逃入山穴。越人燼而出之。哀江南賦云。剖葉燼穴。左氏傳曰。楚平王再拜皆壓紐。蓋謂爾朱之敗。為燼穴。得從文

帝為當璧之君矣。

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辭令。叅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

本傳云。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惟暹獨兼

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左氏傳曰。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賜姓步陸孤氏。

事見陸通傳。

委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

吹律。綽有餘榮。

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召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便。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上曰。本言都秦地。婁敬。婁敬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秦春君。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留沛公飲。范增令項莊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得免。賜姓劉氏。潛夫論曰。古人始生。吹律定其姓名。漢書曰。京房本姓李氏。吹律定姓為京氏。言步陸孤賜姓。若婁敬。項伯為從龍應運之臣。榮於吹律定姓也。

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應平

準。水衡貫朽。長平粟紅。

趙氏孟子注曰。孔子主委積倉庾之吏。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有平準書。漢書注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三輔黃圖。有長平倉。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授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東京鼎實。先加鄧

罵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貴人，立爲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騭始也。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食邑萬戶，以定策功。

三千戶，騭辭讓，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取定鸞和之節。首語

謂領蕃部也。次語謂領駕部也。按蕃部之職，如古典客，鴻臚掌四方歸義蠻貊，實司賓禮者也。云五王登朝者，當引漢書匈奴傳，五單于事，謂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黎單于，烏藉單于，凡五王也。甘露三年，單于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矣。漢書禮樂志曰：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曰：鸞在鏢和在衡，按駕部掌車與牛馬等物，故云是矣。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周書明帝紀云：武成元年八月，增御正四人爲上大夫，按違父名政，故御正之官爲觸父名矣。

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爲刺史。晉書曰：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郟，舒不得已而行。又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初封博陵侯，及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封博陵郡公。子浚，字彭祖，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禮云：春官宗伯，木傳，徒授司宗中大夫。

故云。又爲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後漢書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

臺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晉書天文志曰：紫宮垣在北斗北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頌旗，白露涼

風之月。

上語謂宗伯之職也。下語謂軍司馬之職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出。又云。龍門之琴瑟。鄭注曰。龍門山名。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周禮曰。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鈜之用。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

暗夜有

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

羌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

本傳云。暹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時號關西孔子。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

至夜半。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又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遷安定。屬國都尉。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蔥嶽等。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廡之禮。既珠盤

插血。定楚國之連名。匕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固稱光國。

本傳云。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

暹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暹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定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檀乃謁關人。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鄭注曰。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榮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

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古者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玉敦。插血玉器。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楚王叱遂。遂按劍而前曰。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命懸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鄆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楚魏救至。秦兵遂罷。又刺客傳曰。曹沫魯人也。齊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魯弱齊強。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許歸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索隱曰。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

本傳云。四年除京兆尹。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

俱在長安古城中。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西京賦曰。擊鐘鼎食。沈約麗色賦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黃圖曰。長安有九市。郡國志曰。長安大俠黃子夏居柳市。王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也。

上林兵息。

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

言暹爲京兆尹有美政也。本傳云。暹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子。經旬而死。其家有積。遂乳養之。諸豚

賴之以活。時論以暹仁政所致。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三輔黃圖曰。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徵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漢書曰。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官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去位家居。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又張敞傳曰。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白以便面拊馬。

家僮暮

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絕十疋公訪得其主卽以還之見於金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持留掛樹方之

今日異代同風

皇甫謐高士傳曰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曠目拂手而言曰何子慮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驚謝郟原別傳曰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

而繫錢者愈多謂之神樹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

本傳云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

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周禮鄭注云天子六軍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逞前已爲軍司馬今爲司會中大夫復爲司會遷小司馬故云重

總六軍再操八柄也尙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史記有功臣年表及將相名臣年表

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

本傳云護誅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任乃除宜州刺史周書太祖紀云魏

廢帝三年改北雍州爲宜州隋志云京兆郡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

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益

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至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幘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章其德後漢書曰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又朱穆傳曰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梁冀辟之使典兵事永興元年冀州盜賊

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辭之疾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

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浚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浚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浚不遣朗嘗劾之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按達蒞任宜州未久請停卽被勅追還如公叔之始及濟河伯輿之歷經辟召矣

曾未朞月被

敕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

本傳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遲以時。屢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退

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又鄧訓傳曰。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都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徒邊。

少陽養德。前星

守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

本傳云。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正體毓德於少陽。李善注云。少陽。東宮也。周禮鄭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星經曰。心三星。申天王前爲

太子。後爲庶子。故曰前星。尊師。師如太保。太師。少保。少傅。少師也。讓齒。按禮。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爲次。不以天子之子爲上。

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輦。

晉書曰。劉

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中。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以俟就第。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尙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居選職。十有餘年。濤以老疾固辭。不許。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閻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本有消渴之疾。常餽金石自理。舊

疾微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

西京雜記曰。長卿妻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漢書司馬

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後。漢書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六年卒於官。帝愍惜之。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

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

東朝謂太子也。震主東方，故曰東朝。

詔贈大將軍。

本傳同。

諡某

公禮也。以今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闊。

郁久闊，蠕蠕國姓也。北史曰：蠕蠕姓郁久闊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木姓名，其

主字之曰木骨闔，木骨闔者，首秃也。木骨闔與郁久闊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齊神武娶蠕蠕公主郁久闊氏，魏景穆皇后亦郁久闊氏，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故得婚也。逞之夫人常亦蠕蠕公主，故下云王姬矣。

西遇王姬，愛敬

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盟，無廢紘紼。

禮記曰：右佩箴管線，管字同盟。左氏傳曰：奉匱沃盥，杜云：器也。盟古緩反。又左傳曰：衡紘紘紼，杜注曰：紘，纒從下而上者；纒冠上覆，列女傳敬姜曰：公侯之夫人加之。

以紘

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

史記曰：公子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二十五年不來，

吾墓上柏大矣。禮記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誦合葬焉，許之。

況復圖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即用高陽之原。

上謂郁久闊，下謂逞也。漢書曰：金日

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嚮之涕泣。然後乃去。又曰：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閼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後漢書曰：荀氏有子八人，號曰高陽里。今葬地名高陽原。故

云。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階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

陳仲弓碑文辭也。

留

連墳素，悵悵文詞。

素即索。左氏傳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宋玉高唐賦云：悵悵自失。李善注云：王逸楚辭注云：悵悵，悵貌。

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

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周禮天官冢宰。有司會之職。鄭注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者。謂遷駕部。領兵部。歷蕃部。及遷驃騎。掌納言。司宗伯。又爲軍司馬也。又

遷司會。任河州表。中。外。府。司。馬。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是其常帶數職。有六龜四綬之集矣。漢舊儀曰。銀印青龜。紐其文曰章。謂刻爲某官之章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綬。謂之綬。漢承秦制。

陳平密謀。

既非天子所見。苟彘上策。又非諸侯所聞。

漢書曰。高祖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人。閑遣人謂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

奪已寵。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傳也。魏志曰。荀彘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勸太祖至洛陽。奉迎天子。進爲漢侍中。守尙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彘議。欲還許以引紹。用彘言。遂以奇兵襲紹。斬淳于瓊等。紹退走。許攸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彘所策。或別傳曰。彘自爲尙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

東觀漢記曰。鄧訓好青泥封書。黎陽故吏載青泥一撲。至上谷遺訓。又西

京雜記曰。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緋其上。魏志曰。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漢書地理志云。朔方縣有青鹽澤。鹽土日記云。朔方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

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習鑿齒襄陽書舊傳曰。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衡每欲

治家事。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耳。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樹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

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忠無德義不忠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漢書韋賢傳曰白韋孟至賢凡五世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蘇不如一經

嫡子操

本傳子操嗣

至性過

禮純孝不遺疑作置左氏傳曰穎考叔純孝也詩曰孝思不置

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

干寶搜神記曰王哀字偉元元城營陵人父儀爲文

帝所殺哀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陸機周處碑文云墳前之樹淚染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

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滇機富春沙起開陽柱飛

言陸氏之先系出齊田後適楚國又爲吳人及歸魏居洛陽也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按泰山

日觀在齊地言陸氏之先出自齊國故山連日觀也水枕滇機謂楚地按史記楚威王使莊躡循江上略至滇池滇楚接界故水枕其流矣言陸氏自齊適楚爲楚人也郡國志富春屬吳郡吳志曰黃初五年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安東郡治富春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水經注曰浙江東北逕富春縣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浙江又逕越主允常冢北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遂止富春沙起是其事也吳時丹陽吳會山民爲寇機分三郡險地爲安東郡富春乃是一郡統率諸縣故得稱富春沙起也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後漢書百官志洛陽城十二門有開陽門二語喻陸氏本吳人富春屬吳今爲河南洛陽人開陽門在洛陽若飛柱矣

大

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

大夫謂陸賈爲南越使者將軍謂陸遜爲西陵將軍也注見本序

昔我烈祖垂翅秦中白馬無路烏

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

謂逞祖載留關中沒赫連氏不得歸吳遂居洛陽也後漢書馮異傳靈壽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灑池史記高祖本紀云劉賈將騎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卽黎陽津也

南界東郡白馬縣。史記曰：項羽敗至烏江，曰：天之亡我，何渡爲？向子期思舊賦序曰：鄙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左氏傳曰：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營州恒州擁旄世

戴壯節旃衿人雄關塞。營州當謂載仕魏爲中山郡守也。恆州謂政爲恆州。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爲

刺史也。史記正義曰：旌節者，編毛爲之以象竹節。

留愛。恆州在趙代之間，卽漢之恆山郡。依恆山爲名。左氏傳曰：其次立。降茲嶽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謂

功又曰：子產古之遺愛也。言政爲刺史於州郡之內，立功遺愛也。

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

之生爲天地之所鍾靈也。尙書孔安國傳曰：四嶽視公，四瀆視伯。史記天官書曰：卿雲見，喜氣也。列仙傳曰：東方朔爲歲星之精。

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

驚事殿柱書名，漢田鳳事，忠泉耿。恭事孝笋孟宗事，皆注見前篇。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世屬殷周，以魏周比殷周，以周太祖比文王也。故云：天下三分，時逢楚漢，以齊周比

楚漢，本東西魏也。魏分東西，若割鴻溝矣。

以我明略，來叅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謂暹參謀機密，周之帝業以成，如殷日再中，堯華復旦也。史記封禪書曰：新垣平言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

嘆舜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呂氏春秋。

遞參三事，歷副六卿，天師一作司光宅，地載謨明。詩云：三事大夫，又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卿，周

禮冢宰，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暹爲吏部中大夫，及小司馬，未居正卿，又歷諸部，故云遞參歷副矣。尙書曰：光宅天下。又曰：謨明弼諧。

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讖言默識，温樹無名。春官，謂宗

伯也。夏官，謂司馬也。後漢書竇融傳云：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教以經義，不得令觀天文，讖記。漢書曰：孔光沐日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瘞。陰德蛇埋。

漢書曰張安世以謹慎周密自著。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瘞以爲太甲以封於晉。章昭曰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瘞。

鎧也。列女傳曰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

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

軍國紛總。部領填塔。一作借。馬不入廐。金不入懷。

言歷任諸部事繁。遲有清聲也。馬不入廐。金不入懷。後漢張奐事注。

見本。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疎廣。

謂遲爲太子太保也。詩曰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畫堂又

云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漢書成帝紀曰上召太子出龍樓門。後漢書明帝紀曰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尙書。漢書曰疎廣爲太傅。受爲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年齡俄頃。風電相

摧。銘旌兩沒。池柳雙迴。

禮記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曰池視重雷。鄭注云如屋之有承雷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懸銅魚焉。今宮有承雷云以銅爲之。正義曰

池者柳車之池也。兩沒雙迴。言陸遲與郁久閻氏合葬也。

熒熒會子在。疚啣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

言子操居喪以禮也。左氏傳曰予斃裝在疚。李陵書曰足下曾子無恙。後漢書曰長沙有孝子

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千寶搜神記曰王哀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日月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

墳連地市。

詩曰今不葬樂。日月其除。論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列異傳曰鮑宣三世爲司隸。嘗乘一驄馬。史遷自序云。諡爲太史公。如淳注曰漢儀注太史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

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歷對天星。如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說死爲傅。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說星矣。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

拘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楚辭曰。平原忽兮路超遠。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公諱說。

周書作說。

字士約。博陵郡安平縣人也。

周書列傳曰。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弟說。本名士約。謙字士遜。說當以士約爲字矣。

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

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繇。

序崔氏之先也。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氏。有螭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又曰。神農本起烈山。故曰烈山。

氏。一曰厲山氏。黃帝代之。於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三皇本紀曰。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崔氏系出齊姜。姜姓本神農之後。故云。左傳云。且其繇曰。杜注云。繇。卜兆辭。繇。直救反。

匡周則

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

匡周。謂齊太公望。佐武王會諸侯於盟津也。佐夏。謂四岳也。尙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按禹本四岳所

薦。故云。佐夏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四岳有伯夷。齊爲姜姓。伯夷之裔。言神農之後。在夏則有伯夷。在周則有呂尙。先周後夏。互文也。

西遊則起家秦

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

崔氏出自齊丁公。左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杜注云。齊丁公。崔杼之祖也。傳又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廢之。而及明。崔成請老於

崔弗許曰崔宗邑也必在宗子杜元凱曰濟陽東朝陽縣北有崔氏城傳又云崔氏滅崔明奔魯世系表云崔明生良十五祖辯平世孫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此云起家秦相者卽是人也載世齊卿者卽崔武子是齊卿在前秦相在後此亦互文也

遠將軍武邑郡守

周書說見崔謙傳云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魏書北史並作安南將軍晉志冀州信都武彊縣舊置武邑郡

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

傳云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

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凜然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隋志豫州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

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懼葛豐握節京師斂手

並厲俱張言祖辯父楷二人也邸史者按郡有邸及從事史漢書朱買臣傳云會稽郡守邸者又云郡邸直上計後漢書百官志從事史十二

人都官從事等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官曹者如功曹書佐之類後漢百官志云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以郡吏補以辯楷爲郡守刺史故云後漢書曰鮑永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光武曰貴戚宜斂手避二鮑漢書曰諸葛豐字少季瑯邪人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戚屬貴幸者淫不法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窘迫馳入宮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校去節自豐始

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嶽雄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齟髮不驚稱象於船

勝衣能對

世說曰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乘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頭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

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齠卽髻剪髮爲髻也故云齠髮

至於拉虎捫

一作羈

熊摧斑碎掌忘歸

繁弱落雁吟猿。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

本傳云。說少鯁直。有節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雲夢也。千寶搜神記曰。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吟猿落雁。是其事也。關中秦地。漢書曰。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項羽雞鳴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潘岳西征賦曰。申威於河外。李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告趙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按河外。索隱謂曲沃等處。正義謂同華州。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處。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張儀說趙曰。秦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謂滑州。北臨河。解褐領軍錄事。轉諮議參軍。周書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卽起韓陵之戰。此河外澠池也。

當塗言魏也。權門言爾朱氏及高歡也。後漢書曰。代漢當塗。高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謀廢立。立莊帝。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帝殺榮。尋爲爾朱兆所弑。立閔帝。高歡復廢帝。立孝武。閔帝失位。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斃。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真觀。其失御如此。按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九月。高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又尅華州。此云始論函谷之兵。是也。又魏本紀云。閔帝普泰元年六月。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二年。高歡敗爾朱天光等於韓陵。此云韓陵之戰。是按韓陵之戰。在魏未遷之前。當是互文。函谷句謂高歡之亂。韓陵句謂爾朱氏之亂。此二家皆專權魏室者也。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周書列傳曰。賀拔勝。字破。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魏文帝三年。以賀拔勝爲太師。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

奔梁。

本傳云賀拔勝出牧荊州以詭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南陽失守者按賀拔勝傳武帝西遷勝還軍南陽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荊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

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

之親餞於南郊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詔

既從勝奔還俱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悽愴終戀秦聲

謂詠在梁之日思歸長安也戰國策曰樂毅破齊燕惠王得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殺長誅途西降趙趙封望諸

君尊寵樂毅以驚動於燕齊齊田單破騎劫燕惠王後悔復以殺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卒於趙史記

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

貴矣亦思越不申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留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幸值和鄰言歸舊國

本傳復自授衛將軍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本傳同隋志豫州汝南郡朗山縣舊曰安昌弘農克復沙苑揮鋒

本傳云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克弘農戰沙苑周太祖

與齊神武戰也在魏文帝大統三年八月至弘農十月至沙苑

距齊神武軍皆大克獲獻俘長安隋書地志曰馮翊有沙苑

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

本傳同信珪則更受司勳穀璧則還輸典瑞

周禮宗伯云侯執信珪玉人云命珪七寸謂之信珪侯守之司勳屬夏官鄭司農云勳功也此官主功

賞宗伯云子執穀璧鄭注云穀所以養人以穀爲飾璧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又宗伯有典瑞之職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璽節耶說始封子今

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

河橋汾水連前弘農沙苑二戰本傳此獨不載按賀拔勝傳河

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及齊神武攻玉璧。勝從太祖追之於汾北。說荊州之役。弘農沙苑之戰。皆從。此河橋汾水。常亦在焉。子山碑文。爲較詳矣。陸倕石闕銘曰。鐵馬千羣。注云。鐵馬。鐵甲之馬也。漢書曰。歸義越侯。殿爲戈船將軍。張宴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除京兆太守。本傳。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移民下邑。未學邊韶。疑引延篤事。後漢書曰。延篤。桓帝以博士徵拜。下。因以爲名也。

除京兆太守。本傳。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移民下邑。未學邊韶。疑引延篤事。後漢書曰。延篤。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不得言。篤以病免。按邊韶。以邊延二君。前後京兆。故云。韶疑邊鳳字。或取尙書籒韶九成。鳳凰來儀之義。非謂邊孝先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遷帥都督持節。

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尙書定州大中正。本傳同。隋書地理志云。冀州博陵郡。舊置定州。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漢書成帝紀曰。建始四年春。初置尙書員五人。師古曰。後魏置總管府。漢舊儀云。尙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百

官志曰。世祖置六人。凡六曹。云。五曹者。依成帝也。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徵拜尙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上疏。帝不納。後穆因進見。曰。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憤懣發疽。卒。又孟嘗傳曰。桓帝時。尙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謝承後漢書曰。楊改封安國。傳作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隋志。冀州信都郡鹿城縣。後齊曰安國。傳作安國者。隋志。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清化郡安固縣梁
置後周置蓬州

賜姓宇文改名爲說

本傳云賜姓宇文
氏并賜名說焉

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

深捧日

漢書曰高祖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論都謂婁敬勸帝都關中也後漢書曰杜篤著論都賦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爲吾腹心昱

本名立太祖乃加
其日更名昱也

遷車

周書北
史作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竇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

位渭橋之流星可識

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

帝後第七車知我已知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竇憲句謂爲車騎大將軍也張寬句謂爲侍中也

司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

禮記曰天子六府有司木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周禮天官冢宰之職

云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
之貳鄭注云司會若今尙書

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

隋志云京兆郡大興縣
後周舊郡置縣曰萬年

除隴州刺史都

督隴州諸軍事

俱見
本傳

隴坻路遙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

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東
秦州爲隴州隋志扶風沔源西魏

置隴東郡及汧陰縣有西魏東秦州後改爲隴州有隴山沔山沔水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三秦記隴頭歌有遙望秦川之句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赤眉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禹乘勝獨虓

名震關西。延岑寇順陽。禹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天下平定。按隴州亦在關西。於古爲六郡之地。鄧禹西征數年。乃尅此隴州。是鄧仲華之所不去也。又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璽書拜援隴西太守。諸種萬餘人悉降。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

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本傳。遷總管涼甘瓜三州。隋志。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又曰。張掖郡。西魏改西涼州。尋改曰甘州。又曰。燉煌。舊瓜州。此三州也。地似伏

龍城如飛鳥。水經注。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又水經曰。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注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卽尙書所謂窠三苗於三危是也。漢書地理志曰。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又龍勒有玉門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關。騶云。漢罷玉關屯。徙其人於此。又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又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曰。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水經注曰。侍郎張奐爲定安屬國都尉。治此。羌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水經注曰。侍郎張奐爲定安屬國都尉。治此。羌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有獻金馬者。奐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事出前漢書。

柱國齊王。齊廢王憲也。詳見憲碑文。今上之介弟。今上謂武帝也。左傳曰。上其手者曰。夫子爲王子圖寡君之介弟也。襲行薄伐。

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叅謀帷幄。本傳云。齊王憲東征。以說爲行軍長史。按憲傳事在天和四年。五年平齊。尙書曰。恭行薄伐。西都賦引此作襲。隋志。河南郡河陽。有古河陽城。問罪河陽。謂伐齊也。

中軍之司。旣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魏絳。魏犢子。畢萬之後。左傳成十八年云。魏絳爲中軍司馬。文七年稱令狐之役。荀林。父佐上軍。按

春秋時晉中軍司馬非卿上軍之佐其位在四皆非主帥也。以比行軍長史言參謀帷幄如二公矣。

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本傳軍還除

崇德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九月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安義

周書劉雄傳云天和四年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建忠

隋志京兆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九曲

河曲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齊宣置孔城防主以備周在縣東南見通典

安樂

周書明帝紀云二年七月寧屬公尉

遲迴率衆於河

三泉

疑卽三原後周建忠郡是

伏流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四月於伏流城置和州又魏玄傳云天和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隋志河南陸渾開皇改縣曰伏流有東魏北荆州後周曰和州

周張

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

本傳云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是崇德安義已下皆防禦名也隋書地志蜀郡有平泉此平泉所以備周恐非隋志涿郡固安舊曰故安餘未詳

熊和忠三

州

周書同隋志洛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和州注見上文卽伏流城是又襄城郡東魏北荆州後周改曰和州忠州疑卽中州隋志河南郡新安後周置中州

黃蘆起谷王宴供超牽羊

温狐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十一戍諸軍事崇德防主

黃蘆下十一戍名也本傳稱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不載其名通典云河南府永寧縣後周熊耳縣有後周黃蘆同軌水

昌三城以備齊隋志後周置同軌郡此十一戍並屬崇德防主崇德注見上文

宜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仗用是連營函谷獵騎黎陽威

振兩河名陵三晉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正義曰宜陽在河南府福昌縣東故陽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後漢書曰赤眉敗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注云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也函谷關名兩河謂河東河北也三晉韓魏趙也史記年表曰定王十六年魏桓子

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於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爲三晉。按後魏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本漢宜陽縣。魏之一金塢城也。後周置重兵於此。以備齊。章孝寬曰。宜陽一城之地。兩國爭之。周築崇德等五城。齊築統關豐化二城。時方東討。周齊兩國交爭。接壤在於宜陽。本故秦韓之地。所以連營。改封安平縣公。本傳加授大將軍。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函谷。獵騎黎陽。兩河三晉之間。威名遂振矣。改封安平縣公。

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爲連類。漢書曰。韓信。淮陰人也。項羽死。高祖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又曰。陳平者。陽武戶牖人也。後高祖還至洛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言崔說本博陵郡安平縣人。今封安平縣公。若韓信。陳平矣。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其後歸故里者。皆云衣錦。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

延丹綏恒。周書作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隋志上郡

後魏置東秦州。後改北華州。西魏改敷州。又曰。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爲延州。又曰。延安郡。義川。西魏爲丹州。又曰。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又曰。朔方郡。長澤縣。有後魏太安郡。及置長州。按此五州。皆隋雍州地也。諡曰莊公。禮也。傳

卽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

侯有詔葬之禮。史記曰。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衛青家近茂陵。在長安北。故云北陵。霍去病封冠軍侯。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嗚呼哀哉。世

子儀同衍。本傳云。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此云衍。本傳字摩訶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

碑文

行之本於斯備焉。

崔謙傳曰。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謙子贖與說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焉。干寶搜神記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

母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有黃雀數十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況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

之碑。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水經注曰。刺史賈逵廟前。有碑。碑石生金。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乃為銘曰。

華陽之神。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

言崔氏系出神農。及夏之伯夷。周之太公。皆其祖也。華陽注見本序。厲山卽列山。括地志曰。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

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鸞鷲鳳凰也。故云鳳野。龍門注見本序。

日浴溟池。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丘樂土。

山海經曰。日浴溫源。淮南子曰。日浴於咸池。莊子曰。南溟

者。天池也。漢書曰。三神山在渤海中。溟池海浦者。言齊表東海之國。說文云。浦。澗也。潛夫論曰。炎帝苗胄。四岳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孫尙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甫疑作輔。文王為穆考。疑謂輔穆考而霸國也。然下文對以營丘。是齊地名。此甫穆豈

謂穆陵耶。左氏傳曰。南至於穆陵。史記曰。武王封尙父於營丘。曰齊。正義曰。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詩曰。適彼樂土。

管斯宗邑。承此壤王。

一作移封東武。就君安陽。左氏傳曰。管宗邑也。

譜云。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為崔氏。濟南東陽縣西北有崔城。是也。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為齊正卿。生子成子明子彌。皆為慶封所殺。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三子業仲牟。業字

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北武城十三世孫林字德儒魏司空安陽孝侯是也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又進封安陽鄉侯譜牒所載蓋與史符移封東武謂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也就君安陽謂崔林封安陽鄉侯也自後遂爲中軍節曰鎮北鋒芒商颯獵草電火驅霜謂說祖父皆爲將軍辯爲中軍將軍楷爲鎮北將軍世有威望如秋風殺草電火驅霜也公之輪奐繼體博陵望族矣

貞幹儀表丘墟風神牆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欵案禮記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參同契曰長子繼父體周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說苑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無妨欵案者欵案謂披書也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三事見尙書六官見周禮東觀漢記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漢書

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拜信爲大將軍長城馬窟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古詩曰飲馬長城窟郡國志云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

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言說封拜之後歷有戰功軍吏無犯營民不寒者言其兵有紀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

六謀如陳平之六出奇計也三策謂上策中策下策也漢書匈奴傳嚴尤曰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禮記鄭注曰壘軍壁也漢書天文志曰天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功育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是客星爲兵象主者對客而言又天文志曰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言說用兵有謀策能察其城壘向背之勢又能仰觀星象知吉凶也劍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犀犀甲也周禮曰犀甲七屬吳越春秋曰夫差衣水犀甲者十三萬人沉

犀言劍利能切入犀甲也。淮南子曰：夫純鉤魚腸，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陸刺犀甲。千寶搜神記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鐵，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讓盟毛遂事，注見前篇步陸碑文。
還壁蘭相如事，史記蘭相如奉壁入秦，相如以壁歸。
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
史記天官書正義曰：諸侯五星在東，非北河主。

判舉戒不虞，又天官書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正義曰：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星之尉，此言地裂星亡，謂崔說之薨也。
輕車騎士，玄甲黃腸，社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

德，碑闕相望。
漢書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玄甲，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見霍光傳。師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社如齊地者，諸侯有社稷，崔氏本齊後，今封公侯，是公侯

復始也。漢書樂布傳曰：燕齊之間為立社，號樂公社。又曰：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公諱裔，字遵膺，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曆。
序司馬氏之先也。司馬遷自序云：昔在顓頊命

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尚書曰：乃命羲和，孔傳云：重黎之後，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矣。
夏陽適晉，得隨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
司馬遷曰：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其

後司馬斬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東海司馬豫也。子山司馬裔。墓誌云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隱。知東海避秦爲司馬豫也。其事未詳。其後金行受命。玉笥南遷。帝系極於輿。一作圖東。

中朝至於江表

序裔本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後也。晉以金德王西方。曰金行。蓋指西晉也。謂宣帝司馬懿之後。受命爲天子也。南遷謂西晉之亂。元帝遷都也。晉書曰。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卽位是爲元帝。沈約齊安陸王碑曰。是開金運。祚始玉篲。李善注云。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篲。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返。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按殷爲金德。司馬氏亦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玉笥矣。孫盛晉陽秋曰。秦時望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五百年有王者興。至晉元帝適逢其時。言東晉成江表偏王也。曾祖楚之。晉太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

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也。

北史列傳曰。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史此云會稽文孝王。卽榮期也。元顯爲會稽王世子。楚之爲顯幼弟。注詳下文。

元顯見害

之後。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齟齬。容一作身屠釣。

北史楚之傳曰。父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桑門。

中。濟江至汝穎間。又裔本傳云。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司有司馬景之等。按晉書安帝元興元年。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討桓玄。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桓玄敗。王師於姑孰。三月。王師敗績於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遇害。二

年。桓玄篡位。是元顯見害。桓玄篡逆之事也。元興三年。劉裕舉義兵。斬桓玄。裕誅夷司馬氏。故宣期貞之遇害。榮期見殺。楚之乃潛逃濟江歸北也。劉裕又以恭帝元熙二年。受晉禪。是爲宋武帝。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河內道左。

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慟悲靈祭。

後漢書獨行傳曰。張武父業。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酸泣而還。風俗通曰。俗傳文帝小生於軍。長大

有議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

江淮志節之士。汝穎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

楚之傳云。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受報復。復收衆據長。

社歸之者。常萬餘人。

既而雲生伏鼈。一作龜。

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

史記天官書曰。句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大鼈。徐廣曰。蚩尤也。一作龜者。史記龜策傳曰。著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裔賓服。博物志曰。鯨魚死而慧星出。漢書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又劉向封事曰。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謂經天也。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孟康曰。癸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言時。魏室多故。楚之乘機歸附也。

公乃收合餘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

成臯之坂。擁衆萬家。歸於魏室。

本傳云。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陴。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

子之於丈夫也。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成臯。有關。鄭之武牢。按奚斤略地河南。楚之從長社擁衆來歸。晉書地理志云。長社屬潁川郡。武牢成臯。皆河南地也。

魏明元皇帝。諱嗣道。武帝長子也。

遙授平南大將軍。荆

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尙河內公主。

楚之傳云。尙諸王女河內公主。襲封。謂承司馬氏後也。晉元帝初爲瑯琊王。今楚之亦封瑯琊王。爲襲封也。

命王承制。從賓國之

儀。謂楚之本晉宗室。故命承制。爲賓客之儀。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宋于周爲賓。故云。從賓國之儀。

於時宋兵馮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謂宋兵征魏也。南史到彥之傳。

曰。元嘉七年。遺彥之北侵。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左氏傳曰。馮陵。我讖旬。虎牢卽前云。武牢是。左傳莊二十一年曰。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預曰。虎牢河南成臯縣。水經注曰。穀水左會金

谷水北角築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闕名曰金墉。按金墉城在河南洛陽故城西北角。時司州金墉虎牢。兗州碭碭滑臺。爲魏河南四鎮。宋元嘉中有恢復河南之志。詔到彥之等舟師入河。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修復舊境。彥之派江西。魏主云虎牢不封金墉無援是其事也。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

元戎啓行志雪冤恥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白馬連旗將臨野坂。楚之傳云授安南大將軍封瑯琊王以拒宋師。

破宋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等。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祖以兵久勞不從。徵還。宋將斐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南史宋文帝紀云元嘉八年二月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又到彥之傳云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彥之回軍焚舟。步至彭城。資實蕩盡。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石門白馬野坂。皆地名。晉書曰符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水經注曰。王玄漠自滑臺走鹿鳴。鹿鳴津。又曰白馬津。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白馬縣故城五十里。開山圖所謂白馬山。山下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野坂。野或作冶。魏太武帝紀云神麴三年。宋將到彥之遣將渡河。攻治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言楚之方事南討。既而雲中。柝起。代郡。烽然。反旆南轅。途窮北略。楚之傳云車駕征蠕蠕。楚之督運以下文既而已下。以征蠕蠕北歸也。繼大軍。拜鎮西大將軍。雲中鎮大將。

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遂薨於此。言蠕蠕逆命。雲中代郡。柝舉。柝舉。有邊警也。楚之方欲南征。改命北討。故云反旆。卒於邊地。爲途窮也。隋書地理志有雲中郡。有代郡。後魏道武爲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改代曰魏。孝文遷洛陽時。雲中爲鎮。周易鄭注曰。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漢書師古注曰。晝則擊烽。夜則擊燧。左氏傳曰。令尹反旆南轅。史記趙世家云。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贈征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兗。

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諡貞王祖金龍

北史列傳云楚之在魏尚河內公主生金龍字榮則有父風

封瑯邪鎮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諡康王父悅

北史列傳云字慶宗金龍第三子也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漁陽莊侯以荆河刺舉

禹貢曰荆

河惟豫州悅為豫州刺史故云荆河刺舉

時值亂離覺起蕭牆遂終非命

北史傳云永平元年豫州城人白阜生謀為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諡曰莊子

公遺腹載誕

流離寇逆複壁極負深山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為傭酒市

後漢書曰鄭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

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類己名之曰小同詩曰流離之子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後漢書梁冀傳曰冀妻孫壽性鉗忌冀與支通期私通生子伯玉壽誅支氏冀慮壽害伯玉嘗置複壁中論語包注曰負者以器曰襁博物志曰織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深山即程嬰藏趙武於山中事見下文漢書夏侯嬰傳曰徐行而擁樹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向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史記曰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袁宏後漢紀曰梁冀誣李固與文綰通謀固死獄中二子憲公季公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雙還鄉里固女文姬密與二公謀共逃雙實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為其資以雙屬成成為義士乃將雙往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雙學遭太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兆尹按袁宏紀言王成固之僕隸范曄書周門生李雙字德公言裔少遭父難得全若趙武李雙矣

夫人憂苦草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瘠逾於喪禮

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履苦枕草

年十有五始幹家事

北史本傳云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

召並。楹前鑿柱。卽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劍。謂齊克承父志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語也。不應。子壯而示之。及子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干寶搜神記曰。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君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雌一雄。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屬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歌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墮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烽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南。卽爲鋒鏑。言高歡入洛。孝武西遷。河南諸郡。從此與師也。郡國志。河內郡河陽縣。注云。左傳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是也。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

之。鄭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者。左傳申無字曰。諸侯正封。杜云。封疆有定分。詩云。邦畿十里。郡國志。潁川郡有嵩高山。謂河內在孟津之北。嵩高之南也。公建議脩武。立柵溫城。函谷西封。

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祖車。咸輸溫縣。魏室至溫縣。○周書本傳云。魏孝武西遷。齊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其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與

東魏將軍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齊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叔。自此頗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修武溫城河南地也。郡國志云。河內郡修武。故南陽又河內溫縣。蘇子所都。又云弘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左氏傳曰。又欲肆其西封。杜預云。封疆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有弘農之戰。故云。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蒲津橋也。時周太祖與齊神武。又有河橋之戰。應劭曰。秦法十里一亭。白帖云。十里一長亭。左氏傳曰。楚蔣掩賦。車籍馬武城。即上修武城也。漢書兒寬傳曰。寬爲左內史。常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輪租。溫縣即河內溫縣。齊立義之處。言齊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也。

謂周太祖奉帝西遷。齊率義衆歸款。特蒙賞勞也。

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與公孫述同里閭相善。

至蜀辭歸。謂魏囂曰。子陽非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援奉書洛陽。引見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里閭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遂從南幸黎丘。後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魏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後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光武見鈞歡甚。令還賜融璽書。制詔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後封爲安豐侯。言齊之歸周太祖。如馬援歸身竇融奉詔也。

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隋志。瑯琊郡。十舊置北徐州。

年。河內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

周書本傳云。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

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齊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齊本河內溫人。今領河內郡守。故稱衣錦矣。

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三城授首。

隋志云。河內郡

舊置懷州。又王屋縣。後周置懷州。注詳下文。周書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是其事也。周書北史。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

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即以爲封。固辭不受。北史本傳云。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

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以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督周書傳同。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困馬牛之賞。將同量谷。吳志

曰。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漢書貨殖傳曰。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問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價。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本傳十六年。大軍東討。裔請爲前鋒。遂入建州。破

東魏將劉雅。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嘆孟達之奔兵。怪劉封之失策。謂漢中重地。命裔出鎮爲華陽郡守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晉常璩著華

陽國志。列漢中諸郡。以其在華山之陽也。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安國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蜀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命孟達從姊歸北攻房陵。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

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前元年。

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周書本傳云。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白馬城者。按桑欽水經。沔水入焉。酈元注。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

爲白馬寨。堂爲張魯治。東。昔稱導漾。今聞上瀝。煙沉冰井。雨歇雲門。言漢中華陽等處也。導漾。卽禹貢嶓冢導漾。東流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爲漢是也。史記索隱注曰。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

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氏道東流至武關山。南為漢。北周地圖記。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瀾名。七里河。煙沉冰井。疑卽火井。博物記曰。臨印有火井。以竹木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卽滅。絕不復然。蜀都賦曰。火井沉燄於山泉。謝惠連雪賦曰。火井滅。溫泉冰。雨歇雲門者。蜀都賦曰。指渠口以爲雲門。按劉李諸君注。稱渠口雲門。如雲之出門。惟取其名。猶雲來則雨至也。此以蜀都賦有雲門。故以雲門指蜀。巴蜀皆華陽所統。蜀未平時。尙屬武陵王紀裔之所鎮。是其接界下文。從尉遲迴長驅入蜀。此二語。疑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周書本傳云。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卽爲下張本也。宋熙郡。今子山碑文。從漢中徑至蜀郡。故不序其轉鎮。宋熙也。柱國蜀國公。

尉遲迴也。周書列傳云。尉遲迴。字藩居。羅代人也。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迴有平蜀之功。封蜀國公。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謂尉遲迴伐蜀也。尉遲迴傳云。梁元帝弟。

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惟迴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於是令迴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趨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

史樂廣以州降。梁州刺史楊乾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遂平蜀。括地志曰。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褒谷。昔秦欲伐蜀。路無由。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埋谷。致之成都。秦遂尋。

道伐之。號曰石牛道。圖經百宰。故基在今興元西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華陽國志曰。會無有天馬。河馬。日行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牧馬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迴。厥迹。

焉。存公卷甲北塞。懸車束馬。遂得策預葭萌。勳叅綿竹。周書本傳云。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迴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朐於梓潼。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有葭萌縣。綿竹。

縣。師古曰。明音萌。後漢書作葭萌。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

巴曰葭萌焉。地道記曰。綿竹有紫巖山。綿水之所出也。梓潼亦漢之廣漢郡縣名也。

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

新州。

本傳以功賜爵云云。尋行新城郡事。隋志。冀州河東郡龍門縣。梁州新城郡。梁末置新州。

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

本傳云。魏恭帝元年授大中正。傳作散騎。

常侍。本郡中正。

隆周授圖。天保定大定。

謂孝閔踐阼也。詩云。天保定爾。

以公才望。仍為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即改封瑯邪縣。

公。裔曾祖楚之。太武初。封瑯邪王。至父悅。遭難。失國。今復封奇瑯邪郡公。故云。追遠繼絕。

邑五百戶。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

州刺史。武成二年。

明帝即位之四年也。

被勅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荆門水急。幾沉吳漢。

信州梁置。在巴東。後周置總管統魚復諸縣。注

見下文。漢書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古庸國。左傳文十三年。魚人逐楚師。是也。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將數萬人。乘枋箠擊破馮駿。及田弘。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魚復縣。又按。犍為武陽有彭亡聚。岑彭死處也。征南。惡彭亡之號。為客刺死於此矣。荊州記曰。荆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為名。東觀漢記曰。延岑遣奇兵出吳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公乃月峽先登。瞿塘直上。

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枳縣。注云。華陽國志。有明月峽。廣德嶼者是也。酈元水經注曰。江東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晉宋間

有淫預歌云。灩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為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

御正。蓋古侍中之職也。本傳云。保定二年。入為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傳云。始封瑯邪伯。至此乃進公位。與碑文為小異也。

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

殿中無雙者矣。

漢書張安世傳曰職典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魏志曰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魏國既建拜侍中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恆典之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論難最明時

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

本傳云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擲守枳關即

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隋書地志云河內郡王屋後周置懷州有王屋山齊子嶺有枳關河內裔所起義處也

偃師張慕河陽牧馬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

謂裔合軍

討東魏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偃師戶鄉殷湯所都又河內郡有河陽縣又北地郡有富平縣北地郡秦置雒陽西一千一百里郡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即官渡水也時東魏都鄴西師東討是其連營接戰之所也

五年

詔追還拜始州刺史

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安州爲始州

更討信州賊山彰尋寶渝恃險

周書本傳作蠻酋向寶勝等據險自固

峽路五尺緇

約纜通懸水三門橋飛濟渡

言信州道路之險也隋書地理志曰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郡統魚復諸縣巴東有巫峽荆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是也言峽路之險須縣度矣漢書西南巨傳曰秦時嘗破略

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纜廣五尺懸水三門即荆門是荆州記云荆門上合下開有門之形後漢岑彭入荆門長驅破江關即是處也

旣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

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

周書本傳云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二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

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糧仗俱竭力屈乃降又拔籠東城獲賊帥冉西黎向天王等出師再葺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漢書宣帝紀注

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天保 疑作天和

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警

建平之戍。

信州注見上文白帝漢巴郡魚復縣公孫述所謂白帝城也江陵漢屬南郡水經注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汎汎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馭風不以疾也吳志曰建安十九年權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注云巴丘今曰巴陵千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隋書地理志云巴東巫山舊

置建平郡開

皇初郡廢

五年遷潼州刺史

隋書地理志云金山郡西魏置潼州

益州柱國公

趙王招也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招字豆盧突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中進

爵為王

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

言趙國公出鎮益州則蜀郡之地擬於趙國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落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

絡帝以會昌之神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結陽城之延閣漢書鄒陽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被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叢臺故趙王之臺也在邯鄲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郭璞注曰岷山在汝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史記趙世家曰趙襄子請代王使人以銅料擊殺趙王遂與兵平代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代郡為趙地也

公仰稟雄謀參謀遠略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

言趙國公為益州總管衛為潼州刺史相助為理也史記曰樊噲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封舞陽侯元朔二年衛青再以車騎將軍取朔方河南功封長平侯索隱曰舞陽屬潁川長平屬汝南皆縣名

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

隋書地理志曰越寫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周書武帝紀曰天和五年平越寫置西寧州按周書及此是後周時已有西寧州矣

方欲關

沫若微祥柯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故乃關沫若微祥柯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地行中桑欽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地理志曰牂

柯武帝元鼎六年開牂柯郡有夜郎縣應劭曰故夜郎侯邑牂柯臨牂柯江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牂船牂柯處即改其名爲牂柯史記曰西南巨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唐蒙爲郎中將從巴蜀筮關入途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此言習駸疑是昆明史記曰天子便求身毒國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正義曰昆明在瀾州西昆縣是也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按史記漢書漢卒破之以爲郡縣矣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

方欲至不反○言徵拜之後除西寧州刺史未及而卒也後漢書馬援謂官屬曰方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援征武陵五溪病卒漢書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亡上聞惜之地理志云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 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

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

傳同

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

穆王之季女

本傳云大統十五年拜

王姬肅恭瑜翟典禮四教競

一作

莊三星令淑

子夏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毛

傳曰服則瑜翟周禮鄭注云翟姓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瑜翟畫搖者又周禮云四教婦德婦功婦言婦容亦見詩傳國風綢繆之詩云三星在戶 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

史記外戚傳曰王大

后第三女爲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慮音慮。又王大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卽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後漢皇后紀云：皇女奴永平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皇女迎三年封隆慮公主。適平平侯耿襲。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禮婦人從夫爵。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功三時。

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

三時原時當作時。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隋文帝開皇二年三月，開渠引杜陽水於三時原。是也。白虎通曰：諸侯墳樹以柏。大夫樹以欒。此云大夫樹柏矣。徐爰射雉賦注云：

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曰墳雉。

吁嗟滕公來居此里。

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滕公夏侯嬰也。

詔

諡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

世說曰：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且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又曰：郭林宗詣黃叔度，彌日信宿，曰：

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逢蒙射法，力牧兵書。

趙氏孟子注曰：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卽逢蒙。又有力牧十五篇。黃帝臣

依託。

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

漢書藝文志有常從日月星氣太一雜子雲雨諸書是也。言用兵能占星氣知吉凶也。

故得出師以律，天幸將軍者也。

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爲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嶽彌峻，三

台更明。

尙書孔傳曰：四嶽視公。漢書天文志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

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

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貨殖見論語。漢書因立貨殖傳。左氏傳曰叔孫子所至必葺其牆屋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

思止足。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萬戶。侯等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身沒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

玄甲。堦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本傳云。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素車白

馬。喪人之服。後漢書曰。張邵喪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此必范巨卿也。庚闈著狹室賦。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廣雅曰。陪。傾側也。西征賦曰。軌崎嶇以低仰。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漢書霍光傳曰。光薨。賜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又霍去病薨。

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周禮冬官考工。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漢書曰。崇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身為列

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闔惜。下詔稱揚。賜邑子黃金百金。以奉其祭祀。吳志曰。陳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

忠國。揚名顯親。見孝經。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周禮曰。及窆。執斧以洩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晉

書曰。山濤居喪。過禮。手植松柏。銘曰。

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與馬。書窮獲麟。言義和之後。遂以司馬命氏也。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寅賓出

日平秩東作。孔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漢書曰：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木梁國也。爲秦所滅。族夷與馬者，言重黎之後，程國失官而爲司馬氏也。太史公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其懼焉。

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關，龍沙開候。

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者，謂西晉受命也。尙書帝命期曰：築失其玉鏡，用其噬虎。金行注見本序。水經注曰：象水又兼

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邊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揚雄曰：西北一候。注云：候亦官也。言西晉幅幘廣大也。時西北開候，劉淵起於離石，至其子劉聰亂晉，遂有平陽之禍。

上糝石起，河陽

水關。五馬南浮，三星東宿。

言西晉之亂，晉室南遷也。上糝未詳。晉書五行志曰：愍帝建興五年，石言於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俄而帝爲逆所弑。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

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王卒壅之。晉書五行志云：大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五王同至江東，而瑯邪王睿嗣統，是爲元帝。又天文志曰：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後元帝中興揚土。

太傅作牧，奄有江沱。

司徒避亂，承制荆河。

太傅，謂裔曾祖楚之爲晉太傅揚州牧也。詩云：江有沱。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言楚之會劉裕作難，歸魏爲荊州刺史，承制尋授司徒也。

南勞推轂，猶思枕戈。龍媒被

野，蒼兕凌波。

言楚之事魏，授安南大將軍，南拒宋師。漢書馮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晉書劉琨傳曰：吾枕戈待旦。漢書天馬歌曰：天馬徠龍之媒。史記齊世家曰：師尙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庶衆。

莊

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竄趙武，家藏李燮。

謂裔遭父難，少孤也。裔父悅，諡曰莊，故稱莊侯。禍機，謂白阜生之亂也。詳見序文。序云：遺腹，蓋遺腹子也。

彌衡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呂延濟曰：崎嶇，傾側貌。程嬰匿趙武於山中，故云山竄。王成藏李燮於酒家，故云家藏。俱注見本序。

伍員道阻，燕丹路遙。南奔楚塞，北避秦橋。

左氏傳曰：費無極譖伍奢

於楚平王執之召其子伍尚歸楚皆殺之員如吳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質於秦請歸秦王遣之為發機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南奔楚塞即伍員事吳越春秋所謂昭關也北避秦橋即燕丹事秦王發機之橋也丹北歸燕故云北避水流登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疑作重嫖姚三秦記隴頭歌有隴頭流水之句荆卿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常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後漢書西域傳曰武帝

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之宣帝改曰都護漢書云都護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自鄭吉始也又云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言裔遊難得出擢為將校有威望也

吳志曰魯肅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後漢書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裏表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六甲謂六甲子也兵占八風者按左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微故曰不競也

節廉公藏松寶劔即干將莫邪子赤比事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後漢書曰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曰見恂必手

劔之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史記曰趙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按此二語當指益州柱國為總管裔為刺史位在其下又從蜀國公亦居其下而能協和故云

八翼頻飛六條亟乘勇此仁義行茲寬猛晉書陶侃傳曰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在八惟一門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窟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窟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窟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窟左腋猶痛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

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漢書曰。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左氏傳曰。猛以濟寬。寬以濟猛。持印山開。沉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

謂裔爲潼州刺史。有善政也。持印未詳。當是益州地名。與下沉黎同處。漢書曰。漢殺笮侯。以笮都爲沉黎郡。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

注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此。云取丘無甲。均田不井。謂薄賦斂也。

懋功賜爵。

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

言拜大將軍也。按此當爲授大將軍。都督西寧州刺史之事。下文言未及而卒矣。尙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上將文昌。中星名。漢書衛青傳曰。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

爲大將軍。後漢書竇憲傳曰。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塞。拜憲大將軍。

方屠叅合。更慶臯蘭。渝川毒水。棘道灾氛。地亡都尉。灘悲使君。

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

屠參合。斬韓王信。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朔州定襄縣北。水經注曰。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陁。以卽名也。比俗謂之蒼鷓陁。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徑左縣之西北。卽燕書所謂太子寶白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州郡也。又云。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慶臯蘭下。師古曰。山名也。後漢書南蠻傳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郡國志。閩中屬巴郡。有渝水矣。漢書地理志云。犍爲郡。有犍道。應劭曰。故夔侯國也。音蒲。北反。漢書武帝紀云。太初三年。匈奴入張掖。酒泉。殺都尉。水經注曰。江水東逕羊腸虎。灘。鄒元注云。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周書本傳云。卒於京師。此似在道卒也。言任西寧刺史。方欲立功邊地。不幸疾卒也。

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旄。秋霖泣軍。

淮南子曰。日至於蒙谷。是謂定昏。說文云。雲者。山川之氣。旄。丹旄。銘旌也。爾雅曰。龜蛇曰旄。漢。

書王莽傳曰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祖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上長老歎曰是謂泣軍今云悲其死也

遣奠雙設銘旌兩布沁水同墳平陽合墓

遣奠謂天子遣奠也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

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後漢書曰皇女至永平三年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乾注云沁水縣屬河內乾鄧震之子禹之孫漢書曰衛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雙設兩布言衛與夫人合葬也夫人為襄城公主若沁水之於鄧乾平陽之於衛青矣

悲哀嗣

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

言世子侃居喪以禮也韓詩外傳曰樹欲定而風不靜子欲養而親不在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自此何世從斯幾年

麒麟欲鬪華表中燃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驪山墓上有石麒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博物志曰麒麟鬪而日蝕干寶搜神記曰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化為二書生持刺謁張華華引入談

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人防禦華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為使往取其木空中有青衣童子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忽然不見使伐其木木流血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華表中燃蓋引是事言從此千年墓上之石麟華表皆成神也

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丘隴代代英賢

青烏子曰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出連州二千石

抱樸子曰千歲之松有如偃蓋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

一作拓拔

儉神道碑

蓋開放勳立而義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舜典曰舜曰重華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此十六

族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八凱。

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

大雅文王之詩云。思皇多士。生于王國。王國克明。惟周之禎。西伯文王也。淮南

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括地志云。廬州樂縣有巢湖。卽尙書成湯放桀於南巢者也。

是知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又。若夫君臣一德。啓

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

封昌寧郡公。諡曰文。隋書地志。同昌郡。帖夷縣。西魏置昌寧郡。

公諱儉。初名慶明。恒州高陸人也。

周書列傳曰。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

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拓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按傳以從魏遷洛。故爲洛陽人。此序其未遷之先。本恒州高陸人也。

北嶽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

北史云。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

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拓拔爲魏之支庶。故序其先世云云。北嶽天孫之星者。此北嶽北方之嶽。謂赤山也。言嶽者。如中國五嶽。非謂爾雅北嶽恆之北嶽也。後漢書烏桓傳云。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按此是泰山。有天孫之名。又織女星。亦名天孫。故云天孫之星。謂遼東赤山。若泰山天孫矣。若序恒州恒山。得稱北嶽。然無天孫之稱。故知其非也。云燕河帝子之國者。按燕水春秋燕國。自慕容氏都燕。自後常爲帝都。言拓拔氏。故多奇節。甚茂華風。中國曰華。謂其有中。華之風也。高闕圖南。二王齊軫。史記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圖南見莊子。魏之先世。本在塞北。

自後奄有南土。如鷓鴣之圖南矣。二王。謂沙莫雄什翼鞮也。北史魏本紀云。魏平文皇帝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鞮。卽魏道武皇帝祖也。後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莫雄號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平宣王道武。以兄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長城。趙武靈王所築。括地志云。在朔州善陽縣北。左傳拔本塞源。長城本以備邊。既入內地。是爲拔本也。魏書官氏志云。獻帝以兄爲紇骨氏。改胡氏。次兄普氏。改周氏。次兄拓跋

氏改長孫氏弟達奚氏改奚氏次弟伊婁氏改伊氏次弟丘敦氏改爲丘氏又次弟侯氏改亥氏又命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焜氏改車氏凡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 高祖太尉北平王 周書本傳五世祖嵩魏太尉北

平王 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父 按嵩以魏道武登國元年爲南部大人至太武大延三年正月薨年八十北史本傳云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歷仕昭成道武元明太武凡四君此

言光輔五君者左傳楚平王稱范會之德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者也尙書曰允釐百工又云使宅百揆 祖豹 北史本傳云祖賈禹曰恒衛既從淮沂其父地理志曰恆水出常山衛水出靈壽淮出桐柏沂出泰山師古曰淮出大復山也 酌恆州刺史

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 一作 之號 地理志代郡有常山關按恆州本漢常山郡張宴曰恆山

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漢書曰刺舉無所避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毋卽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晉書職官志曰龍驤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事或領刺史又

王濬傳云加龍驤將軍以伐吳上語言 父臧年止弱冠榮終解印 北史傳云父臧員外散騎常侍郎早卒 公以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爲恆州刺史下語言爲龍驤將軍也

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 史記天官書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正義曰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爲策馬策馬而兵動也牽狼

二星名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史記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天官書曰天矢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以伐叛懷遠也言儉名將誕生上應列宿也 直心於物水火

恬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舉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 史記曰蔡澤遊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

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後漢書李膺傳曰。時朝廷日
亂。紀綱廢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

林監。本傳云。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文皇帝。駕馭天網。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葛亮之西歸。玉

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有一匡之功。周書本傳云。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北史作周文臨夏州。以儉爲錄事。

參軍事。餘同。蜀志同。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輔先主都蜀。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三分魏蜀吳也。玉壘山名。華陽國志曰。七國
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是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管仲之謀也。左傳僖九年曰。夏會諸侯於葵丘。羣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於葵丘。天水黠羌。漁陽羣盜。乃遷秦州長史。本傳云。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

封信都縣開國伯。隋書地志曰。信都郡。長樂縣舊曰信都。三年。滑州蟻聚。保障沉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上語見左傳。下語見後漢書。光武紀。按北史。滑州當

作渭州。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軍。丞相大行臺。謂周太祖也。周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進位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尋授關西大行臺。故有此授。周太祖爲魏丞相。行滑州刺史。北史

北史本傳云。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按渭州刺史。乃李弼令儉權鎮。非朝廷所授。故云行渭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西夏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郵支抱馬。如聞耿秉之戰。單于願識。似畏王商之威。北史本傳云。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附。而東魏遣許和

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魏地形志。西夏州寄治并州界。鎮太安神武二郡。後漢書曰。耿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乃上馬引兵北入。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後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其前王亦歸。遂定車師。而還。漢書曰。王商代匡衡爲丞相。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濶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也。言儉至夏州。使許和歸附。若車師之降耿秉。單于之畏王商也。

五年。遷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諸軍事。

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爲公。

周書本傳云。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按三夏。西夏州。見上文。隋書地理志云。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

旣而江漢遼遠。

車書寂莫。

謂荆襄初附也。注見下文。

蜀主的顛。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猶向南陽之城。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欲因會

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逃出。所乘馬名的顛。走墮襄陽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顛今日厄矣。可努力的顛乃一蹶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隋書地理志云。襄陽郡義清縣。有檀溪水。襄水干寶搜神記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奉以獻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皆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

三荆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

周書本傳云。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

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北史曰。獨狐信都督三荊州。獨狐略定北荊州。後周置兵於此。以備齊。隋書地理志。北荊州。後周曰和州。東荊州。後改曰淮州。荊州爲鄧州。襄陽郡。江左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總管府。春陵郡。湖陽。後魏置南襄州。蔡陽。後魏置南雍州。南郡。當陽縣。後魏置平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九江郡。舊置江州。漢東郡。西魏曰隋州。江夏郡。舊置鄧州。又竟陵郡。亦舊鄧州。浙陽郡。西魏置浙州。凡十二州也。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

楚城鄰

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

儉爲荊州刺史。與梁接界。言其能使二國邊境相安也。讓田。讓疑上聲。讀如左傳。蘧章。讓黃之讓。責也。吳越春秋曰。楚之邊境卑梁。其處女與吳之處女。桑於境。戲而傷卑梁之處

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吳楚由是大格。又讓如字。劉向新序曰。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勦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慮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之美瓜。怒其亭之惡也。心惡梁亭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乃每暮夜灌楚亭之瓜。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晉書曰。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難量。雖樂殺諸亮。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按上語。讓從上聲。則文有開闔。言楚城鄰境。雖實有責讓之言乎。然吳人對營。不妨有贈饋之事。部內屬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本傳云。所部鄆縣令泉璆也。若如字。則文偏於一。皆言二國邊亭輯睦也。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

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刺史教訓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璆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璆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

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

漢書曰。韓延壽。

字長公。燕人也。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齋夫。鄉老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

自悔皆自髡肉祖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起聽事郡中不敢犯又曰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拜東海太守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貢翁歸亦必行天子異之璽書勞問

贈賄加幣王人接踵本傳云魏文帝璽書勞之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賞無極故遣專使周書本傳云太祖又與儉

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昔昔聞王臣嘗嘗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公善於撫馭長於接引山藪無棄苞

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北史本傳云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訓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

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藪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云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廣絕交論曰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後漢書光武紀曰肅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民不忍欺

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樓勒賢臣之頌本傳云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漢書曰王褒爲聖主賢臣頌杜鎮南之作

牧當世樹碑竇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鎮南卽征南杜預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敘其

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後漢書竇憲傳曰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云於時戶口日增

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衰職有闕待公而補鼎任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陰民望荆南杞

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

北史本傳云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詩曰惟

其所

河內之借寇恂更慙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

後漢書曰寇恂拜河內太守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吳志

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大將軍

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按北史云在州遂歷七載周書云在

州遂歷二載乞留之文北史較詳當是大統六年授荊州刺史歷二載九年徵召吏民乞留在荊州授此車騎儀同之職也自六年至下十二年共歷七載而除行臺尙書矣故上文寇恂句爲乞留也士燮句謂加大將軍也

十二年除大行

臺尙書仍爲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

丞相司馬疑是誤文當作仍爲大司馬丞相以公識度嚴明丞相指周太

祖爲魏丞相也周書本傳云徵收大行臺尙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尙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知丞相謂周太祖司馬謂儉傳寫之錯誤也

非關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

言改名也會稽先賢傳曰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魏志曰鄧艾至潁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改名爲範字

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左傳桓二年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預曰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又桓六年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杜預曰二山具敷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敷更以其鄉名山

十三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

公才望兼而有之。星經曰：執法四星在太陽首西北，主刑獄之人，又為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內常侍官也。又云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周書本傳云：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督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

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

下，參謀帷幄，高選霸僚，公為長史。大丞相周太祖也。周書本紀云：魏大統十六年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所謂剋清河洛是也。後漢書鄧禹傳曰：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

以下可與俱者。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更遇王基，章華袞衣，還迎

郭賀。謂儉受知於周太祖也。魏志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又王修傳曰：修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又曰：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南陽文學，蓋王修也。言周太祖之知儉，猶王修之識基也。後漢書曰：郭賀拜荊州

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輪轂旒冕，勅去幘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章華楚地，謂荊州也。為下文江陵張本。時周祖雖未受禪，其承制封拜，有並尊之勢，故以明帝比之。以郭賀喻儉也。昔日伐蜀之謀。

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言周太祖欲圖江陵，儉與意合也。史記曰：秦昭王將伐蜀，張儀勸伐之。遂西舉巴蜀，晉書曰：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

與帝意合。太祖始定成都，卽有江陵之志。謂令尉遲迥伐蜀，平武陵王。紀：遂欲伐江陵，謀梁元帝也。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

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卷三荆。此又公之勳也。

周書本傳云。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

其經界。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實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子謹總戎衆。伐江陵。平史記毛遂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頃襄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夷陵。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

由公立計。果如所謀。令公作鎮江陵。以安蜀地。

周書本傳云。江陵平。以儉元謀。故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

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鎮江陵。

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惟景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

國。

武川屬恆州。儉爲恆州高陸人。武川是其故鄉也。隋書地志云。文城郡有昌寧。後漢書曰。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漢書

陳平傳曰。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閭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言儉之衣錦如二公也。

其年授大

將軍。本傳選

太和之中。曹眞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卽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

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

也。太和二年。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太和。魏明帝年號也。漢書衛青傳曰。元朔五年。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此言元封。按武帝紀。元封五年。大將軍青薨。是元封中。青尙在也。

詔曰。吳人

未復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

詔文已見上注。周書梁王督傳云：江陵平。太祖立督爲梁王，居江陵。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太祖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督備禦，內實防

督卽此鎮也。本傳云：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

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革命，光宅欽明，作貳天官，允

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

維周革命，謂周受魏禪。孝閔踐阼也。元年，閔帝元年也。北史本傳云：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僉拜爲小冢宰。周易曰：湯武革命，光宅及欽明，俱見尙書。周禮：天官太

宰之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保定二年，武帝卽位

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

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

尙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古文尙書文也。左傳杜注稱逸書。

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史記楚世

家云：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漢書陳勝傳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

無三惑而絕四知。

漢書董仲舒賢良策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入於室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女紅，利乎。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又曰：王密夜遺楊震金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誰謂無知。此云四知是也。

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

莊子曰：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淮南子曰：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高誘曰：虛心也。

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斷，吉祥來止。舍也。漢書曰：朱博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詔賜繒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

北史本傳云：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之，兼賜雜綵。

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官城臨河曲。言陝州也。

王官地名。史記曰。秦繆公三十六年。使孟明將兵伐晉。取王官。又曰。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僉臨陝州是其地也。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故云陝右詩序。部領宴繁。晦明為疾。左傳醫和曰。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於私第。春秋七十有八。本傳

云。三年以疾還京。鑾蹕降臨。軒懸徹樂。九旒龍旆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言武帝親臨祭吊。減膳徹樂也。古者大臣死。人君為之不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漢儀注

曰。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周禮曰。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又云。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筓處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

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禮也。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子山以周帝徹樂。猶尙軒縣矣。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賜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又清河王慶薨。賜龍旂九旒。儀比

東海恭王。注云。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漢書曰。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霍光傳云。發三河卒。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原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隋志。武威郡舊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夏州。注見上。靈州郡後魏靈州。雕陰郡儒林縣。後周銀州。朔方郡。長澤縣。後魏長州。平涼郡。舊置原州。抱罕郡。舊河州。西平郡。舊鄯州。張掖郡。西魏甘州。燉煌郡。舊瓜州。諡曰文。公狀貌丘

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煙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

侵松獸死

詩云誰謂荼苦。晉書曰王褒痛父非命。廬於墓側。且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淚著樹。樹爲之枯。又曰許孜植松於親墓側。有鹿犯其松。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忽有猛獸殺鹿於所犯松下。

盡忠事國。竭力

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

漢書鄭崇傳。上賁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奇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

周太祖所謂此人閒雅。狐每與語。嘗蕭然長敬。恐有所失者也。注見上文。

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

成誦在心。取爲時用。

風后力牧。黃帝臣。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傳。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也。

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

後漢書曰。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宜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間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操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盤案之間。不過

桑杯石鼎。

謝承後漢書曰。高弘以桑杯盛漿。言其儉也。

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

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慕墳埏。奉遵遺訓。

本傳云。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

是以衛青之塚。仍陪漢武之陵。

管仲之墳。卽接齊桓之墓。

顏師古漢書注曰。衛青塚在茂陵東。次霍去病之西。相並者是也。三輔黃圖曰。武帝葬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括地志曰。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一名牛首峒。一所三墳。又云。

管仲塚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之阿。是管仲桓公之墓。接也。

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

史記樂書

曰君子聽鼓鑿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又曰君子聽鑿聲則思封疆之臣

既畫雲臺乃題麟閣

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漢書曰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更

贈公爲鄆北史作鄆

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

鄭司農曰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公在民留愛

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祀野祭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襄陽記曰諸葛亮初亡百姓巷祭戎巨野祠

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

象魏有詔許焉

本傳云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鄆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沃壤之地蕭何

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率脩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左傳哀三年云命藏象魏又莊二十一年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預曰闕象魏也

桂棟

杏梁綠墀青瑣

謂賜宅之宏麗也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櫺三輔黃圖曰靈波殿以桂爲柱閒居賦曰飾文杏以爲梁漢書曰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後漢書曰梁冀大起第宅臆懸皆有綺練青鎖注云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張衡西京賦曰張鳳蓋楚辭曰青雲衣兮白霓裳又曰送美人兮南浦又曰東風飄兮神靈雨是知漢陽郡

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樂公之社

蜀志曰諸葛亮諡忠武侯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魏鎮西將軍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漢書曰樂布

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
按臨淄齊地地理志曰臨淄師尙父所封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周易上經有屯卦剝卦象曰雲雷屯。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荆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言世衰道微。天迴地轉。赤縣神州之地。轉為陰山瀚海之鄉。而

魏氏乃從。容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答三才。言魏氏始懷問鼎。終嘗當璧也。史記秦武王三年。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三齊記曰。般城南

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繫蒲繫馬。今蒲猶繫者。郡國志。平原般縣是也。尙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易繫辭曰。兼三才而兩之。三才。天地人也。烈祖燮諧。九龔梁棟。取才逢

獵。求賢入夢。烈祖。謂沙莫雄也。燮諧。言沙莫雄燮理。弼諧之功也。九龔。未詳。疑作九龍。龔又疑公訛。似謂北魏十族。長孫居其一。自餘為九。於魏室為棟梁之材也。史記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殷本紀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巖為姓。號曰傅說。匡贊官雲。謀

獸紀。鳳律定公族。珪分職貢。言沙莫雄當魏之初興。遂得設官分職。賜姓裂土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潛夫論曰。古者吹律定姓。左氏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公族。言賜姓長孫。如古吹律。本魏支屬。故云公族也。珪分職貢者。言魏七分其國。沙莫雄為南部大人也。又嵩為北平王。珪分如周禮。桓珪信珪躬珪之屬。職貢如禹貢。納糈納粟。納米之類是也。乃惟嗣德。實秉英靈。

身圖斗宿。面繞樞星。謂儉之誕生。上感星宿也。帝王世記曰。禹胸有玉斗。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青衿敬業。童子離經。

信陵虛左。干木分庭。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禮記曰。十年視離經辨志。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請而禮交之。客食客三千人。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生。又云。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

未嘗不賦。莊子曰：分庭抗禮。言儉爲周太祖所敬也。**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叅勿失。**言周太祖赴平涼時，儉得參機密也。漢書曰：孔光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又曰：惠帝時，曹叅

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行矣。干寶搜神記曰：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又後漢書曰：黃香九歲失母，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自溫。被干寶搜神記曰：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疽，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嘆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此與王祥王延事同。寒林笋出。孟宗事，注見齊王碑銘。

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真筠，溫如瑞玉。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詩云：溫其如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

馬願如羊，金須似粟。言儉在荊州有清德，故以清德名樓也。後漢書曰：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置水一盂，太守曰：水者欲明者而任之，以治國也。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後漢涼州張奐之言也。注見步陸孤碑。

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

秦拔郢，燒夷陵，言爲鎮東將軍，遂獲夏州，督南道諸軍，遂平荊州，皆其勳也。憑軾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

言儉下齊，則清河洛，入楚，則平江陵也。左氏傳曰：憑軾而觀之。潘岳詩云：凌江而翔，戰國策曰：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曰：燕噲亂齊，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

六卿咸事，天官

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

謂儉拜小冢宰尋爲陝州刺史也。周禮六卿天官冢宰之職。二南周南召南甘棠美召伯也。治平聲。

清風有頌綠竹聞詩贈行之册超然

帝師。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又衛風云綠竹猗猗。毛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釋文綠竹並如字。爾雅作筮音同。韓詩竹作薜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芻郭璞云今呼白脚莎。一云鹿孽也。按綠竹本二物。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

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毛詩正義云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

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闊無違一心。

謂宅宇宏麗。臨終之日請以還

官是其死生無違也。蘭苑杏林謂木蘭爲柱。文杏爲梁也。詩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風雲積慘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嬰之隴喬玄之墓。馬見

千年車迴三步。

史記曰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與高祖相愛。封滕公。卒諡文侯。索隱曰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焉。後漢書曰喬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初曹操徵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覽自爲其文曰。故太尉喬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令明訓。士思令讓。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願。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致浚儀。遣使以太牢祀喬玄。進軍官渡也。言儉與周太祖相善。猶夏嬰之於漢。高喬玄之於魏。武也。

左無長樂。

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史記曰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庾子山集卷之十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碑文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

周書列傳曰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

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

親賢之國

序田氏之先也田氏本虞舜之後出自嬀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始食田采以陳氏爲田氏謂之陳田後周宇文起於荒服賜族皆變夏姓田弘爲紇干氏其一也尙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揖讓謂舜受禪也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

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親賢之國謂齊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

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

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

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

漢書曰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氏之

族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擊殺狄令而召豪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略定齊地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三輔黃圖曰漢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於長

陵潛夫論曰漢高祖徒諸齊田而有疑作長驅而却燕將况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主聊城祭鳥長岳而驅燕將漢書曰田千秋年老

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申故因號曰車丞相史記曰燕軍攻安平蓋降齊城惟獨莒即墨不下燕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殺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教我卒破燕軍殺其將

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又魯仲連傳曰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載誕之辰星精出昂列女傳曰太

擊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任文王之母王爾雅曰歲在寅曰攝提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

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浮瓜未詳會稽典錄曹娥投瓜于江存其父尸異苑稱魏武見石旁八字不能了禰衡離

合解之一作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圖荀悅漢紀曰張良遊於汜上有父老直墮其履疑是事師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躍而進之父老

曰孺子可教矣後三期而良先至父老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於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越女試劍竹枝上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即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

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本傳云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隴西王節度於時洛邑亂離當

塗危逼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舉賢誅暴實在於彊臣永安魏莊帝年號也子都督後魏官名隴西王爾朱天光也彊臣謂爾朱氏也魏本紀云明帝崩爾朱榮謀廢立以長樂

王子攸爲帝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邵等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死者皆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爾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禽之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爲永安是其事也洛邑魏所都也當塗謂魏也圖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拓拔氏國號後魏故云當塗危逼

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劍轅門籠謀當世

周書本傳云魏

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令狐之役云訓卒利兵秣馬孽食又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杜注云蒐閱也周禮曰設宮車轅門前漢紀曰樊噲杖劍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

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遂定曹王之業

漢書曰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

項王必留擊之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叛楚布與隨何間行歸漢魏略曰許攸字子遜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度之役諫紹弗與太祖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遂亡詣太祖言弘去爾朱而就周文猶隨何之說布畔楚

永熙中初

一作奉

迎魏武帝入關

魏本紀云武帝永熙三年七月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是爲西魏

封鶉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戶

本傳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魏屬平涼郡

太祖以自著鐵甲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

本傳稱孤餘同

白水良劍罷朝而贈陳寵青驪善馬迴軍而賜李忠並經輿服足爲連類

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涑人也久留臺閣賞賜

有殊又韓稜傳曰稜爲尙書令與僕射郵壽尙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都尙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自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邳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著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端樸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椎直道反。謝承書漢官儀作鍛成。袁宏後漢光武紀曰。蔡陽白水鄉爲春陵侯封邑。范蔚宗齊亦云。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按白水本光武受命之地。故明帝賜劍云。白水良劍矣。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言弘之得蒙賜甲也。如古贈劍賜馬矣。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

公。十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之城。龍種復歸。還尋白沙之路。

公此衣錦鄉里榮之。

本傳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隋書地理志曰。雍州平涼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按弘本原州長城縣人。今爲原州刺史。是其鄉里也。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鄉中以仁孝聞。天西北隅。紫雲

氣。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卽便拜辭。昇雲漢而去。母年百餘歲。無疾而終。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苦請相見。乃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三年之後。無復哭聲。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似。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脩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奕。字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水經注曰。襄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言弘本原州人。還爲原州刺史。衣錦之榮。如蘇君之復返桂陽。龐德之還歸襄水也。侍從太祖。戰

河橋。復弘農。解華山。

本傳作洛陽。

圍平沙苑陣。

事在魏大統三年。隋書地理志。馮翊郡有沙苑。按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周太祖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栽一

樹以表其功。其樹往

往猶存。見郡邑志。必有元勳。常蒙別賞。太祖在同州。

周本紀云。魏廢帝三年。改華州爲同州。

文武並集。號令云。人人如紇干弘。

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本傳已上俱同。

前魏元年。

本傳魏廢帝元年。

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祈

連猶遠。卽受冠軍之侯。沙幕未開。元置長平之府。

漢書曰霍去病封冠軍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是去病未至祁連時已封冠軍侯也師古

曰祁連山卽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武帝紀曰元朔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幕者卽今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按年表衛青以元朔二年擊匈奴取朔方封長平侯是

沙幕未開之時也。

梁信州刺史蕭韶寧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稱兵漁陽公受命中軍迅流下瀨遂得朝發

白帝暮宿江陵猿嘯不驚雞鳴卽定。

本傳云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漢書曰下瀨將軍下蒼梧後漢書曰公孫述改魚復爲白帝城又郡國志曰南郡巫西有白帝

城江陵南郡治也時爲梁元帝所都猿嘯卽荆州記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是也注別見左氏傳曰雞鳴而駕塞非夷竈惟余馬首是瞻

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

仇池之氣。

本傳云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華陽國志曰阿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隋書地理志曰梁州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周書異域傳曰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其界自仇池

以公推鋒直上白刃交前萬死一決寬徒多潰身被一百餘箭傷肉破骨者九創。

本傳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

馬被十槩露布申上朝廷壯焉。

本傳馬被十槩朝廷壯之信州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

葛屨糾糾魏有去舊之歌零露瀼瀼周受維

新之命。謂魏廢帝禪位周閔帝踐阼也。詩魏風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言魏祚既衰，取古魏風以爲比。小雅蓼蕭云：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大雅文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

宇文氏受命。

如古周德矣。

乃進爵封雁門郡公。

本傳孝閔踐阼，進爵雁門郡公。

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

軍事。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

隋書地理志：梁州臨洮郡臨洮縣，西魏置岷州。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

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噫，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杜預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

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

公不發私書，不然官燭，獸則相負渡江，蟲

則相銜出境。

本傳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世說曰：王經爲江夏太守，不發私書，謝承後漢書曰：已桓爲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暝暗之中，不然官燭，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遷九江太守，郡多虎，常設

檻，奔均到下記屬縣，可去一檻，奔其後傳言虎

東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散去。

本傳云：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楊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

衛青受

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受，差無慙德。

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又西域傳曰：隗以玉門陽關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曰：竇憲與

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紀功。

渾王叛換，梗我西疆，宕羌首窳，藩籬攜貳，公受脈於社，偏師遠襲。

本傳云：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

應，詔弘討之。按渾王吐谷渾也。漢書注曰：叛換，猶跋扈也。宕羌，宕昌羌也。周書異域傳云：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率其部落止於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又宕昌羌傳云：保定四年，彌定又引吐谷渾

寇石門戍。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揚旌龍涸，繫馬甘松。

周書吐谷渾傳云：天和中，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隋齊地理志曰：同昌郡嘉城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又曰：宕昌郡懷道縣，後周置甘松郡。水經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里，至龍涸。唐書曰：松州交州郡屬劍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爲名。

二十六柵，遂破平之。左傳曹鬪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詩云：鶉之奔奔，言弘破吐谷渾如逐獵也。既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被使南征。

百萬軸轡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漢書曰：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軸轡千里。注云：軸，後施柁處，轡，前頭刺。船官之城，所次也。又曰：荆州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

登巢懸纍，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凌城。船官之城，謂湘水也。水經注曰：湘水又經船官西，湘舟、商舟之

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左氏傳曰：晉楚戰於鄆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纍，炊也。吳越春秋曰：乃發習流二千人，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楚辭曰：往來倏忽。

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天和至解衣。本傳云：天和二，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乃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巖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

還江陵。鸞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命太公把白旂以應之，紂軍反走。呂氏春秋作白羽，左氏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沉玉而濟。

朝廷以晉剋夏陽，先通滅虢之政，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左傳僖二年曰：晉師會虞師伐虢，滅夏陽。五年，晉滅虢。史記曰：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是以馳傳追

公以為仁壽城主

本傳云尋以弘為仁壽城主以逼宜陽

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

熊山陳中軍而疏行首乘機一戰宜陽銜壁

本傳云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北齊書曰段韶字孝先姑臧武威人斛律光字明月朔

州敕勒部人也後漢書曰赤眉敗上所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峯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矣左傳成十六年范匄曰塞井夷籬陳於中軍而疏行首杜注云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增封五百

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策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三列少保為前炎正五官冬官

為北頻煩寵命是謂賢能

尚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

為中火凡五官又百官表云冬官司空

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

襄之下更多冠蓋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元年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隋志襄陽郡西魏曰襄州置總管府義陽郡後魏曰郢州又江夏梁置郢州時屬陳春陵郡西魏曰昌州豐疑作邊隋志邊陽郡是時屬陳疑備

置隋志漢東郡唐城縣西魏曰唐州襄陽書舊傳曰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承映

既而三湘遼遠時遭鵬入五溪卑濕或見鳶飛

言弘薨於州也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鴞不祥鳥也誼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乃爲賦以自廣。南史侯景傳云：巴陵有地名三湘，寔字記曰：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也。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病遂卒於彼。水經注曰：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酉溪、澧溪、辰溪，悉是蠻人居。故謂五溪。後漢書馬援曰：吾仰視飛鸞，點點墮水中，臥念少游時語，何可得也。

舊疾增加，薨於州鎮。天子畫凌煙之閣，言念舊臣，出平樂之宮，實思賢

傅。畫凌煙之閣，未詳。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功臣圖形凌煙閣。事在唐時。今按此文，知後周以前已有其事，非始於唐也。又按王子

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鶴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禁，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介子推爲晉國功臣，凌煙之名起於此矣。鮑照有凌煙樓銘，西京賦薛綜注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按平樂爲作樂之處，實思賢傅者，卽樂記所謂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等語，謂樂作而思也。

有詔贈某官禮也。本傳云大象末。

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卽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屬國玄甲輕車介士一

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之葬。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去病爲驃騎將軍。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又曰：衛青拜大將軍，卒與平陽主合葬，起冢象廬山。嗚呼盛哉，公入仕

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通中陷刃，疾甚，曹參刮骨傅藥，事同一作關羽。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

四蜀志曰：關羽常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羽使伸臂，令醫刮去其毒，言笑自若。而風神果勇，儀表沉雄，事親無隱，無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學不專經，略觀書籍，

兵無師古，自得縱橫。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禁忌注云：送葬造宅之

法若黃帝青鳥之書。白馬未詳。青鳥爲冢宅之書。此亦疑占星者有其書也。

九宮推步三門伏起。

後漢書張衡曰。重之以下筮。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注詳齊王憲銘。後漢書高彪箴曰。天有太一。五符三

門。注云。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也。

天弧射法。太乙營圖。

天弧。弧矢星也。天官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漢書藝文志有太一兵法一篇。秦壹雜子星。秦一雜子雲雨。又秦一二十九卷。

並皆成誦在心。

若指諸掌。

言青鳥已下諸書皆成熟也。

虜青犢之兵。甚有祕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

後漢書郡國志曰。河內野王。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處。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青犢。

等。各領部曲。又袁紹傳。官渡之役云。淳于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穴破之。盡焚其糧穀寶貨。斬督將唯元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後漢書注云。烏巢地名。在

滑州酸棗城東。

西零賊退。屈指可知。南部兵迴。插標而待。

西零。謂西羌也。南部。謂陳也。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瑠戈而返齊地。

有志不就。忠貞死焉。

問吳王者。謂其欲問罪於陳也。返齊地者。謂其有平齊之志也。陳都江表。故曰吳王。高氏國號曰齊。故云齊地。弘有此二志。不就而死也。漢書吳王濞傳曰。弓高侯頽當執金鼓。見膠西王卬曰。王苦軍事。願問王

發兵狀。晉語曰。秦穆公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穆公衡瑠戈。出見使者。

世子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苦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

夜下。

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函。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康成曰。苦。編葦也。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寢苦枕草。史記伍子胥曰。必樹吾墓上梓。令可以爲器。正義曰。器謂棺也。此云梓樹棺木也。干寶搜神記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

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西燕。史記封禪書曰。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應劭漢官儀曰。太

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言齊國強大。桓公霸時。田敬仲來奔也。兵強東楚者。史記曰。桓公三十年。伐楚。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地遠西燕者。史記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是也。陳厲公子完。號敬仲。奔齊國。在桓公十四年。是其時也。

五卿咸正。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象還燃。左傳莊二十二年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占曰。五世其昌。並於正。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榘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注曰。榘子敬

仲。五世孫陳無宇也。世家。成子曾孫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云三王者。除潛王無道。爲淖齒所殺。王建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弗稱。威王宣王襄王。此三王並賢也。又按田儋兄弟三人。俱爲王並賢。史記曰。儋弟榮。榮弟橫。高帝曰。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靈龍燧象。卽田單鐵籠火車事。史記曰。樂毅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人攻安平。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單收卽墨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燕軍。收云燧象者。按左傳定四年曰。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田單之術。本於此矣。

德乃祖。乃父。維嶽降神。生甫及甫。大雅詩。嵩高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甫。鄭箋曰。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在堯時。姜姓爲之。申甫。齊許。皆其苗裔。北門梁棟。西州雲雨。

勇讐燕城。名題漢柱。北門。謂齊之北門。燕在齊北。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北門。燕人攻齊。田單固守聊城。卒以敗燕。是爲梁棟也。西州。謂京兆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故云西州。謂

田鳳爲京兆人。漢帝題柱之恩。是遇雲雨也。勇鬻燕城。接上北門句。卽田單事。史記曰。田單敗燕軍。殺其將騎劫。迫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名題殿柱。接上西州句。卽田鳳事。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言弘祖父。皆有功績。如田單之復燕城。田鳳之題漢柱。稱田氏之盛也。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青衿以下言田弘也。鄭風子衿云。青青子衿。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晉書曰。王戎年

六七歲。於宣武場觀猛獸。檻中。虓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世說曰。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劍學

千門。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許氏說文。許冲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古篆。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乃數

軍實。乃握兵符。集作澆沙成壘。聚石成圖。左傳臧僖伯曰。以數軍實。杜預曰。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後漢書曰。舊制發

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裴子伯說公曰。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風

雲順逆。營陣孤虛。靈雨鉦鳴。燿火飛狐。風后握奇經。有風陳雲陳。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方術傳曰。須與孤虛之術。章懷太子注云。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乙亥無干。於

是爲孤也。對孤爲虛。詩采芑云。靈雨既零。又云。鉦人伐鼓。說文曰。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注云。鐃也。形如小鐘。是鐃亦名鉦也。張宴曰。燿火。燧火也。狀若井契。皐矣。漢書文帝紀曰。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淮陰受

策。車騎登壇。公爲上將。有此同官。言弘授車騎大將軍。轉驃騎大將軍也。淮陰侯韓信也。受策謂拜大將軍也。後漢書曰。竇憲拜車騎將軍。上將文昌中星名。左氏傳曰。同官爲僚。今授將軍是爲上將車騎等

名爲同官矣。

下江燒楚。上地吞韓。推功玉案。定策珠盤。

下江燒楚。謂弘爲江陵總管。退陳將吳明徹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下江兵所據。注云。今當陽城是也。上地吞韓。謂弘

爲仁壽城主。以適宜陽。宜陽。韓地也。史記韓襄王五年云。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又曰。王翦將上地。楚漢春秋。韓信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注詳司馬裔銘。周禮曰。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注云。珠盤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爲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天有三階。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

謂弘爲少保司空也。藝文志曰。秦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秦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三階。謂少保六卿。謂大司空也。

台曜偕輝。

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

台曜。卽三台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彗。辰蘇林曰。能音台。周官曰。三槐三公位

焉。故云。槐庭。王儉褚淵碑文云。贊道槐庭。左氏傳曰。武有七德。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晉書溫嶠曰。錢世儀精神滿腹。世說曰。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伏波受脈。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

謂督襄郢諸州軍事。不復返也。伏波。樓船將軍。名前齊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

路博德。出桂陽。下瀘水。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將軍。漢書曰。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瀘水。左氏傳曰。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又僖四年傳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依左傳則昭王已沒於漢。呂氏復云。振王。且或稱梁敗。或說膠船。其旨不同。一遵左氏之爲正也。

飲丹有井。澆泉無

菊。功存柳林。身在構木。

干寶搜神記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徙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水。是以飲水而得壽。盛弘之荊州記

曰菊水在穰縣菊被漉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魏文帝柳賦序曰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按古人戰勝嘗種樹一枝以旌其功官渡之戰曹公破紹天下莫敵功之最大者也此云功存柳林以弘有宜陽戰功故引是事左傳莊四年曰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杜預曰櫛木木名櫛即蕩反又莫昆反又武元反言無丹井菊泉可以延壽功成遂薨於行也

移茵返葬提柩

山行芻靈隴水哀挽長城

說文曰芻車禱也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注曰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

字生金

西京雜記曰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皇覽曰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注引張僧鑿地志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

人見形顧野玉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遠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實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 渺渺山河熒熒胤子泣血徒步

奔波千里

言弘薨於州鎮子恭等奔喪千里也世說曰王潛沖為尙書令經黃公酒壚下過謂後車客曰自稽生天阮公亡以來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左氏傳曰哀十六年孔子卒公誅之曰榮榮余在疚詩曰哀此榮獨泣血言泣盡而繼之以

血 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哀榮終始

酈元水經注曰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潘岳西征賦曰深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謝靈運詩曰風悲黃雲起哀榮見論語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

字或作 余同

綿永神道碑

公達永字永賓東燕遼東石城縣零泉里人也本姓段周齊列傳云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

昔者昌意陵居初分若水之

姓。其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

序段氏之先也。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山海經曰。南海之木。若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若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

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德寶曆矣。國語曰。黃帝以姬水成。段氏之先出自鄭國。姬姓。左氏傳曰。鄭武姜愛共叔段。請京始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叛大叔段。大叔出奔。共此段氏得姓之始也。

西河居士蕃魏

而却秦。北岳將軍威胡而奉晉。其後居於北代。則先封遼水。備乎史籍。可略而言。

史記魏世家曰。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是得譽於諸侯。按史記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是段干為複姓。未必即段氏之祖。惟風俗通注云。姓段名干木矣。晉書曰。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捷。世為大人。父務勿塵。懷帝時。以為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後為石季龍所逼。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永本傳。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段匹磾之後也。北岳恆山也。

祖援。鎮西將軍。馮翊太

守。本傳云。晉祖愷。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

父儒。平東將軍。持節。恒燕朔三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地名注見是篇銘內。

公牟。裁弱冠。卽值

亂離。驅馳關塞之間。早有縱橫之志。

本傳云。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

軍陣方圓。無勞聚米。山川形勢。

不待披圖。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漢書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

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又後漢書曰。鄧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

魏正光

五年入仕。解褐殿中將軍。孝昌三年。加龍驤將軍。永平三年。授平東將軍都督。中挺建義。勳謀是先。蒙

賞倉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

正光五年。魏明帝即位之八年也。孝昌三年。魏明帝十一年也。按魏帝紀。宣武之八年。改元永平。明帝為宣武子。當作永安。疑有誤。隋書地理志曰。漢陽郡上祿縣。舊置仇池郡。後魏置

倉泉縣。其年淮淝。侵軼南鄙。徵公兵。受賑偏師。一月三捷。

本傳云。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為侯。左氏傳曰。戎有受賑。詩云。一月三捷。

昔張遼奄至。

原本有闕文。○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

封沃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進爵為侯。

漢書地理志曰。雁門郡有沃陽縣。

永熙元年。

魏孝武即位之年也。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本傳云。除左光祿大夫。

魏武帝特召入仕。開內大都督。馬武小心侍。蕭王於臥內。典章忠

壯。陪魏后於宮中。

後漢書曰。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袁宏後漢紀曰。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

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對酌於前。自以新屬也。其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魏志曰。典章。陳留已吾人也。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

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於時賊帥元伯。破掠城市。西白潼函。

東綿鞏洛。

本傳云。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白疇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左傳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殺。以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高誘呂氏春秋注。桃林縣。西長城。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郡國志曰。弘

農故秦函谷關。又河南穀城。有函谷關。河南鞏縣。故鞏伯國。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之王城。

京畿大都督。請士馬五千。公曰。此賊無他策。尋為鳥散。止請五

百騎。應手生擒。朝廷賞其謀策。百姓喜其除害。

本傳云。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惟以寇抄為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

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速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既而喪亂弘多。生民板蕩。乘輿西

幸。宗社北遷。言魏孝武遷都長安也。

公妙識玄象。深知曆數。乃與昆弟謀為自全。斬西中郎將。送首關內。

本傳云。帝西遷。永時不及。

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

蒙賞平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大統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北徐

州刺史。平竇軍。復弘農。戰沙苑。河橋。公並預先登。身當鋒首。謨猷應變。備在司勳。

本傳云。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河橋之

役。永力戰先登。周禮司勳。屬夏官。鄭注曰。此官主功賞。

增邑八百戶。通前合二千戶。進爵為沃陽縣開國公。授南汾州諸軍事。南汾州

刺史。隋志云。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

十四年。增邑三百戶。轉大都督。其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

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中。尋授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又遷雲州刺史。

隋志云。北地郡三水縣。西魏置恒州。尋廢。又北地郡彭原

縣有豐城西魏置雲州

昔軒丘分族異姓者十四人。豐邑建侯。宗盟者四十國。

史記曰：黃帝姓軒轅氏。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鐘

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詩云：作邑於豐。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太祖文帝。席卷關河。三分天下。席卷見

過秦論。穎川從我。並有鄉

里之親。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舊。

袁宏後漢紀曰：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鮪、期、堅、鐔、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漢

書地理志曰：京兆新豐，故驪戎國。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新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國。舊胄還姓爾綿。本傳

云：賜姓爾綿氏。周明帝紀：二年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遷，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稱京兆人。

增邑一千戶。進爵爲廣。

一作州。城郡開國公。地理志曰：廣城縣屬右北平。尋

授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

隋志云：汝山郡。後周置文州。

國家以玉門西拒。久勞亭障。陽關北牧。多事風塵。

漢書西域傳曰：漢列亭障至玉

門。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南道北道。地理志曰：敦煌郡有陽關玉門關。

武成二年。有詔進公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馳梓嶺。聲振榆

關。無雷畏威。負霜懷德。

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古瓜州。隋志云：敦煌郡舊置瓜州。梓嶺，卽梓潼也。漢書地理志曰：廣漢郡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益州郡有葉榆澤。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又曰：老上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有五翎侯。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漢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此云負霜疑貴霜轉寫之誤也。

保定三年還朝。受工部中大

夫遷軍司馬夏官司武待白露而治兵冬官考工記玄雲而授職周禮夏官司馬之職謂水爲軍司馬也月令曰七月白露降治兵謂秋獮之事也周禮冬官考

工記謂水爲工部大夫也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緡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冬官黑雲故云玄雲矣

四年增邑三百戶通前合三千九百戶其

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管軍事一有洛食朝登上將暮會小卒事涉交接觀釁而返左傳隨武子曰會聞

用師觀釁而動杜注曰豐罪也天和二年以本官領小司寇三度有星名天獄八卦有坎象刑書史記天官書注詩紀歷樞曰賤人牢一曰天獄坎上

六係於徽纆實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曰徽索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繩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實於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九家易

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公繁不秋荼嚴無夏日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左氏傳曰趙盾夏日之日也民知約法未肯以獄吏爲尊吏識刑名無敢

以死灰相懼漢書高帝詔曰今民約法三章耳又周勃傳曰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又韓安國傳曰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又任左廂第三軍總管按後周六軍有右一軍右二軍右三軍左一軍左二軍左三軍總管見周武帝紀仍被勅將兵馬北道教習韓信入關即申軍

令陳農受詔仍校兵書史記曰蕭何薦韓信拜大將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按漢王入關中韓信亡楚歸漢故云入關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豈直六郡良家五

營騎士懸知正正之旗遙識堂堂

一作亭亭

之陣

一作氣。漢書曰：漢典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漢官儀曰：漢有五營，孫子兵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蒙犯霜露，旗鼓驅馳。

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又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詩曰：載馳載驅。

俄而遭疾疹，至大漸。五年

注云：正齊也。堂堂，大也。

六月十六日，薨於賀葛城。春秋六十有八。

本傳云：率兵北道，講武卒於賀葛城餘同。

將軍死，綏三軍行哭，都護喪還，緣邊追祭。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綏，却也。漢書曰：段會宗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九月二十三日，靈柩至於京師，皇帝臨喪，百寮赴弔，詔遣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軌監護喪事，又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紇豆陵亮冊贈使持節

柱國大將軍同華宜敷丹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

隋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京兆鄭縣，西魏曰華州，京兆華原縣，西魏曰宜州，上郡西魏敷州，延安郡義川，西魏為丹州。

後周為丹陽

諡曰恭公。其年十一月五日，葬於京城南高陽原高司里，夫人赫連氏。

赫連勃勃之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朔方人。

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并衆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令曰：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為天連，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兗州刺

史悅之女，年十四，適爾綿氏，冊拜魯城縣君，遷濟陰郡君，又遷廣成國夫人，肅恭令淑，儀範賢才，四德

有耀三星增輝三公夫人見於斯矣。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國風綢繆云三星在戶。建德元年十二月亡。春秋五十有八。二年

正月歸於高司之塋。劉荊州之墓合葬於襄水之陽。劉荊州劉表也。後漢書注引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又從征記曰劉表家

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香。珍香數千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面如生。香聞數十里。衛將軍之陵同穴於廬山之下。漢書曰衛青拜大將軍。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家

象廬山。嗚呼哀哉。世子岌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純孝事親忠貞事國禮義自立聲名有焉。銘

曰。

軒臺受氏若水降居西城仲胤北陸寘餘。言段氏之先本黃帝之子昌意之後姬姓其在鄭國春秋時有共叔段爲京城大叔段爲武姜少子莊公之弟故云仲胤北陸寘餘謂段匹磾本鮮卑人父務

勿靡爲單于匹磾假撫軍大將軍也北陸北方之總名也。山川雄烈風俗扶疎昔我關塞泐襲干戈。言懷仕魏爲黃龍鎮將也本傳言曾祖序云曾祖援疑懼是其高祖矣。時遭拔

本世值橫波北封代郡東據遼河。言北魏盛時儒爲平東將軍持節燕恒朔三州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漢書地理志云代郡秦置屬幽州遼西郡遼東郡秦置屬幽州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云北封

代郡東據遼河者儒爲恒州刺史持節燕恒朔三州按魏地形志及隋書地志魏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恒山本恒山郡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本漢五原郡後魏置懷朔鎮及朔州此三州之地在燕代之間遼陽在東也。地未平一天猶

薦瘥我公重光繼文踵武

言魏正光末六鎮擾亂永遂於此時立功也。逸書曰地平天成又老子曰地得一以寧。詩曰天方薦瘥我公謂段永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踵繼也。武跡也。

總牧三蕃

兼治六輔雅俗觀風都亭待雨

謂永歷任諸州軍事及諸州刺史也。漢書曰兒寬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內河南也。師古曰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渠以益漑鄭國旁高卬

之田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渠在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輅是也。任昉曰六輔殊風文選李善引章昭注此云六輔亦引章氏之義也。禮記曰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謝承後漢書曰鄭弘

爲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不逢問吏無聞桴鼓

袁宏後漢紀曰劉寵爲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老父共往送寵曰山谷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種皆大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皆懼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不止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

公以載世挺此令聞孝有三

德忠惟一君馬陵釋患聊城解紛

左傳成七年云會武陵杜預曰魏郡元成縣東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聊城解紛田單事注已見

兵防滿月戰避迎雲長松

都尉細柳將軍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續漢志曰雲如壤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後漢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水經注云漢永初三年置有白馬水出長松縣東北

注白水又東逕陰平漢書曰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

既牧淮海且蕃恒代高壁負關長亭穿塞

謂永任徐州恒州刺史諸州軍事也左傳杜注曰壁壘壁也漢官儀曰秦法十里一長亭

司盟

此處脫四字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繫臣鬻鼓杜預曰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鬻鼓鬻計觀反

吏不能欺兵無敢背玉關遺矩汾海留愛

說文曰：釁，血祭也。應劭曰：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玉關遺矩謂爲瓜州刺史。瓜州，燉煌玉門關是也。汾海留愛，謂爲南汾州刺史也。

大將受冊，公昇其壇，六卿咸事，公貳其官。

大將昇壇，韓信事，謂

授使持節大將軍也。六卿咸事者，永爲小司寇，故云貳矣。

夷陵燒楚，上黨分韓，營軍參合，校戰臯蘭。

史記曰：秦將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漢書地理志曰：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

皆趙分也。史記韓王信傳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蘇林曰：參合，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地理志曰：代郡有參合縣。水經注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漢書霍去病傳曰：合短兵鑿臯蘭，下師古曰：山名也。

年深厲起。

福過災生，上台裂岳，次將傾星。

傷其卒也。庾亮讓中書監表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上台，三台也。次將，文昌中星名。言永死，上應列宿也。

赤地，疑作

悲淚，白虎哀鳴，懸弓。

靈幕繫馬寒垆。

赤地，丹旆也。爾雅曰：龜地曰旆。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有丹地在水，自洒濯之，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諡曰昭靈夫人。水經注引此作丹旆矣。干寶搜神記

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爾雅曰：林外謂之垆。

煙凝不動，泉凍無聲，天子愴然，追於贈諡，禮官賜冊，陪陵受地。

謂帝臨喪，冊贈追諡，更受葬地也。

印綬曰策，衣衾曰襚，玄

窆就列，黃腸在位。

漢書曰：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輜車介士。穀梁傳曰：衣衾曰襚，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贈人，因謂衣服爲襚。周禮鄭注曰：窆，葬下棺也。漢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梓，曰黃腸也。

自此何世。

從茲幾春，樹爲樞社，陵成谷神，詎知雲閣，名在功臣。

樞社，疑卽櫟社。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按莊子以此木得終天年，此云墓樹長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注云：谷

養也。神謂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則長生不死。此云陵成谷神者。言死而不朽。視彼丘陵。有如生年也。靈閣。漢書所謂靈臺是也。臺閣通稱矣。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

序張氏之先也。按姓譜自軒轅子少昊第五子揮。觀弧星始造弓矢。為弓正。主祀弧。世掌其職。為張氏。軒丘命氏。若

國語所云。黃帝之子十四姓也。注見齊王憲碑。若水降居。昌意。專注見段永碑。言張氏本黃帝之後。姬姓也。

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以官為族。所謂弓正是也。因地

為宗。按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有四張城是也。

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彥為賢

臣。小雅六月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箋云。張仲。尹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爾雅李巡注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矣。春秋晉有張氏。世為大夫。左傳成十八年曰。張老為侯奄。國語云。使張老延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是也。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中軍司

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其後張氏累見於傳。張彥疑即張老。爾雅曰。美士為彥。彥。士之美稱。故云。張彥。若漢書魏倩。汲直矣。韓有開地。則五世稱強。一作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

不戰。漢書曰。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滅韓。良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戰國策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亂。擒智伯。身死國分

為三。三卿。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其

道躡駭漢書藝文志稱兵書有燧一篇又有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太壹兵法一篇鳩治子一篇孟子一篇圖一卷鮑子兵法圖一卷苗子圖一卷

甚得蛟龍之氣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獸則麒麟角鱗郭璞曰角鱗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毛詩疏云角端有肉張揖曰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齊魯之侵引史記曹沫事注見步陸碑蓮花劍也越絕齊曰越

王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花粹如芙蓉蛟龍之氣即雷煥張華云豐城劍氣也後劍化爲龍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

隋志京兆太輿有後魏杜城縣西霸城縣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治有世業於家風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此時賈逵曰鎡基稱也列子曰良弓之子必先爲

箕良治之子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鼎象物知其神好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

以才望兼而有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知神茲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鼈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鄭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終於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乘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

在髻髮甫就勝衣後漢光武紀曰今皇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

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晉書曰衛玠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鄆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豈直

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

後漢書曰：臧洪年十五，以父幼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

連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乘山岳之靈，至而已言張慈幼敏也。

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釋法

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莊子有秋水篇，龜林，注詳齊王碑。本句經稱龜頭尾四足，以喻六塵。長阿含經曰：毗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城內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毗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即於座上，遠離塵垢，得法淨眼。

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

冠登朝，傳呼甚寵。

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家宰任總機衡，是勤

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

大家宰，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安元年，以大家宰晉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五府總於天官，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詔曰：司徒王渾、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

尚書事也。左傳成二年曰：侵敗王略，杜預曰：略略法度也。又成十二年傳，卻至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杜云：為搏噬之用也。漢書武帝詔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乃領左廂親信，出為梁州防主。隋書

地志：梁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又曰：漢川郡，舊置梁州。

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漢既寧，沉黎即靜。

言梁州之地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

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左傳昭九年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沉黎郡。臣瓚曰：茂陵書，沉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五十五里，領縣二十一。

保定四年，王

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

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即韓宜陽縣城也函谷關名西征記曰函谷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周書保

定五年改函谷關爲通洛防

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

桑欽水經曰河水東逕白馬戍南澧水入焉酈元注澧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上有張天師堂庾仲雍謂山爲白馬塞堂爲張魯治東對白馬城

一名陽平關亦云澧口城矣魏志張魯傳云太祖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封藏而去曹瞞傳曰官渡之戰許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梁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旅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既而中塗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

言伐齊之師無功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十月

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欒出枳關十一月柱國蜀國公尉遲迴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邛山晉國公護次於陝州十二月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迴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欒於枳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左傳僖二十五年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按左傳圍原無遇雨之文五張寺碑銘云有雨圍原及此篇皆云遇雨是所未詳疑此原字即爾雅高平曰原之原蓋郊外通稱與下侵宋借對非謂原邑也六韜云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左傳僖十九年云衛伐邢師興而雨此皆師出有功者也左傳襄十八年云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徒徒盡此無功之師今周師伐齊無功又將士多棄軍戰沒疑是引楚伐鄭之事又按左傳弦高稱鄭有原圃杜云滎陽中牟縣圃田澤也豈以鄭圃有原圃之名得稱圍原耶史記宋世家曰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賁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在春秋文十六年十一月經云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杜預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荀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平宋以無功不序，刺欲平宋而復不能也。今晉公護等伐齊無功，其猶失所稱人之例與。

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

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云：趙僭王，字豆盧突，幼聰敏，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保定中，拜爲柱國，建德中，進爵爲王。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

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者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將征伐，志意慷慨。太祖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代郡烏丸反，以彰爲驍騎將軍，大破之，斬獲千數，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黃初三年，立爲任城王。

作鎮岷丘揚旆一作軫

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

周書趙王招傳云：出爲益州總管是也。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一月，以趙國公招爲益州總管。岷丘，岷山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華陽國志曰：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又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有巴郡閬中人，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巨，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爲盟，要復巨人。秦犯巨輪黃龍一雙，巨犯秦輸清酒一鍾，巨人安之，難安不定，謂須參佐也。

以君智略入佐中權

左氏傳曰：中權後勁。

天和元年

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

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

漢書曰上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相如使略定西南臣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檄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笮張揖曰鑿開

靈山道置靈道縣蜀志曰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注云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句萌縣

九品課工爲上之下

謂爲司馬之職也

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卽受載師

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卽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

左傳襄二十六年曰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

事矣杜注云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左傳文六年曰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八月晉襄公卒按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十二月齊武成帝薨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是賀婁慈時將命齊國從會葬之禮也

可使南面

出論語

此之

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

渭水兵書太公兵法也太公釣於渭水故云史記留侯傳正義曰太公兵法一表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軒丘陣法黃帝兵符也史記曰黃帝名曰軒轅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正義曰龍魚河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左氏傳曰君無怨讟

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舍城池門闌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

官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司隸都官注見崔說碑

既而孤城鄭姬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

吳錄曰吾粲生數歲孤城姬相之謂其母曰兒

有卿相之骨。又曰：皇象工書，嚴武圍碁，宋壽占夢，曹不興善畫，孤城鄭麴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稱妙，謂之八絕云。見吳志注。後漢書方術傳云：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傳於世。郡國志曰：巴郡涪陵出丹。注：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鄢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嘆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

深魏主。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獲荊州，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發，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戚心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願左

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瑀以十七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又云：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僞也。此皆悲傷之詞。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

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漢書曰：以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史記正義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城，沙石之處，其人山

居而多風。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兵書七卷，河水浮來，未詳。漢書藝文志有楚兵書七篇，又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史記天官書注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鋒

水士剛強。旗不息，刁斗恒驚。鋒旗，疑作蜂旗。左傳哀二年曰：鄭人擊趙簡，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吳書曰：魯肅雖在軍陣，手不

軍旅，不忘。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北海孔融為賊管亥所圍，慈到平原，說劉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圍兵至，散走，孫策拜折衝中郎

將劉繇亡。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縣。策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攻磐。磐絕跡不復爲寇。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瑯邪陽都人也。傾帑藏賑。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及反。後。皆曰。爲諸葛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

按本序。祖慶爲儀同三司。河州刺史。父粲亦爲儀同三司。河州刺史。此言四代七世。是高曾以上世。

授此職也。

鍾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

左傳。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家語云。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者也。

但以遊魂久

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况復松檟飄飆。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

臨洮之城。

任彥升爲范始興作表云。松檟成行。漢書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臨洮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師古曰。洮吐高反。

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

槐里。梁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得輕身。省慾以勝瘴氣。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益怒。援妻懼不

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藟葬而已。兄子嚴與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上書訴寃。同郡朱勃詣闕上書。奏報歸田里。崔豹古今注曰。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按馬援扶風茂陵人。漢書地理志曰。扶風。卽茂陵。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成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嗚呼哀哉。

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皆賀。水經注云。魏書國志曰。文

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登禪。改元黃初。以穎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土地易於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志。遂葬其山。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

漢書曰。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弭金貂。漢書曰。張良五世相韓。

忠臣入仕孝友當官

忠臣謂良忠於韓。入仕漢也。詩曰。張仲孝友。

青城仙洞黃石祠壇

仙傳拾遺曰。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淺深。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

局下有數盆白飲。墮者皆以饑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此否。曰。不願停。碁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多蛟龍。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饑。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人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往。不知所之。玄中記曰。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廻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按此張華知之。是謂張華也。漢書張良傳曰。良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從。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漢書曰。張敞走馬章臺街。衛恆四體書勢曰。弘

農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次伯英。索靖。草書狀曰。蓋聞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已上皆言張氏之先也。武定風颯。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謂父

慶爲武定縣開國公。祖慶爲霸城開國伯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頰。因裂襦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爲符。合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雙傳兩竹。言慶父子二人也。重世刺

舉連鑣袞服草靡青丘風馳赤谷

亦謂縻父子也草靡風馳言能服遠也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世不乏賢挺茲

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謂祖父有此世德故生賢嗣指張慈也

劍足身挺書堪面試

列子曰宋有簡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魏志曰陳思

王植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旂節旣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蛇盤綬笥

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惠文侍中珥貂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爲某官之章也後漢書方朔傳曰許曼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去緄令曼箴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十里後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後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按笥以竹爲之禮記鄭注云圓曰箴方曰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漢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

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擊兵又元后傳曰河平元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旂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

木馬更引金牛

謂鎮益州也九坂九折坂漢書王陽所畏道也溝洫志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壘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是也蜀志曰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水經注

曰蜀志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

江波錦落錦江

也注已見博物記曰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井中火即絕滅不然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戰國策秦伐蜀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受脈河陽

偏師洛浦置陣成臯連旗廣武

謂東征齊國也。左氏傳曰：戎有受脰。河陽洛浦，謂河南洛陽也。隋志云：河南郡洛陽縣。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漢書高帝紀曰：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

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麗。

一作起。

六麋鋒摧九虎。

滅竈，戰國孫臏事。注已見。左氏傳析公曰：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又曰：樂伯射藥麗。

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漢書王莽傳曰：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率宛葉之衆，摧九虎之軍。

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醫驚

一一豎。左氏傳曰：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子產曰：昔高辛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實沈參神也。又成十年傳云：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言

卒於官，歸葬河州也。後漢書曰：溫序死，葬洛城傍。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上書乞骸，乃反。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吳越

葬舊塋焉。西京雜記曰：中書以武都紫泥為壘室，加綠緋其上。黃腸，漢書張安世事。注云：柏木棺也。途登石紐，路入金城。春秋

曰：縣娶有莘之女，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有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家於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漢書地志曰：金城郡。高帝六年置。應劭曰：初築石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繫楹。埋劍，干將、莫邪子赤比事。繫楹，晏子事。注皆見司馬裔碑。武侯為廟，欒公為社。二語注見拓拔儉碑。雲蓋低臨，霓裳紛下。

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楚辭曰：雲為蓋兮霓為裳。漢舊儀：黃金龜紐，此借稱龜趺。水經注曰：唯水東逕石馬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周書有辛威傳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丘之胄邑於大亳實定其居封

於小辛乃成其姓

序辛氏之先也辛氏本蚩姓史記曰夏禹之後用國為辛氏其後有辛甲為周太史左傳所謂命百官箴王闕者也劉向別錄曰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故周有辛氏後枝流

於晉矣又按辛氏為莘國變姓故湯妃為有莘之女晉侯登有莘之虛括地志曰國在陳留水經注謂邑本郟縣今子山所引大亳小辛皆殷之名號且商丘又相土所因豈其子姓之苗裔耶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焉左傳襄九年曰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亳殷所都也毛詩正義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殷本紀曰盤庚崩小辛立是

是以三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爻辛廖有知人之鑒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又閔元年傳曰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杜預曰辛廖晉大夫也佐治以東都上將

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大

悅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千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盛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漢書曰。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卒。子慶忌。至大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曰。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巨。

祖大汗。渭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祖大汗。魏渭州刺史。

考。生。河州四面總

管大都督。

周書本傳云。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

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

周書本傳云。祖大侯。四岳十二牧。見尙書。

言為隴西大族。世為公

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

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地理志云。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

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嶷然。鬪年成

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

世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孫綽遊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注引會稽記云。懸溜千仞。謂之瀑布。

青衿

學劍。既為入主所稱。童子論兵。即佐中軍之策。

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左傳成十六年。鄒陵之戰云。禁農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

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

本傳云。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是也。

太祖文皇帝。雪

舊君之恥。連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

此下言周太祖統賀拔之衆。遂用威也。割鴻溝。登函谷。謂屈駕西遷。與高氏分東西魏矣。

公擢衣沐髮。仗劍轅

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衣延食其上坐。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西階，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史記信陵君傳曰：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自此即居帳內，仍爲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

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本傳云：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漢書地理志云：上郡有白土縣，園水出。隋志云：北地郡新平，舊曰白土，西魏置關州。大統元年，從

迎大駕。本傳云：從迎魏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

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本傳云：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

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况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周易繫辭曰：弦木爲弧，左氏傳曰：顏高之弓六鈞。周禮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門多懸胄，射必中鞍。左氏傳曰：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又昭二十六年傳曰：齊子淵捷從洩，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袁宏後漢紀曰：上幸宜陽，赤眉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肉袒奉所得更

始蠶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漢書貨殖傳曰：烏支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問獻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

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乎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於萬人，比跡

今日，公之謂也。史記：劉季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受律赤符，言信拜大將，受漢符命也。蜀志曰：張飛字益德，涿郡人，與關羽俱事先主，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五

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傳浮於江海達於淮泗篠簜既敷瑤琨卽序禹貢曰淮海維揚州又曰均江海通淮泗

又曰繼簜既敷又曰瑤琨竹箭鄭注云篠箭也漢書師古注曰篠小竹也溲大竹也敷布地而生也篠先了反孔傳云瑤琨皆美玉也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

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北史同此周書作普毛卽爲官族本傳云賜姓普毛氏餘同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

旂於瀚海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戎韜太公韜也漢書西域傳隄以玉門陽關孟康曰在敦煌西界府如衛青幕府是史記匈奴傳曰驃騎臨翰海而還正義曰翰海自天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旂旗曲柄也故得

上書於漢卽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漢書曰婁敬上書論都賜姓劉氏左氏傳曰滕侯與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十六年受鄜州諸軍事

鄜州刺史本傳云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鄜音敷公頻領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後漢書曰劉昆爲弘農太守爲政三年仁風大

行虎皆負子渡河說苑曰梟與鳩相過梟曰我將東徙此言仁風所被也河湄瑞氣特表廉平鄜祀神光偏明正直言威河州鄜州兩牧稱神明也爾雅水草交曰湄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

蛇自天下屬地止於鄜衍史敦爲以神故作鄜時索隱曰鄜音敷地名後爲縣屬馮翊左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及乎魏終天祿周受維新謂周閔帝踐阼也明命已遷彝倫或革

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枹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枹罕漢屬金城郡應劭曰故罕羌侯邑枹音鈇隋志云枹罕郡舊置河州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

兵。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

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韓信傳：蕭何曰：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

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

史記曰：秦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漢書地理志曰：華陰，故陰晉也。後漢郡國志曰：河南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注云：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三百步，其間隔深澗。漢主與項籍語處。本傳：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

校戰丹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

保定初，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丹山丹

州，白璧，玉璧也。杜預云：三軍上軍中軍下軍。李陵答蘇武書曰：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

隋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寧州。

掌其北門，旣爲鄭國所委，捍

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逼。

本傳云：是年從尉遲迥圍洛陽，左傳僖二十二年曰：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史記注：徐廣曰：今天水隴西郡有秦亭也。

是以築平綱

之城，衛人拱手，戍滎波之澤，梁氏寒心。

平綱疑作剛平，戰國策曰：或爲六國說秦曰：築剛平，衛無東野。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史記魏世家：無忌曰：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導沈水入於河，溢爲滎。是滎在河南左傳云：衛及狄人戰於滎澤。杜云：此滎澤在河北。

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

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更築王姬之館。

漢書東方朔傳曰：帝姑館陶公主，號賢太主，獻長門園，上大悅之。更

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宿館處所。故獻之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間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左氏傳曰。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

馬。本傳云。園洛陽。期於司武。以公為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為荀首。左傳成十八年曰。魏絳為司馬。又成二年傳。稱楚屈巫對莊公云。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新佐中軍而善。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夏官為鶉火。黃帝以雲紀事。夏官為縉雲。是也。辛威

拜少司馬。蓋夏官也。表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隋書地理志曰。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周書皇后傳曰。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侯

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侯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侯斤牙帳所迎。

后。侯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侯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廡等。旬日不止。侯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妾貌善。行止高祖深敬焉。

紀裂繡來。卿為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左氏傳曰。紀裂繡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本傳云。天和初。進位柱國。拜大司寇。本傳云。建

德初。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柱國。楚卿也。戰國策。周累謂周君曰。君爵為執珪。位為柱國。國語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火正。又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史記曰。

黃帝名軒轅。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靈瑞。故以雲紀事。由是而言。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司寇秋官。乃白雲。白者西方金行之氣。故云西雲也。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

授少傅。本傳云三年遷少傅。出爲寧州總管。四年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本傳在魏大統十七年。此爲周建德四年小異。公之

桑梓。本於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注見前。威本河州人。爲河州總管。卽爲襄城龍種。更反池臺。桂陽仙人。還

歸鄉里。謂以桑梓榮之也。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鄉人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按桂陽仙人有二。其一是成武丁。其一是蘇仙公。並出神仙傳。神仙傳曰。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爲縣小吏。使京還。

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且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隨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遂出玉函。有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以藥二丸令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府君周忻。有知人之鑒。見而異之。後告病四日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皆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卽返。我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樓上。可過語家人。取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惟有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里也。又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母欲食魚鮓。去家百二十里。斯須卽返。母大驚駭。知其神異。耽後。自母受命。應仙當違色。養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所需立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卽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百餘歲。無疾而終。鄉人葬之。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鄉人苦請相見。卽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後有白鶴來止郡城。自言是蘇君矣。
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

車駟馬。天下榮之。史記陸賈傳曰。陸生常安車駟馬。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本傳更加少傅。配於上相。卽陪玄扈之圖。居於

京師實有圮橋之策。史記天官書曰文昌六星有上相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圖丹甲赤文以授之圮橋黃石公期張良處也見漢書改封宿國公。按本傳在大象二年

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言宿國也宿故衛地左氏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宿惠子食皆

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又曰衛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者史記河渠書曰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元光之中河決瓠子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棧來朝建

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又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戚里中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

輔五君參謀七政。本傳云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孝經曰行滿天地無怨惡左氏傳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尚書鄭注曰七政謂日月五星也天

厲弗戒薨於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衛獻公再拜請於尸

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鄭僑鄭子產國僑也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按子產鄭國之臣死則丈夫輟耕婦人損佩其為國君所禮可知特其事未聞耳鄭國之君雖為伯爵得稱諸侯言鄭僑亡得諸侯所禮非謂以諸侯之禮加之也詔贈某官諡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王楊堅是為隋文

帝改為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子山以是年卒按此時子山猶在也山行隴底地入塞源望積石以緣河

臨崆峒而下坂。

師古曰：隴底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地理志曰：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禹貢曰：浮於積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史記曰：黃帝西至於崆峒，登雞頭。章昭曰：崆

峒在隴右。

玄甲黃腸，崎嶇亭障，及云奠徹，方勞榆沉。

玄甲，甲之黑色也。見漢書霍去病傳。黃腸，柏木棺也。見霍光傳。注在司馬裔碑。漢書曰：光祿諸亭障。師古注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

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謝莊宣貴妃誄曰：階撤兩奠，銑曰：撤，去也。奠，祭也。禮記檀弓曰：諸侯輜而設幃爲榆沉。鄭注云：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潘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滯。

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焉。

終須穎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

檀弓，國子高曰：反壤樹之哉。又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封，築土爲壘，覆猶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又夏屋山名。呂氏春

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是教之也。歸慮所以取代矣。高誘曰：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之取代也。此云封夏屋焉。蓋檀弓之夏屋也。蔡邕陳太丘碑文云：實字仲弓。穎川許人，述征記華岳廟前立碑，段熲所刻，其文張祖造。世子儀同永達。本傳云：子永

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

神仙傳：麻姑曰：已見東海三爲桑田。越絕書曰：龜山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吳越春秋曰：瑯琊東

武海中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按龜山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史記蒙恬傳：恬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勒石墓田，仍銘云爾。

少典之孫，玄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

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有聖德焉。正義

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蛻貫月正白感女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按史記顓頊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辛玄鷲之孫黃帝曾孫高辛於顓頊為族子虹貫於月謂顓頊也雄曰虹雌曰蛻顓頊為金德高辛為水德故云金承於水言少典生黃帝黃帝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也

降及於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

川表裏

左傳辛廖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

括地志曰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

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抱樸子內篇云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即此山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秦亭在隴西郡注見本序漢書西域傳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凜凜疎風

漢書金城郡師古注曰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西方之行

祖考藩屏濁河

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

謂祖大汭為渭州刺史考生為河州總管也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

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

東觀漢紀

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民懷其惠又云暉斥遠佞人吏畏其威

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嶽迴文列星

左傳僖二十六年展禽對齊侯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詩曰維嶽降神爾雅曰嵩

高為中嶽迴文列星即所謂文昌六星上將貴相等名也

鸞翔鳳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天經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鳳鳥自歌鸞鳥自舞珠角山庭注見齊王靈碑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洛城戰陣河橋旗鼓

謂威從獨孤信入洛陽城經河橋陣也

箭飲石梁劍然銅樹並麗六塵俱抽雙虎

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

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史記刺客傳曰：荆軻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左氏傳曰：樂伯射襲麗龜，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葵澤，見六檠，射一檠，以顯獻。史記張儀傳曰：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下
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
玉門開郡，陽關置府，再爲上台，兩爲少傅。
漢書地理志曰：敦煌郡龍勒，有玉門陽關。春秋漢舍擊曰：三公象五

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按辛威傳，建德二年，授少傅，宣政元年，更加少傅，是兩爲少傅也。
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龔峻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誰言溫樹。
潘岳揚仲

武誅曰：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尙於磻溪，以爲師。武王曰：師尙父，成王尊爲太師。周易曰：君子以經綸詩云：國步斯艱，峻德欽明，俱見尙書。漢書曰：丙吉爲丞相，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又曰：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天道茫昧。

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
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李善曰：倏忽言疾也。上將文昌中星名，按鐘鼎所以勒勳，功臣亡，故云鼎沒。
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

龜林，營危馬窟。
國語：文子曰：九原可作者，其隨武子乎。漢書：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龜林未詳，疑謂西域也。齊王憲碑云：地盡龜林，又賀婁慈碑云：辨析龜林，聲馳鹿野，是龜林佛教語，以喻六塵，疑以此

名地矣。注詳前二碑內。
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
西州，謂隴西河州是也。北闕長辭，謂反葬河州也。潘岳哀永逝文曰：風冷冷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禮記

曰：土殯帷之，又禮記鄭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荒，所以依柳。
陵原地迴，松路風悲，銘於碣石，勒以貞龜。
一作金。周禮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曰：正龜於卜位也。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

商書仲虺諳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傳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師尙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栒邑傳瑀戈之賜

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探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尙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張景陽七命

曰銘德於昆吾之鼎是也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得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瑀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張敞曰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宗廟也

注云尸主也

故知太上立德

左傳叔孫豹之言

明試以功

出尙書

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

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晉中興書曰

中宗即位尊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稱實不誣而已

昊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

詩云昊天不弔不憚遺一老

可以旌德景鐘勒

勳彝器

晉語曰昔克潞之役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左傳昭十七年籍談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王曰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杜預曰彝常也謂可常

寶之器

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人也

周書有傳

都尉總六縣之卿名山稱五岳之

佐

序慕容氏之先世居昌黎徒河本漢遼東屬國都尉治也後漢書百官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郡國志曰遼東屬國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六百六十里六縣謂昌遼寶徒徒河無慮險瀆房也五岳爾

雅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按燕在趙北。其名山爲醫無閭。是北岳之佐也。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云。醫無閭在遼東。

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

雄。奄有河朔。

詩云。奄有龜蒙。河朔。河北也。鄭康成曰。朔。北方也。

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興國。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巨邑。於紫蒙

之野。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莫護拔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燕多冠步搖冠。莫護拔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曰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慕容皝字元貞。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廐卒。嗣位朝鮮公。討逸豆歸。築榆城。安晉二城而還。征遼東。剋襄平。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皝字文別。步於大獲。從昌黎踐凌而進。擒母弟仁。敗屈雲於五官水。盡俘其衆。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龍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蠶蟄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於是成帝遣使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伐宇文歸。斬其將奕于。盡俘其衆。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爲威德城。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僭僭號。追諡文明皇帝。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本傳高祖勝。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尙書。北地。

疑作海。

王慕容超之世。

晉書載記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

蕃屏王室。詳之燕錄。可得稱焉。

左氏傳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崑鴻十六國春秋。有前燕錄。後燕錄。

曾祖尙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

為官族。

本傳云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案傳改姓當是高祖此云曾祖為異也

祖仕魏文成皇帝。

豆盧永恩碑云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魏書本紀云高宗文皇帝諱濟景穆

皇后之長子也。

本傳云考早亡父長柔

朝廷以庸勳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

本傳云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公隋書地理志曰梁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

公稟氣中和降祥川嶽岐嶷表羈貫

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

本傳云寧少驍勇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儀容善騎射詩大雅曰克岐克嶷鄭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穀梁傳曰羈貫成童

漢書敘傳稱綺紈袴師古曰綺即今之縵紈卓黑學記曰九年知顯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兄弟分果備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慙色。

本傳云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勳及生子讚

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勳為世子世以稱之又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弟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傳暢自序曰

余方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友善喜與余戲常脫余金環與侍謂余怖惜余笑與之經日不索見太平御覽

永安元年大宰爾朱天光

一本作元天穆

魏室元輔握兵淮右抗

權江南。

魏書曰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洪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會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為使持節假節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

公

時任別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峽石必先行陣秦南隴西每當矢石摧堅乘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

居第一

本傳云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靈壽男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周書賀拔岳傳云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爾朱天光軍至汧渭之間醜奴棄平涼而走岳追擒

之賊行臺万俟道洛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天光與岳渡隴並擒之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長城所起蜀志隴西郡屬秦州左傳荀偃士匄攻偃陽親受矢石 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

節軍儀除桑乾太守

漢書地理志云代郡有桑乾縣隋志云馬邑郡善陽縣有後魏桑乾郡

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

開國伯增邑三百戶

本傳云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隋志云河內郡河陽有古河陽城治

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戶

本傳

在大統元年

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

本傳顯州大中正隋志扶風郡陳倉後周置顯州

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

本傳云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

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

二千戶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內侍集書

顏師古曰推轂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此云推轂集書謂常侍之職夾車參乘入侍左右集羣書也

十

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年重授敷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

本傳云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

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子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

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周三年本傳魏恭
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北華州爲鄜州鄜音敷 帝二年 改封武陽郡開國公 隋書地理志云武陽郡後周置魏
州武陽郡華縣後周置武陽郡焉 除

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儔兼典舉之選 漢書百官表云僕射奉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
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驍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

事之號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漢書典官職云尚書僕射主開封掌授稟假
錢穀也百官表注云建安以來執金吾榮都爲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魏志曰陳泰爲尚書左僕射典選舉 屬以

江南阻兵渚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橫 謂梁將王琳寇江陵也注見下文江陵本楚地戰國時荆郢通稱江南左氏傳
曰阻兵安忍渚宮謂江陵也後漢陳龜年傳疏曰懸命鋒鏑顏師古曰鋒戈戟

刃也鏑箭鏃也史記索隱 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荆戶之廣卒 謂奉命征討自秦至楚也詩云星
注曰南北爲縱東西爲橫 言夙駕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按魏都長安故云秦人江陵楚地故云荆戶漢書刑法志曰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也左傳宣十二年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預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

十五人 水龍競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 豫章記曰劍入襄城水中變爲二龍漢書云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 夷陵
爲承副 騎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西方盡白東方盡虜北方盡驪南方盡駢

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 屬以江南至解甲休兵○本傳云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
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史記楚世家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

燒先王墓夷陵二十二 其後鳳州內叛成都外絕公又總督衆軍蒐乘卽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遷其酋豪
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

納其降附。

本傳云三年武興氏及周查氏魏天王等相因反叛寧復討平之隋志云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又蜀郡有成都縣

皇朝受終文祖革命神宗選賢與能改

紘創制爰降冊書授公柱國

本傳云孝閔踐阼授柱國大將軍皇朝謂周也尙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正義曰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垂象也

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文祖者赤帝燔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也周易曰天地革命尙書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選賢與能禮記禮運之辭也

增邑四千戶二年

本傳武成初

授同州刺史

衿帶關輔唇齒秦晉編戶殷積邸閣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

按括地志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言同州要地以寧賢能擢斯職也西京賦曰

衿帶易守關謂關中輔謂三輔也左氏傳曰唇亡齒寒言同州爲古秦晉二國唇齒之地也獻帝紀曰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儼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其營見魏志董卓傳注過秦論云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張孟陽劍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此云親賢勿居者言此同州險要之地非親子弟與賢者不可令居也

公建旗作牧襄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

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旗漢書公卿表曰刺史成

帝更名牧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命御者襄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其諸賊過者解印綬去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

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蓋因破侯万仁等於荆陝

卽其地而封焉

本傳云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邑鹽亭一千戶收其租賦

逖糾王慝弛張刑政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曰逖糾王慝杜預曰逖遠也

有惡於王者。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詩云無俾作慝。式遏寇虐。左氏傳曰寬以濟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沖和。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老子曰沖氣以

和。舜任咎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晉舉隨會。羣盜皆奔。左氏傳曰晉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

州刺史。沉痾彌留。本傳云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軍東討。寧輿疾從軍。隋志云扶風郡舊置岐州。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於私第。春秋六十有二。本傳云五

年薨於同州。詔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昭公。本傳同。禮也。十月庚申。葬於洪瀆之川。馳紼

毀宗。客車專道。禮記曰四十者馳紼。鄭注云紼引棺。紼也。檀弓曰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雜記曰專道而行。注云。極行於路人皆避之。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

騎。漢書曰霍去病薨。上發屬國玄甲。又曰張安世薨。天子贈以輕車介士。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公經德秉哲。尚書酒誥辭。孔傳云能常德持智也。體道居貞。

履貴思沖。居盈一作滿。念損。澄波千頃。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污隆。立身行己。居安如墜。亡

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乙。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樓船戰陣之錄。強弩馳射

之書。漢書曰翼奉有風角五德。又藝文志有太壹雜子星。太壹兵法。有常從日月星辰。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藝文志又曰武帝時軍政楊僕。措摭遺逸。紀奏兵錄。列傳云楊僕為樓船將軍。又藝文志有強弩將軍王闡射法五卷。望遠連

弩射法具十五篇。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至於至雷電。○本傳云。寧嘗與梁企定。過於平涼川。相與肄梯衝所向。地靡百樓。

之城。長戟所臨。野關疑作闕。三門之陣。魏略曰。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應瑒檄文曰。長戟

百萬。後漢書高彪曰。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祿。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漢書楊僕傳上

以書勅責之曰。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與搴同。搴。拔取之。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杜預注曰。此武七德。又傳晉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表記鄭注云。謚者行之迹也。周禮曰。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鄭注云。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

兵物所鑄銘也。又云。陳庸器。鄭注云。陳功器以華國也。禮記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昔臧文既沒。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傳襄二十四年云。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又昭二十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泣曰。古之遺愛也。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車騎將軍鄧芝葬於

其板疑作。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板江當作枝。江。水經注曰。陳留王子香。漢和帝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百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

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為白虎王。又按板江者。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巨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號為板楯蠻。巨。然此云。送葬當用枝江白虎也。 敢因斯義。乃作銘曰。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後漢書和帝紀曰。永元十六年。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云。西部都尉。安帝以爲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也。漢書曰。以蘇武爲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

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巨屬官。 斂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左傳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孝經曰。夫孝者。天之經也。左氏傳曰。忠爲令德。 冠冕世祿。羽儀

祚胤。俗被燕丹。風慚英蘭。言燕王苗裔。世居燕也。地理志。稱燕俗有燕丹遺風。西征賦曰。仗命世之英蘭。注云。蘭相如也。 劬勞役行。辛苦行陣。勇過溺駿。氣踰瓦

震。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曰。北拒溺駿。李善云。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駿。史記曰。趙惠文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謙謙君

子。上三句詩辭。下謙卦爻辭。 擁旄仗節。出蕃入仕。脫二 五朝建旗千里。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也。爾雅曰。鳥隼曰旗。 時逢改特。疑作物。 名載策勳。淮陰

召拜。昭陽破軍。改物。謂周受禪也。左氏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又曰。賜爵策勳焉。禮也。史記淮陰侯韓信傳曰。王拜大將。又楚世家。陳軫問昭陽曰。願聞楚國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 職司刑政。

獄慎深文。沈羊不飲。萑盜無聞。職司刑政。謂授大司寇也。漢書趙禹傳。周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劉向新序曰。魯有沈猶氏。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左氏傳

曰鄭國多盜取人於荊荷澤中

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六校兵兼七營

春秋巴國本姬姓左傳桓九年云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預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文十六年云巴與秦

楚共滅庸戰國時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張儀食巴苴之宮取巴執王以歸置爲郡縣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又曰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按巴庸江漢皆楚地時王琳之寇江陵命寧討之故云是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五校尉皆二千石督書職官志曰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又王濬傳曰拜濬輔國大將軍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按五校尉加輔國爲六校也魏書曰公孫淵自稱燕王令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變巨各懷素飽見魏志公孫淵傳注

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威敵滅竈潛兵

周書曰長勝短漢書李左車曰兵有先聲而後

實左氏傳曰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取鄭也滅竈孫臏事注已見

鐘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宅帷荒涼

魏志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

盡而夜行不休也李陵曰人生若朝露

豐碑下柩題湊遷喪宮臨樽里臺傾孟嘗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鄭注曰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柩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

爲鹿盧下棺以絳纜天子大綽四碑前後各垂鹿盧也絳音律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史記曰樽里子卒葬於渭南草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既已平

兆戒期遠辰告筮德遺身後名昭沒世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氏傳

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館舍長捐泉扃永閉晏嬰悼齊柳莊悲衛

晏子春秋曰晏子死景公伏尸而號曰天降禍於齊加禍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又云

晏子死。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禮記曰：柳莊寢疾，衛獻公請於尸曰：臣有柳莊，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又按左傳：齊公孫寵卒，晏子曰：惜也。姜族弱矣。似引此事。謂悼齊國，然柳莊無悲衛之言。明是齊悼晏嬰，衛悲柳莊，互文也。言寧死，天子怒焉。如晏嬰之見悼於齊君，柳莊之致悲於衛主也。風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田舊頃，客土新封，淚墮片石，劍挂孤松。

漢書成帝永始元年詔曰：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晉書曰：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已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清徽令範，千載餘蹤。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

本姓鄭周書作鄭常 神道碑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五國。

帝王世紀曰：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廣曰：號陶唐。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又曰：昔武王克商，光宅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發源纂冑，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

周易曰：開國承家。竹書紀年曰：日月如連珠，五星如合璧。

是用

克明峻德。

尚書辭也。

思皇多士。

詩大雅之詞也。

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子元，豫州滎陽人也。

周書附鄭偉傳後。

周宣中興。

然後樹賢建戚，鄭武有國，然後保姓受氏。

韋昭鄭語注曰：桓公友，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又周語注云：鄭武，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

王東遷洛邑。左氏傳曰。荆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虢會之封十城。翻爲獻邑。按春秋鄭國屬楚。至弭兵之會。始晉楚俱朝荆衡。楚地。云賦千乘者。若左傳魯保姓受氏。以守宗祧。

賦八百乘。鄭賦六百乘。此云千乘之賦。以賁楚也。云莫敢加兵者。左傳宣十六年。楚子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按自後鄭屬於楚。國語曰。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會爲大。虢叔恃勢。會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亂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鄭。蔽補丹。依驟。歷辛。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醜而食溱洧。修典型以守。惟是可以少固。公悅。乃東寄卒與賄。虢會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曰。十邑。謂虢會。鄆。蔽補丹。依驟。歷辛也。史記曰。鄭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武南宮旦朝。獨識尙書之履。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爲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帝立。莊稍遷至九卿。爲右內史。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祖思慶。建威

將軍。山陽太守。隋志云。揚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建威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觀風俗。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

從弟也。文帝時。拜大將軍。後漢書曰。王襲。山陽高平人也。子暢。字叔茂。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尙。暢常布衣皮襪。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周書鄭偉傳云。偉族。人頊。字寧伯。銀青金紫。方於

溫羨傳祗。鎮南征東。比於劉弘荀顛。晉書曰。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懷帝卽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又曰。傳祗。字子莊。北海泥陽人。拜常侍。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晉書職官志曰。左右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加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銀青金紫。謂溫羨傳祗。皆爲光祿大夫也。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母丘儉。文欽。反顛。預討有功。進爵萬歲

亭侯武帝踐阼。位至侍中太尉。報功之册。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荆河惟牧。本傳云。瑣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鎮南謂劉弘。征東謂荀顛也。 耶。稍遷行臺左丞。與偉同謀立義。後隨

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出為扶風郡守。後為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言瑣位至少卿。贈豫州刺史也。公弱齡早慧。幼學夙

成。立必正方。言無勦說。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禮記曰。無勦說。 青衿智勇。即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之雉。列女傳曰。孫叔敖為兒時。

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爾默矣。必與於楚。及長。為令尹。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

雲之志。許氏說文曰。塾。門側堂也。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出忠入孝。事盡於心。脩身立名。理窮於性。大統三年。起義華陽。先

登廣武。浮潛逾沔。入渭亂河。周書鄭偉傳云。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建義於陳留。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等。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眾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

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按常父瑱。與偉同謀立義。本傳亦云。以立義及累戰功。知起義之時。鄭常在焉。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華山之南。常建義陳留。攻拔梁州。為華陽矣。孟康曰。於榮陽築兩城相對。因為廣武城。史記楚與漢臨廣武而軍。是也。禹貢曰。浮於

潁。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漢書地理志。師蒙授永安縣開國男。輔國將軍。隋志。冀州西河郡永安縣。又臨汾郡霍邑。舊曰永安。 自爾長從太祖。入

古注曰。漢上曰。沔音莫。踐反。正絕流曰亂。

爲帳內都督。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路斷。史記正義曰。河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

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按此疑常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瓜。諸州軍事。故云飛鳥伏龍。集中崔說碑文亦云是矣。西京不賓者。按漢書地

志。張掖酒泉。故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敦煌本古瓜州。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故云羌戎。矣。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故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

晉書張軌傳曰。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又按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是同州亦有伏龍之名。然以崔說碑飛鳥伏龍按之。及

本文西京不賓。羌戎侵軼。知是涼州之臥龍城也。左傳莊十一年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金僕姑。矢名。又昭十年傳曰。齊惠變高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鈿率吉。請斷三尺焉。而後用之。杜注云。靈姑鈿。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又文元年

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是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又昭二十八年傳曰。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隋志云。石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後周省魏昌郡。入中城郡。魏後

平東將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傳大都督。魏後

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受詔。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勳庸著矣。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時。爲鎮北將軍。後降魏。景初元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南匈奴請兵北伐。拜憲爲車騎將軍。與耿秉各將四千騎。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言常爲車騎勳同。二公

矣。
進爵廣饒縣開國公。

本傳云。賜爵饒陽侯。隋志云。徐州東海郡東海縣舊曰廣饒。

邑五百戶。保定三年。授都督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

隋志。房陵郡竹山。梁曰安城。西魏改焉。置羅州。

仍領金州兵馬。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溪澗崢嶸。巖崖豁嶮。山窮水斷。馬束橋飛。中

埒既開。雙城卽款。

隋志云。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尋改爲金州。置總管府。上庸公陸騰也。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有上庸縣。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卽金州是也。隋志。房陵郡上庸。梁曰新豐。西魏改焉。後

周曰孔陽。周書曰。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魏恭帝三年。爵上庸縣公。保定二年。資州磐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討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得通。進軍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三下其城。斬其魁帥。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擔道。鄧艾束馬懸車之處。山窮水斷。馬束橋飛者。言房陵道險。水陸無路。懸車束馬。飛橋度濟也。中埒既開。雙城卽款者。按周書。司馬裔傳。陸騰進次雙城。往者申息。盡掩。江黃無援。

往者以下。追序梁元帝武陵王紀之師也。楚蜀興師。唇亡齒寒。江陵之伐。當必與焉。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又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言魏人侵蜀。

元帝不恤其難。而使樊猛斬紀。故云無援矣。此下皆言元帝之敗也。

涪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

涪陽。夏首。楚地。風塵。喻亂也。楚辭曰。望涪陽兮極浦。又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

首。夏水口也。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箭鏃也。

公以伏波受賑。樓船誓衆。入橫江之陣。進下瀨之兵。

漢書曰。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

將軍。左傳。戎有受賑。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郡縣志云。橫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波處。漢書武帝紀曰。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越客文身。湛盧終去。吳人長鬣。

餘腥遂遠。

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吳越春秋曰。滿虛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滿虛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對曰。是五山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

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滿虛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治死矣。雖傾金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都之戶。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左傳昭十七年曰。吳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壅之。及泉盈其隧。炭炭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鬚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建德四年。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祿之塞。諸葛誕勒丸都之山。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三年。紀云。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

自爲所築。列城。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於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知受降城。近光祿塞也。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瑯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又按魏志。母丘儉傳云。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大戰梁口。句驪王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六年。復征之。宮奔買溝。追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丸都之山。銘不

耐之城。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本母丘儉事。而云諸葛誕者。以魏志儉誕二傳相連。且又揚豫換州淮南俱叛。故開府通用也。

公之

處焉。差無慙德。謂比於公孫諸葛無慙德也。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廉能。使兼觀察。馳傳擁節。揚旂持斧。旣乘驄馬。

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

漢書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後漢書曰。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長懼。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漢書百官公卿

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貴戚斂手後漢二鮑事注見下文

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

後漢書郭鎮傳曰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吐狗馬

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云

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後漢書王符傳曰明帝時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太子注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潛夫論曰明帝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奏章無是使陽球司隸無所申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後漢書酷吏傳曰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拜尚書令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三年遷為司隸校尉又鮑永傳曰永為司隸校尉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言鄭常威能雖陽球鮑恢不能及也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太祖第四子也以仲春誓衆甲子濟河公仗劍

六軍披圖八陣

杜預左傳注曰六軍天子之軍也兵法有八陣圖

譬彼張遼前鋒而報魏主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益奮太祖壯之自

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合肥之戰幾獲孫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

後漢書曰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拿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

邯鄲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以成光武之業蕭王光武更始時所封也

及乎九州迢同四隕既宅

二語出禹貢

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勳授上開府增邑

五百戶。

本傳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周禮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之城。載寶

而歸。照於臨漳之水。

漢書曰。司馬相如。馳四乘之傳至蜀。晉書地理志曰。譙郡。魏置。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鄭云。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干寶晉紀總論曰。上諱業。故改鄆爲臨漳。漳水名也。

即日賜

姓宇文。與國同族。婁敬上書於鹿輅。項伯舞劍於鴻門。公之此榮。足爲連類。

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虞將軍入言。召見上。說曰。陛下

都洛。不如入關據秦之便。遂都長安。賜姓劉氏。又高祖紀鴻門之會云。項莊入爲壽。請以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

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本傳云。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隋志云。徐州彭城郡。舊置徐州。後周立總管府。

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兗州諸軍事。

南兗州刺史。

隋志云。豫州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

作牧濟河。風行於雷澤。建旗海岱。化被於淮沂。

史記曰。舜漁雷澤。鄭康成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爲旗。禹貢曰。淮沂其父。淮沂二水名。顏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

稽帷入境。貪殘者解印。冕旒從政。仁義者郊迎。

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

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授去。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稽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豈直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行雨隨軒而已哉。

白石開渠。未詳。疑卽溝洫志白渠。魏志曰。徐邈爲涼州太守。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成。

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廣志曰。北胡有青鹽。謝承後漢書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

在任遭疾。薨於方鎮。皇甫嵩監御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

與方伯英聲茂實。公之有焉。

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晉書曰。荀爽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中與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

詔贈某官。諡某公。

禮也。

本傳贈本官。加鄧都陝三州諸軍事。鄆州刺史。

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歸葬於滎陽之某山舊墓。九原悽愴。趙文子其何

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

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踟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若夫勒鼎刊

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

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泗水上。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論衡曰。書傳言孔子嘗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後漢書曰。竇憲登燕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嗚呼哀哉。乃

爲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遶。若水遙源。

言鄭氏之先。出自姬姓也。史記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國語。晉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

二姓青陽與蒼林爲姬姓。史記曰：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有聖德焉。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

公侯復始，鐘鼎逾繁，承基纂冑，建國開

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緇衣出鄭，卿士歸周。

左氏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言鄭氏自桓

武有國之後，以國爲氏也。

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粟雨陳留。

皆鄭地也。郡國志：潁川襄城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在魏縣北。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曰豫州，川曰滎，雒師古曰：滎卽沈

水所溢者也。又溝洫志曰：孝文時，河決酸棗，地理志曰：酸棗屬陳留郡。王充論衡曰：建武中，陳留雨穀蔽地，形若染而黑。

祖守南邦，考鎮東郡，兩龜爲印，雙蛇結綬。

謂祖思變爲山陽太守，考瑣贈

豫州刺史也。漢舊儀曰：銀印背龜紐，其文白章。後漢與服志：采組連結於璣，謂之綬。又許曼傳：隴西太守馮緄始拜，有雙蛇盤綬，笏

日察陰陽，星占長柳，是曰世載，其名不朽。

漢書藝文志曰：陰陽

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又雜占十八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事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

嗣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

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

功參荆棘，職主兵戈，北臨青嶺，南通白波。

謂從周太祖爲帳內都督，遷平

東將軍也。隋志：允吾，後魏置。曰：廣武有青巖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黃巾賊郭太等起西河白波谷，號爲白波賊。

直雲橫塞，長星渡河，陣開沙斷，師移竈多。

與水序往者申息，盡掩，至餘艘，遂遠，意同。

謂其有戰功也。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晉書曰：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帝斬公孫文懿於梁水之上。漢書曰：韓信擊龍且，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後漢書曰：虞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曰：孫臏示弱。

我今示強勢。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
言以立義戰功。授開府大將軍饒陽縣公也。周禮。公執珪。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漢書功臣表。封

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長存。爰及苗裔。決勝千里。謀深計祕。建武功成。名連星次。
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後漢書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

應二十八宿。建武光武年號。言常從周武帝。如漢二祖矣。建旗濟深。擁節龜蒙。既蠶桑土。實撫梧桐。
謂授兗徐二州刺史也。禹貢曰。涉河惟兗州。浮於涉。潔師古曰。涉。木濟水之字。從水。疋聲。言此

州東據濟水。西北距河。宄音涉。潔水出東郡東武陽。潔。官合反。野無異器。河無別風。吳亭楚障。一作莫敢彎弓。
謂常為徐州刺史

史。威震吳楚也。徐州楚地。與吳接。倏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迴石馬。
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上檟。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檟成行。禮記鄭注云。以竹為池。衣

境。過秦論曰。士莫敢彎弓而報怨。以青布懸銅魚焉。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武侯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淚下。
武侯。諸葛亮也。蜀志曰。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漢書曰。欒布。梁人也。吳楚反時。以功封鄜

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晉書曰。羊公碑名墮淚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君諱永恩。字某。
周書云。豆盧寧之弟也。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毓之後也。
周書云。其先本姓慕容氏。南燕之支庶也。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毓。字元

眞廩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卽遼東公位。九年。晉遣謁者拜銚鎮東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卽僭燕王位。晉使鴻臚郭忱持節拜銚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遷都龍城。及薨。謚文明王子。偽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

朝鮮徵當作箕

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

前燕錄曰。銚拜朝鮮公。又云。卽遼東公位。孤竹。遼地也。漢書地理志曰。樂浪郡。朝鮮。應劭

曰。故朝鮮國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又地理志云。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

漢有四城。秦爲一候。

謂燕也。漢書地理志曰。昭帝元鳳元年。改燕國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有薊縣。方城縣。廣陽縣。

陰鄉縣。凡四城也。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銚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官也。

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

前燕錄曰。昔高辛氏遊於

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莫護跋魏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符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因訛。遂爲慕容焉。生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漢書地理志曰。柳城屬遼西。遼陽屬遼東。保姓受氏。左傳穆叔之辭。開國承家。易師卦上九爻辭也。

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

晉書天文志曰。熹帝永康元年。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星出之。改元易號之爲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座在其中。哀帝咸寧元年八月。有星孛於角亢。入天市。占曰。爲兵喪。

三年三月。慕容恪攻沒洛陽。沈勁等戰死。前燕錄曰。永嘉初。遼東太守龐本。殺東廙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爲報讎。攻陷諸縣。太守袁謙請與連和。連津不從。廩東擊連。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尙書府

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

周書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左氏傳曰。初。畢萬筮仕於晉。

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

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書云父長柔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周朝以兄弟佐命。義存追遠。兄弟謂兄豆盧寧及豆盧永恩也。保定二年。有詔

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周書豆盧寧傳云。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隋書地理志云。梁州涪陵郡。舊曰漢平。是知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慶。

推存及沒。張士然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云。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言豆盧兄弟。以著勳報本。為自葉流根。周朝追贈如文王之澤矣。公以山嶽精靈。星辰秀異。氣侔鐘鼎。聲感

風雲。觀於秦兵。尚稱童子。對於楚戰。猶在青衿。周書云。永恩有識度。為時輩所稱。左傳僖二十三年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又成十六年。鄢陵之戰云。楚晨壓晉軍。而陳。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周太祖字文泰也。乘

時撥亂。奄有霸業。穎川一作昌。從我。舊愛無渝。春陵故人。相知惟眷。周書本傳云。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歸太

司馬。以霸為功。曹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又光武紀曰。建武三年十月。幸春陵祠園。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周太祖字文泰也。普泰二年。關西建義。授殄寇

將軍。本傳云。歸太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本傳云。以迎魏孝武功封晉開新安之鄉。還移楊僕之

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郡。漢書曰。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

農三百里。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拜弘農太守。援桴併轡，並預前驅。左氏傳曰：左并轡，右援桴而鼓。大統三年，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周書豆盧

寧傳云：從太祖擒寶泰，復弘農，戰沙苑。本傳云：屢逢征戰，皆有功。沙苑河橋，恩皆與戰矣。介冑蟣虱，戎馬生郊。韓子曰：攻戰無已時，甲冑生蟣虱，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公應一作靈，變愈長，風颭

更勇，隱若敵國，差彊人意。後漢書光武曰：吳漢差彊人意，隱若敵國矣。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大

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元年，本傳云：魏廢帝元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鄧騭以漢朝親戚，始授中台。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黃權以魏國功臣，初登上將

鄧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元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公頻煩寵授，朝野為榮。三年，都

督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本傳同。周書太祖紀云：魏廢帝三年，改南秦州為成州。尋加侍中，外總連帥，威振百城。內參常伯，榮高八舍。

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於時隴坻黠羌，時穿上谷，榆中羣賊，或聚

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漁陽，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應劭曰：有壠坻在其西也。又曰：上谷郡，秦置，屬幽州，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地理志曰：漁陽郡，秦置，屬幽州。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迢洛兕

徒望風草靡瓜州豪傑束手歸軍

通洛謂万俟洛也。北史曰：万俟普，太平人。子洛，字受洛干。河陰之戰，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神武名其所營地為回洛。

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隋書地志曰：敦煌郡舊置瓜州。

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

周書魏恭帝元年進封龍來縣侯。隋志：龍支郡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

三年朝廷使大將安政

公隨突厥

一有天吐谷子二字。

一作

軍時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寧與木杆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寧

乃還州。周書異域傳曰：突厥者，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其俗謂兜整為突厥，因為號。訥都六有十妻，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其後部落稍盛，始通中國。又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止於枹罕，自為君長。自吐谷渾至

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河鄯二州屬當路首公領騎八千以為戎防

周書本傳云：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

令永恩領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為邊防。隋志曰：枹罕縣舊置河州，西平郡舊置鄯州。

南通丹粟西望白蘭關塞無虞公之勳也

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至於江，其中多

丹粟。晉書曰：吐谷渾龍渾王，據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周書異域傳曰：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周元年

孝閔帝踐阼之年也。授都督鄯州諸

軍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縣公增邑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府長史

傳同

武成元年都督利涉

本傳作沙

汶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

周帝魏廢帝三年改西益為利州。沙州為深州。水經注：酒泉南有鳴沙，故曰沙州。隋志：汶山郡後周汶州，義城郡西魏利州，置總管府。

五年兵破文州陽陁蠻

仍平瀘水。

本傳時文州蠻叛。水恩率兵擊破之。

以保定元年。

一有遣字。

將兵破巴州恒狻獠。

周書異域傳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由達於耶管川洞之間。所在有之。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

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有木籠獠。鐵山獠。恒狻獠。此恒狻獠。卽周書所謂恒稜獠也。

渡瀘五月。葛亮

有深入之兵。長坂九迴。王遵有忠臣之路。

蜀志曰。諸葛亮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水經注曰。瀘水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

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恙。故武侯以夏渡爲艱。漢書王尊傳曰。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郿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步至郿。九折。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應劭曰。九折坂在蜀嚴道縣。

霜雹不驚。水草無乏。天幸將軍。斯之謂矣。

漢書曰。霍去病從大將軍爲驃騎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其年

授司會。

本傳云。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

八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歲成。功參日要。

周禮曰。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致財用。以參互考日成。

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三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公屢弼英蕃。頻相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對問。東平謁帝。因而

定禮。

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

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又曰。東平憲王蒼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着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遂使馬首懷燕。不無樂

毅蕃臣疑漢或多田叔

史記曰燕惠王用齊反間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曰望諸君燕惠王後悔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又曰田叔者趙陰陽人也趙王張敖以

爲郎中賞高等謀弒上事發漢下詔捕趙王有敢隨王者梟三族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頽衣自斃鉗爲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賞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乃進田叔等十餘人盡拜爲郡守

兄楚國公

豆盧寧也周書云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

公

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沃野之封

本傳

朝廷以

兄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恩分邑有詔許焉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靈壽不

終遊魂且變

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杜預曰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也漢書皇太后賜孔光

靈壽杖知靈壽杖名也周易曰遊魂爲變

薨於官舍春秋五十八

周書作四十八

詔贈少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

公禮也天和元

一作六

年二月六日葬於咸陽之洪瀆川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

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

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周禮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鄭云漢律曰諸侯墳高四丈左傳杜注云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高一丈

嗚呼哀哉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

直榦百尋澄波千頃

世說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又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

留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委

一作擁

戎馬交馳不

妨餘裕。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

漢書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于侯。青謝曰。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地理志曰。宜春屬汝南郡。左氏傳曰。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袁宏後漢紀。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宜春有湯沐之邑者。言兄弟公侯也。濯龍無流水之譏者。言國朝親戚也。

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

一作

陽二頃之田。常

一作

思止足。

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溝洫志。白渠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地理志。池陽屬左

馮翊。應劭曰。在池水之陽。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閑居賦序云。於是覽止足之分。

立身則十世可宥。遺子則一經而已。

左氏傳曰。天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漢書韋賢傳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

一。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

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述異記曰。秦漢間公卿

墓。則以石麒麟鎮之。乃為銘曰。

朝鮮建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裂。武遂秦分。

朝鮮孤竹。注見本序。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四部都尉治。隋書地理志云。安樂郡密雲縣。後魏置密

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遼陽疑作瀋陽。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瀋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瀋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瀋陽城也。地理志云。遼陽屬遼東郡。按武遂有二。其一在韓。其一在燕。史記韓世家。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釐王六年。與秦武遂二百里。正義曰。上武遂。及此武遂。皆宜陽近地。又趙世家。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隋

志云。上谷郡遂城。舊曰武遂。今云。慕容氏本都燕國。蓋謂燕武遂城與韓爲異也。戰國時燕爲秦所滅。故云武遂秦分。

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寶實。言謂身文。挺此含章。降

茲岐嶷。寶珪。周禮所謂桓圭信圭是也。漢書郊祀志曰。黼黻雕戈。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左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易曰。含章可貞。詩曰。克岐克嶷。鄭箋曰。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識也。

有犯無隱。王道正

直。惟愛惟敬。永成悅色。枕籍禮闈。留連學殖。

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尚書曰。王道正直。孟子云。禮門也。說文闈。宮中之門也。左氏傳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

策參幃帳。功

披荆棘。韓陣揮戈。齊城馮軾。

漢書高祖曰。運籌幃帳之中。後漢書馮異傳。帝曰。爲我披荆棘。定關中。博物志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左氏傳曰。君馮軾而觀之。馮。皮冰反。此云齊城馮軾。

者。引屈完事。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使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是也。

豹策乃建。龍韜同啓。校戰岐陽。申威隴坻。城壘畫地。山林聚米。

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校戰岐陽。本序河橋沙苑等戰。是也。申威隴坻。本序隴坻黠羌。時穿上谷。至瓜州豪傑。束手歸軍。是也。地理志曰。扶風美陽岐山。居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隴坻。注見本序。漢書李廣傳曰。廣哨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袁宏後漢紀曰。

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入險。馬援夜至。勸上曰。蠶桑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爲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

上馬諭 一作論

書臨戎習禮。賈復開營。廉公屈體。

漢書高祖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後漢書祭遵傳曰。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袁宏後漢紀曰。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寇恂爲潁川太守。時賈復兵在江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爲其所陷。今與相見。欲手劍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劍從。有交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可私鬪。詔令並坐。極歡。

遂共車出結友而去廉頗蘭相如事見史記

從容傳會占對造請用此廉平終茲寬猛

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西征賦曰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後漢書徐防傳曰占對可觀

綠林兵息潢池盜靜名振赤山威高青嶺玄獸浮河飛螟出境

後漢書曰王莽末南方饑饉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

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邇不霽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乘傳至渤海郡界移書勅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後漢書祭彤傳曰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督偏何歸化擊破赤山斬其魁首持首詣彤塞外震讐又烏桓傳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按烏桓神靈所歸之處也若中國岱山矣隋書地志尤吾後魏置廣武郡有青巖山後漢書曰劉昆為弘農太守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又魯恭傳曰建德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

災氛一作氣

生隴毒水侵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

說文曰氛祥氣也隴地理志所謂隴坻是也左氏傳曰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周禮職方氏有山鎮朝傾地鎮卽所謂秦山頽也晉書曰張華死中台堦

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漢書

曰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周禮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以涖之使戒其事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成帝紀曰子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

此
页
空
白

庾子山集卷之十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公諱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

周書有傳

周宣母弟就封於鄭河洛之地卽有民人號鄭之君非無郡邑

詩譜

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爲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後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事出國語

其後

蛇鬪於門鼃嘗於鼎

左傳莊十四年曰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又宣四年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

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與子家謀先弑靈公

韓侵負黍晉滅陽城其祀忽諸以國爲氏

史記曰鄭繻公十六年鄭伐韓

敗韓兵於負黍。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杜預左傳注曰。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按鄭本韓滅。而云晉者。韓趙魏三分晉室。謂之三晉。故云晉滅也。左氏傳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

軍贈濟州刺史。

周書本傳云。鄭偉。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閣將軍。至濟州刺史。

父先護。

本傳云。父先護。亦以武勇聞。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元顥入洛。有扞禦之功。

驍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

魏孝武初贈。

永安中洛城晝掩黃河凌合。

魏莊帝永安三年。帝殺爾朱榮。爾朱仲遠擁兵入洛。爾朱兆遷

帝於晉陽。帝遇弑於城內。三級佛寺是其事也。

翟泉會盟之地。蒼鳥忽飛。

晉書五行志曰。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會盟地也。白者國讒蒼者宵象。自後有劉

淵之亂。

武庫兵欄之中。鱗魚遂上。

千寶搜神記曰。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於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失交宮

闕。廢后為庶人。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播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三帥北綏。五馬南浮。

本傳云。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入

洛。詔先護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為仲遠所害。左傳。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孔安國論語注曰。綏。擊也。所以拘罪人。晉太安中。謠

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三帥比先護。賀拔勝。楊昱。三人也。南浮。比先護奔梁也。言北魏遭爾朱氏之亂。先護兵敗入奔也。

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公之憑軾棧車。言歸舊

壤。起為通直散騎侍郎。

本傳云。偉少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

天厭魏德。政在強臣。

強臣。謂齊神武高歡也。左氏傳曰。天

而既厭周德矣。

公恥入亂階，乃於陳留起義。

本傳云：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內，公親董衆軍，克復瀛洛，率土之內，孰不

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以此時効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爲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糺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德，并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

次降

太祖封函谷而待諸侯，坐艷宮而朝羣后。

謂周太祖迎武帝都長安也。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嶂之阻。左氏傳曰：康有鄭宮之朝。

威懷是接，席捲西

飛。

本傳云：偉馳入朝。太祖與語，嘆美之。

大統三年，入朝，蒙授武陽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尋除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

本傳同。

開河橋之陳，解玉壁之圍。

本傳云：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

張旂於富平，被練於伊闕。

隋書地理志曰：富平縣，後周改曰中華郡，尋罷。有荆山，爾雅曰：通帛曰旂。

水經注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入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左氏傳曰：組甲八百，被練三千。

探虎穴而揮戈，上魚門而懸冑，故已策名司勳，功

高舍爵。

言其先鋒陷陣，有戰功也。後漢書班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左傳升陘之戰云：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又狐突曰：策名委贊，周禮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左氏傳曰：舍爵策勳焉。

魏將侯景，狼顧荆

河，天子命我，偏師赴援，垂餌虎口，中途背盟，事獲交綏，公之力也。

本傳云：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

以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司馬遷曰：李陵提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除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襲襄城郡公，食邑

二千戶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

病之登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以今方昔異代同榮

尚書立政周公曰王左右常伯注謂三公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應劭漢官儀

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漢書曰霍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又曰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又曰公孫敖義渠人武帝時為車騎將軍出代後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又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以將軍出北地以校尉從大將軍以因柁將軍築受降城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凡四為將軍矣天文志云文昌有上將言偉為驃騎車騎與霍去病公孫敖同榮也魏後二年授大

將軍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教士臚舳習流島嶼憑陵波瀾衝激

左思吳都賦曰弘軻連舳巨艦接艦又曰島嶼綿邈

劉淵林注曰舳船前也艦船後也島海中山也嶼海中山上有山石越絕書曰句踐伐吳發習流二千人

公整臨江界已悉南越之兵裁汎樓船即善昆彌之戰

漢書南粵王傳

曰元鼎五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侯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平南越三輔黃圖曰昆明國有溟池地方三百里天子欲伐之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遂得安歌澧浦弭節涪陽

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鄭康成曰今長沙有澧陵縣豈以陵名為縣乎澧

音禮又九歌云望涪陽兮極浦皆楚地也

留魯侯而宴章臺對齊人而畋雲夢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蕞啓疆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

悔之。遂啓疆見公。乃反之。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曰。僕樂齊王之欲。夸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周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

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餘如故。嶠函重嶂。汧渭分流。陽陵之溢。旣奔。華陰

之學還聚。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有渭城。汧縣。雍州弦蒲。汧水出西北。入渭。按秦非子爲周孝王。發馬於汧渭之間。卽此二水矣。蔡邕樊惠渠頌云。陽陵縣東。其地衍隴。嘉穀不植。京兆尹樊陵。壘石積土。疏水通

潰。昔日鹵田。化爲甘壤。後漢書張楷傳云。華陰山南有公超市。

而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至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

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尙書云。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漢書曰。項羽聽陳平反間。疑范增。增怒。乞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言偉亦以背疽之疾而死也。

桐君對藥。分闕神

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便。

王子年拾遺記曰。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漢書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

以天和六年。

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諡曰肅公。禮也。

天子輟朝。彌深大臣之議。羣公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夫人李氏。頓丘貴姓。

世系表。李忠。頓丘房始祖。

卿相之門。賢才之

室。霜露先侵。策封郊次。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於咸陽之長安縣某原。合葬非古。旣異三王之前。死

則同穴還同六載之始。

鄭司農禮記注曰。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雖復銜珠兩鶴。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

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銜明珠舞於庭。又述異記曰。贈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養。養治瘡。愈放之。後夜到門外。黍秉燭視。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置。黍家抱。樸子曰。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晉書張華傳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掘獄室。因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也。嗚呼哀哉。乃薦銘曰。

國有巖邑。朝多君子。

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朝多君子者。左傳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又傳稱子產博物君子。言鄭國有巖邑。朝多君子也。

武公莊公。平王卿士。

左氏傳曰。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預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溫麥淪盟。昉田廢祀。

左傳隱三年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傳又曰。有淪此盟。明神殛之。又八年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昉。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不祀泰山也。

驂乘停輿。來朝識履。

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為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以上言鄭氏之先也。

惟祖惟考。既侯既公。樞機周密。出納清通。治繁政簡。處亂心雄。濟河遺惠。

一作德。

海岱餘封。

以上言祖徵考先護。並有政績。

也。濟河。謂徵為濟州刺史。海岱。謂先護為青州刺史也。

世濟其美。載誕其器。

左氏傳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預曰。濟成也。

忠無不為。孝則不匱。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詩。孝思

不幽冀紛梗。關河鼎沸。言永安中之亂也。普泰元年。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夜襲冀州。刺史元暉是幽冀之亂。關河鼎沸。言爾朱氏高氏相繼爲亂。故有武帝遷都之事。 自北自南聲。

聞梁魏。言先護父子因亂奔梁。復自梁歸魏。聲聞於南北也。 揚旌汝穎。威震三川。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漢書地理志。有潁川汝南二郡。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潁水出陽城。韋昭曰。三川。河伊洛。本序。樹君伊洛言。

歸舊壤是也。以上。擁旄江漢。席捲樓船。擁旄。江漢。謂爲江陵防主也。左傳正義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李巡曰。旄。牛尾。著竿首。過秦論曰。有席捲宇內。包括四海之意。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

成臯塵起。廣武烽然。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入渡河。取成臯。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 麋興麗箭。雁落驚弦。左氏傳曰。麋興。麗箭。雁落。驚弦。

樓船將軍。於前射擊麗龜。國策曰。更羸虛發而落雁。以上言爲江陵防主。善用兵也。 總衛蘭錡。中威河外。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自此以下言都督華州諸軍事也。 山類鼓樓。樹如車蓋。水

注曰。冀北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離合樹。如車蓋。一名華蓋樹。都尉兩道。將軍獨拜。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又曰。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言授倅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也。 梧

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回雪。百日流霞。吳都賦曰。佩長洲之茂苑。漢書師古注曰。倡。樂人也。洛神賦曰。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抱樸子曰。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以上言華州爲佳麗之地。窈窕繁華之所。樓宿也。 凋零倏忽。悽愴榮華。倏忽。疾也。 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又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隴昏雲隕。山深

路晚。風氣纔高。松聲卽遠。疇昔親友。懽愉交結。不爲平生。應爲此別。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言平日也。

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

按北史及周書侯莫陳崇傳云代武川人父興此文父少興疑即是人道生疑卽侯莫陳順與崇爲兄弟然史內無道生之名所未詳矣

本系陰山出自

國族降及於魏在秦作劉

侯莫陳崇傳曰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周書云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是其先本姓劉矣魏拓跋氏系出陰山漢書匈奴傳曰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又云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也

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

言少興有威名也

君

子讀書馬上清談劍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略

君子以下序道生也漢書曰陳平六出奇策黃石公記序曰黃石公者神人也上有上略中略下略

雖復身叅末將而

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叅幕府

史記曰范增爲末將周禮曰爲帷宮設旌門鄭注云樹旌以表門也漢書李廣傳曰莫府省文書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

魏正

光五年任統軍隸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

侯莫陳順傳云初從爾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武陘道生豈卽侯莫

陳順耶尋轉別將滑源卷甲關城束馬並皆剋捷君有力焉

按侯莫陳順傳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又從破元顥皆同疑卽是人矣

永熙三

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略委之爪牙

又按侯莫陳順傳加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

太祖見之甚歡太祖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名洽中涓功叅上造

韋昭國語注曰涓人今之中涓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公卿表爵一級公士二上造

兵臨

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

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蒲城蒲州也河橋曰蒲津橋黃沙之苑即沙苑

也魏大統元年東魏將司馬子如自蒲津寇三年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是也即所謂河橋沙苑之戰矣

臨晉橫船既擒趙將

漢書韓信傳曰齊趙魏反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虜魏

王豹益兵三萬擊趙代破代禽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

馬陵削樹復下齊兵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齊軍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死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頸

班瑞司勳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鄆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道生疑即侯莫陳順按本序與正史雖爵邑或殊紀年各

異然於義似無所礙

趙儼之爲驃騎正駕單車張湛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

魏志曰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正始四年徵爲驃

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遂不取後漢書曰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

侯莫陳亮傳云大統九年太祖賜劉道德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本序上文在秦作劉又云大統九年更姓皆與

彼同侯莫陳得姓始於劉亮矣。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鬪。三川無市。擐甲搆病。死於轅門。魏大統十五年。東魏將高岳起堰引清水以灌城自

穎川以北皆為陂澤。冬十一月遣長孫儉討之。長孫儉即拓跋儉也。國語曰。穀洛二水鬪。史記秦武王曰。寡人欲車通三川。韋昭曰。伊洛河也。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

文皇帝同鄉里。侯莫陳順傳云。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周書本紀云。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霸功既立。王業克成。謂宇文泰相魏。漸成帝業也。不忘捨

講。猶論償博。言其與周太祖素相友善也。東觀漢紀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捨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漢書遊俠傳曰。陳遵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

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敕令前。其見厚如此。今嗣德維新。功臣追遠。謂孝閔踐阼。周德惟新也。按順以閔帝踐

阼之。東都馬鳴。不無見日之嘆。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博物志曰。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北陵車過。霍去病事。去病家在茂陵東北。西都賦云。北眺五陵。茂陵在長安之北。故曰北陵。史記曰。天子為治第。令去病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上益愛重之。及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按匈奴未滅。無以為家。此去病平生之言。言贈驃騎大將軍也。有詔更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事。敷

州刺史。諡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拓跋氏。魏之宗室也。庭有鐘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言歸。天

和五年六月薨。卽以其年十月同葬於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葬。平陽下嫁。卽廬山

而共墳。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漢書曰。衛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師古曰。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

之西相並者。是也。銘曰。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盡阜蘭。言其系出陰山。本西北絕遠苦寒之地也。左氏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預曰。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瀚海。又云。鑿阜蘭下。如淳曰。瀚海。

北海名也。師古曰。阜蘭。山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塞鴻秋去。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漢書地理志。有雁門郡。又稱代郡。有桑乾縣。乾音干。按朔州武川。本趙代之地。西北金行之氣。

也。師一作兵。旅上谷。威雄武川。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屬幽州。道生父少興爲武川鎮將。故云。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匣有忠劍。庭流孝泉。言其世以

忠孝相傳。魏室多故。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途廢典。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後漢書曰。許昌氣見於當途。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途。廢典。言魏衰也。天保讓德。言周盛也。魏祚廢於當途。周家盛如

天保矣。上將指蹤。中涓力展。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中涓。注見本序。洛城夜捷。河梁朝剪。洛城夜捷。謂破元顥等軍也。河梁。河橋也。蓋言河橋之戰。鐵劍金龜。

榮追玉鉉。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易鼎卦爻。辭曰。鼎玉鉉。言以勳封開國公也。身胄漢祚。門承魏緒。並擅華宗。俱稱當路。本姓劉氏。故云漢祚。爲魏國族。故云魏緒。陸機周處

碑曰華宗往茂趙氏孟子注曰常路當仕路也言賜姓侯莫陳氏也

伉儷云匹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為丘墓

言與夫人李氏合葬也伉儷夫婦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又曰秦晉匹也漢

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小陵石槨洪原鄉墓

廣雅曰小陵曰丘禮記曰桓魋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洪原鄉墓謂同葬於京兆之

洪源鄉也芻靈兩引池柳雙前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周禮縫人及喪大記注池柳柳節棺帷荒也

隧路仍合松城即連

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闕地通

路曰隧仲長子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松城即佳城也

霜隨柳白月逐墳圓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公諱顯和字某上黨武鄉人也

周書顯和字文神舉之父神舉有傳

自大霧浮河長虹映渚承源於若

一作別

水纂系於蒼林

宇文氏本炎帝神農之後與後周同姓是為國族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晝昏帝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又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也史記曰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漢書古今人表云嫫母生蒼林嫫母黃帝次妃也若水蒼林皆姬姓之祖言其與國同姓若姬宗矣

韓之西常山在趙之北因地為氏可略而言焉

言宇文氏得姓之由也周書帝紀曰有葛烏菟者其後曰普回得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氏焉漢書地

理志曰秦置上黨郡屬并州有上黨關高帝置常山郡屬冀州張宴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言於韓趙之地得姓爲宇文氏矣

達神舉曾祖父金殿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周書云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並控鶴兵俱張戎樂聲榮之盛繼踵當年言求

南金殿父子並有盛名也莊子曰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按西戎樂口洙離故云戎樂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止矜莊聲名藉甚彎弧挽強左右

馳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周書曰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

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和且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武帝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漢書地理志云上谷郡秦置又雁門郡有樓煩上谷樓

煩故燕趙地也永興二年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謂齊神武也魏本紀云孝武永熙元年改元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三年高歡引軍東度入洛武帝西遷漢書注云叛換綸跋扈強恣貌詩皇矣云無然叛換

帝顧謂公曰天下洵洵將若之何漢書高帝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邯風簡兮卒章之詩也鄭箋曰彼美人謂碩人也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周書云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洵洵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帝曰是吾心

也乃定入關之策武帝西遷長安以公母老家大令預爲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

二語出易繫辭

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

周書云。帝以顯和母家累。又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兩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班彪王命

論曰。王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侯顯和隨帝西遷。母必見獲於高歡。故帝以爲比。

遷朱衣直閣閣

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溱水。

魏本紀云。武帝至欄桑潼關。宇文泰遣趙貴等奉迎。帝過河。泰迎帝於東

陽。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卽著。太祖喜云。我知

卿名矣。

周書曰。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

卽用爲帳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

并前二千五百戶。黃公衡之決事。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壯。吳王爲之降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

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蜀記曰。魏明帝卽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

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志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

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

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

東夏邊隅。地連荒服。井陘塞道。飛狐路斷。

謂出爲東夏刺史也。禹貢曰。五百里荒服。漢書師古注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外者也。荒言

謝卽以爲治中荊州。

其荒忽各因本俗。漢書曰：高帝三年，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又匈奴傳曰：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乃以公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東夏

州諸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

後漢書朱儁傳曰：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

等賊，其後多為袁紹所定。又光武紀曰：別號諸賊銅馬及青犢等，各領部曲。章懷太子注曰：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淮況等，並見東觀記。交臂屈膝，牽羊抱馬者，言皆降附也。左傳曰：楚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後漢書曰：耿秉擊車師，車師王抱馬足降。

在

州遘疾，解任還朝。小馬留廐，餘牀掛柱。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

言漢陽諸葛扶風王駿並

刊碑石也。見蜀志及晉書。

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魏後元年

周書云：魏恭帝元年。

疾甚，亡於同州。春秋

五十七。天子輟樂，羣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

本傳云：太祖親臨之，哀慟左右。

於時兵革交侵，普斷贈諡，卽以

本官印綬，權葬於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遷葬於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逢禮樂

之遷，代屬謳歌之變，國雖異政，人足追榮。

謂周革魏命，和雖魏臣亦蒙追贈也。

乃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

司空、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本傳同。

諡某公，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叅晉政，拒曹爽之異謀。

起在漢庭共王陵而俱對

言高氏之先也。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漢書曰：高帝五年置酒雒陽。

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與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能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孟康曰：姓高名起。

况乎箴訓有儀，言容以德，肅恭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

獵。列女傳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又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舉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

昔之命葬季武子之西寢，今

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

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許之。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與平陽公主合葬。

世子神舉兄弟

周書有傳，兄弟謂神舉與弟神慶也。

至性純

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於身無改，是以宦成名立，孝顯忠貞。

周書曰：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

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兼任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

銘曰

北岳二名，蔥河兩本，其峻惟極，其源惟遠。

北岳，恆山也。一名常山，故云二名。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蒼蒲海。禮記曰：峻極于

天，言宇文氏起家，在於西北之地也。

俗稟山川，人資台袞，義烈桓桓，才雄惘惘。

言西北之地，多產忠武之人也。尚書曰：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按惘惘，誠也。說文曰：惘，惘，誠志也。

乃祖

乃父繼踵威雄。攬金北陸。鳴玉南宮。

謂祖求父金殿聲榮繼踵也。北陸疑卽博陸。薛瑄曰。按漁陽有博陸城。漢書曰。博陸武帝封大司馬。霍光爲柱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

又按爾雅云。高平曰陸。北陸。北方之總名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是雲臺在南宮也。又縣名。史記曰。南宮公主注。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和祖求爲冀州刺史。豈謂是耶。

隱若吳漢。賢哉竇融。負霜

依德。無雷向風。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帝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後漢書西域傳曰。月氏爲匈奴所滅。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五部。貴霜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漢書西域傳曰。無雷國王治

虛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挺此含章。生茲秉德。孝實天性。忠爲人則。

謂誕生顯和有忠孝之性也。周易曰。含章可貞。

暢轂鏤膺。燕南趙北。若一作弱

水將通。九部可勒。

詩曰。文茵暢轂。又曰。虎帳鏤膺。後漢書曰。燕南。垂趙北。際漢書曰。西至沫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九部九州。謂將勒勤於九州也。

帷幄叅謀。宮帷典職。善擇忠

言。能防變色。繁弱已勁。淇園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

謂從孝武入關。周文帝令射水傍小鳥也。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後漢書寇恂傳曰。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

建旗赤谷。揮戈武州。長城萬里。河水雙流。

謂和鎮東夏州也。漢書西域傳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武川。恆州之武川縣也。漢書嚴尤曰。秦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又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一出子園。

穎川多恙。淮水未廖。義重穿壁。恩深置郵。

神仙劉根傳曰。穎川太守高府君病。從根求消除病氣之術。漢書。汲黯多病。居淮陽。吳志曰。呂蒙疾。權穿壁窺之。凌統卒。二子烈封。權內養於

宮。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

于谷之口。于渭之陽。丘山零落。碑闕低昂。草銜秋火。樹抱春霜。書劍俱沒。人琴並亡。

謂顯和葬

於咸陽也。漢書地理志曰：馮翊有谷口，扶風有渭城，故咸陽也。曹子建詩云：零落歸山丘。月令曰：鷹草化為螢火。世說曰：王子猷子敬俱病篤，子敬先亡，奔喪都不哭，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哀嗣子純心靡託，孝水未枯，悲松先落。

言神舉兄弟居喪以禮也。西征賦曰：淶孝水以濯纓。悲松即王褒攀柏樹枯事，松柏通稱矣。

室進巢鷲，門通弔鶴，功

臣身隕，會圖麟閣。

魏志曰：鉅鹿張臻，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臻門陰。臻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鸛冲天而去。漢

書宣帝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周大將軍瑯邪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温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羲和之官，即嗣重黎之政。

楚語曰：顓頊命南正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在周爲司馬氏，程伯休父其後也。

叩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

司馬遷自序曰：

叩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叩於殷。漢書曰：項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是與章邯同時封也。司馬豫未詳，集中司馬裔碑文云：東海避秦，共毛公而俱隱，此云豫之避秦，知司馬名豫，東海人也。

祖金龍

仍居選部，水鏡三臺。

北史本傳云：金龍吏部尚書，後漢書袁紹傳曰：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

父悅再牧荆河，威風千里。

本傳云。悅豫州刺史。馮貢曰。荆河惟豫州。集中司馬裔碑文云。荆河刺舉是也。

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

言悅為豫州叛人白阜生所殺也。詳

見司馬裔碑。季布疑作變布。轉寫之誤也。漢書曰。彭越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史記曰。屠岸賈作難。追論趙盾弒君之罪。誅趙氏。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以喻悅遭禍機。裔為遺嗣也。

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

言魏室念悅遺嗣。遂辟裔也。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吳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韋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

公始應辟。為河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

郡治兵。黃河浮馬。摧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北史本傳云。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

北徐州刺史。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有汲縣。有溫縣。軹縣。晉志曰。泰始二年。置汲郡。司馬裔於溫城起義。是其地也。

柳泉風塵。三城席卷。

北史本傳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

棠陰鋒鏑。千

室入關。本傳云。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有能率眾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

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

本傳云。周孝閔踐祚。除此官也。

雖復巴水三廻。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

後漢書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多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

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曰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要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遷定三秦既定乃遣還巴中號板遁蠻夷青衣地名漢書地理志曰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城 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

胄宜紹瑯邪之國

漢書霍去病傳曰定令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下云遷驃騎大將軍是也晉之代胄謂裔晉朝宗室司馬氏之後也宜紹瑯邪之國者謂曾祖楚之襲封瑯邪郡王世襲瑯邪下云封瑯邪公矣

遷驃

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邪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密實俟忠貞詔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

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夔龍帝舜時典樂納言之官

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

險狼顧鳴張

謂蠻會冉令賢等反也

高山尋雲深谷無景

淮南兵略訓曰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束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

本傳云天和初信州蠻會冉令賢反連結二千餘里裔從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服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後漢書注

曰三門開門休門生門也

仍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梯下於荊州彌動西陵

之戍

本傳云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除西寧州刺史郡國志曰公孫述號魚腹為白帝城魚復漢屬巴郡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

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

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

本傳云未及之部，卒於京師。隋書地理志曰：越稽郡，改曰西寧州。郡國志曰：益

州永昌郡，有邪龍雲南。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

四州刺史，諡定公。

本傳同。一作莊。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於武功郡之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

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竈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

後漢書虞詡傳，或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也。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

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旗鼓，李牧

長平之政。

史記曰：魏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又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以李牧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大破之。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長平趙地名。

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

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卽

一作代。

序。

謂司馬氏本祝融重黎之後也。左傳有公族大夫國語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馬遷作史記，有天官書。

避世於秦，承

家於楚。謂司馬豫避秦司馬邛為楚項籍所封也。論語云賢者避世周易曰開國承家。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謂晉祚衰微劉裕誅司馬氏。楚之逃匿濟江及宋受

禪。楚之歸魏也。晉以金德王。故云金行。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尚書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而用其噬虎烈祖。謂楚之也。楚之為裔曾祖。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謂宋

受晉禪。楚之西歸。得封郡王也。吳志陳紀曰。黃旗紫氣。運在東南。東沒言東晉之亡也。後漢書輿服志曰。王青蓋車。西飛言歸西魏。封瑯邪王也。吳都賦曰。變戎旅乎落星之樓。劉逵注曰。吳有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吳都賦又云。佩長洲之茂苑。按落星長洲皆吳

地。時宋都建鄴。楚及我皇父。荆河再撫。謂楚之之後。祖父世治荆州也。皇父謂祖金龍也。世遭喪亂。身沒猾豎。謂父悅為豫州人。白阜生所殺也。嗟我遺

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饑吞獸乳。鳥翼。史記大鳥覆棄事。獸乳。左傳謂鬪穀於菟是也。獲歸河內。更襲瑯邪。謂裔始為河內功曹。後封瑯邪郡公。襲楚之之職也。年

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劍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謂裔志在立功。不為高歡所屈。領戶千室入關也。小馬。竹馬也。言幼有志節也。長蛇。指高歡也。左氏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九地。注見本序。千家。謂領戶千室也。雪山埋馬。冰河陷車。言其身遭危難也。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言裔受職刺史。華加遷轉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

祭也。詩云。振鷺于飛。陸機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漢舊儀曰。銀印青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

漢書伍被曰。廣長榆。開朔方。如淳曰。長榆。塞名。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

請建河橋於富平津。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言徵拜大將時，對揚休命也。下文卒於京師矣。

石門冰釋。金隄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

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劉逵

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襄中之北。又蜀都賦曰：西踰金隄。劉曰：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按裔爲西寧州刺史，西寧州故越嶲郡，石門金堤皆蜀地也。冰釋電散，言除西寧州未及之部而卒也。魏略曰：太祖拔漢中，還到長安，使屯池陽以備蘆水。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大陽有茅津。左氏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卽茅城。蘆水門關，茅津成觀者，蘆水茅津皆秦地，言其卒於京師也。

馭風逸翮，脩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
莊子曰：列子馭風而行，冷然善也。脩途，莊子所謂鵬飛九萬里是也。建武，光武帝年號。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建武二十年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貞，言裔逸翮方若鵬程，而半途摧折，如建武時吳漢也。

游揚浸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

地理志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元年置。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師古曰：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魏志曰：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三百六十里。

謂裔從信州刺史徵拜西寧州刺史，未至西寧，故云金城路斷。卒於長安，故云郿塢人稀也。

風松雲蓋，白水山衣。賢已星隕，人沒蘭衰。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左氏傳曰：鄭穆公刈

蘭而卒。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公諱明徹，字通昭。

南史

兗州

陳書作南州

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

霄疑作漢漢書曰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心號曰番君項羽立芮為衡山王上徙為長沙王都臨湘高祖賢之制詔御史

也。上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後漢書曰光武即位拜吳漢為大司馬名高江漢者言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沂江而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史記吳起傳曰魏武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

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按祖尚南譙太守父標南史建平增兵乃吾彥之言此序吳姓豈謂吳彥耶或以故吳開國造自太伯故稱其疆域矣作樹右軍將

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漆疑作代為名將見於斯矣。漢書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禹貢兗州云浮于濟漯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公志氣縱橫風

情倜儻南史本傳云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號哭仰天自詠居數日有自田中還者曰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乃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

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最小史記曰張良常從容步遊下孝子大貴之徵至果有應明徹乃樹之小子也。圮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徧知劍術邪圮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圮下謂良曰孺子下取我履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嘆曰孺子可教後五日鷄鳴往出一編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吳越春秋曰袁公與處女試劍竹枝上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王即加女號曰越女乃命五板

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

纔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為達也。謂明徹方仕於梁卽遭侯景之亂也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景權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平尙書事六年鄧艾伐蜀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邪王

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死。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晉書曰。陸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

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

征伐咸歸舜後。

陳氏本虞舜之後。媯姓。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世爲齊卿。終有齊國。左傳云。陳子得政。言陳盛。梁衰。霸先得政。擬於春秋。陳常矣。

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

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颺遂遠。

言陳武威德日盛。明徹遂加匡贊也。南史本傳云。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二千餘斛。而鄰里饑餓。乃白諸兄曰。

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

冠

武帝。帝爲降階。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

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

冠軍侯驃騎將軍霍去病也。漢書霍去病傳曰。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

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戰國策曰。秦將白起爲武安君。

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

本傳云。陳武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時。尋加右衛將軍。至廢帝卽位。遷丹陽尹。

北軍中候。總

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

本傳云。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出宣帝也。帝懼。遣毛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

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漢書有北軍中候。續漢志曰。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尙書云。張皇六師。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誥曰。河南百郡之首。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王恂爲河南尹。時南朝都建業。本漢丹陽郡。徵爲丹陽尹。在京師矣。

蕭湘

之役。馮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櫓。魏

疑作賀。

齊有橫江之戰。

本傳云。湘州刺史華皎。有異志。詔授明都督。湘州刺史。

與淳于量等討皎。皎平。左氏傳曰：馮陵我城郭。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嶼。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披退。又曰：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同時發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炎張天。曹公兵敗。史記曰：魏之諸公子曰：魏齊、范雎之讎也。唯相秦、魏齊奔趙，復走信陵君，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按魏齊無橫江之戰事。本文蓋軸礮船，當是賀齊事。賀訛魏轉寫之誤也。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往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青蓋絳纓，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晉書：華譚遺顧榮等書云：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郡縣志曰：橫江浦在和州，對江之采石往來濟渡處。唐李白橫江詞云：橫江館前津吏迎，此館乃采石津官舍也。仍為平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廂局，麟車反暢。
晉書地理志曰：湘東郡吳置，衡陽郡吳置，桂陽郡漢置，武昌郡吳置，湘衡

桂武四州是也。左傳：郟之戰，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又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杜元凱曰：十五乘為一廣。局，車上兵闌。又左傳曰：楚人基之，脫局。服子慎云：局，橫木按輪。一曰：車前橫木。詩：秦風曰：有車鄰鄰。毛傳曰：暢，轂長轂，暢長也。

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
言其為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饒於戰具也。郡國志曰：長沙郡秦置。晉書地理志曰：武昌郡鄂縣有新興馬頭鐵官。楚辭曰：操吳戈兮被犀甲。 雖復

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
言明徹北征擒王琳也。本傳云：太建五年，朝議

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督綠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秦郡降，進剋仁州。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州益脩攻具，又遏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

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徵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環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遂建鄴。周禮曰：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三略軍讖曰：軍幕未辦。將言不倦。晉書蘇峻傳曰：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峻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爲亂。溫嶠陶侃唱義於武昌。峻突陣墜馬爲侃將所斬。又陳敏傳曰：東海王越起敏爲右衛將軍。假節前鋒都督。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教甘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敏弟祖將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鸞駕。敏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政刑無章。不爲英俊所服。周玘顧榮甘卓遂背敏。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晉書地志曰：歷陽合肥。烏江皆屬揚州淮南郡。淮南廷尉之囚。蘇峻事合。測將軍之寇。陳敏事。二人皆晉反將。以喻王琳之抗陳也。王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實梁室之忠臣。於陳爲罪。徹本陳將。故云是矣。

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

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

本傳云：詔遣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中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

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

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

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

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

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玄武之宮。謂北宮也。北方曰玄武。又天文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主集計。

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二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羽飾謂之趙惠文冠詩有振鷺之篇故云吟鷺漢書曰曹參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臣贊曰臨淄卽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齊城中有丘卽營丘也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去楚歸漢漢王賜以玉案之食後漢書曰光武拜鄧禹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石鼓聲高兵交可遠

此下皆序破齊之功也天官星占曰太白金之精大將之象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按鄴北齊所都言伐齊也

故得艦舳所臨

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

漢書武帝紀曰舳艦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艦船前頭刺權處也禹貢曰道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泗二水名也又曰正東曰青州川曰淮泗周禮曰析羽爲旌熊

虎爲旗魯頌曰奄有龜蒙毛傳曰龜蒙二山名

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鳥

虞喜志林曰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按龐涓敗

卽此也左傳襄十八年平陰之戰云師曠告晉侯曰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鉤膺脩革遂以天道在

北南風不競

此下序明徹之敗也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采芑云方叔蒞止秦風小戎云文茵暢轂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采芑之詩云鉤膺脩革毛傳曰鉤膺樊纒也鄭箋曰脩革響首垂也疏云言鉤膺樊纒者鉤是金路在膺之飾

惟有樊纒故云鉤樊纒也巾車注云鉤裴領之飾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繫帶之鞶謂今大革纒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纒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也左氏傳曰晉人聞楚師曠曰不害吾驟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明徹敗於周師是天道在北南師無功也

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

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

本傳云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兌。太建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產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逢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

大將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擊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戊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以憂遺疾卒。史記曰。右將軍蘇建。前將軍信。與匈奴並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翦降單于。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具報天子。天子自裁之。遂囚建詣行所在。入塞罷去。天子不誅左傳。鄒陵之戰。云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鄭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曰。以中軍佐濟。晉師敗績。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裨將失律。中軍爭濟。以比馬明戊裴子烈之失計也。漢書曰。項籍爲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又按。裨。小也。若裨王裨海矣。

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贖。

疑作

社始弘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

二千戶。

周書云。宣政元年三月。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南史本傳云。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云。釋其鸞

鑣。謂之鸞。郭注云。馬勒旁鐵也。云。蠲其贖。社者。謂免其死也。左傳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鸞鼓。杜云。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鸞。計觀。反。漢書敘傳曰。貳師乘鉞。身覺育社。李奇曰。李廣利育殺之。以血塗社也。師古曰。贖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

歸平津

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成之傳。裁見諸侯之客。

漢書公孫弘傳曰。武帝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與叅謀議。史記藺相如傳曰。趙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許齎五

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言明徹在周待以客禮也。
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
言明徹不能復用於陳也。史記曰：趙孝王卒，襄王立。

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尚善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遂不召。又李廣傳曰：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將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匈奴功，封侯者數十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日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

趙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又蕭何傳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傷明徹困辱於周，不能復為陳用也。

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暴增，奄然賓館。
本傳云：以憂遁疾卒於長安。

春秋七陳書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橫而俱死焉。

漢書曰：項籍殺會稽太守，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敗，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又田橫傳曰：漢王立為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鵝中，高帝聞而召之，橫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帝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

嗚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鳴呼哀哉，毛脩

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

南史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宋武帝欲引為外助。頗加榮爵。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赫連勃勃所擒。及赫連

昌滅。入魏。身遂死於魏。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又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

反公孫之柩。方且末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

左傳哀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內之。又宣十三年。鄆陵之戰云。知莊子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成三年。晉人歸連尹襄老之尸於楚。服子慎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

思歸。終有蘇韶之夢。

周易曰。遊魂為變。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後漢書曰。溫序為隗囂所殺。光武憐之。命途喪到洛陽城傍。地為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傅玄七哀詩曰。冥冥玄夜堂。王隱晉書曰。蘇韶字

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師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園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園簿。罪應髡刑。節俯受剃。如是夢者。五夕髮為之盡。後晝日韶自外入。謂節曰。十日便速葬。在軍師墓次。買數畝地足矣。遂

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

本傳曰。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時寄葬長安。故云。漢書地理志。廣平國屬冀州。晉書曰。廣平郡。廣平郡鄆是廣平

鄆鄆接界。故趙地也。史記云。樂毅去燕。西降趙。趙封曰望諸君。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鄆鄆西數里。疑言樂毅之客死於趙也。風俗通曰。汝南汝陽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椽宜祿。鄆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人。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診之。乃亭西北八里。死婦新亡。臨殯火滅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物故。樓遂不上。敢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

言吳氏得姓之先本故吳國稱其地也禹貢曰九河既道降丘宅土又負才云三江既入左氏傳曰后稷封殖天下杜預曰后稷樹封疆殖五穀也

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

言明徵征齊恃才乘危而與周戰卒致喪師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下云泗濱浮磬嶧陽孤桐漢書師古注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嶧陽山之陽也泗水出濟

陰乘氏縣時宣帝將事徐兗詔明徵北伐故云

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滅竈空幕禽飛

李尤曰聖人垂象五兵已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

而竭三而衰滅竈孫臏敗龐涓事注見前左氏傳曰楚幕有烏言明徵之敗也

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苟罄永去隨會無歸

言明徵見執於周不復歸也史記曰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賂

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又史記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絏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已感悟而辱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中晏子於是延爲上客左傳鄭之戰云楚獲荀營成三年晉求知營楚人歸之又傳云隨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魂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噪而還詎贖何追謂見明徵被俘囚也永去無歸謂卒死於周也

存沒俄頃光陰悽愴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

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

哀明徵死於異域不能歸葬也晉書曰張華將死中台星拆漢書天文志曰有流星出文昌貫紫宮西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時王鳳爲大將軍王商爲丞相鳳妬商譖

而罷之商自殺此云星空上將謂徵爲上將徵死故星空也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又張湯傳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鄣蔽以扞寇鄣音之向反楚辭有招魂言魂氣無所不之故魂或可招喪何可望者言寄葬長安妻子不

能遠望也。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塋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

林不樹。杜預左傳注曰：掘地曰斃，羈寄也。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靈。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張銑曰：營，心府間也。霸岸，霸陵岸也。平陵，漢屬右扶風。檀弓曰：不封不樹。鄭云：封謂聚土為墳。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土以上皆有封樹。言寄葬

長安，不封不樹也。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三齊記曰：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塚，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伯桃死，楚平王

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陳兵馬至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史記曰：穰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武庫正直其墓。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公諱常，字某。周書列傳云：鄭常，字子元。滎陽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國。鄭穆公之孫，始成其姓。左氏傳曰：鄭有厲宣之親，杜注云：鄭始封之祖。

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鄭有七穆，皆穆公之後也，後分為七姓矣。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守。考頊儀，同三司，豫州刺史。頊字寧伯，注見鄭常碑文。南

陽坐嘯，值此邦君。西河建隼，逢斯刺舉。後漢書黨錮傳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晷，謗曰：南陽太守成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南陽太守，值此邦君者，謂思慶為山陽太守也。西河建隼，逢斯刺舉者，謂

頊為豫州刺史也。按禹貢，豫州河南之地，其界西至雍州，建隼，建旗也。周禮九旗之名云：鳥隼曰旗，應劭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公侯繼踵，冠冕連鑣，可得而言，傳於史籍。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

公髻鬣知禮。早年馳譽。

劉熙釋名曰。沒齒曰鬣。洗也。毀洗於齒。故齒更生新也。

就經費舍。略見書堂。習武兵欄。偏知劍術。

說文曰。鬣。學也。鬣與橫同。史記

案隱注。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雖復年猶小學。已為儒者所稱。位在偏裨。即入將軍之賞。

本傳云。常頗涉學。有常官譽。偏謂偏將軍。裨謂裨將。俱見漢書。

大

統三年。起義華陽。授永安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輻輳。公拔劍轅門。潁川從我。洛城逆戰。壯

於白馬之兵。河橋解圍。勇於烏林之策。

起義華陽。注見鄭常碑文。文皇帝。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漢書鴻門之會。云。樊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盡之。後漢書光

武謂王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劉先主志曰。袁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敢敵。遂解延圍。吳志曰。黃蓋敗魏武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常為周太祖帳內都督。洛城河橋並有功。言此時洛城之戰。較白馬而更壯。此日河橋之役。比烏林而彌勇矣。

授平東將軍帥都督。襲父封。

魏昌縣伯也。

魏後三年。授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車騎用郭淮之勳。儀同取王沉之貴。公之此授。僉曰得人。

魏志曰。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陽曲侯。晉

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平陽人也。位至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進爵博陵郡公。按晉書。王沉。無授儀同之事。疑云。儀同。取黃權之貴。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鄭常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疑引黃權矣。

進爵廣饒縣公。

本傳。賜爵饒陽侯。

邑千戶。保定三年。授使持節都督遷州諸軍事。

遷州刺史。隋書地志曰後周於房陵郡置遷州。卽總領金州兵馬。括地志曰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卽金州是也。開拓北戎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梯繩

乃上浮竹裁通閩越影嚮句吳聲勢。漢書曰閩粵其先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左傳吳稱句吳地理志曰太伯初奔荆蠻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巨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於越

也言蠻獠與閩越爲影嚮藉句吳爲聲勢也。公出戰短兵並皆奔北瓦解冰碎山空谷靜。鄭常碑文云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上庸公陸騰也注見第十四卷碑文。授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柏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漢武

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大將軍衛青詩曰和撫四巨不易哉史記曰蘇建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封平陵侯。自是使車被之繡服風謠是察刑政是

觀。漢書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又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公露節東驅風奔羣盜埋輪當路威振中原。漢書曰諸葛豐駐車止節語章曰下欲收

之後漢書曰張綱爲御史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御京師震悚。武皇帝有盟津之師以公爲中權之勁外從決勝內

侍軍謀及文軌旣同旂旌已偃司勳行賞軍吏舉功。武皇帝周高祖宇文邕也盟津之師謂伐齊也秦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盟津左氏傳曰中權後勁杜預曰中軍制謀後以

精兵爲殿漢書高祖曰決勝千里之外禮記曰車同軌書同文左氏傳曰績棧旂旌杜預曰通帛爲旂柝羽爲旌周禮曰司勳屬夏官。乃授使持節上開府增邑五百戶賜姓宇文與國

同乘之榮。周之宗盟。非復異姓之後。

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左氏傳曰。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

九州都督。須得其才。千里諸侯。實俟其政。乃爲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遷南兗

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公頻總六條。再勞十部。俗變風移。人懷吏畏。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

牧。分部督察。

滯穗遺秉。有利疲人。山桑野蠶。足充貢賦。

詩云。遺穗滯穗。伊寡婦之利。後漢書曰。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化被殊俗。威行鄰

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謂真刺史。其在斯乎。

王隱晉書曰。解修遷鄆。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魏志曰。賈逵爲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

春秋

未高。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於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吏人攀慕。飛走變色。河濟輟舂。淮沂罷市。

河濟。

謂兗州。淮沂。謂徐州也。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男不歌謠。春者不相送杵也。

以今年歸葬於滎陽之山。詔贈某官。禮也。

嗟陵谷之貿遷。懼徽猷之永遠。地久天長。敢鑄貞石。銘曰。

荆河惟豫。洛食之本。水遶滎波。山斜陸渾。

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云。禹貢豫州云。荆南。自南河以南也。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傳云。今河南城也。禹貢曰。滎波既豬。顏師古曰。卽

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滎矣。一說謂滎水之波。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後漢書郡國志曰。陸渾西有虢略也。言鄭氏之先本鄭國。在於河南豫州。後遂爲滎陽人。以國爲姓也。

德星猶照。祥風

未遠。代不乏賢。文無闕袞。

言鄭氏得姓之後。代有異人也。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朱子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有賢人聚。孔蠡符會稽記曰。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箭有人竟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

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溪採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詩曰。惟袞有闕。仲山甫補之。

公之生也。實降英靈。忠爲德本。孝稟天經。

言誕生鄭常有忠孝

至性也。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觀書虎館。學劍龍亭。雕弓偃月。行馬流星。

虎館。白虎觀。龍亭。疑延平之津。劍化爲龍。孫卿子曰。天子雕弓。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

也。陳孔璋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李周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

置陣黎陽。麾兵官渡。平陰聽烏。馬陵書樹。

言常立義之後。累有戰功也。史記高祖本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卽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袁宏後漢紀曰。獻帝建安五年二月。袁紹遣沮授郭圖郭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四月。曹操救延。大戰斬顏良。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平陰馬陵。注見前篇。

氣

視廻津。星占飛步。火斷羌營。沙崩賊路。

言爲金州兵馬。有平羌之功也。漢書藝文志曰。漢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又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羌賊卽蠻獠鐵

山獠之類。及驅犀節。乃牧雄州。吏不驚犬。人無喘牛。

言爲刺史。歷任徐兗諸州。有令名也。後漢書劉寵傳。山陰父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漢書丙吉曰。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也。三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西蠶得歲。東作逢秋。草爛獄戶。星低市樓。

謂常有政績也。尙書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獄

戶如囹圄之屬。星經曰：市樓六星在市中。主閹割之司。今市曹官之職也。

五將星亡。三台岳折。哀哉天道。遂常明哲。

悼常亡也。天文志曰：天狗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或曰：五將鬪。

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晉書曰：張華死。中台星拆。

棟梁崩壞。風雲寂滅。北郭長悲。東都永別。

左傳子產曰：棟折榱崩。後漢書曰：感會風雲。風雲寂滅。言其功臣之亡也。古詩曰：驅車上東門。遙望。

北郭墓。博物志曰：滕公夏侯嬰薨。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

幽深此地。宅兆斯憑。山廻虎圈。路上魚陵。

謂歸葬滎陽也。虎圈。虎牢也。左氏傳曰：鄭伯享王。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云：虎牢。

河南成臯縣。後漢書郡國志曰：豫州郡襄城縣。有魚齒山。左傳謂魚陵。杜預曰：魚齒山也。在壘縣北。按虎牢魚陵。皆鄭地。言滎陽之山。本鄭地也。

悲風夜烈。苦露晨凝。蘭芳菊茂。終古相承。

楚辭

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

周書北史並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征晉之地。漢開平越之鄉。

左傳曰：秦始征晉河東。又云：秦伯納重耳。濟河圖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杜

元凱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二語序河東解縣地也。解音蟹。

律中夷則。星居鶉首。

漢書律歷志曰：律有十二。五日。

夷則。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也。位於申。在七月。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分也。言河東近秦。本西方秋金之氣。即秦之分野也。

况復莊謀於衛。既為社稷之臣。喜對於

齊無廢諸侯之職。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魯獻公再拜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左傳僖二十六年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乃還柳氏之先本姓展氏魯孝

公之後展禽食采於柳下謂之柳下惠遂姓柳氏言柳氏之先也

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有徐邈之應對居於散騎之省有汲黯

之正直理於淮陽之郡。

晉書曰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

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數直諫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

父季遠臨川王

本傳云梁臨川王

諮議叅

軍宜都太守蘭臺石室是所洽聞白馬飛狐逾高詞氣

後漢書曰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崇等共成世祖本紀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後漢書黃瓊上疏

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注石室藏書之府也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漢書鄼食其曰距飛狐之口

西都吳

一作莫

融擅名江表言談相會宛如舊焉君膺令

德之靈稟冲和之氣齟齬髻髮夙智早成愛敬自天虔恭得性含仁抱義履信居貞

本傳云靈幼而爽邁神彩巖然髻歲便有成人

之資篤好文學勳合規矩

世父儀同忠惠公特加器異

本傳世父慶遠特器異之

乃謂公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見語云我昨夢

汝登一高樓樓盡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

復賜汝汝位官當復見及

本傳云汝之官位復當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餘同乞汝之乞音器與也

王祥佩刀世為卿族鮑永驄馬家傳司隸

以此連類差無慙德

晉書曰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祥果為太傅列異傳曰鮑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言夢中坐席之賜

如佩刀

驄馬矣 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

本傳云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

君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進止端詳神情雅正侯目送之

不輟

本傳云震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餘同

試遣左右踐君衣裾欲視舉動君徐步稍前曾無顧盼

本傳同 魏侯

之見劉廙不覺斂容漢主之觀田鳳遂令題柱比之今日曾何足云

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太祖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

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倬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氏家訓云用

論語題京兆

人田鳳也 驃騎廬江

周書作陵

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以君華望召為主簿

本傳云廬江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震為主簿按續梁武帝之第五子也

張坦直諫既稱苟令之香鄒湛知言彌見羊公之德

習鑿齒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苟令君至人家坐曠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書

曰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山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

傳至若滿輩乃當如公言耳。

諮議府君於都薨背君奔赴六日即屆京師。

本傳云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下同

形骸毀瘁不

復可識靈柩沂江中川薄晚亂流乘選廻風反帆舟中之人相視失色抱棺號慟誓不求生俄爾之間

風波即靜咸以君精誠所致成都孝子自赴江流桂陽先賢身彰野火並存靈柩咸可傷嗟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京

兆杜陵人父遭亂客死蜀漢范遂留寓西州西州平遂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釣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又曰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鄧

暉甄異之

以爲首舉太夫人乳間發瘡醫云惟得人吮膿血或望可差君方寸已亂應聲即吮旬日之間遂得痊復

本傳亦載其事

君之事親可謂至矣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苦相攜致昔馬游志氣爲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爲班

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

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致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熏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敬案或吟

長岑之遠乍撫

一作聽

鳴琴不以河陽爲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

一作曾莫

經懷未嘗留目

後漢書曰崔駰出爲長岑

長注云。長岑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桐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謝承後漢書曰。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采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邵陵王綸武帝六子

始入禮闈。既登蘭閣。尚書僕射。陳郡謝舉。南史謝舉字揚言大人望國華。引君言論。謂同坐曰。江漢英靈。

通五年遷尚書僕射

見於此矣。本傳云。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拔用君為本州治。

中尋遷別駕。本傳云。岳陽王蕭督涖荊州。選為治中。尋遷別駕。續漢書曰。皇孫則綠車。蔡邕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岳陽王。梁昭明太子之子。為武帝皇孫。故云綠車之重。岳陽王鎮襄陽。為雍州牧。故云西河之牧也。王

叔理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軒馳譽。君之展驥。兼而有之。王叔理。即王叔治也。魏志曰。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皆遠至世稱其

知人世說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蜀志曰。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

虹直。謂侯景之亂也。岳陽王承制陝左。當壁漢南。天網所頓。英賢畢集。謂岳陽王督於襄陽承制。後踐帝位於江陵也。時襄陽屬雍州。在陝之東。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老子曰。天網恢恢。授君散騎侍郎。吏部員外郎。散騎常侍。本傳兼太子侍讀。言蕭督為梁王。授君此職也。監儲甲觀。事重史

丹侍講桂宮名高張禹

漢書曰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元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於定陶共王有材藝母子愛幸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意不平丹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又曰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初元中詔令禹授太子論語三輔黃圖曰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桂宮在未央北

俄遷車騎大將軍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餘如故方之驂乘霍去病為侍中譬彼將兵公孫敖為驃騎

漢官儀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霍去病注見前史記曰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

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

足以照曜六府謨明九德豈直允諧上將匡贊中軍而已哉

左氏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上將文昌中星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上軍下軍

既而言從梁國服政鄴都管仲有詞即受下卿之禮臧孫見德還奉

嘉賓之宴

本傳云震辭管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

入北朝臣若陪隨鑿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震固辭以疾及管仲震舉舉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震始入朝服政鄴都言仕周也宇文氏國號曰周如西周之都鄭鎬也左傳僖十二年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又僖二十三年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言震之從梁入周如管仲平戎國莊來聘也

有詔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

州刺史

隋志曰廬江郡霍山縣梁置霍州

犀節去關。衰衣馳傳。迎郊則文學前驅。賓衛則邦君負弩。

漢書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張宴曰傳信也若今過

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衰衣馳傳。後漢郭賀事。注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劉良

曰文學官名。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晉書何曾上疏曰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

則列國之君也。故太守稱邦君矣。直以五溪遼遠。馬伏波之思歸。三湘卑濕。賈長沙之不願。後漢書曰馬援為伏波將軍。援擊武陵五溪蠻。時年六十二。會暑盛中

病卒。漢書曰賈誼為長沙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作鵩鳥賦。五溪三湘。注見紇干弘碑文。是以宜城刺史。直會鹿門。白沙故地。仍留龍種。天厲弗戒。奄然終極。

天和某年。歸窆於襄陽白沙之舊塋。按本傳霞辭晉曰從祖世父從父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又云今襄陽既入北朝。知襄陵為霞桑梓之地。舊塋在是矣。後漢書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

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郡國志

襄陽宜城皆屬荊州。南郡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

以廟名山也。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襄陽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吾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言霞歸。窆襄陽。得遂其志也。君器宇祥正。風鑿弘敏。

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望。扶風長者。不言財利。王夷甫之為德。不談人物。阮嗣宗之為人。本傳云霞性溫

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論語云依於仁。游於藝。後漢書曰陳蕃。字

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又曰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也。晉書曰王衍。字夷甫。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行疾郭之貪鄙。

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行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從容亂離

之機。保此令名。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張衡渾儀之後。卽賦歸田。杜預沉碑已來。遂停鄉里。

後漢書
曰張衡

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衡有歸田賦。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亮。王仲宣有讀書之谷。深谷爲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叅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元凱杜預字也。

樓。諸葛亮有彈琴之宅。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王韶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前三間屋。地址極高。有孔明避暑臺。

宅。西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琴以爲梁父吟。因名爲樂山。

實欲因此謝病。閑居終焉。

言霞辭歸之後。因留鄉里。本有終隱之志焉。

鳴琴在膝。或對故人。寶劍自隨。時

過穉子。

晉書曰。陶潛性不解音。而常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漢書陸賈傳曰。高祖拜賈爲太中大夫。賈五男。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過汝。汝給酒食。所死家得寶劍。此稱其閑居之樂也。

百年

俄頃。嗚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銅劍。賢臣之墓。惟銘石函。

王隱晉書曰。汲郡家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博物志曰。漢滕公死。遂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踞

地悲鳴。卽踞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

銘曰。

有莊有惠。居魯居衛。義是隨時。才堪濟世。

言柳氏之先。衛有柳莊。魯有柳下惠。隨時濟世也。

北部尙書。東京司隸。必復其始。侯君

相繼。言震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也。周禮冬官考工故司空曰北部尙書。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故謂東京司隸也。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華蓋一岳文昌一星青矜辨志童子

離經義勗非馬書勤映螢。言震粟星岳之靈。習年好學。有成人之望也。星經曰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九星爲華蓋之柄。上七星爲庶子之官。文昌七星其六星各名。毛萇曰青矜學子所服。禮記十年視離經辨志。公孫龍曰

白馬非馬。晉書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往年靈樞漂泊江沱。以君哀慟川后停波。謂震父靈樞。沂江

感所致也。詩曰江有沱。鄭箋曰岷山道江東別爲沱。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李善注云川后河伯也。揚名北海馳譽西河。誰登九折不入朝歌。北海齊地。後漢郡國志曰青州有北海國。西河謂雍

州也。岳陽王鎮襄陽。稱雍州牧。與魏接界。平江陵後始盡歸於周。本序亦云岳陽王臨西河之牧矣。揚名馳譽。言鄰國皆有名譽也。誰登九折不入朝歌者。言梁王督不足仕。故辭歸也。時襄陽已入北朝。惟資江陵一州之地。言其危如九坂。陋若朝歌也。漢書曰王陽不

登九折坂。又鄒陽上書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蔚炳胥變。攀陪遂遠。白鹿隨軒。丹暈附冕。易革卦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言方當革運。辭督歸里。君臣之際。攀陪遂遠也。謝

承後漢書曰。鄭弘爲淮陰太守。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國賀曰。聞公車轄畫鹿。明府必爲宰相。丹暈疑卽赤帷蓋也。暈日旁氣也。言帷蓋似之後。漢書曰。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又曰。郭賀爲荊州刺史。賜繡蔽冕旒。勅行部去禮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

章有德。白鹿隨軒。丹暈附冕。似引是事。然按本文上下。非謂是也。上云蔚炳胥變。攀陪遂遠。明是辭督歸里。下文位叅上將。至軍幕仍張始云。用周筮仕。此處不得引刺史郡守之事。按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丹暈

暈。日旁氣也。用左傳赤烏夾日事。言辭督之後。督遂租也。位叅上將。榮兼本選。蛇盤綬結。龜廻印轉。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藩維卽啓。軍幕

仍張。

言震事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及入周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是位兼上將榮兼本選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絲連結於璽謂之綬漢承秦制淮南子曰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高誘注曰龜紐之璽古印也紐繫

佩服也平樂館名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秦都咸陽後周所都也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者謂震入周也藩維即啓軍幕仍張者謂仕周為大將軍也

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凌江

言其軍容之盛也張衡思玄賦曰前長離使拂羽兮注云長離即鳳也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宛宛長離凌江而翔

世急奔流年催驚隼滅沒頓轡扶桑搖軫

詩曰徂年如流孔融與盛孝章

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月令云季秋鷹擊雉年華驚隼亦言秋金殺氣也陸機赴洛道申詩曰頓轡倚松巖李善曰頓猶舍也山海經曰日浴溫源谷上於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顏師古曰軫

車後橫木也

智士石圻賢人星殞西鄂芝枯南陽菊盡

悼震亡也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曰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

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星聚此云星隕悼亡也後漢郡國志云西鄂屬南陽郡注云山海經曰有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前志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抱樸子曰南陽

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皆生甘菊花墮其中居民食水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每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愴焉啓手

生榮終極相杵輟春鳴機罷織

言生榮死哀也輟春罷織言震死民為之罷市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劉縉聖賢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煢煢

胤子視陰餘息霜露履之哀哉變棘

左氏傳曰余煢煢在汝又曰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淒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詩云棘人樂變兮

龍巢北望

鳳闕前觀。松長風遠。地厚泉寒。

隋志漢東郡土山梁曰龍巢。後周改龍巢為左陽。水經注廣漢郡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至。故謂之鳳凰臺。南注漢水。按墳植松柏。故云松風長遠。地有九泉。故云

地厚泉寒。

書埋簡落。琴覆絃寬。贈行之册。書而納棺。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經或脫簡。世說云。子敬人琴俱亡。左傳昭四年。云。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奮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秦亡之後。

序蕭氏之先也。按蕭氏本蕭國子姓。宋國之支庶也。堯時契為司徒。賜姓子氏。其後有成湯。武王克商。封

殷後於宋。春秋左傳莊公十二年云。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及子游。而立桓公。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是也。宣公十二年云。楚伐蕭。蕭潰。蕭國從此遂滅。漢書地理志曰。蕭邑在沛國蕭縣。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云本沛人。是其後也。

若般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

詩譜曰。商德之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地理志云。梁國睢陽是也。言蕭氏之先本宋國矣。

梁運

應圖實啓延陵之國。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梁都建業。本吳地。故云延陵之國。梁運應圖。謂梁武帝有天下也。武帝紀云。帝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整之後。

公諱太。字世怡。

周書

云以名犯
太祖稱字
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

周書本傳云。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太祖文皇帝。皇考順之也。武帝本紀云。整六世而生。皇考諱順之。於齊高

帝爲始族。弟少而款狎齊高。每外討。皇考爲軍副。及齊高創建皇業。催鋒莫不垂拱仰成。焉。齊武即位。以叅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武帝即位。追尊太祖文皇帝。梁宗室傳曰。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普通七年薨。諡曰忠烈。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

派別天潢。支分若木。直幹自高。澄源已遠。

漢書天文志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華。名曰若木。言爲梁

朝宗室。與武帝同支派也。

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子維城。乃建邢茅之國。

言梁朝封建親戚。太遂有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郟。

文之昭也。又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元凱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

大同元年。年十六。封豐城縣開國侯。食邑

五百戶。山臨鶴塞。非無陶侃之賓。氣連牛斗。卽有張華之劍。

謂豐城縣也。晉書地志曰。豐城縣屬豫章郡。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地曰鶴門。晉

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涂馮氏女。生侃。馮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給勝已。侃少爲潯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薦。剉給陰鐵髮。以供調達。聞之。嘆息稱之。於張夔。顧榮。羊祜。諸人大獲美譽。王子年拾遺記曰。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飛鳴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取矣。

解褐給事中。仍

太子洗馬。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驅。以公居之。誠爲高選。

晉書職官志曰。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

士議耶。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候二人。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宿衛。職司蘭錡。北閣從班。榮參顧問。通籍兩宮。得

賢斯在。晉書職官志曰。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後漢書馮魴傳曰。中元十五年。東巡郡

國。留魴宿衛南宮。西都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大同三年。授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褰帷祥氣之境。刺舉消憂之地。晉書地理志曰。魏武分沛

立譙郡。褰帷用賈察事。見後漢書。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國譙郡。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應劭漢官儀曰。刺舉州事。王粲從軍詩曰。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南陽風俗。文學更多。美

稷相迎。童兒逾遠。後漢書曰。崔瑗著南陽文學官志。又曰。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既而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之

悲。君子有無期之怨。

本傳云。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逃遁得免。詩云。亂離瘼矣。鄭語云。王室方疆。章昭注曰。疆。擾也。詩序曰。離黍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又曰。君子子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背關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當壁之君。章華一作歸中興之主。謂

自譙州逃遁至江陵。時元帝承制。梁朝中興也。漢書項籍傳贊曰。及羽背關懷楚。江漢楚地。左氏傳曰。楚共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國語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章昭曰。章華地名。又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

太

上元帝討滅侯景。成中興之業。故云。中興之主。都於江陵。本楚地。故引楚事焉。

承聖元年。拜侍中。

周書。梁元帝承制。授侍中。承聖元年號。

無雙對問。實踵武於丁鴻。多識舊

章。足齊衡於王粲。

後漢書曰。永平十年。詔徵丁鴻。拜侍中。建初四年。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恆典之。

二年。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

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

本傳云。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

尙方鑄劍。再轉金龜。御史分符。

雙封銅虎。

漢書朱雲曰。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之利。可以斬馬也。又百官公卿表曰。凡吏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

某官之章也。公卿表又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武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又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傳書。第一至第五。張宴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張宴曰。銅取其同心也。再轉雙封者。言除平西將軍。臨川內史。復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也。

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

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

晉書曰。鄧攸。元帝時爲吳郡太守。政刑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云。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

去。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繁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形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

自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 遂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還吳不可歸蜀無

路臨淄負海翻然改途竄身清漳垂翅渤海 周書本傳云未至桂陽屬子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湖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

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於齊詩曰天保定爾未定多梗言王室之亂也蜀志云黃權對魏文帝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臨淄負海翻然改圖謂不得已而奔北齊也臨淄齊地即營丘也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水經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

少山大厖谷漢書地理志曰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按鄴北齊所都竄身清漳亦謂奔齊也渤海齊地漢置渤海郡屬幽州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 蒙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仍

為持節都督永州刺史 謂齊授此職也隋書地志曰豫州汝南郡城陽縣後齊曰永州 而秦亭壓境柝柝聞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瓶

缶聽聲無防於地道冠繩柴結不卻於雲梯請命受降翻歸都護 周書本傳云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

遂來歸款秦亭壓境謂周師見侵也周都長安本秦地故云秦亭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伯益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光武帝紀曰或為地道衝棚撞城淮南子曰工輪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漢書鄭吉傳曰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軍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言周師殫盛不能

拒防故請命受 周朝以楚材晉用不停於平章趙璧秦求無論於羈遠 左傳聲子對令尹子木曰惟楚有材實晉用降歸於都護也 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

相如奉璧見秦王。言太師款之後，周朝納降，復見用也。以保定五年，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三百戶。隋志曰：汝南城，陽有義興縣。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本傳云：授蔡州刺史，不尙苛察，深爲吏民所安。周書太祖紀云：魏廢三年，改南

雍爲蔡州。楚頃襄之愛子，旣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亦羈旅於邯鄲，憂旣傷人，降年不永。史記曰：楚頃襄王病，使黃歇與

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章昭曰：幽谷關，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而魏安

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邯鄲，趙地。漢書地理志云：邯鄲屬趙國，趙敬侯自中牟徙，子山亦羈旅之人，有同憂也。春秋五十有一

薨於蔡州之鎮。本傳云：三年卒於州。送故入關，空餘袞服，歸軒在道，還更垂帷。言太爲蔡州刺史，卒於官，其喪車尙尙袞服垂帷也。嗚呼哀哉。

有詔贈官諡某。本傳：本官加并洛水三州刺史。禮也。五年十一月，葬於長安北原，樽里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

直對臯門。史記曰：樽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漢書司馬遷傳曰：斬孫昌昌生無懼，無懼生喜喜爲五大夫，皆葬高門，喜生談爲太史公。銘

曰。

玄鳥遠烈相土弘謨東封宋社西歛秦圖人承佐漢國紹開吳

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及長

為帝舜司徒賜姓子氏左傳襄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史記曰武王封微子為宋公又云周德衰宋之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按左傳有鳥鳴於亳社曰詘詘嘻

蓋宋社也漢書曰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書言蕭氏之先本殷契之後在周為宋國至漢則有蕭何齊梁則成帝業佐漢謂蕭相國也開吳謂梁武帝都建業也

有美令德茂親藩邸建國皇支承家

帝弟

謂太父鄴陽王恢為太祖之子武帝之弟以此建國也

率由冥會亮直天啓轅固聞詩唐都習禮

謂蕭太也後漢書曰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史記曰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史遷自序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博望之苑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叅戎

謂授太子洗馬中書及侍中將軍諸職也漢書

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太子冠為立博望苑使之通賓客從其所好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成帝初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漢書曰上嘗坐武帳又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

名

書柱上策滿帷中

上田風事下張良事

託身溜右泄政淮東秦亭西逼楚澤南窮時驚獵火或懼秋風

溜右臨溜之右謂子謹平

江陵太奔齊也淮東淮水之東謂授永州刺史也秦亭西逼謂魏師之西逼也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是也楚澤南窮傷江陵之已亡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楚有七澤故云楚澤史記曰公子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晉書載紀云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屬期遠略逢茲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月暈孤城麋驚虛

援春筍非糧。秋蒿無箭。垂翅臥龍。夷衿輟戰。

言太歸齊之後。晉公東伐。周師彌盛。不能一戰。遂至降附也。史書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周禮考工。鄭注云。援。直刃也。續晉安帝紀曰。

豫州刺史司馬尚之所攻。倉儲稱竭。是時蘆筍時也。尚之指筍曰。且敵此足解。三日。將士離心。遂敗。韓子曰。張孟談曰。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楚蘆之發。而用之。有餘箭矣。臥龍。伏龍城也。周書云。天和六年。齊王憲平其伏龍等城。後漢書光武。璽書曰。垂翅回溪。夷衿輟戰。未詳。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此云夷衿。明是衿帶失守也。按輟戰二字。對上臥龍未工。疑誤。

時值懷來。恩加始賞。王爵愈峻。戎章更上。

言周朝懷來。太降得授驃騎大

將軍義與公也。

朱鷺才飛。虞歌卽嚮。泣子留恨。藏書長往。

言太仕周未久而卒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曰。振鷺。于飛。言太本梁朝宗室。今入於周。如周之杞宋矣。毛傳曰。鷺。白鳥也。

爾雅曰。鷺。春鉏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左傳哀十一年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虞殯。遺殯。歌詩。杜預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卽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日將虞之歌。謂之虞歌。歌者。助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按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愷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擊虞駁之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泣子留恨。謂太之子寶也。藏書卽晏子鑿楹納書事。注見司馬裔碑。

炎涼迭運。

一作送。

零落山丘。霜芬幕月。松

氣陵秋。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

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王逸注云。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曹植詩曰。零落歸山丘。怨錄曰。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三輔黃圖曰。長安青門外舊出

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乾歸

周書有傳

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

周書本傳云邵惠公穎太祖之長兄也。穎次子導諡曰孝。追封幽國公。導生五子。長曰廣。是廣為邵惠公長孫。元孫長孫也。

若木拂日。長蛇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鼎連雲之氣。六辯構字。五運徵祥。

言字文氏有天下。廣為周朝宗室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左氏傳曰吳

為封豕長蛇。尚書中侯曰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帝堯又脩壇河洛。味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又曰成王定鼎於郊。鄆。杜預曰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言字文氏折若木之一枝為長蛇於上國。而其後遂膺圖定鼎也。說文許冲上書曰古文時有六書。鄆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

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

脂點漆。日角珠庭。

言廣生而靈異也。詩維嶽降神。生申及甫。論語曰天生德於予。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後漢書曰光武隆準日角。注云鄭康成尚書中候注曰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洛書

曰黑帝子長八尺一寸。珠庭。

為子則名高五都。為臣則光照千里。

魏志注云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淮南子曰宵明燭光在河州所照方千里。

華蓋中天

之峰。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

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淮南子曰日入虞淵之汜。灑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高誘注曰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

歲在瑠車。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訓。

石上木生懸思卽悟。

杜氏幽求子謂兒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西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

石上木生卽所謂石上開松莫邪子赤比事也注見司馬裔碑文

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

舉。

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曰癸癸余在疚水經注云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廐山其陽多瑋琇之玉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漢孝水以濯纓是也楚國先賢傳曰孟宗至孝母好笮宗入林哀號方冬爲之出因以供養時

人以爲孝感所致三行疑卽周禮所謂三物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晉書曰陶侃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關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都督八州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設壇封人

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

本傳云少方嚴好文學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祚封天水郡公漢書地理志曰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

減因以名焉隋志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宗子維城詩語也周禮鄭注云噐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設壇封人謂主社稷也分司典命謂典瑞之司

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

本傳同

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茲見撫我君之子

孝公導也本傳云導爲隴右大都督秦南

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薨朝議以導撫和西戎恩威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葬於上邽城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
小相率負土成墳辭泣而去其遺愛如此漢書曰秦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丞
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史記正義曰汧音率在隴州以東按秦州卽漢之隴西郡也

相之府。章賢重代。

列異傳曰。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漢書曰。章賢。字長魯。國都人也。自孟至賢五世。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玄成。復

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鄆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窟。不如一經。今孝公父子世鎮隴右。若司隸丞相矣。

二年。本傳武成初。

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譬韓信之登壇。榮高獨拜。

壇。榮高獨拜。

東觀漢紀曰。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

隋志云。梁州順政郡。西魏為興州。

潘冢導漾。乃濟漢之東。

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澆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又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漢書注曰。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嶓冢山也。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

平治而陳祭也。漾水出隴西氏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

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關鄰楚郢。

漢書地理志曰。韓地東接汝南。汝南

郡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蔡平侯。徙新蔡。皆在汝南。是蔡國與韓接壤也。春秋時。蔡國屬楚。後卒為楚所滅。是楚國與蔡為鄰者也。

戶封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啓萬

家。事極曹叅之賞。

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侯者。凡八人。史記曰。曹叅。沛人也。以高祖六年封爵列侯。與諸侯割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

保定元

年。授少司寇。犴戶荅生。囹圄籥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

廣雅曰。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說文曰。囹獄也。孽耶

丁切。固守之也。聲魚舉切。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俱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蠶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顏師古漢書注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

二年，勅一作轉

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

隋志云：馮翊郡蒲城是。本南北泉，西魏所改也。

其年閏月

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秦州即天水郡，注見上文。隋志云：隴西郡舊渭州。

公亟牧冀城，頻藩隴坻，豪傑斂手，貪殘

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

隋志云：天水郡冀城，後周冀城縣。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曰：隴西郡隴坻在其西。又地理志曰：上谷郡漁陽郡。秦置代郡、高柳西

部都尉治。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所云榆谿，舊塞是也。

匈奴下馬之山，貴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

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

下馬焉。漢書西域傳曰：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败，沽者酒。

三年，奉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在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

君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命。

隋志云：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爲甘州。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注詳辛威碑。事在保定五

年。此云三年誤。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天和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左氏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又隱二年傳曰：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四年，授

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慙德。

史記：陳軫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

柱國封上爵執珪項羽本紀曰季父項梁爲會稽守斬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又陳嬰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二語謂授柱國也

天和三年

授都督陝虞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

周書

明帝二年云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左氏傳曰晉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遂滅虢地理志曰弘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郡國志云河東郡北屈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爲北傳曰屈產之乘有駿馬王官羈馬皆地名左傳成十一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注云在文十二年秦本紀曰繆公二十六年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郿康公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晉邑也

公以正

正鼓旗閑閑車軌服叛威邊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

左傳昭七年曰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杜注曰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又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疢諸侯之資問疾者多在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沐

方詢夏郊之祀或辨桑林之祟

漢書武帝謂殿助曰君厭承明之廬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史記曰齊王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言因病請謁辭歸己邑也晉語曰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月公見子產賜之呂鼎左傳襄十年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杜注曰崇見於卜兆崇息遂反更除秦州刺史仍襲父爵爾國公

本傳云及

孝公追封關國公詔廣襲爵

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

言廣疾未瘳授秦州刺史未至其地而母死矣分流之嶺即所謂隴頭流水分離四下也

太夫人以公羸瘠悲

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苦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創鉅愈增母死於子子死於母慈孝

之道一朝總集

本傳云廣母李氏以廣患癩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

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

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還顧空營惟餘衰柳

本傳廣薨高祖素服親臨百條畢集其故吏儀同李信允等上表伸其宿志庶存儉約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注云

四關謂長安四塞之國也檀弓曰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棠即召伯甘棠也柳即周亞夫細柳營也

諡贈某官

贈太保

禮也六年六月歸葬於秦州之某原玄甲啓

路追旌驃騎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

漢書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後漢書曰東平王蒼薨詔有司加賜鸞輅龍旂九旒虎賁

百人奉送王行

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睿精明有仞於宮牆無形於喜慍

郭有

道碑曰宮牆重仞王戎云稽康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映必舉

莊子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駿司馬崔云金版六駿周書或曰秘鐵也抱

樸子有玉策記淮南子曰黃帝遊於翠嶠見大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闍采朱文以授黃帝帝舒受之故曰綠圖河圖曰舜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以紫芝為渥章曰天黃符璽

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

言泉流吻。

碣石宮名。史記曰：鬻術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昭陽殿名。漢書曰：趙皇后弟絕幸，居昭陽舍。揚雄傳云：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雄言屏玉女卻度妃，以微戒齊蕭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陸機文賦

曰：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吻。

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往往風流，則王濛謝朓。

一作尙。魏志曰：陳留阮瑀，字元瑜，廣陵陳琳，字孔璋，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

書檄多琳瑀所作也。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晉書曰：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媿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曰：王濛溫潤恬和，謝尙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詞簡而有會。及帝輔政，益貴幸之，號爲入室之賓。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少好學，有才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語其百發，弓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劍

當作箭。

深於雁陣。

上養由基事。下更羸事。注見前。

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能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

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史記曰：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昭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爲亞卿。至如

應變將略，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關合。

漢書曰：電擊雷震。晉書曰：山濤不學孫吳，而關與之合。孫吳孫武子吳起也。

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清平天

下之心。

漢書揚雄傳曰：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後漢書曰：范滂攬轡登車，有澄清天下之志。

鵬路忽催，龍津遂壅。

鵬路，卽莊子云：鵬飛九萬里也。龍津，遂壅者，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

津魚不得上。則暴腮而返。

嗚呼哀哉。大宰早茂三荆。長辭萬始。撫養遺孤。枝連同氣。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

我而殊哉。

馬援之誠。兄子義存。謹飭王沉。

集作沉非。

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

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善譏議。而通

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事起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乃為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

言宇文氏受命為帝也。御乾乘乾也。周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從紀如龍紀。鳥紀之屬。易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鑿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禹貢曰。禹錫玄珪。皆厥成功。

平一。地紐。增輝天鏡。傍蔭數國。前臨七政。

謝莊明堂歌云。地紐。隨書經籍志。有天鏡。乾坤鏡。

各一卷。又有梁天鏡一卷。傍蔭數國。若木也。言與帝同枝。派也。鄭玄曰。七政。日月五星。

地屬先登。

一作平陰。

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膝光輔。

地謂隴西也。孝公為秦州刺史。登隴頭矣。釋名

曰。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陣也。後漢書祭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西拒隴蜀。先登塢上。一作平陰者。左傳有平陰之役。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竹書紀年曰。呂尙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鈴。報在齊。周書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膝。孔傳曰。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為篇名。字文國號曰周。言當下武之時。佐周如周太公姬公也。衛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玄扈。言周朝封建親戚。廣乃受封。是同枝派也。

衛、康叔之後。晉、唐叔虞之後。邢、茅、周公之後。左傳所云。凡、蔣、邢、茅、胙、祭。是也。山海經曰。建木在窶窳西。弱水上。郭璞曰。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山海經又云。隴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玄扈之水。竹書紀年曰。黃帝齋於中。坐於玄扈洛水之上。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為全德。詩云。景命有毫。又云。其心塞淵。山節涖政。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

論語包咸注曰。節、楬也。刻鏤為山。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史記曰。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天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後漢書曰。寶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平樂高

宴。金華說經。論儒壁水。親禮明庭。西京賦曰。大駕幸於平樂之館。漢書曰。成帝初。方尚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三輔黃圖曰。璧。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云。於論鐘鼓。於樂璧。靡

毛萋曰。論。思也。水。旋丘如璧。靡。以節觀者。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接萬神。明廷。明廷者。甘泉也。相風待賦。承露須銘。乘舟相日。策馬隨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鳥。過風乃動一

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又曰。建章宮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德舉克明。賢能允淑。上將授脈。有承露盤。竹書紀年曰。伊望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天文志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元戎推轂。左氏傳曰。受脈歸脈。杜注云。受脈。謂君祭。以肉賜大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言廣督諸州軍事。威震殊俗也。史記

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遼城疑作聊城。史記曰。燕將攻聊城。魯連子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乃自殺。後漢書曰。魏叢將王元。請以一丸泥封函谷關。袁衣頻露。丹襜

函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遺。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際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襄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書高帝詔曰。吾常與汝約法三章耳。晉書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道。

盜鳥懸

察疑蛇立辨。人共官園家同野繭。

後漢書曰。王霸為潁川太守。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霸迎勞曰。甚苦。食於道。烏盜其肉。吏大驚。不敢有所隱。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

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晉書樂廣事同。注詩四卷。臥疾。東觀漢紀曰。詔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崔豹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平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者不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

籬雲推景。轉風落仍。星裂中台。山傾左鎮。

漢書樂志曰。籬浮雲。蘇材曰。籬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晉書曰。張華死。中台星拆。山傾左鎮。謂泰山頽也。周禮曰。鎮兗州。其鎮曰岱山。即秦岱也。

夏

楹舍爵。殷階奠殯。繆幕躡行。明旂。

當作

庭引。

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檀弓曰。穆公之母卒。曾申曰。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云。幕所

以覆棺上。繆繆也。繆讀如繆。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言僭已久矣。幕或為帟。又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

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

三秦記隴

頭歌曰。隴頭流水。鳥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暮。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見流淚。容衛疑若營魂。入重陽閣詩云。南宮容衛疎。

陵圖

石馬車畫袞衣。

西京雜記曰。張丞相墓前有石馬。儀禮既夕云。道車載朝服。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小山搖落。長林變衰。

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淮南子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

淒愴原隰。荒涼宅兆。

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樹密人稀。

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尤寂。窮泉無曉。

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空中。空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

繫紫。又齊諧記曰。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潘岳哀子逝文曰。襲窮泉兮朽壤。呂延濟曰。窮泉墓中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按步陸孤氏譙國公宇文儉之妻也建德三年儉進爵爲王夫人以元年葬時方爲公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

周書云本姓陸賜姓步陸孤氏

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

序陸氏之先也史記曰高祖時

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過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章昭曰越有百邑吳志曰赤烏七年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遜尅關羽敗曹休歷著功績三江席卷謂相吳成江表王業也過秦論曰有席卷天下之意史記索隱注章昭曰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曰有南江北江中江是爲三江
高祖載爲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既沒赫連因卽仕魏周
陸通傳云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還留載其子義真至
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爲中山郡守

臨終誠其子孫曰樂操風土不忘本也

左傳范文子言鍾儀之辭言念

爾祖無違此心。詩云毋念爾祖言此心思歸吳也。祖政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

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祖政交通事注見陸暹碑文匡贊經綸參謀揖讓者言天光敗後政歸周文帝為行臺左丞爾朱氏滅通入關文帝引為帳內督是也郡國志滎陽

有廣武城注云漢祖與項籍語處也漢書曰衛青封長平侯言拜大將軍大司馬也。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左傳武有七德易曰含章可貞謂坤貞佐其武德也。

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頌春椒。傅充妻辛氏作秋菊頌曰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護高原蔓衍靈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來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

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乃用不朽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辨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年十有四娉於譙國周明帝武成元年封

皇弟儉為譙國公。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葛覃詩序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汝墳之詩云伐其條枚毛傳云枝曰條榦曰

枚鄭箋曰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采桑之津躬勞蠶月。陸鬪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

九域志曰竿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平陽侯國有采桑津左傳僖八年晉侯敗狄於采桑是也。天和元年册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

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魏志曰鍾繇封東武亭侯小子鍾會傳注云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侯之命婦也王隱晉書羊祜傳曰武帝封祜妻夏侯氏為萬歲鄉君羊祜泰山南城人也。

柱國殿下

周武帝天和二年。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

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彙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

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

言譙國公使蜀。道路之險也。周書云。儉以天和中。出爲益州刺史。名華若木也。山海經曰。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云。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楚辭曰。增城九重。

漢書地理志。犍爲郡。犍道。應劭曰。故犍侯國也。音蒲。北反。又地志。越犍郡。有邛都縣。南山出銅。有邛池澤。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書西南夷傳曰。自汶山以西。白狼槃木唐菟等百餘國。又云。和帝永元十三年。旄牛徼外白狼等。率種人歸義內屬。水經注曰。黃牛山下有黃牛灘。行者謳曰。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華陽國志曰。犍道縣有荔枝。史記大宛傳曰。大宛國有蒲萄酒。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

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

言夫人與譙國公至蜀。嚮關之思。遂爾成疾也。後漢南蠻傳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

渝舞也。夷歌即巴。樞變夷歌也。夫人在巴蜀。聞此歌不足消憂矣。袁松宜都記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痾。玉瀝難開。金膏實遠。

山海經曰。少室

之山。其上多玉。郭注。此山巔亦有白玉膏。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又崧山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饜。是食玉瀝。玉膏也。穆天子傳曰。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

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

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神傷秋

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

荀粲別傳曰。粲婦病亡。粲不明而神傷。寡婦賦曰。長松萋萋兮。振柯周季直書。未詳。當亦傷妻

之所作也。潘岳悼亡賦。及哀永逝文。皆傷妻之作。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

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

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注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

所居也。按西王母居崑崙崑崙為河水之源。在西。其西河女子。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陸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按十洲記。蓬萊與方丈瀛洲為三神山。漢書郊祀志。此三神山在渤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故蓬萊得稱金闕矣。銘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

言陸氏之先。漢有陸賈。吳有陸遜也。芟陵反旆。

椒山止戈者。言漢高弗伐南越。魏帝不攻東吳也。芟陵椒山。未詳。左氏傳曰。止戈為武。金精據嶺者。言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也。天官星占太白。金之精。又月賦曰。月以降靈。亦曰金精。金精。月也。按左傳。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時漢帝為尊日也。南越為卑月也。趙陀王越。為金精據嶺矣。云據嶺者。按史記。索隱曰。陽山嶺也。又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昌閣疑閭闔。謂吳也。吳為水國。故云凌波。謂凌江建國也。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為陸遜也。時天下三分。而吳都江東。是為東裂。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西遊卿相。穀水絃歌。謂陸賈歸漢也。漢都關中。故云西遊。史記曰。陸賈賈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歸拜太中大夫。以好時田。善可以家焉。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漢書地理志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

震維徙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留銘。彫戈餘贊。
震維徙族。燕垂從宦者。謂載從宋武帝子義真。至長安。遂沒赫連也。塞入飛狐。至瑯戈餘贊。謂魏大武平赫連。載仕魏政。為驃騎將軍。恒州刺史。交通參謀機密。有匡贊之功也。如淳曰。飛狐在代郡。山海經曰。雁門之山無草木。

郭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皆恆州地也登阜臨澗謂周太祖與齊神武戰爭之日若廣武鴻溝也寶鼎留銘彫戈餘贊者漢書郊祀志曰美陽出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宜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彫戈尸臣再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

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

言夫人生而有令德也漢書藝文志有劉向列女傳頌圖詩曰言告言歸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又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澤雉文衣

謂翟服也周禮內司服云翟衣榆狄闕狄是也翟雉也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以表

其墓荆楚歲時記曰張鸞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織女取支機石與鸞而還高唐賦曰旦爲朝雲暮行爲雨洛神賦曰飄飄兮若流風之廻雪

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旣開靈山已鏤

月峽猿啼江神牛鬪

帝子謂儉也蜀守謂儉爲益州刺史也華陽國志曰旄牛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鮮水若水一名州江劉涓子蜀都賦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華陽國志有

明月峽郡國志巴郡枳縣是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鄆江流江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爲婦冰自以爲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閭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星機北轉日轡西廻陽泉伏氣陰律沉灰

星機織女星也日轡日御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注云羲和日

御也史記律書曰十一月律中黃鍾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加律其上以葭李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言葬時十一月也

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

影徘徊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閭闔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延門因機發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凰臺夫婦

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漢書曰：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賦云：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裏徊以躊躇。雙流反葬，百兩廻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

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雙流，二江也。言從雙流反葬也。百兩，車也。詩曰：百兩將之，旌明旌也。周易繫辭曰：兌為少女。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

夫人城，張宴曰：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

左氏傳曰：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檀弓曰：尸未毀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恆帷堂，又云：帷殯。

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一作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按紇豆陵氏，趙國公宇文招之妻也。武成元年，正平公招為趙國公，建德三年，招封趙王，建德元年，天和之七年也。夫人葬在七年，時招方為公矣。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

周書竇熾傳云：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為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

魏其朝議，列侯則莫敢抗禮。

漢書曰：七國破，封竇嬰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

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

後漢書曰：光武

賜竇融以外戚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後以功封安豐侯，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

外戚列傳，既聞建武之書。

光武即位，建元為建武，又竇融封建武男，後漢書曰：融為建武男，融

小心精詳每決策東向光武帝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書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戚屬圖

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
後漢書竇憲傳曰單于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紇豆陵氏木出竇姓若仲山古鼎矣

祖略少保建昌郡公
周書云平遠將軍以熾
建昌父織周書作熾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主

遷熾有從駕之功也周書竇熾傳云帝與齊神武有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從帝西遷與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又大統元年復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尙書武王伐殷師渡孟津作泰誓漢書高帝紀元年西入咸陽項羽引兵西屠咸陽使

入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尙書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周禮曰太宰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是違約也竝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夫人

有文在手有象應圖
左氏傳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裘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劉向著列女傳頌圖榮曜夙彰

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
詩曰言告師氏毛傳曰師女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及乎進賢君子

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駟是服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后妃踰闔必乘安車輜駟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注見步陸孤氏誌銘豈止莊姬掩口

一作笑。楚相知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劉向列女傳曰。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田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宴。姬下殿迎曰。何罷宴也。得無饑倦乎。

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知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左傳襄十年曰。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劄獲鄭皇耳於犬丘。武成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窳。異

代同榮。差無慙德。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敗。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焉。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杜注。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窳。

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潢之別派。

言趙國公姓字文。出自國族也。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史記天官書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

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

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華陽

國志曰。杜宇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又比景縣。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無龍。疑無雷。西域傳。無雷國王。治虛城。東北至

都護 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卽對粧樓。華陽國志曰。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決渠石以爲雲門。又華陽國志曰。

蜀郡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必欲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

有石鏡。今成都。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一

株。一作恨瓊田之路絕。東方朔十洲記曰。聚窟洲人鳥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

之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丸。或名人鳥精。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卻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於五祚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卻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隕命矣。又曰。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秦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探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大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

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簾。

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

重。又曰：潘岳字安仁，哀永逝。文悼亡賦，皆傷妻之詞也。

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傅母長歸，惟留琴曲。

仙臺，卽蕭史弄玉吹簫鳳臺事。注見前篇。列女傳曰：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

莊公夫人，號曰莊姜。母諭之，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諱公維砥，厲女之心。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按國風爲絲聲，碩人之詩爲琴曲也。

七年二月日，歸葬於

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南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

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

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堂之觀，其上獨有雲氣，所謂朝雲也。陳王曹植也。洛神賦曰：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

疑作

仕。

後漢書曰：竇融世任河西爲吏。又曰：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注：斗峻絕也。前書成山斗入海，難書外戚傳曰：竇少君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

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持之而泣，乃厚賜之。後封章武侯，是孤起也。廣國封章武侯，融封安豐侯。

木樓千仞，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

後漢書竇固傳：固與耿秉、秦彭等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金山疑卽金微山也。後漢和帝紀曰：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言竇氏亡奔匈奴也。詩碩人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妻之姊妹曰姨。又衡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

施衿趙北。

侍母秦南，紘緹禮數，厭狄駢騫。

說文曰：衿，交衽也。毛萇曰：女施衿結帨。施衿趙北，謂媵於趙國也。侍母秦南，謂招謂蜀州總管也。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韋昭曰：冕曰紘，紘緹之無綉者也。從

下而上不結綆。冕上之覆也。鄭康成曰：狄當爲翟。翟，維也。毛詩傳曰：車乘厭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

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鸞。金籠助蠶。

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鄭箋曰：

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也。毛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筥。釋烏云：葛，周燕燕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馱。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葛，周名燕燕，又名馱。孟子云：禮曰：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續漢書曰：貴人助蠶，璫珞加簪珥。此言采桑躬織也。

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舉案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薜。

續列女傳曰：梁鴻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

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蘭，香草也。詩云：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舜，木槿也。釋草云：椴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早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風雨消

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

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爲既嫁之女也。易歸藏曰：昔姮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淩波。

更無廻雪。

史記孔子曰：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之間，繆熙伯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廻雪。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

爾雅

西臨火井。北望寒門。猶垂雉服。尙駕魚軒。

相如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鄭康成周禮內司服：韋衣，榆狄。闕狄注云：狄，當爲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文

章曰：畫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韋衣，畫鞞者。榆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韋衣。祭先公，則服榆翟。祭羣小，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又外內命婦之服，注

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綸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祿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廻地市路

沒滕城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獨異志曰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十焉松悲

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書元偉傳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隋志永安黃陂縣周安昌郡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於鄭鄭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左傳

僖二十四年曰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杜注曰鄭始封之族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祖瓊太常恭侯周書云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

刺父穆司空貞公周書列傳云鄭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為少司空諡曰貞西京賦詩奉常參柏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為武衛一作玄武

之官漢書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太常周建德

云。撞鐘伐鼓聲中詩。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上云奉常。謂祖瓊爲太常也。下云司空。謂父穆爲司空也。

籍連帝

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無廢儒林。

鄭孝穆傳云。賜姓宇文氏。是與周同譜也。後漢書鄭玄傳曰。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題其門號爲通德門。

夫人禮義閨門。端莊

令淑。采采芣苢。萋萋葛藟。

毛詩傳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宜懷妊焉。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齧

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鄭箋曰。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

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帚。親戚惟

禮。閨闈以睦。

禮記內則曰。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清沃盥。卒授巾。鄭注云。槃承盥水者。巾以悅手。

保定二年。册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

從夫有秩。豈惟立義。

一作德。

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窀。

注見前篇。紇豆陵氏誌銘。

大將軍沉犀二江。夫人聞

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

言安昌公出鎮益州。夫人偕行。道路之難。遂以疾卒也。益州記曰。伏犀灘。東南二十里。有黃魚道岸。今在犍道縣界。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

記曰。二江。鄆江。流江。袁崧宜都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冷泠不絕。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華陽國志曰。枳縣有明月峽。蜀都賦曰。廓靈關而爲門。劉逵注曰。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縣界。水經注曰。自蜀西至邛。若其至險。有弄棟八渡之難。楊母關路之阻。掩以瑤華。先從春露。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注曰。瑤華謂麻之白華也。漢書李陵曰。人生如朝露。

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於

成都春秋三十有六。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卽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歸葬於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

廻反壤。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

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足以容衣。梓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哉。淮南子曰。日至

于虞淵。是謂高春。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

言鄭氏有國之始也。史記鄭世家。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皆愛公。公誠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及王東徙。其民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虞翻曰。十邑。謂虢鄆。蔽蒲丹。依隰。歷華也。博物志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天河開國。謂鄭國都于河南豫州之地也。周宣王母弟友。封于畿內。地理志。京兆鄭縣。桓公之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鄆。而并其地。是爲新鄭。地理志。河南新鄭。是。分畿置政也。其國在河洛之間。故云天河。言黃河之水。與天通也。十城。謂十邑也。人居九命者。鄭國伯爵。周禮曰。九命作伯。又按左傳。策命晉侯爲侯伯。此九命作伯之伯。特尊於侯。異于五等之爵。鄭伯未居九命。在侯之下。故魯以周班後鄭。蓋借稱矣。

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風。參與留慶。

史記稱韓哀侯滅鄭。并其國。鄭之子

孫。以國爲氏。漢書曰。哀帝擢鄭崇爲尙書僕射。數求諫爭。上每見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

三星在戶。百兩言歸。

三星在戶。國風綢繆之詞。毛傳曰。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曰。心星

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毛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又詩曰。言告言歸。傳云。言我也。

虔恭內政。榮耀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

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左氏傳

曰懷轟奉匣沃盥說文曰盥澡手也從白水臨皿盥古緩反列女傳曰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又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桑園蠶織錦室鸞飛

珩璜節步藻火文衣

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瑀瑁衝牙之類釋文珩音衡佩上玉也半璧曰璜孔安國曰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杜預曰火畫火也

巴水幽咽猿鳴斷絕月落

珠傷春枯桂折

巴水猿鳴注見本序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

趙琴長辭秦簫永別貞姬掩隧節女封

墳

趙琴疑卽趙瑟楊惲報孫會宗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琴瑟通稱矣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正義曰隱元年傳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禮記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

洛濱無月荆臺

失雲鳥悲傷聽松聲愴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洛濱無月者曹植洛神賦曰流盼乎洛川又云鬢鬢兮若輕雲之蔽月荆臺失雲者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游雲夢之臺玉對曰所謂朝雲者

也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

漢書曰竇后弟廣國字少君爲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

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後漢書曰竇融封安豐侯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在功臣之右

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正光之初褰帷海岱

孝昌正光

魏明帝年號。魏孝昌元年。梁之普通六年也。魏正光元年。梁之普通元年也。後漢書曰。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惟畫諾。又襄帷賈琮。事禹貢。海岱惟青州。

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誠之德。

張華作女

史箴。曹大家作女誡。

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百兩言歸。三星在戶。箴盥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

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

國語曰。公父文伯之母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於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

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林淫也。瘠土之民莫不攜義。勞也。列女傳曰。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事出左傳。

大統十六年。册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一作成家之慶。兼而有之。

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桂襦典則。有美河魴。足光彤史。

車服。所謂五路六服也。方言曰。桂。謂之襦。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詩云。親結其襦。

爾雅。婦人之褱。謂之襦。襦。綏也。郭注曰。卽今之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綏。繫也。詩。衡門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靜女之詩云。貽我彤管。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旣而風霜所及。一作厲。

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於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卽以其年十月十日。遷葬於咸

陽萬年縣之杜原。

一作咸陽。若安原。

山形起伏。旣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氣。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

退羽儀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按相冢書有青烏子後漢書王景傳曰：冢宅禁忌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

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

漢書外戚傳曰：寶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又寶嬰傳曰：父世觀津人也。地理志：觀津屬信都國。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後漢書曰：寶融扶風平陵人也。四侯謂

寶氏之先，寶嬰爲魏其侯，長君子南皮侯，少君爲章武侯，寶融爲安豐侯也。三君按寶融傳曰：寶氏一公兩侯。注云：一公，大司馬也。兩侯，安豐顯親也。疑此三君矣。依本序文，當稱寶融，又按寶氏亦有稱三君者。後漢書黨錮傳曰：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寶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寶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又疑作二君。漢書曰：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崔駰曰：寶氏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白狼建功，丹蛇襲慶。漢之廣矣，先

聞淑令。

言祖父有功魏室，復生此令淑之女也。漢書地理志：古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丘野，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

曰昭靈夫人，或寶氏亦神元皇后之族耶。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詩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君子朝端，賢才家政。簪珥以禮，軒車以命。

君子，謂侯莫陳君也。賢才，謂夫

人也。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勤於政事，早朝寢退，服虔曰：車有藩曰軒，按以命，言有命數。

讓果成廉，推珠止競。

孔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

自然之性，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列女傳曰：珠崖令卒於官，妻送喪，漢法內珠入闕者死，妻棄其係臂珠，前妻子初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好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劾問誰當坐者，初曰：我當坐。繼母請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棄珠遺之。二語謂夫人訓子女成禮也。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

辭貴子歸鞍輟露采蘩廢祀室委眠蠶衣留畫雉

畫雉謂翟服也翟雉也又疑為車衣喪大記所謂振容是也釋云謂于竹池之內畫搖雉于絞繪之上垂之子下車行振動以為容

也儀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虛幕新封

淮南子曰八澤之雲是雨九州淮南子曰日至處淵是謂高春至于連日是謂下春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

之賻山迴廣柳路沒深松游魂幾變大人何從

周易曰游魂為變漢書張博曰王遇大人益解注謂母也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漢書冠軍屬南陽郡魏書官氏

志云嘯石蘭氏後改為石氏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

烏石蘭氏其先本姓石氏晉石仲容之後也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武帝踐阼拜大司

馬進封樂陵郡公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陽故墅尚餘金谷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鑿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晉書曰苞有六子少子崇崇

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或寓燕郵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

疑周室竝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

司空謂穆亮太傅謂子謹魏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詔令司空穆亮等詳定北人姓於是升降區別矣周書孝閔踐阼于謹遷太傅魏恭帝

元年謹平江陵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爲九十九姓後言烏石蘭兩定大姓歸宇文連婚帝族也

夫人年十七歸於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坤卦爻辭箴盟惟

儀閨闈已正某年除金鄉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主翻辭贊務

毛詩傳曰四德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論語曰夫人自稱曰寡小君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按左傳大夫稱主如范宣子撫荀偃曰事吳敢不如此之類其文多矣列女傳曰敬姜力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獸爲不能事主乎是婦人亦稱主大夫之妻爲內主矣以保定五年四月遭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卽以其年某月日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

世風烟山川超忽凌波

疑作陵陂

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古詩曰驅車

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白

乃爲銘曰

三星麗天五嶽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雄氣

詩曰三星在戶爾雅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也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

也又爲五嶽言天有三星地有五嶽公侯夫人居其秩位也燕趙言其世寓燕陲或仕代郡得山川之雄也代趙地也

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姨裝服宋

子河魴

晉夫人生而令德也周易曰含章可貞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堦耳詩碩人云碩人邢邢衣錦裝衣又云邢侯之姨毛傳曰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裝翟箋曰裝禪

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玉藻云。禪爲綱。釋文。裝說文作榮。泉屬也。詩衡門云。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鄭箋云。宋。子姓。爾雅曰。魴。鮒。郭璞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鮒。一名鮒。陸機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魴音房。鮒音毗。

親。槐庭贊政。言夫人嫁於宇文爲命婦也。毛傳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百兩。百乘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翟衣。榆狄。闕狄。鄭注曰。狄當爲翟。翟。雉名。又外內命婦之服。注云。侯伯之夫人。揄翟服。虔曰。車有藩曰軒。左氏傳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器。及其土。杜預云。藩。車之有障蔽者。衛風。碩人云。翟。茀以朝。毛傳曰。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此云軒車六命。蓋重翟厭翟之類。有命數也。鼎室辭親。謂辭烏石蘭氏。槐庭贊政。謂贊字文氏也。夫人爲蘭陵公女。復爲冠軍公妻。三公調和鼎鼐。故云鼎室。三槐。三公位焉。故云槐庭。

世爲閔水。人成大夢。廻帳山門。移燈泉洞。金棗長含。銀蠶永送。陸機歎逝賦曰。川閱水以成川。莊子曰。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按山門。墓門。黃圖曰。陵冢爲山。謝莊武宣貴妃誄曰。重局閱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發一大家。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

秦笙。左氏傳曰。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柳松城。卽夏侯嬰墓銘所謂佳城鬱鬱是也。見西京雜記。范秦鸞鳥詩序曰。昔劇賓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縣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吳越春秋。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趙琴疑作趙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秦笙卽蕭史吹簫事。笙。簫通稱矣。

香填柏柳。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留連趙琴。疑作瑟。悽愴

秦笙。左氏傳曰。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柳松城。卽夏侯嬰墓銘所謂佳城鬱鬱是也。見西京雜記。范秦鸞鳥詩序曰。昔劇賓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縣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吳越春秋。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趙琴疑作趙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秦笙卽蕭史吹簫事。笙。簫通稱矣。

秦笙。左氏傳曰。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柳松城。卽夏侯嬰墓銘所謂佳城鬱鬱是也。見西京雜記。范秦鸞鳥詩序曰。昔劇賓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縣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吳越春秋。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趙琴疑作趙瑟。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秦笙卽蕭史吹簫事。笙。簫通稱矣。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太傅鄭國公夫人達奚武之妻也。周明帝武成元年，以高陽公達奚武為鄭國公。武帝天和三年，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為太傅。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

序鄭氏之先，本鄭國也。左傳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於垂

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又傳七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

驂乘則晉后停輿來朝，則漢君識

履，華胄蟬聯，無虛史籍。

晉書曰：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驂乘。漢書曰：鄭崇為向書僕射，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祖那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

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

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悌實

溫清，恭惟箴盟。

禮記曰：冬溫而夏清，內則曰：右佩箴，箴管線，續管字，或作盟。

太傅弼諧周室，股肱攸寄。

太傅達奚武也。周書列傳云：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少侷儻，好馳馬，為賀拔岳所知，及岳為侯

莫陳悅所害，武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齊神武與竇泰高敷曹三道來侵，從太祖擒竇泰，斬高敷曹，進位大將軍，平劍北，振旅還京師，齊將高荀子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踐阼，拜柱國大司寇，武成初，進封鄭國公，天和三年，轉太傅。

夫

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條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

卷耳詩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關雎詩云。琴瑟友之。汝

墳詩云。伐其條枚。關雎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

當是武成元年。

榆翟既加紘。

紘是務。

周禮鄭注曰。翟。雉名。侯伯之夫人。榆翟。左氏傳曰。衡紘。紘。杜預注曰。紘。纓從下而上者。紘。冠上覆。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爲之。紘。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常用布也。孔安國論

語注曰。言織麻三十升以爲冕。卽是紘也。

夫。集有人字。今衍。

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漢書曰。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詩序云。服浣濯之衣。列女傳曰。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於季係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男女効績。否有辟古之制也。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婦人以織紘爲事。休之非禮也。

表裏惟安。閨闈且正。醫門有疾。對藥無徵。

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於長安之石安原。世子某兄弟竝勗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

銘曰。

居德圃田。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

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封豕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杜預曰。圃田。鄭藪名。爾雅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

南竟至此澤畔。漢書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徧開，覺學聚，謂鄭康成通德門也。覺學舍也。福履家室，賢才踵武，棠棣之華，螽斯之

羽。此棠棣之華，蓋引召南與小雅常棣異。鄭箋曰：喻王姬顏色之美盛。爾雅釋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毛傳曰：螽斯，蚣蝋也。爾雅曰：蜚螽，蚣蝋。郭注云：螽蟴也。俗呼

爲螻蛄。人倫七德，風化二南，采采芣苢，萋萋葛覃。七德注已見，然此七德，謂婦德有七也。二南，謂周南召南也。又劉向列女賢明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能匡夫貞順，傳召南中人之女，得婦

道之儀，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毛詩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采取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繁縟者。萋萋，茂盛貌。節行聲玉，副加一作珞。柳園秉杼，桑津

浴蠶。詩衛風云：佩玉之儺，毛傳：儺，行有節度也。鄭風云：佩玉瓊琚，疏云：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鄘風云：副笄六珈，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

聞。郡國志：河東平陽北屈，有采桑。春秋超忽，零落無一作非。時家亡淑女，國喪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列仙傳曰：鈞翼

夫人，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卽位，更葬之。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冢，在閭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隧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山深月闇，風急松

悲，千年開閉，將驗靈龜。周禮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又云：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賀拔夫人疑即賀拔勝之妻也。周書傳曰：賀拔勝，神武尖山人。孝武帝時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按勝以魏大統十年薨，猶魏時人，故稱後魏。

在河之洲，聞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

一作薄，言采蕨。

見夫人之有禮，用之風化，人倫厚焉。

在河之洲，君子好逑，皆關唯首章之辭，草蟲之詩云。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云：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詩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繁，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關雎詩序云：上以風化下，又云：厚人倫，美教化。移。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陽人也。祖某，京兆康王。元氏後魏宗室，本姓拓跋氏，居代。孝文太和十九年遷洛陽，二十年改爲元氏，故夫人姓元氏，爲河南洛陽人也。按魏書

元昭之祖素，諡曰康，素子陪斤，康王，當是夫人曾祖。

父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

魏書云：陪斤子昭，入爲尚書，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

左僕射，隋志：河南郡汝陽，後魏置司州。

跗，尊雄圖，階基霸迹。

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鄂，不當作跗。跗，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跗亦作跗。按詩序：棠棣，燕兄弟，今元氏本魏宗室，故云。

公卿

之室，將相維家。

一作維國。

夫人能修法度，無思犯禮，恭儉節用，憂在進賢。

采蘋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漢廣詩序云：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葛覃

詩序云：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關雎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焉。

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

隋志：北海郡博昌縣，舊曰樂安。

歸於賀拔氏，時年十

三，思事憂勤，化成婦德，彤管載暉，棠棣早茂。

靜女詩箋云：彤管，赤筆管也。棠棣，注見前篇。

及乎謳歌有歸，榆翟降等，輔佐君子。

猶安其室。

謂周受魏禪時也。按周禮王后六服。祿衣爲上。綸翟次之。言夫人本故魏公主。受禪之後。爲降等也。孝閔踐阼。子仲華襲爵。瑯琊公是猶安其室也。

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

章武。木漢。

寶廣國所封。郡國志。屬渤海郡。章懷太子注云。在滄州魯縣。

霜露不居。風煙飄忽。遘疾累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

於長安萬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詔贈頓正。

疑作丘。

國夫人禮也。

地理志。頓丘屬東郡。

卽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葬於

咸陽之石安原。旣異乘鸞。翻然永去。雖非舞鶴。卽掩泉門。

列仙傳曰。蕭史弄玉。一旦乘鳳凰飛去。鸞鳳通稱。故云乘鸞。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

燕魚王前嘗牛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滿

盧之劍。惡其無道。而如楚矣。泉門。墓門。卽所謂羨門也。

欲誌佳城。

佳城。鸞鸞。滕成公墓石函之詞也。注見前篇。

乃爲銘曰。

逝矣雄謀。悠哉霸轍。九服潛運。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舞

疑作無。

絕。

言元氏起家荒服。後魏之興。世爲卿相也。逝矣悠哉。言其遠也。周禮九服。一侯服。二

甸服。三男服。四采服。五衛服。六蠻服。七夷服。八鎮服。九藩服。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

琬琰令淑。施衿結褵。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旣全

婦德。還稱母儀。

楚辭曰。懷琬琰以爲心。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褵。綏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也。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曰。粵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

中熟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曰蜚蠊周南作蠹斯七月作斯蠹一名蝮蟥一名蟪蟪陸機云幽州人謂之蟪蟪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婦德四德之首也劉向列女傳首篇有母儀 逝 一作 遊 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蒸丹不驗狄服空陳絃機虛掩 言夫人以疾卒也楚辭曰波滔滔兮來迎又曰老冉冉兮既極狄服周禮

榆狄闕狄之類 郭門路轉哀挽途窮隴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惟始惟終 鄭注作翟雉名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按夫人本姓叱羅氏叱羅協之女也周書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字 文氏協既受晉公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高祖許之此云羅氏省文也

夫人諱某恒州代郡大平縣人祖某父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 周書叱羅協傳云建德三年高祖以 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 夫人資於

事親躬奉訓誡教於宗室足聞詩禮及乎言歸肅恭如事蘋藻維敬絃綖是勤內位克諧中閨以睦年

齡不競霜露先侵更無延壽之杯遂闕長生之枕 漢書曰新垣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主人延壽神仙傳曰漢光武東巡 見太山老父鋤于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昨有一道士教

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以應二 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用之轉少齒生

以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於長安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

某月日葬於萬年縣之壽里山。非宋國。翻爲節女之陵。地異荆臺。遂有賢妃之墓。

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伯

姬嫁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復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又曰。楚昭越姬者。越王鉤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在右。王親乘駟以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顧謂二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莫若此。蔡姬曰。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義。益君之寵。不聞其苟以鬪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越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燕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惠王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能死義。銘曰。

越姬信
能死義 銘曰。
畢狼建國。靈武開都。地接天柱。山臨寶符。人資義烈。世襲雄圖。

史記天官書曰。畢昴間爲天街。其陰陰國。其東有大星曰狼。漢書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分野。北地

郡有靈武縣。言北魏之先。開基於此也。云地接天柱者。按天柱有二。其一是崑崙山。名神異。經曰。崑崙之山。有銅柱爲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其一是漢武帝以後。南嶽霍山之名。爾雅曰。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也。疏云上云。江南

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以來。衡霍別矣。按此趙地。亦有霍山。無天柱之名。與彼為異。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史記曰。霍太山。陽侯天吏。地理志云。河東郡魏縣。霍太山在東。不得以趙地之霍山。引廬江之天柱。疑云。西接崑崙。為崑崙之天柱矣。山臨寶符者。謂恆山也。史記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于恆山中。往得者立為後。諸子皆競往。無所得。無恤曰。恆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言恆州代郡之地。世有雄才也。
葛覃維萋。棠棣早盛。已見。既安淑德。爰從配命。四教弘宣。三星克正。注已。霜凋。

桂苑風落芝田。三從闕性。五福傷年。

謝莊月賦曰。清蘭路。肅桂苑。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轉焉。列女傳。母師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

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

歸安永絕。言告長捐。悽切郊野。紆廻隰原。

歸安。歸寧也。詩。歸寧父母。又曰。言告言歸。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下濕曰隰。廣平曰原。公羊傳云。下平

曰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世說曰。苟奉倩與婦至篤。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劉孝標注云。榮別傳曰。榮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榮於是

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未殯。傳緞往。嗟榮不明而神傷。緞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榮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悲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年二十九。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魏齊宗室傳曰。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仍得世襲。競或其後也。隋齊地理志云。南郡松滋縣。江左舊置河東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

本代人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從魏入洛爲洛陽人。

祖某父大師柱國公。

夫人疑卽尉遲迥女也祖侯夔父迥周本紀云武帝建德元年以太

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

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

按周書迥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封寧蜀公魏室喪亂謂高歡入洛孝武西遷也周祖周

太祖也揖讓周受魏禪也

圖牒帝系卽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

迥傳云父侯夔尙大祖姊昌樂大公主生迥迥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以平蜀功封一

子爲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又迥曰吾居將相與國舅甥

夫人容範端莊儀型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

少女之位

詩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國風召南鵲巢以下皆言夫人是南風夫人之詩也易卦傳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巽爲長女居東南兌爲少女居正秋在西方矣

姆母習言

公宮教業箴盥線纒佩悅苾蘭

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悅刀礪小簠金燧右佩箴管線纒施繁袞大簠木燧鄭注云繁小囊也言施明爲箴管線纒有之按管與盥同

年十有二出適

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旣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

拓跋氏鮮卑索頭部稱代改爲魏至孝文改元氏拓跋競魏之支屬也毛詩傳曰車乘厭翟服

則輪翟翟雉也宗婦同宗之婦也拓跋競爲魏宗室故夫人爲宗婦矣左傳閔二年曰歸夫人魚軒正義曰陸機義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爲弓韃步矢者也其矢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天桃九華能脩其政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詩云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箋云此夏鄉晚

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詩云桃之夭夭毛傳曰天天其少壯也

某年某月册拜廻洛縣君

廻落疑卽万俟洛營齊神武以其地名回洛城矣

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

山海經曰宣水淪水出焉其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節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樹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注曰婦

以主蠶故以名桑左傳莊元年曰

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

主家公主家也漢書東方朔傳曰董偃隨母出入主家詩曰以遨以

遊漢書石奮傳顏師古注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名之故名其里爲戚里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史記封禪書長安門注稱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國武帝以爲長門宮卽此

既而膏腴美疾一作疾

華茂傷年沉痾床帳蒸離寒暑

左傳臧孫曰美疾不如惡石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余癯沉痾疾李善注云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久也詩云載離

寒一作三世之術無迨一作於醫門百草之本途疑作徒

窮於藥性

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曰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

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三皇本紀神農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途窮疑作徒窮

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

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

西河女子西王母也抱朴子曰菖蒲須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神仙傳曰漢武帝登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

思神至夜忽有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王興聞之乃探服之不息遂得長生又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於往日會時略半也史記封禪書曰海中三神山曰蓬萊

方丈瀛洲東海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婦人謂麻姑也

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廣雅云西臨織疑作玉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星經曰織女三星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戴德夏小正云七月織女西臨織女之廟未詳墳在京兆

近華山疑作玉女詩含神霧云華山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岳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玉漿是崑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湖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

女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河圖玉版曰湘夫人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

遂號爲湘夫人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言父迥爲太師母爲魏金明公主也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又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城無思犯禮求

而不可得也是生令淑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謂夫人之賢德也左氏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曰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邢侯之姨繼世盛德思賢克

與奠雁迎門濡一作濡見文苑英華蘋實俎詩云誰誰雁鳴旭日始旦鄭箋云雁者處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毛萇采蘋傳蘋大萍也鄭箋曰蘋之言實也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蘋舍

人曰萍一名萍今水上浮萍也江東奉盥如事移茵卽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壬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具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

色五綵織爲文錦。入冰不濡。投火不燎。浴蠶注見前篇。月令曰。促織鳴。嬾婦驚。故云秋機。

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

後漢書東海公陽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濯

龍。注見本序。漢書曰。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後漢書曰。

金波廻月。玉樹臨春。

漢書曰。月穆穆以金波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弄玉鳳凰。

明帝女。迎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注平陽縣屬河東。

昌容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與蕭史皆隨鳳凰飛去。又曰。昌容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能致紫草。女仙傳曰。昌容者。商王

女也。脩道於常山。食蓬蘽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爲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嘗行日中。不見其形。或云。昌容能練形者也。忽冲天而去。神仙傳。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詩。顏如舜華。毛萇曰。舜。木槿也。

渭水北

原平陵故園。纔通谷口。卽望寒門。

謂葬於京兆之北陵原也。漢書地理志曰。扶風渭城。故咸陽。又平陵縣。昭帝置。三輔黃圖曰。秦始皇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地理志曰。谷口屬左馮翊。史記漢武紀曰。所謂寒

門者。谷口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小顏曰。谷口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

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

淚。悽愴何言。

江淹別賦曰。親賓兮淚滋。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

一作龍。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

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邪又張湯傳曰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史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漢書曰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至貳師取善

萬里其俗多善馬馬復有西入上書仍爲秦王之相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秦王拜斯爲客卿會議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周其計謀官至

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東向問計即是韓王之師史記韓信傳曰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佐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必爲二子

所擒矣成安君不聽韓信使人問視知不用還報則大喜及破趙軍斬成安君禽趙王歇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復從其策父宜使持節大將

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長舅也隋書地志曰馮翊郡後魏置華州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荊州春陵郡湖陽縣後魏置順陽郡北史魏孝武帝紀

曰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文穆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揖讓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

彼多慙德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封於穰號曰穰侯漢書曰成都侯王

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樽灑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

大怒音籍藪請罪商等皆負斧質謝罪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借明光宮本王商事此云王根按
本文論外戚之奢漢書根商連文故通用之言比之古人魏冉王根俱為貴戚而李宜有揖讓之德也
夫人幼而聰敏早聞令

淑彤一作管有美賢才見稱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弄其紙筆懼失諸兄之意剪其齠齡畏傷王母之

心魏志曰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袁宏後漢紀曰和熹皇后鄧訓女也后年五歲祖母為翦髮老人年十有一出適驃騎
目瞑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太夫人慈恩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將頒朔一作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漢書天文志曰斗魁戴筐六星

兩兩而比名曰三台夫人輔佐君子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謹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

子保定二年册授大夏縣君既以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

從夫秩典册光臨足稱榮寵漢書外戚傳曰武帝即位封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

晉書曰武帝封羊祜妻夏侯氏為萬歲鄉君按柴烈李夫人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略多枕臥飛龜之散遣疾無

徵畫龍之符流年不驗抱朴子曰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於館

又曰或丙午日申時作燕君龍虎符歲符歲易之是也

舍春秋四十九。卽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尙在河涓。雲氣徘徊。猶歸樓下。

洛神賦曰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小雅巧言云。居河之涓。爾雅云。水草交曰涓。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

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上書秦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

秦相李斯。漢將李廣利也。隴水秦川。言夫人爲隴西人也。漢書地理志曰。隴西郡秦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三秦記。隴水畝有遙望秦川之句。

秋

陸俗勇金行地壯廣武軍中安平河上

言李氏世居隴西。西方金行之氣。代有名將也。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後漢書西羌論序曰。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西征記曰。三皇山或謂三空山。

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後漢郡國志曰。安平國故信都。信都有絳水。漳沱河。又王霸傳曰。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浮沱河。光武令霸往視之。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

白虎通曰。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

義一也。毛詩傳曰。婦人謂嫁曰歸。三星百兩注已見。

榆翟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

一作侯。一作秩。

服同衣。

周禮。內司服有榆狄。鄭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榆翟。畫搖者。昏禮注云。婦

容婉婉。台庭等秩。侯服同衣者。謂從夫秩也。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名三台。周禮九服。一侯服。柴烈爲開府儀同冠軍伯。是上應台階。職居侯服矣。

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閨連慶。

漢

鄆陽曰。荆軻。馮七族。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紛悅恭肅。溫清孝敬。杼秉秋成。蠶隨春令。

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悅。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宋均曰。促織。立秋女功急。故

趣之周禮鄭注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年華未落電影先過徒餐日氣空飲天河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

而蠶穢除王逸曰餐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三陽者南方日中氣也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

河渚織女取支機石與騫後漢書郎顛傳曰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而還後爲東方朔所識星凋玉井月捐金波虞淵浴日薤露哀歌入玉井注云天官書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漢書

曰月穆穆以金波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入於虞淵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寂寞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虛奠荒涼象設幽隴龜封重泉蟻結西陽雜俎曰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龜尋失惟跌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常負碑入水有伺之者因叫呼龜走墜折碑焉檀弓曰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注曰畫褚于四角

其文如蟻之行往來相交錯蟻蟻也殷之蟻結如畫文蛇秋色悽愴松聲斷絕百年何幾歸於此別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後漢郡國志徐州彭城國高祖置古大彭邑也彭城公姓氏未詳此篇及下東平李夫人誌皆非子山之作按滕王序開府文集二十卷及隋經籍志稱二十一卷今竝不傳近本皆出文苑英華英華列此二篇於子山諸誌之後此篇失名次篇稱前人後人采英華成集誤爲庚作又篇內上元元年及下篇永淳二年皆唐高宗年號下篇爛奈爲詹事司直明是楊炯之作也初唐四傑去庚最近余喜其文似開府遂不忍去因附注釋且證其集非周隋舊本昔中郎庚賁貌似者猶或愛之矧

盈川之文江河萬
古在所不廢者也

夫人爾朱氏河南洛陽人也

北史爾朱榮傳曰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爾字或作尔

若夫陰山表裏衝北斗之璣衡瀚海彌綸直

西街之畢昴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築長城自代竝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縣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

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馬融云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筭以璇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注大傳言渾儀其中筭爲璇璣外爲玉衡者是也漢書霍去病傳曰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北海名也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史記天官書曰西宮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其陽陽國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昴間主國界街南謂華夏之國街北爲巨翟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按漢國界在趙代之間陰山瀚海皆匈奴地也北魏是其子孫後建都洛陽撫有中夏是西街畢昴衝於北斗璣衡矣爾朱氏世爲部落酋帥故稱之也

四時銜火燭龍開照地之光六月搏風大鵬運垂天之翼

山海

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六月息者也

由是奄

有京縣遂荒中土車書禮樂三王之損益可知將相公侯百代之山河不殞

言爾朱氏從魏入洛帝業既成遂世爲卿相也北史云爾朱羽

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祖敵隋書列傳曰爾朱敵隋書列傳曰爾朱敵

容契胡人爾朱榮之族子也

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

隋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岐同金申信臨徐七州總管兵

一作部尙書金

邊城郡開國公天列尙書之星地標光祿之塞

隋書本傳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敕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明肅吏民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輜車歸河內卒

于家時年七十二天文志曰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尙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漢書曰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爲所築也敝爲金城郡公故云

出身萬里知呂岱之元勳專命

一方識劉弘之重寄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妻子飢乏權聞之嘆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爲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

常限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張昌作亂弘遣軍討斬之悉降其衆時荊州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敕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父休最

北史隋書作最

隋左千牛備身朝散大夫齊王府司馬襲封爵金

一作

城公大夫稱伐諸侯胙土

左傳臧武仲曰大夫稱伐又

淮仙致雨仍攀桂樹之山楚客臨風更入芙蓉之水

淮仙淮南王劉安也安封于淮南學神仙之術故稱淮仙楚客屈原

衆仲曰胙之士而命之氏

宋玉也屈宋楚人故云楚客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聊淹留離騷曰集芙蓉以爲衣又云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又云因芙蓉而爲媒兮憚寢裳而濡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言最爲齊王府司馬猶八公之在淮南屈宋之事

楚王

夫人玉臺貞氣金河仙

一作靈

液

漢書天馬歌曰游閭闔觀玉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金河仙液比西王母也西王母亦稱金母居崑崙山崑崙爲河水之源故云金河矣

蔡中郎之

女子早聽色絲。謝太傅之閨門。先揚麗則。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蓋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

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蓋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因刻石旁作八字曰。色絲幼婦。外

孫。蓋曰。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

妙於音律。晉書曰。謝安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篋範訓子弟。及薨。贈太傅。

彭城公發源殷伯承家漢相。

言彭城公先世在殷爲侯伯在

漢爲丞相也。

山川氣候。彰白武於皐絲。象緯休徵。下蒼龍於曼倩。

白武。白虎也。史記曰。西方七星。白虎宿也。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尙書皐陶作土。按此知

彭城公爲刑官也。淮南子曰。東方。木也。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高誘曰。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東方朔別傳曰。東方朔小名曼倩。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按象緯休徵。下蒼龍于曼倩者。蒼龍。歲星。曼倩。方朔小字。明是東方朔爲歲星事。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自公孫弘以下。或至公卿。朔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詠調而已。終不見用上云。白武。皐陶。是彭城公。已爲刑官。此引曼倩。非謂職官明矣。疑謂方朔有割肉細君之事。爲下文鳴雁飛皇夫婦張本矣。

三星照夜。佇稽鳴雁之期。

七日秉秋。坐薦飛皇之兆。

詩曰。網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三星。參也。鄭箋曰。三星。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按婚姻六禮。皆用雁。故云。鳴雁之期。左傳懿氏卜妻敬仲。詩云。鳳

凰于飛。故云飛皇之兆。

夫人年甫十八。遂歸於我。巫山南眺。逢暮雨於瑤姬。華嶽西臨。降明星於玉女。

水經注曰。郭景純云。丹山西即

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詩含神霧曰。華陰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郭璞讚曰。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玉漿是滄。又按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玉女祠前有五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

動合詩禮。言成軌則。晨昏展敬事。極於

移天。蘋藻潔誠義。申於中饋。

儀禮曰。夫者。天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詩曰。於以采蘋。於以采藻。毛傳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鄭箋曰。蘋之言實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在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周

易曰。無憂。累在中饋。

女郎砧石。響明月而思秋風。織婦一作女機床。聽寒蛩而催絡緯。

水經注曰。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家。遠望山墳。鬼鬼狀高。及即其所。裁

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又述異記曰。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邪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于此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砧。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濟南呼為懶婦。又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悉絃。一名促織。一名紡績。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用曹大家之明訓。守宋伯姬之貞節。

後漢書曰。扶風

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此二語。是加以心依八覺。理會三空。加以以下。言夫人奉佛教也。八覺。言佛八種覺悟也。有八大人覺經。彭城公已卒。夫人其發婦也。經云。八大人覺。亦名八生法。一道當少欲。多欲非道。二道當知足。無

厭非道。三道當閒靜樂衆非道。四道當自守戲笑非道。五道當精進懈怠非道。六道當專念多忘非道。七道當定意亂意非道。八道當智慧愚癡非道也。般若經云。三空一人空。二法空。三俱空。僧肇維摩經注序曰。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遊智刃於

檀林。泛仙舟於法海。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觀佛三昧經曰。伊蘭與梅檀。生末利山中。伊蘭臭牛頭梅檀上妙之香。說文云。叢木曰林。功德施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此云仙舟。卽郭璞云。水

中箴筏也。又大論云。波羅伽。秦言度彼岸。華嚴云。以波羅密船。于生死流中。不依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度衆生。無有休息。維摩經曰。當禮法海德無邊。幾神獨照。默言象而無施。空有兼忘。束荃

蹄而不用。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忘之宗。道書之流也。注云。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遺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曰。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故曰道

書之流也。莊子曰。筮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筮。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人生天地。壽非金石。銀臺竊藥。想奔月而何

年。金殿。一作玉釜。一作金釜。煎香。思反魂而無日。淮南子曰。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藥以奔月中。張衡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述異記曰。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

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金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卽活。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

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祕錄餘香。一日。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州人鳥山。山多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者。取汁。更以微香熟煮之。如黑鉛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

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曰。卻死香。一種六名。斯皆靈物也。以某年月日。終於平康。一作原。里之私第。越上元三年十月二十日。合葬於城南。

之畢原禮也。

按上元唐高宗年號也。舊唐書高宗紀云改咸亨五年為上元元年。

齊侯寢側。杜氏階前。對文王之畢原。用周公之合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成

路寢之臺。遂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搥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踐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遂於何葬。其母於路寢之臺。牖下。檀弓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偃松千古。長無寡鶴之悲。文梓百尋。還見雙鴛之集。

抱朴子曰。千樹之松。有如偃蓋。王褒洞簫賦曰。孤雌寡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聲音感人。又述異記云。吳黃龍中。吳郡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樹下。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其銘曰。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謝惠連祭古冢辭本禮記。

死生千載。棺椁雙魂。

謝惠連祭古塚文曰。還附雙魂。

野曠風急。天寒日昏。煙霾杳嶂。霧

失遙村。

詩云。終風且霾。毛傳曰。霾。雨土也。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紀黃絹之碑表。對青松之墓門。

黃絹。注見本序。潘岳寡婦賦云。長松萋萋兮。振柯又云。墓門兮。蕭蕭。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唐常州刺史楊德裔之妻楊燭之伯母也。按文苑英華楊燭有常州刺史楊公墓誌銘。集作伯父東平楊公。其略云。公諱德裔。字德裔。弘農華陰人也。卽常州刺史華山公之元孫。左衛將軍武安公之長子也。封東平公。策勳上柱國。知夫人楊燭伯母。篇內燭忝爲詹事司直。是篇亦盈川之文也。

夫人姓李氏。隴西狄道人也。自涼武昭王以後。一門三公。爲四海著族。國史家牒詳之矣。晉書曰。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

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初。署穀。令段業僭稱涼王。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巨校尉。隆安四年。六郡推爲涼公。薨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子歆。字士業。涼後主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夫人爲涼武昭王之後。與祖充穎後周大將軍。涇州刺史。流江郡公。隋書地理志云。宕渠郡流江。後魏置縣。及置流江郡。考玄明皇朝上儀同。□□濟國同乘矣。

三州刺史。成紀縣男。隋志云。天水郡成紀縣。舊廢。後周置。出入三朝。剖符分竹。漢書文帝紀曰。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

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秦隴河濟之地。人到於今稱之。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想望

其風采。漢書李廣傳曰。百姓知與不知。老壯皆爲流涕。夫人生而純深。幼而恭敬。長而敦睦。成而和惠。年及初筓。甫歸於我。內則曰。十有五

年而執箕箒奉舅姑人不間於娣姒妾媵之言閨門之內穆如也故宗黨推其令問鄉閭以為美談周禮

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東平公守清白之基逢大平之日東平本漢時國漢書地理志云故東平國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辟命交至聲聞於

天詩小雅鶴鳴之詞也制集作詔徵尚書郎遷御史中丞出為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楊常州墓誌云詔徵尚書郎御史中丞嘗諒直有王臣之節尋以公事去官

復拜饒州括州越州都督三州長史在會稽引陂水溉田數十頃人獲其利於今稱之焉遷棣曹恒常四州刺史歷政清白為當時所重夫人輔佐君子聿修內政平旦纚笄則有君臣之

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其婦德也如此高誘淮南

注云且明平旦也內則曰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鄭注云縱髻髮者也又士冠禮注云纚一幅長六尺起以韜髮而結之矣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鄭康成曰娣姒猶兄弟也歷職中外聲名

藉甚和其琴瑟正其邦家者夫人與有力焉蓋嘗喟然而言曰古者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社

而獻功可不勗哉可不勗哉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由是服澣濯之衣躬紡績之事葛覃詩序

曰服澣濯之衣鄭箋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襦以下至襟衣列女傳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績績為事休之非禮也見左筐宮錡釜之器所以執其勞蘋蘩藟

藻之菜。見左傳。杜注曰：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鑿，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鑿，其綺反。筐，皆器也。蘋，大萍也。繁，蒿蘆蘊藻，聚藻也。蘊，紆粉反。蘋，蒲丁反。幡，蒲多反。蒿也。非夫博文

達禮，貞婉聽從者，孰能與於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婉聽從。鄭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謂容貌也。婉，紆晚反。及公乞骸告老，退歸初服，夫人年踰

耳順，視聽不衰，每獻歲發春，日南長至。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泊吾南征。左傳莊二十九年曰：日南而畢。杜預曰：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又僖五年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云：周正月十

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得中氣，是必前月閏。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羣從子弟稱觴上壽者，動至數十百。集無此字。

未嘗不勸。一作歡。言善誘，借以溫顏，侃侃焉，誾誾焉，有孟母之風焉，有敬姜之誨焉。公乞骸至誨焉。○楊常州墓誌云：於是覽先賢之言。

知止足之分，罷歸初服，告老私庭，乃率羣從子弟，營別業於宣城神鄉之望仙里，其制宅也。宗廟爲先，廡庫爲後，喟然而言曰：古人所謂歌于斯，聚國族于斯者，吾知之矣。劉向列女傳曰：鄒孟軻之母，號孟母。孟子長學六藝，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謂孟母知人母之道，謂孟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謂孟母知婦道。又曰：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備于教化。維永淳元年秋八月，旁死

魄，寢疾彌留，終於華陰之望仙里，享年八十有一。按楊常州墓誌，公以文明元年夏四月薨于正寢，春秋八十有五。此云夫人以永淳元年終，按永淳二年高宗崩，太子立爲弘道元年，弘

道二年改朔元年二月天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章王為帝改元文明夫人先公二年卒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孔傳曰旁近也月二日死魄正義曰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按此知夫人以永淳元年八月二日卒也冬十一月一日景辰遷窆於永豐

鄉之平原從先兆也。楊常州墓誌云越垂拱元年春二月某日與夫人隴西李氏合葬於某原遠近會葬千餘人操筆而為誄者以百數蓋遷窆也此云永淳之冬時東平公尚存矣東平公撫存懷

舊用痛悼於厥心遠近咸集宗親畢會生榮死哀其此之謂矣是日也皇太子監守長安炯忝為詹事

司直。按此知為楊炯之作也舊唐書楊炯傳云炯俄遷詹事司直按傳儀鳳中授此職此云永淳之冬炯已為詹事司直矣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漢書曰詹

事秦官掌集作不獲就展儀禮鄭注云次倚廬也說文曰輜喪車也喪次陪奉靈輜儀禮鄭注云次倚廬也說文曰輜喪車也敢薦李顥之文庶同潘岳之誄隋書經籍志有晉李顥集十卷

錄一卷晉書潘岳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 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高岳之上浮雲翔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言李氏為西州右姓也高嶽謂西嶽也隴右在西皆西嶽所鎮函谷關名鹽鐵論云秦左殺函右隴阨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右界褒斜隴首之

險是隴坻在建功北狄討西羌兮受封南鄭家素昌兮。建功北狄討西羌者言涼武昭王為鎮西將軍領護西四校尉推為涼公遂據河右也受封南鄭家素昌者言涼後主歆字士

景子重耳。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也。素昌地名。卽狄道。注見本序。言家于隴西狄道也。
於赫祖考。爲龍光兮。牧州典郡。佩銀黃兮。
謂祖充穎。考玄明。並爲刺史也。詩云。

爲龍爲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年。改刺史爲牧。銀印青綬。云銀黃者。銀謂印。黃謂綬也。漢官儀。綬有黃赤絳綠五采。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降生淑質。秉禎祥兮。若

華菊茂。蘭若芳兮。
言夫人生而令淑也。

我有懿德。如珪璋兮。求之卜筮。鳴鳳凰兮。

詩云。好是懿德。又云。如珪如璋。左氏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

鳳於飛。其鳴鏘鏘。

君子至止。玉環鏘兮。室家好合。琴瑟張兮。

詩云。君子至止。說文曰。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云。宜爾室家。

執其麻臬。供

衣裳兮。羞其饋食。澄酒漿兮。

禮記內則曰。執麻臬。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滹醢。禮相助奠。臬。思里反。紃。音巡。正義曰。麻臬以下。爲婦功也。

諸姑伯姊。穆溫

良兮。姨姒叔妹。歡未央兮。公之出門。牧守四方兮。夫人之化。德洋洋兮。

言東平公爲刺史。夫人修其內政也。

公之告老。返維

桑兮。閨門之內。道彌彰兮。

言東平公乞骸歸里。夫人敦睦親族也。

正月上日。南至長兮。子孫歡慶。各稱觴兮。

尙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傳曰。上

日朔日也。按東平公無子。此云子孫。謂諸子諸孫。卽羣從子弟也。楊常州墓誌云。一子令珍。早亡。朝夕溫清者四女。公慨然有喪明之痛。囚不豫。遂留遺命以弟之子神毅爲後。

宋公集作云。

孟母。魯季姜兮。匪怒伊

教。由舊章兮。

宋公疑謂宋恭公之妻。宋伯姬也。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三月。廟見。伯姬以恭公不親迎。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既嫁十年。恭公卒。嘗夜遇火。保傅未

至守義而死。孟母季姜。注見本序。匪怒伊教者。如宋姬之疾不親迎。孟母之以刀斷織。季姜之戒淫慎微。皆非怒而為教也。詩云。率由舊章。

方期高舉。登紫房兮。誰謂不宜。集作冥默。

掩玄堂兮。

清虛真人歌曰。凝神泥丸內。紫房何蔚炳。傅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

肅肅松檟。鬱成行兮。沉沉厚夕。集作夢。

終不暘兮。任昉范始興表云。松檟成行。左氏傳曰。惟是春秋窆夢之

事。杜注曰。窆。厚也。夢。夜也。厚夜。謂葬埋也。窆。張倫反。一徒門反。夢音夕。

庾集總釋

倪 璠

總釋者。以子山之文。其辭富而瞻。其義博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若登山遠望。而近或遺。入室近觀。而遠不察。寧舉大而略小。毋循小而失大。是以字句之末。時有所脫漏。又或一語而二義並合。一事而兩家兼列。非謂自相紕繆。實欲酌其瑕玦。亦既粗陳梗概矣。其間繁詞縟義。苦覽者之勞倦。尙或闕焉。今次其前後。補其缺遺。自賦詩以下。各爲條貫。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卷一

馬射賦

○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本注已見。按穆天子傳。列子博物志。諸書皆云八駿。驪騮、騶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惟王子年拾遺記爲異。一名絕地。足不踐地。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景。逐日而行。五名踰輝。光

色炳耀。六名超光。一景十形。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我大周之創業也。漢書地理志。扶風美陽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按文王受命。武王克殷。遂爲一代大號。宇文泰奉魏帝西遷。本古周地。有憲章之志。及受魏禪。遂以周爲國號。行周禮

焉。周閔帝紀云。魏恭帝三年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日月光華。尙書大傳。帝唱云。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又八伯歌曰。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威風總于戎政。西征賦曰。明戎政之果毅。劉良曰。戎政。兵之政也。○百姓爲心。注見徵調曲。○卽動皇情。顏延年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識海水而來王。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曰。莫敢不來王。○烏弋黃支。舊本作烏黃皮。蓋誤。今改正。○驗東風而受更。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餘見本注。○止立行宮。謝瞻從宋公戲馬臺詩云。揚鑿展行宮。張銑曰。行宮。謂馬臺。○青莖赤羽。已見本注。按赤羽以赤羽羽箭也。相如上林賦曰。滿白羽。文穎曰。以白羽羽箭。韓詩外傳云。赤羽如日。白羽如月。知羽箭。或白羽。或赤羽矣。○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漢書師古注曰。北闕爲正門。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三輔皇圖曰。長安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曰西城門。○屬車醜酒。複道焚香。本注已見。思舊銘內較詳。○皇帝翊四校于仙園。一作翊四園于帝閑。周禮校人云。凡從良馬而養乘之。乘一師四園。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園。故春秋傳曰。馬有園。周禮又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按天子十二閑。故云帝閑。○春絃實撫。淮南子曰。季春之月。鼓琴瑟。○入埽則塵紅。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西都賦曰。紅塵四合。烟雲相連。○變三驅而畫鹿。周易曰。王用三驅。○繁弱振地。已見本注。呂氏春秋曰。今有犂蠻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馬噴沾衣。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黃之陀。其馬噴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受玉。○南風在斯。本注引樂記已見。按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失其義。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今補錄之。以明阜財。

小園賦

○余有數畝。敞廬寂寥人外。左傳杞梁之妻曰。猶有先人之敞廬在。漢書楊雄傳贊曰。惟寂寞。解慍等辭。非經語也。○聊以擬伏臘。漢書曰。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藏伏之日。

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改曰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又曰。臘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也。後漢書陳寵傳曰。猶用漢家祖臘。潘岳閑居賦曰。牧羊酩酊。以俟伏臘之費。○枝閣相交。相如上林賦曰。天蟠枝格。李善云。埤蒼曰。格。木長貌也。○連珠細茵。本注已見茵。一本作茵。說文曰。茵。地氈也。聲渠殞切。爾雅中。蘆茵。小者茵。郭云。地氈也。張衡思玄賦曰。咀石茵之流英。李善云。茵。芝也。抱朴子有珠芝相連。而垂如貫珠也。○光華兮已晚。一作菁華。帝載歌曰。菁華已竭。襄裳去之。

竹杖賦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禮記曰。仲

春之月。養衰老。授几杖。郭璞桃枝實曰杖。以扶危。

叩竹杖賦

○和輪人之不重。禮記鄭注云。輪人。作車輪之人。○魯分以爵。漢錫以年。禮記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正義曰。以

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藝而許用也。續漢書曰。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間尊卑之垂悅。舊作悅。非。

枯樹賦

○木魅罔睽。一作睽陽。吳都賦曰。忘其所以睽陽。陽音適。

傷心賦

○劉滔之母。英華說。作劍韜。本注引劉滔母。

孫氏悼艱賦云云。見藝文類聚。藝文又稱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其略云。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按下文。任咸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鈕滔之母孫瓊。善于書翰。任咸之親。潘岳工于文詞。是鈕滔母亦得引之也。隋書經籍志。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知瓊亦才女。英華之作劍韜。是其傳寫之訛。後人以劉字類劍。改正舊文。故近本亦作劉滔。若從亦書劍字。亦類鈕。劉鈕之誤。未可定也。○膝下龍摧。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惟棘惟欒。本注已見。又檜風。素冠之詩云。棘人欒欒。今毛傳云。棘。急也。欒。欒瘠貌。按詩刺不能行三年之喪。與此似不相屬。或惟言其哀戚之狀。形貌瘦瘠耶。○三珠兩鳳。三珠出山海經。其樹如柏。葉皆有珠。淮南子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按三珠義起于此。未詳何人。唐書稱王勃兄弟曰。此王氏三珠亦本此義。兩鳳。本注引崔陵兄弟。然意有未愜。子山南朝才士。文詞淹博。未必引北齊之事。且東魏禪齊子。

山年三十八歲。及周平齊。年六十有五。同時之事亦異。故府崔家之前。已有兩鳳。猶王氏之始。先有三珠。淺學未達一斑。敢窺全豹乎。
 ○烏毛徒覆獸乳空舍。按一本作鳥。又一本作鳥。木注從鳥。引慈鳥反哺之說。下獸乳為羊食跪乳矣。與上文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皆假物喻人。若從鳥則二語皆屬於人。史記曰。姜源生子。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源以為神。遂收養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子邳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獸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令尹子文初生。棄于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楚人以為虎班矣。子山生子失之。亦得云鳥毛徒覆獸乳空舍也。

象戲賦

○原窮作聖。尙書洪範曰。睿作聖。禮記曰。作者之謂聖。○可以變俗移

風。可以蒞官行政。禮記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泄官行政。曲禮辭也。○剛柔卷舒。淮南子曰。與剛

柔卷舒兮高誘曰。卷舒屈伸也。○雖復成之于手。終須得之于心。列子曰。泰豆曰。得之于手。應之于心。注已見。又宋志云。明

帝天淵池。有沒流

杯。石溝宴羣臣。

七夕賦

○羊燈次安。木注已見。李尤金羊燈銘云。賢哲勉務。惟日不足。燈賦。○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金羊載耀。作明以續。後漢書文苑傳曰。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孫惠有百枝燈賦。又支曇

諱燈贊曰。千燈同輝。百枝並耀。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于殿前。設百二十枝燈。梁簡文帝列燈賦云。九微間吐。百枝交布。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其花四照。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香添然密。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密

燭二百枝。○秀華掩映。

對燭賦

○鑄鳳銜蓮。圖龍並眠。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漢書樂志曰。金支秀華。拾遺記曰。周穆王三十六年。春宵宮集諸方士。設常生之燈。列瑤膏之

燭。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

鏡賦

○能橫却月。巧挂迴風。却月。斂名。注見五卷樂府王昭君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上。襪三十五條。有迴風扇。按迴風亦疑圓者。若團扇

之類。言此鏡臺之上。橫斂挂扇也。不則第取其圓。言鏡形似之。○梳頭新麗照著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暫看絃繫懸知顛縷。西京雜記曰。宣帝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大位。以琥珀筍盛之。

說文曰。以衣衽扱物謂之擷。從衣。頡聲。胡結切。或從手。頡。縵一作擷。紛。晉書五行志曰。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縵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紛又曰紛者。在首。又云。婦人束髮。其緩縵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子額。目出而已。暫看絃繫。懸知擷紛者。謂繫鏡于身。以此自照其髮也。

鴛鴦賦

○共飛簷瓦。一本作共飛簷几。蓋誤。

蕩子賦

梁元帝集中。有蕩婦秋思賦。

卷二

哀江南賦

○華陽奔命。本注已見。此述其使魏之時。途之所經也。按梁魏所都。本古秦楚之國。其荆雍接界。若賦內所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者。梁之武寧郡地。魏伐江陵。蕭督會兵之所進攻也。督在雍州。與元帝據隙。自梁太清三年。魏之大統

十五年。使魏稱藩。襄陽爲督所據。關塞之阻。難可通達矣。又按水經注。稱丹水所逕。有三戶城。本楚之三戶。春秋之商密。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卽此地也。在于南陽。秦楚接境。弘農秦之函谷關。弘農郡有華陰縣。華山在其西南。信之使魏。蓋從此路。由南陽而達于弘農。以至長安。是從華陽奔命。而北至于華陰也。○物極必反。呂氏春秋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成當。

○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本註已見。按孟堅作賦。平子更造二都。二京。差足抗衡。若復自云陋之。張爲薄矣。昔蔡中郎之于靈

光。陸平原之于三都。初欲作之。見而輟筆。衡獨更造。若張融海賦云。木生之作。君自君矣。薄而陋之。或是他人所頌。非平子之言。子山引此。必有其文。惜無所考。藝文類聚直稱張衡西京賦曰。云云。按後漢書及昭明文選西京賦。無此辭。疑歐陽之誤。今本注稱藝文類

聚云。○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予初閱此辭。疑爲三公語。後知其非。庾氏在漢。三公無聞。惟後漢逸民庾乘。見于史傳。使隱逸之

人。而稱經邦佐漢。則綺季園公擬于蕭曹。可相國矣。若云用論道而經邦。此便是三公之辭。論道當官。其事雖大。其職甚小。蓋倉庾之類也。何則。史稱平準。本是司農之官。漢志食貨。原爲八政所重。文景以還。屢敕有司。以農爲務。武帝初年。廩庾盡滿。太倉粟紅。爲吏者

長子孫。居官者爲姓號。其當官如此。若乃經邦佐漢。論道此指在上位者。如卜式願。上家財而位至御史。弘羊善爲心計。而少登侍中。

庾氏在其下特居其一官也。考工記云：坐而論之，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此當官若作而行之矣。又按上文掌庾承周，滕道序云：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庾，興自陶唐。是幾時已有掌庾，此特云庾氏在周有之，在漢亦有之，不必陶唐掌庾。子孫在周又爲掌庾，周掌庾之子孫，至漢又並氏倉庾也。○彼凌江而建國，彼凌江，周書作被江漢。○裂東嶽而胙土，本注已見。又按韋昭漢書注：太山東接吳之境，曹之建貴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善曰：東嶽，鍾吳之境。時八世祖胤，封遂昌侯。蓋晉東陽郡屬縣，本吳地也。○少微真人，本注已見。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土星，時戴逵名重于數，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齒明離之冑筵，本注已見。禮記王制曰：凡入學以齒。鄭注云：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拭玉于西河之主，玉，周書作圭。○知百年而爲戎矣，周書作知其時爲戎矣。○久遊魂而放命，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墜子，倫則亡虜。假氣遊魂，鳥魚爲伍。晉書東海王越致書于敏曰：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天則金精動宿，本注已見。又月賦曰：月以陰靈，亦曰金精。○爾乃假刻蠶于關塞，爾，周書在余。漢書師古注曰：蠶之言信也。古者印蠶通，今則尊卑有別。○望赤壁而沾衣，本注已見。一本作赤岸。曹子建表曰：南至于赤岸，山謙之商徐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汎猛。赤岸在廣陵，江賦曰：鼓洪濤于赤岸。七發曰：凌赤岸，李善云：或曰赤岸在廣陵與縣。○江萍送王，本注引家語。事見劉向說苑。○昔之虎踞龍盤，本注已見。引張勃吳錄：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以愛子而託人，以周書作捐。○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淮南子曰：熊羆蟄藏，爾雅曰：熊虎醜，疏云：醜，類也。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袂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余何愛焉？于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非所望于論都，本注已見。隋書藝術庾季才傳曰：元帝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皆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躐，止失荆襄，在於社稷，可得無患，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儻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章曼枝以穀走，本注引韓子，亦見呂氏春秋。呂氏作枝，韓子作支。○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

之貴里。本注已見西征賦曰。爾乃階長樂。又曰踐宣平之清闕。

卷三

奉和汎江

和梁簡文帝汎舟橫大江詩。○春江下白帝。顏延年曲水詩曰。春江壯風濤。餘詳本注。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長虹雙瀑布。圓闕雨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班固終南

山賦曰。俯吐飛瀾。又曰。立泉落落。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瀑布飛沉以界道。李善注云。懸霤千仞謂之布。李周翰曰。懸霤千仞。如垂布而下也。曹植詩曰。負闕出浮雲。西京賦曰。園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按戍樓郡縣嚴更之鼓。昏鐘以節蚤夜也。和宇文

內史春日遊山

○金鞍上翠微。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餘見本注。

和宇文內史遊田

○小苑禁門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東觀漢記云。杜詩曰。伏馭出入禁門。補缺拾遺。鮑照放歌行曰。禁門平旦開。

奉報寄洛州

○驅傳牧南秦。魏書地形志云。上洛郡有南秦水。

窮秋報隱士

○自然曲木几。○語林。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不爲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聚花聊飼鶴。一作鶴。○穿池試養魚。潘岳閒

居賦曰。爰定我居。穿池築室。李善云。莊子。孔子曰。魚相與造于水上者。穿池而結養。○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晉書曰。王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

贈司寇淮南公

○小人司刺舉。明別實濫吹。遂令忘楚操。何

但食周薇。予初讀此數語。以子山自述從梁使魏。屈節仕周之由。小人司刺舉。明別實濫吹者。謂元帝承制時。已爲御史中丞。受朝廷明舉實爲濫竽也。漢書諸葛豐傳曰。刺舉無所避。此御史亦得稱之。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者。謂爲右衛將軍也。時建都江陵。如

古三輔都尉。又將軍舊有建威之名矣。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者。言梁與魏接界。是古秦楚之地。兩國疆場時有警也。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卽此山也。按此云商山隱士石是矣。石一作宅。又酈元注云。丹水又東南逕一城。名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入關。以歸漢祖。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三戶矣。又史記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言。知爲秦楚接壤時。魏都長安。本秦地。梁都江陵。本楚地。野亭被馬。山城掩扉。兩國之警如此。故元帝使信聘魏。欲通和也。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者。言持節使魏。魏人以威迫之。遂令屈節也。傳呼已見本注。又崔豹古今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晉魏設角而不用也。按絳節赤節。節使者所擁也。時已持節而來。聞魏人傳呼之聲。不以禮待也。交戟已見本注。又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年注。引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頭而前。公自此不復朝見。彤闈已見本注。言魏人以威劫之。使我遂忘楚操。竟餐周粟也。予初爲此解。然俾本北人。彼雖全節而歸。事異蘇李。時子山刺舉洛州。商山上洛。皆其所治。齊平倬歸。彼既北人歸北。我當南人返南。特以羈旅之臣。官尊祿厚。數刀環爲茲慙語耳。不必累言使魏。因削其札。今并錄之。以備博識者之采擇焉。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曰語辭發端。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于口也。稽康幽憤詩云。曰余不敏。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云。曰余亦支離。沈約游沈道

士館詩云。曰余知止足。推轂見本注。尙書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弘農開附庸。○詩曰。錫之土田。山川附庸。○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已見本注。又按孫楚有答弘農故吏民詩。征西官屬送別詩。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記文。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從人言寫記文。不從。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見後漢書注。

從駕觀講武

○兵欄入鬪場。史記索隱注。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奉

和闡弘二教應詔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隋書經籍志云。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又云。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

尋與佛法俱滅。按武帝廢佛道二教。在後建德三年。此闡弘二教在前。天和四年。相去凡六年也。○香烟聚爲塔。花雨卽成臺。○伽藍記曰。王修浮圖。與夫人燒香散花。轆轤絞索。一舉便到大品云。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化作花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華悉周徧。于虛空中。化成花臺。端嚴殊妙。須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華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按雨花梵音。婆利師迦。又云。婆使迦。此云夏主花。又翻雨花。雨時方生。故曰雨花。又按左傳杜注。凡自上而下謂之雨。此諸天散花。從天而下如雨。又有雨花之名。故云花雨也。

奉和同泰寺浮圖

浮圖梵語塔婆。此云高顯。略稱塔也。又梵云蘇偷婆。此云寶塔。又梵云空堵波。此云

墳。又云抖擻婆。此云讚護。或云浮圖。此云聚相。西域記云。立表。○高層出九城。城一作成。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也。○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毘奈耶云。給孤長者造寺。後作念若不粧畫。便不端嚴。卽白佛佛言。隨意未知畫何物。佛言。于門

兩頰。應畫執杖藥。旁一面畫大神相。次一面畫五趣生死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兩頰。畫持鬘藥。講堂畫書宿講說。食堂畫持餅藥。庫門畫持寶藥。水堂畫龍王持瓶。浴室火堂畫天使者。經法堂畫菩薩。并地獄相。瞻病堂畫佛看病比丘相。大小行處畫死屍相。僧房畫

白骨相。五天使者。卽生死疾病。及世牢獄。按寺院畫壁。義起于此。西京雜記曰。哀帝爲董賢起大第于北闕下。柱壁皆畫雲氣花藹山靈水怪。○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西陽雜俎

帝善覺寺碑文云。寶純交映。無慙紫紺之宮。紺園佛寺也。和何儀同講竟述懷。○似得遊焉趣。學記曰。君子之子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擬詠懷。○松

悲吟。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也。三國名臣贊曰。爭采松竹。○寓衛非所寓。安齊實未安。詩即風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人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知余行路難。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老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而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

觀之時人謂之三絕。○天亡知憤戰。日蹙值愁兵。天亡本注已見。漢書魏相上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詩云。日蹙國百里。○烽火夜燒原。左氏傳曰。商書曰。如火之燎原。○楚師正圍鞏。本注已見。史記酈食其傳曰。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計欲稍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憤憤天公曉。庾翼與兄冰書曰。無皂白之微。天公憤憤也。○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晉書周顛傳曰。王敦素憚顛。見輒面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劉良曰。寒心謂愧恥也。○抱松傷別鶴。本注已見。云抱松者。事出神境記。注見鶴讚。○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棄。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卷四

喜晴應詔

○有序即賓連。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闕達生于房。

和李司錄喜雨

○屬此欣膏露。西京雜記曰。露則結珠而成。其結潤而成膏。

郊行值雪

○還如驅玉馬。暫似

獵銀鑿。晉書新蔡王騰傳云。初騰發并州。次于其營。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宋書符瑞志曰。白鑿。王者刑罰理則至。注詳總釋第七卷白兔表內。奉和夏日應令。○開冰帶井水。陸

鄴郡中記曰。石季龍于冰井壑藏冰。三伏日。以賜大臣。○衫含蕉葉氣。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蕉葛可紡績為絺。糝交廣有之。注詳九卷連珠。其蕉自長。故知無節句。○扇動竹花涼。班固竹扇詩曰。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和裴儀同秋日

○栖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公羊傳稱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傷王司徒褒。○不應披書案。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

文曰。案。凡屬。○山火即時。和何僕射還宅懷故。○步櫛朝未歸。楚辭曰。曲屋步櫛。漢書相如上林賦曰。步櫛周流。師古曰。步然。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張翥曰。步欄。謂屋欄下行也。按櫛與欄字同。

○夜帳定難依。桓子新論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于帳帷。令帝別居空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華嚴經曰。放光明名慧燈。送靈法師葬。○龍泉今日掩。

石洞即時封。○法苑云。廬山西有龍泉精舍。慧遠沙門之所立也。石洞注見佛龕銘。龕重佛影句。○香爐猶是柏。塵尾即成松。○法苑云。天人黃瓊說迦葉佛香爐略云。前有十六獅子白象。于二獸頭上。別起蓮華臺。以為爐。後有獅子蹲踞。頂下有九頭繞承金花。花內

有金寶寶子。盛香。佛說法時。常執香爐。比觀今世。手爐之製。小有做法焉。釋慧遠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爐峯。其上氤氳若香烟。義指歸云。名苑曰。鹿。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看麀所往。隨麀尾所轉為準。今講者執之。象彼蓋有所指。麀故五百問云。比丘捉麀尾犯

墮。言麀上柏似爐。烟。松如麀尾。象平生說法也。奉和賜曹美人。○今朝得夢闌。本注已見。又按夢闌。古之美人。見龍輔女紅餘志。對

如麀尾。象平生說法也。奉和賜曹美人。○今朝得夢闌。本注已見。又按夢闌。古之美人。見龍輔女紅餘志。對

○南宮應鑿龍。西京雜記曰。漢高祖七年。蕭相國造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北闕。三秦記以為鑿鑿龍首山矣。詠畫屏風詩。○平旦雍門開。本注引關中詩云云。李善注云。漢書右

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賤。此云山濤載。和庾四。本注疑是庾季才。集中有庾七入蜀。及此庾四。按季才傳。無入蜀之事。疑庾四是也。妓是所未詳。故本注惟載其氏籍而已。北史隋書並稱季才與信同時。羈旅並預校書。又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

襄。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鬪雞。○狸膏燼鬪敵。本注引曹植詩已見。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春日離合二

文酒之會。此二庚唱和。並念鄉關矣。鬪雞。○狸膏燼鬪敵。本注引曹植詩已見。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春日離合二

首。舊本首篇注春。和迴文。和湘東王後園。按湘東王。梁元帝也。元帝紀云。十三年封湘東王。元帝集中有遊後園詩。晚景遊後

園詩二首。非迴文也。簡文帝集有和湘東王後園迴文。其詞曰。枝雲間石峯。脈水侵山岸。池清戲鸕鷀。樹秋飛葉散。此詩和湘東王

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後園。又和簡文帝迴文也。

卷五

對酒歌

○牽馬渭橋西日曝山頭哺。三輔決錄曰安陵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宋玉神女賦曰晡夕之後李善注云晡日映時也張銑曰晡夕晚夕也

出自薊北門行

○都尉夜巡營。都尉一作都護漢書曰都護

之置自

步虛詞

○八景逐迴輿。本注已見西王母傳曰紫虛元君魏華存清齋于陽洛隱元之臺王母與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玉清隱書四卷授華存歌云駕我八景輿欻然入太清○枯魚還作魚。本注已見莊

子云索我于枯魚之肆說苑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蠶是魚死稱枯魚也○龍泥印玉策。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國獻神通善書

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

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經成工畢二人不知所往○龍

燕歌行

○盤龍

山種玉榮。本注已見龍山一本作春山者按郭璞山海經注曰穆天子傳種山作春字音同是春山即種山矣

秦嘉。本注已見鍾嶸詩品云漢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于團扇矣蕭子顯日出東南行云明鏡盤龍刻

卷六

圓丘歌

○連珠合璧光重來。易川靈圖曰至德之前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五年有五老遊于圓都舜禪于禹五老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方澤歌

○方鼎升庖

左氏傳曰賜子產莒之

登歌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禮器曰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罷正義曰質正也郊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封中雲起。封禪書曰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

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有白雲。祀五帝歌。○嘉幣惟量。曲禮曰：幣曰量幣。○陽之天。本注已見。淮南子曰：東南陽天。○朱絃絳鼓馨虔誠。禮記曰：起封中。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後漢書禮儀志云：伐朱鼓。

注云：朱、火色也。按絳亦朱也。○瑞獸霜耀，翔禽雪映。王敦勸進中宗表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拾遺記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去來，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鸞，論者云：金德之瑞，祥見馬射賦，言白色叶于金德也。宗廟歌。

○欽器防滿。本注引家語：事出韓詩外傳。○潛慶靈長。郭璞江賦曰：實水德之靈長。○無時猶戢翼，有道故韜光。吳越春秋：扶同曰：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惟動，必順辭，知衆矣。志賀邵曰：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千寶晉紀：文帝貽吳王文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廣雅曰：韜，藏也。謝朓齊敬后哀策文曰：先德韜光。○儀形溫德。本注引范曄後漢書：已見。東觀漢紀：及袁宏紀，並作溫明殿。是後漢溫德殿，即溫明殿也。○卷舒雲泛，濫游揚日浸微。高誘淮南注曰：卷舒，屈伸也。楚辭曰：泛濫之浮雲，潘岳秋興賦曰：日游揚而浸微。○清室桂馮馮。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餘見本注。○日月並重輪。五聲調曲。○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玉斗

○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其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本注已見。蜀都賦：劉逵注云：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時晉公護獲玉斗，以獻尉遲迥，平蜀都，故云。○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千寶晉紀：成都王顯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餘見本注。○北去邯鄲道。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月金波而兩輪。魏文帝樂府有月重輪行。

卷七

賀平鄴都表。○禮殊樂異。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文離武落。英華作文離，藝文作天離。○衝風之卷秋葉。衝風注見三卷，擬詠懷詩。○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竊。本注已見伊洛戎夷者，魏自高歡入洛。

總釋

七八三

西魏遷長安。東魏遷鄴。洛陽舊都。東西接界。此伊洛戎夷。指高歡入維。故下云百年誅誅。三代敵怨矣。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正義曰。釋例曰。諸戎雜居伊水維水之間者。河南維陽縣西。有戎城。伊水出上維。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維陽縣。入維。維水出上維。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河南鞏縣入河。云幽并僭竊者。時齊王奔鄴。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延宗自稱帝。故云幽并僭竊。○三代敵怨。俄然掃蕩。已見本注。左氏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鮪水已見本注。云再駕者。尙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盟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盟津有再駕之役。言武王伐紂。至于盟津而還歸也。按武王觀兵盟津。諸侯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率戎車三百人。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是再駕也。○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本注已見。史記曰。黃帝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伐神農氏。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此云九伐。必黃帝征伐。共有九戰。與上文再駕義同。是所未詳。山海經曰。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河龍魚圖云。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按黃帝戰蚩尤。其難勝如此。又史記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意。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是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又與炎帝阪泉三戰。俱在上谷。故云上谷之戰。猶須九伐也。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九伐一本作九代。○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本注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者。按咸康。晉成帝年號。史稱雄武之度。有遜于前王。恭儉之德。追蹤于前烈。且江表偏王。四方未定。不得稱引。餘無咸康之年。始定四方者。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明年爲太康元年。三月平吳。似謂咸寧太康之間。然何不云太康之年。四方始定。兩年號各截一字。而稱咸康未妥。對建武不工。疑轉寫之誤。又溷湯碑云。神水鐳疴。在于咸康之世。神水鐳疴。秦始皇事。疑作咸陽。是秦所都。此亦疑咸陽。謂秦并天下。或稱太康。謂晉平吳。以喻周武帝平鄴。將使天下一統也。○離宮已遣。集作離宮。英華作頃宮。離宮已見本注。隋書地志云。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省。立別宮。按後齊都鄴。于并州立宮。齊主行幸之所。故云離宮。周劼晉陽。是離宮已遣也。周武帝紀云。建德四年。大軍次并州。齊王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五年擒延宗。并州平。頃宮。村宮名。呂氏春秋曰。作爲旋室。築爲頃宮。高誘曰。頃宮。築作宮。墻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

賀新樂

表

○合天元于六舞。黃帝內經。有天元紀。後漢書陳寵奏曰。三徵三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六舞詳見本注。○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左傳叔詹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軒墀弘敞。欄檻眺聽。

已見本注。西京賦曰。赫胥眇以弘敞。伏檻檻以眺聽。○敢忘悅豫。西京賦序曰。是以衆庶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于斯爲幸。陸機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張銑曰。邈然謂文遲成也。樂記曰。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爲

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劉向戰國策序曰。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功薄賞厚。後漢書馬援封新息侯。請其故人孟冀曰。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厚賞。何以能長久乎。○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識

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本注已見。王梁句。謂閻慶爲小司空也。韓信句。謂慶拜大將軍也。見周書本傳。○無參賓客之事。禮記曰。七十不與賓客之事。○節宣失序。左氏傳。子產曰。節宣其氣。○菁華已竭。尙書大傳。帝乃載歌曰。菁華已竭。襄裳去之。○言從初服。楚辭曰。退將修吾初服。○徘徊城闕。毛詩曰。在城闕兮。曹植贈白馬王詩曰。顧瞻戀城闕。○不任知止之情。老子曰。知止不殆。

代人乞致仕表

○臣聞一葉將隕。寧待于風。露。陸機豪士賦序曰。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臣某中謝。史記陳軫傳云。中謝對曰。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奉圖太極。宣擘中書。東觀漢記曰。祕魯監掌典圖。齊魏略曰。青龍二年。起太極殿。漢官儀曰。舊置中書。領尙書事。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出擁于旄。入參衡鏡。詩鄘風

曰。子子于旄。云入參衡鏡者。謂爲吏部尙書。或左右丞也。○冰炭交集。莊子郭注曰。喜懼交集。于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臟矣。○逮東封之從者。左傳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齊王進白兔表

○轍迹方開。則銀鑾入貢。本

注已見。宋齊符瑞志曰。白兔王者刑罰理。則至晉武帝咸寧元年。白兔見琅邪。趙王倫以獻。宋景平元年。白兔見南陽郡江陽太守王

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爲禪。○史不絕書。府無虛日。左傳女叔侯之辭。○効異披圖。漢書樂志齊房歌云。宮童効異。披

圖按諜。○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伐偃齊。分韓裂趙。西征賦曰。故制勝于廟算。苟悅申鑿曰。齊王進蒼烏表。○是以東海輪

高祖申威于秦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哀江南賦云。韓分趙裂。注見彼處。禽乍改黔質。

已見本注。又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鳥，神仙傳曰：鳥不日黔而黑。○駐乘木之精。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南海輪以蒼鳥。○無令赤鳳留止，偏爲瘞玉之歌。本注已見于義，似有未確。西京雜記曰：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飛燕外傳曰：后所通宮奴赤鳳者，雄捷能踰觀閣，並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是日吹埙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按此是赤鳳歌，又祭靈女廟，可稱瘞玉，山海經云：用一璋玉瘞，周禮有瘞埋之玉帛，性是靈女廟祭，得稱瘞玉，然此便非好事，本文雖有無使二字，特以齊王進表，臣下對君遺辭宜慎，故本注不引，又按漢世鳳凰神雀，數來郡國，因瑞紀年，班固兩都賦序：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歌，薦于宗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赤雁有歌，神雀五鳳紀年而已，集中謝滕王啓，鴈足數行，誤寫鳳足，此亦似赤雁之誤，然鳳皇神物，經籍弘多，或別有所見，未敢臆說也。齊

王進亦雀表

○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自應長樂觀符。漢書宣帝紀：元康四年，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按明年爲神爵元年，應劭注曰：前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故改元。○豈直豐

中太守見赤心之報主。陳留耆舊傳曰：魏尙有罪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上，拊翼而鳴，尙占曰：夫棘中心赤，外有棘蒙，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也。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卽復也，我其復官也。後果爲雲中太守。爲晉陽公進玉律秤

尺斗升表

晉國公護本注已見地理志云：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按叔虞封于晉陽，故國名曰晉，春秋之晉國是也，護封晉國，故云晉陽公矣。○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月令曰：孟春之月，其器疎以達樂記曰：

於世之音安以樂。○九變九成，定于中和之職。中和一作和樂，王褒四子講德論序曰：褒旣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被風俗，平寒暑。從文苑英華本，一本作化被風俗，平分寒暑。○般僂慮淺。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薛綜曰：般，魯般，一名公輪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呂氏春秋曰：僂，至巧也。又曰：周鼎著僂而齧，其指高誘曰：僂，堯之巧工也。

進象經賦表

○課虛爲賦。注見經藏碑。

賀傳位於皇太

子表

○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關。漢末喪亂。其二章亡。舊說云。天

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霽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既損既益。尙或二天。爲離爲火。何妨兩日。後漢書蘇章傳曰。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此云二天。謂天元皇帝爲一天。太子卽帝位。又爲一天也。孟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二帝並立。何妨兩日矣。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九官已見本注。光華日月。

出虞舜卿雲歌。○母氏慈訓。哀矜勞苦。詩曰。母氏勞苦。○凡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詩云。或肆之几。或授之

筵。又云。母氏鞠我。毛傳。鞠。養也。○元戎驂乘。別選賢能之臣。○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

功臣不死王事

請門襲封表

○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本注已見。云繼及者。及謂兄終弟及也。尙書有殷王兄終弟及。

卷八

謝滕王集序啓

○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列子曰。奉青作歌。響遏行雲。去天三尺者。言其與天相近也。○濟北顏淵。後漢

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章懷太子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真。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仲尼之君國。以小人少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也。按宏濟北人。又有顏回之稱。故云濟北顏淵。已見本注。以其少略。故更述焉。○江陵百六。本注已見。後漢齊董卓傳贊曰。百六有會。注云。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冠。陽冠五。陰冠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冠。故曰百六。

之會。○殘編落簡。任昉為褚咨議讓製封表曰。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又已雜用補袍。詩品曰。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故知假人延譽。國語曰。使張老延譽于四方。答趙王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池。一本上有某啓二字。○雲氣浮

壘。流星泛枕。壘一作疊。應劭曰。疊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枕疑作枕。流星謂酒也。拾遺記曰。張華為九醞酒。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當乎此時。青雲之上。楊雄解嘲曰。當塗者。升青雲。○本分泥沉。西征賦曰。奮迅泥

滓。善曰。凡人沉于卑賤。故曰泥滓。○霜露沾衣。魏文帝詩曰。霜露沾衣人衣。謝趙王示新詩啓。○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潘岳贈潘尼詩曰。馳思泉湧。垂露沾衣。見謝明帝啓。謂字體也。言趙王作詩。而手書之也。○下風傾首

孔叢子曰。彼願在下風。陸雲大將軍宴會詩。謝趙王絲布等啓。○鄭叢至。蒙賜絲布綬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英云。承顏下風。漢書翟方進傳曰。天下傾首服從。謝趙王絲布等啓。華作王褒至。又蒙許賜錢等。按許賜疑是蒼頭名。如陸君游

十資文。資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此必王褒至。隨帶蒼頭許賜。及錢物等。故下文有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等語。言

此蒼頭若楊氏之僕。命以掘荷。李衡之客。往令移樹。谷利既吳大帝奴。故本注青林亦疑奴名矣。又按謝靈運山居賦曰。拂青林而激波。此云彌思青林。其蜀漢千樹之說與。若作又蒙許賜錢。雪似瓊田。凌如鹽浦。英作霞似瓊田。西

等。豈鄭叢至。賚絲布等而來。王褒至。但口許耶。是英華之誤。謝趙王賚絲布啓。京離記曰。寒日雨凝于上。體尙輕微。而因風相

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霞雪是也。餘見本注。子虛賦曰。驚于鹽浦。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津實秉杼。英華作津費秉杼。杼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又謝趙王賚絲布

啓。○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青衿已見本注。詩序曰。子衿。刺廢學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一作廣廈。嵇康琴賦曰。廣廈閑房。戰國策曰。揮汗成雨。謝滕王賚巾啓。○解角新胎。戴勝初孕。淮南子曰。鹿角解。高誘曰。解。墮也。交州記。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丈許。見太平廣記。○翠羽懸推。已見本注。又左氏傳曰。鄭子華好聚鷗冠。正義曰。釋鳥云。翠鷗。李巡曰。鷗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說文曰。翠。青羽翟也。謝趙王賚犀帶

又左氏傳曰。鄭子華好聚鷗冠。正義曰。釋鳥云。翠鷗。李巡曰。鷗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說文曰。翠。青羽翟也。謝趙王賚犀帶

啓

○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詳見本注。以錢幕爲騎馬面，故云貫藏文馬。左傳宣二年曰：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爲文。○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華陽國志曰：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此云似之也。餘見本注。○昔沈義將蓋逢司命而還生。沈義已見本注。英華載注一條云：三國志注：童子謂柱畿，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謂求代者，沈義未詳。按此不知何人所注，豈太平與國諸臣耶？沈義事見神仙傳，其年壽將盡，仙官下迎，是逢司命而還生。

卷九

連珠

○謀謨出于胸臆。登樓賦曰：氣交憤于胸臆。○截飛虎之翼。本注已見。韓詩外傳曰：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蟻穴，衛泉未知遺慮。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隕。後漢書陳忠上疏曰：隄潰蟻孔。○蓋聞膏脣喋喋。後漢書宦者傳

呂曉上疏陳事曰：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注云：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德陽淪沒，不復能臨偃師。本注以黃圖，景帝廟號。德陽宮，光武景帝之後，都于洛陽，是德陽之靈，能臨偃師矣。又按東京宮殿，亦有名德陽者。後漢書鍾離意傳云：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注云：漢宮殿名。北宮中有德陽殿。靈帝紀：光和元年五月，有老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按此又似德陽偃師，俱指東都。以喻遷都之宮殿淪沒，不復興也。○荆棘參天。曹植送應氏詩曰：荆棘上參天。○既非貽厥。詩云：貽厥孫謀。○骯髒之馬。趙壹窮鳥賦曰：抗髒倚門邊。注云：抗髒，高亢倖直之貌也。髒音葬。此云骯髒，謂馬骨也。○博士留秦。史記曰：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通曰：我幾不脫于虎口，適亡去之薛。○惆悵自憐。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吁可畏也。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卷十

湯解祝網讚

○連珠雙起，合玉雙沉。注見六卷總釋。又竹書紀年：沈約注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袁盎諫文帝讚

○跡迴松坂。穆天子傳：曰：天子至于長松之坂。

周公戒

伯禽讚

○鳴玉來朝。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流連經笥。後漢書邊韶傳曰：腹便便五經笥。

鶴讚

○先遭見羈。鮑照鶴賦云：掩雲羅而見羈。

○籠擢月羽。七碎霜衣。鮑照鶴賦云：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卷十一

答移市教

○希風慕義之士。後漢書黨錮傳曰：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臥轍反車之流。後漢書侯霸傳曰：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扳轅臥轍，此反車疑作反車。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安鄴城旁

安鄴城齊所築也。

移虜留使文

○三元告慶。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元日。

趙國公集序

○光迴白日。大招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豈直熊羆且上。本注已見。熊羆一本作熊熊，對下文醜醜。史記天官書

說歲星云：熊熊赤色有光，下云炎炎有光，此熊熊猶炎炎也。○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已見本注。又鍾嶸詩品序曰：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太康中三張兩陸兩潘一左，教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黃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永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誇劉郭，陵轡江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丘乃敦崇傳

○營丘郡。魏齊地志：南營州領營丘郡。天平四年置。又營州領營丘郡。正光末置。○范陽文昭公。魏齊地志：抱罕郡，舊置河州，隴西郡，長川縣，後魏置安陽郡。西魏改曰北秦州，後又改為交州。魏齊地志：定州常山郡，有靈壽縣。○公子公孫，聲名籍甚。杜預左傳注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漢書陸賈傳曰：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聲名籍甚。○清廉郡公主。地

形志東雍州郡郡清康縣有清康山○王姬有行○王姬本注已見詩曰女子有行○平陽縣開國公○地形志晉州平陽郡平陽縣○少年習象○禮記曰成童舞象○却日橫雲之陣○本注已見却日一作却月荆州記曰純陽縣至河口水北有却月城○彎弓則載破小支○後漢書呂布事注見馬射賦○廣化郡開國公○隋書地理志梁州河池郡河池縣後魏廣化郡○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地形志冀州安德郡太和中置○恆山殺翮豈望同飛○已見本注又家語顏回曰回聞恆山之鳥生四子焉翼旣成將分子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至于新邑○新邑謂洛也尙書召誥云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安樂縣開國公○隋書地理志安樂郡密雲縣舊安樂郡○蒲虞勳三州○隋書河東郡後周曰蒲州明帝二年于河北置虞州絳郡稷山縣有後周勳州○長城郡君隋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屬雍州○麤神不禱○詩雲漢之詞也

卷十二

麥積崖佛龕銘

○如攻水玉 注引山海經已見郭璞注引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

終南山義谷銘

○模象大壯 英華作橫瀉天河

玉帳山銘

○連雲起幕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于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行雨山銘

天絲劇藕 絲 英華作彩

卷十三

五張寺經藏碑

○銀函東度 本注已見王子年拾遺記曰元封元年浮忻國貢闐金之泥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

為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此云銀函謂佛經用金泥封諸函匣也○身雖繫馬英華本作鳥云疑作馬

步陸碑

○黃河參凌或亡道路後漢書臧洪傳曰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凍渡河多作陷冰丸以投

于河中遂潰散按凌冰也故凌陰為冰室幽風云納于凌陰是也○以高平霸業所基魏書地形志原州領郡二高平長城○腰恒四綬朱穆與彭寵書曰身帶三綬李善注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忠公兕噎本注引唐叔射兕又呂氏春秋曰荆

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刳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有申公子培之弟進賞于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于軍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王之罪于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于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子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

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按忠公二字當引申公子培事言步陸之忠也爾雅曰兕似牛

崔說碑

○樂毅羈旅猶思燕路樂毅已見本注漢書曰廣武君斗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司

馬裔碑

○荊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隋志豫州南陽郡舊置荊州徐州東海郡胸山縣舊曰胸置瑯琊郡○梁益秦寧兗青豫鄂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周時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秦州禹貢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

焉天水郡是其治也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寧州荊州禹貢荊及衡陽兗州禹貢濟河之地北海郡舊置青州豫州禹貢荊州之

地江夏郡舊置郢州後魏領郡三安陽城陽汝南洛州即河南洛陽有漢以來舊都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凡十州也揚州禹貢淮海之地也○以終灰燼左傳成二年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燧炭杜云燒蛤為炭正義曰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賈逵曰燼火燼

也禮有金燼木燼皆取火之物○懷邵汾晉四州諸軍事懷州本注上文已見隋志冀州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文山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後齊為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

女北史帝紀云帝諱弘文成帝長子趙靈王幹獻帝第三子幹二子溢諱嗣爵溢諱貞景諱孝懿

長孫儉碑

○鼎飪未和須公而正說文

曰。鉦。大熱也。聲如甚切。尙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卽此意也。○公狀貌丘壘。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史記曰。顏氏禱于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下。因名曰丘云。世說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上地人物之美。孫曰。其人磊砢而英多。太尉答平子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晉書山濤曰。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獨立。其醉也。悵然若玉山之將頽。○忠孝純深。樞機周密。西征賦曰。稔侯之忠孝淳深。後漢書徐防傳曰。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尙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有過。○鐘歸大呂。本注已見。呂氏春秋曰。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曰。大呂。陰律十二月也。又狐援說齊湣王曰。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卷十四

紇干弘碑

○水上浮瓜。青矜不戲。本注未詳。又引會稽典錄。及劉敬叔異苑。以禰衡之解曹娥碑也。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邯鄲子禮爲之作碑。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弟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也。衡卽以難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按本文序。田弘幼敏。故上文月中生樹。引徐孺子事。此浮瓜不戲。事類王戎。苦李。予不得其解。史籍言瓜者多。必得水上浮者爲確。文人用辭。語或烹鍊。邯鄲作碑。序曹娥水上浮瓜之事。蔡中郎稱其絕妙好辭。禰正平弱冠知名。獨得其解。管見窺之。亦似水上浮瓜。青矜不戲也。恐臆見穿鑿。故稱未詳。俟得其說。削札補之。○公仗劍轅門。本注引樊噲事。又漢書。陳平仗劍間行歸漢。此謂弘自原州歸順周太祖。似引陳平仗劍也。○西平反羗。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氏。又習仇池之氣。本注已見。隋書地理志云。西平郡。舊置膳州。後漢書西南夷傳云。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今以爲武都。土地險阻。居于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云。仇池山。在今成周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名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爲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十四步。

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水經注曰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響夷所謂積石嵯峨峇峇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資土為鹽因以百頃為號也○蔡州周書

太祖紀魏廢帝三年改南雍為蔡州 介綿永碑 ○蒙賞昌平縣開國子地理志昌平縣屬燕○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六國本注已見魏書官氏志周書太祖紀具載其事詳十六卷總釋烏石蘭氏

墓誌○遷濟陰郡君隋書地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總牧三蕃任昉為范始興作求賀婁公碑 ○巴水

立太宰碑云三蕃士女李善注引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蕃也 涪翁

涪一本作深○愁氣連雲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瀚海愁雲生○連旗廣武本注已見又漢書韓安國傳曰孝文皇帝又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宴曰廣武雁門縣是有兩廣武一在滎陽高帝所築一在雁門文帝聚兵之處也 普屯威

碑 ○校戰丹山山海經曰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云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慕容寧碑 ○步騎分四陳之威○騎舊本作奇○邱閣

豐民食不足詔寶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 豆盧永恩碑 ○開新安之鄉遷移楊僕之關解弘農

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峙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 之園更入劉昆之郡周書魏大統三

年太祖自弘農入關東魏將高敖曹退守洛陽獨狐信至新安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復走渡河信遂入洛陽開新安之鄉者謂獨狐

信至新安也解弘農之圍者謂太祖平弘農也時寧並預前驅言今之開新安鄉猶昔楊僕之移關新安也今之解弘農圍猶昔劉昆

之出守弘農也○並預前驅詩云為王前驅○迴洛兇徒本注已見又按北齊書庫狄迴洛代人也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

義從破四胡于韓陵又破周文于河陽邙山之役力戰有功疑謂此人為兇徒○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隋書地志涿

郡舊置幽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信都郡舊置冀州

又博陵郡舊置定州魏郡後魏置相州後周置六府

卷十五

鄭偉墓誌

○襄城郡公。隋志潁川郡襄城縣舊置襄城郡。○洛城晝掩黃河凌合。袁宏後漢紀曰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製溫寇恂馳赴大破之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

時黃巾寇暴和作陷冰丸乘河令賊不得渡見魏志臧洪傳注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鑿冰三其凌鄭注凌冰室也。○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南史梁武帝紀云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是歲魏武

泰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左傳呂相絕秦曰是我大有造于西也中原謂洛陽也伊洛二水名東京賦曰沂伊背洛左伊右瀍。○公憑軾棧車言歸舊壤。左氏傳曰請往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擊士限切詩曰言告言歸○公恥入亂階

詩云職為亂階。○功高舍爵。一作勇爵。○事獲交綏。左氏傳曰乃出戰交綏注見又移齊河陽執事文。○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河南洛陽古豫州之地舊置洛州後魏置司州後周置總管府相州冀州注見十四卷總釋豆盧永恩碑。○郡公

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左氏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策封郊次。左傳僖三十三年曰秦伯素服郊次又文四年云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杜注云出次辟正寢。○樞機周密出納清通。皇甫謐集云尚書文士之樞機也漢書曰張安世領尚書事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晉書。侯莫陳道生墓誌。○在秦作劉。本注已見劉向高祖頌云降及于周在秦作劉。謝朓齊敬皇后策文曰在秦作劉與此皆引劉子政文也。○位

曰裴楷清通。○都尉兩道。一作都護兩道。在支軍。魏志袁紹傳曰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于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隸天柱余朱榮征北海王。北海王元

顥也魏齊爾朱榮傳曰建義初北海王爾朱榮梁主為魏主資以兵將顥乘徑進榮陽武牢俱不守榮與顥相持于河上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詔加榮天柱大將軍。○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周書賀拔勝傳云勝奔梁還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披圖疏爵。漢書樂志曰披圖按牒史記英布傳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注云漢齊音義曰疏分禹決江疏河

是也。○鄂縣開國公。隋志。京兆郡鄂縣是。○朔州刺史。隋志。扶風魏縣。魏置武都郡。後周置朔州。○宜敷絳三州諸軍事。宜敷二州。注已見隋志。絳郡後魏東雍州。後周曰絳州。○安邑郡夫人。魏齊地形志。河北郡有北安邑。南安邑。宇文顯

和墓誌。○長廣縣公。隋志。東萊郡膠水縣。舊曰長廣。○武帝初。至潼關。大祖親迎。溱水。潼關。左傳所謂桃林之塞是也。地理志云。溱水在河南。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周穆王。帝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滄州刺

史。魏齊地形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黃公衡之決事。事一作王。○東夏州刺史。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置總管府。○小馬留廐。餘牀掛柱。小馬猶瘦馬。華陽國志。張翥為郡。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翥曰。吾將步

還也。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漢陽諸葛亮事。注見齊王憲碑。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淵。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更樹碑。贊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任昉求立太

宰碑。表云。庶存馬駿必拜之感。○丹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延州。即東夏州。注見上。隋志。延安郡。義川縣。西魏丹州。雕陰郡。西魏綏州。○豈直不聽離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獵。本注已見。漢書張敞奏書諫曰。臣聞荆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

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鮮禽之食。○搵金北陸。鳴玉南宮。北陸南宮。已見本注。子虛賦曰。搵金鼓。師古曰。搵。撞也。金鼓。謂鈺也。搵音葱。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西征賦曰。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生茲秉德。詩周頌曰。秉文之德。○能防變色。○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日磾禽縛之。○戟中小支。○後漢呂布事。注見馬射賦。司馬裔墓誌。○水鏡三壺。晉書曰。樂廣為尚書郎。尚書令

雲霧。而見青天也。餘見本注。○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尚書曰。王道平平。禮記曰。王言如絲。○尋除始州刺史。隋志。善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峯危馬東。水險橋飛。漢書郊祀志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魏志曰。毋丘儉懸車束馬。以發丸都。後漢書曰。公孫述遣任備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仍為信州刺史。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

置總管府。○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雲南已見本注。又晉

書曰。樂廣為尚書郎。尚書令

雲霧。而見青天也。餘見本注。○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尚書曰。王道平平。禮記曰。王言如絲。○尋除始州刺史。隋志。善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峯危馬東。水險橋飛。漢書郊祀志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魏志曰。毋丘儉懸車束馬。以發丸都。後漢書曰。公孫述遣任備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仍為信州刺史。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

置總管府。○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雲南已見本注。又晉

舊唐志曰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有雲平雲南○贈本官加懷都汾晉四州刺史。注見總釋十四卷碑文。○年方小馬。本注云竹馬。

又據果下馬。稱小馬漢書霍光傳曰皇太后御小馬車張宴曰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

下馬。此云小馬童。吳明徹墓誌。○大司馬名高江漢。舊誤作西漢。一本作霄漢。○勇爵登朝。材官入選。左氏傳曰齊莊公爲

子可乘疑此類也。○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爲尹。○北軍中候。本注已見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南北兗青譙五

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晉書地理志曰兗州禹貢濟河之地惠帝之末闔境淪沒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

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等郡後改爲南兗州隋志江都縣梁置南兗州青州禹貢海岱之地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元帝渡江

于廣陵僑置青州隋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盱眙縣陳置北譙州清流縣舊曰頓丘置新昌郡及南譙州此云五州者南

北兗其三州非南北青卽南北譙也。晉書地理志南平郡吳置以爲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畫馬何追。本注已見云畫馬

者左傳宣二年云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杜注云畫馬爲文四百匹正義曰謂文飾雕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鄭常墓誌。○山陽太守。晉書地理志曰山陽郡屬南兗州。○年猶小學。○西京雜記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

授本縣開國男。一本作永安縣隋志西河郡永安縣是。○廣饒縣公。注見常碑。○嗚呼吏人攀慕。嗚呼下一本

有哀哉二字。○德星猶照。本注引陳仲弓事此必鄭氏之先。柳遐墓誌。○臨川王。隋志揚州臨川郡舊置。○宜都太守。晉

書地理志曰宜都郡吳置統縣三。○輕車西昌侯。作藩襄漢。隋志廬陵郡秦和縣舊曰西昌南史梁宗室傳曰長沙宣武王懿子藻

字靖懿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歷雍兗二州刺史。○驃騎廬陵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南史列傳曰廬陵威王續字世

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又爲驃騎將軍。○蕭世怡墓誌。○鄱

水化縣令。按下文日南金柱合蒲珠泉永化縣當屬交州。○闕喜縣公。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武帝置。

總釋

七九七

晉書地理志曰孫機分豫章置鄱陽郡○茂親明德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攬茲戎重○公子出身非耶

官而用品陸機皇太子清宴詩序曰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公居之誠為高選晉起居注云東宮洗馬一時之高選

○北閩從班鑿深顧問漢齊百官公卿表曰給事中亦加官大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通籍兩宮三輔黃圖曰漢宮門各有禁

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覆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

七里○臨川內史臨川注見總釋柳遐誌內○桂陽內史隋宇文廣墓誌○漁陽鼓譟左傳成五年曰宋公子圍龜為質

志荊州桂陽郡郴縣舊置桂陽郡○既布衣而函谷函一作戍子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

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杜預曰出入輒擊鼓也○劍鉅愈增禮記三年問曰劍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

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正義曰以釋重喪者所以三年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

卷十六

譙國夫人步陸孤墓誌

○文安公隋志河間郡文安縣是○躬勞蠶月詩云蠶月條桑○椒山止戈史記吳世家曰吳王率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注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此云椒山亦謂吳地○燕垂

從宜後漢書五行志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宜

非宜侶○北降帝子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風月無情宋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徘徊風月趙國夫人紇豆陵氏

墓誌

○建昌郡公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建昌○鄧國公地理志南陽鄧縣是○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本注已見秦

見韓詩外傳○悲深長簾潘岳悼亡詩云長簾竟牀空○厭狄驂騑○厭一作榆注別見○西臨火井○一作水井劉逵蜀都賦注

云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一本作冰井者水經注云武陽城西門名水井門內曲中水井猶存○松悲鶴去草亂螢生上語

注見鶴讀月令。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籍連帝譜既同盤石。史記漢文帝紀宋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桑園蠶織。○一作績詩云婦

無公事休。隴東郡公夫人竇氏墓誌。○永安郡君。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置新興郡。永冠軍公夫人烏其蠶績。安中改。○與善何言。注見和永豐。○至于大漸。○注見鄭常誌。

石蘭氏墓誌。○司空佐命魏朝。太傅凝丞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本注已見。魏太和中評定族姓。有司空穆亮。乃是魏朝佐

蘭氏。有司空佐命魏朝。又有太傅凝丞周室。恐覽者以上父魏司空句誤。故更述焉。謹按周書稱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各從其姓。明帝三年。詔稱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京兆人。是烏石

蘭氏。在九十九姓之內。見於魏志。此作烏石蘭。魏書作噍石蘭。音之相似也。石氏之為烏石蘭。猶丘氏之為敦丘。羅氏之為叱羅。綿氏之為爾綿。干氏之為紇干。竇氏之為紇豆陵。陳氏之為侯莫陳。其餘不可殫述。集中碑誌。于彼諸姓。功高祿厚。有足稱者。烏石蘭雖是

大姓。功績蓋微。史傳或缺。故特稱其氏姓耳。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後漢書孔融傳曰。李膺勅外。自非當世

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金鄉郡君。隋志。豫州濟陰郡金鄉縣是。○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伯陽縣侯。隋志。天水郡三事內主。○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秦嶺縣。後魏伯陽縣。○風急

松悲。顏延年拜陵墓詩曰。松風遑路急。○香慎永送。本注已見。又按楊林伯夫人羅氏墓誌。○朗月空嗟。潘岳悼亡詩。劉表合葬墓棺中。著異香。注見糸綿永碑。劉荆州之墓。合葬襄水之陽句。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大夏縣君。魏書

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母金明公主。魏書地形志夏州領金明郡。真君十二年置。○移茵卽序。茵謂車茵也。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大夏縣君。魏書地形志。河州金城郡。總釋 七九九

領大夏縣。○荒涼象設。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

以上總釋。如州郡遷移。南北僑置。九州十部。雖循舊名。已非故跡。其總軍出守。有其事而無其文者。始或缺焉。今皆補註。以魏書隋志。俱悉載之。可得詳也。至于除授官爵。詞藻所撰。既已詮解。若但記其遷轉。而無文章稱述者。多不注。以彼時逢革命。代有更紘。卽如周太祖遠師周禮。及至周末。多從更改。南北諸史。無志可考。周書盧辯傳。特舉其大略。隋書百官志及之。又雜隨時官職。槩引恐近繁蕪。唐宋類典。亦有耑考職官者。予素不喜其書。且一事策勳。遞遷累轉。亦非文字之要。故仍從其闕略耳。

錢唐倪璠魯玉謹識

男灝次淳校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S0122.2)

國學基
本叢書
庾子山集一一冊

每部定價國幣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者 庾 信

注者 倪 璠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24B

